

题记

高中三年
一个平凡的孩子
从北京香山脚下到美国加州伯克利
一万一千公里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追寻
从主动追寻到发现最好的真我
这是一段颠覆之路
更是一段成长之旅



儿子李鲁的成长地图



1	2
3	4
5	

1. 入读康福外国语学校
2. 去香港参加SAT考试
3. 参加联合国青年大会面试
4. 为处女作《我去 中学》签名
5. 在长城参加“宜农贷”公益活动



三年能走多远

——我这样把平凡孩子送进世界名校

鲁稚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年能走多远：我这样把平凡孩子送进世界名校/鲁稚著.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8

ISBN 978-7-121-26711-6

I. ①三… II. ①鲁… III. ①青少年教育—家庭教育 IV. ①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6635号

出版统筹：李朝晖

策划编辑：郭金珠

责任编辑：刘香玉

责任校对：杜 皎

营销编辑：王 丹

印 刷：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6.75 字数：200千字 彩插：2

版 次：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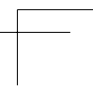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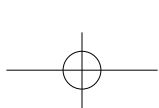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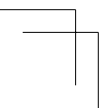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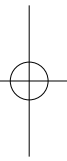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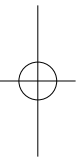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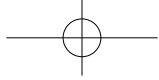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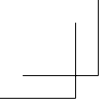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目 录 // CONTENTS

引 子	001
1 逼出来的选择	001
// 决定本科出国留学	003
// 脱离应试轨道	005
// 尝试写作，把经历当成财富	009
// 一次面试，锁定国际高中	013
// 中考，一个阶段的结束	017
2 新起点，新燃点	019
// 学出激情，学出自信	021
// 讨论能力的重要性	027
// 初试 AP，四个 4 分	030
3 挫折与成长	035
// 跳级，意味着什么	036
// 一条极简的出国路	040
// 托福，当头一棒	045
// AP，非功利的选择	052
// SAT2，重获自信	055
// 暑假，最后集训	061

4 小说出版	065
// 从写日记到写小说	066
// 坚持，必有所成	070
// 在写作中学会写作	074
// 写作，它是灵魂开出的花	077
// 从《中学如狱》到《我去 中学》	080
5 所谓领导力	087
// “宜农贷”与公益之心	089
// 夏令营的国际视野	097
// 国旗下的讲话	107
// 所谓领导力	110
6 分数是硬道理	115
// 分数在录取中的参考度	118
// 绕不过的托福	122
// SAT 纠结	127
// AP 有什么用	131
// 为什么学霸也怕英语	137
// 在什么样的体系中学习	140
7 决定 DIY 申请	149
// 为什么选择 DIY	151
// DIY 也需要支持	158
// DIY 的时间管理	166
// 遇到什么解决什么	171

8 进入状态	175
// 信息三千，我取一瓢饮	177
// 择校，除了排名还看什么	178
// 推荐信，找对的人写	187
// 做好准备，应对“不一定”	191
9 申请季	195
// 放弃 EA 申请	197
// PS，写出独特的自己	202
// Essay，因校而异	215
// 托福，半月扭转局势	222
// SAT，泰国之行	226
// 第二轮 ED，纽约大学	231
// 冲刺，到最后一分钟	233
// 额外申请英国大学	238
10 海阔天空	241
// 三所英国名校录取	243
// 五个美国大学 offer	244
// 选择伯克利	249
// 珍惜自己	252



[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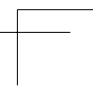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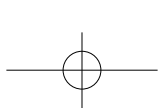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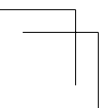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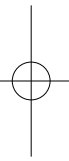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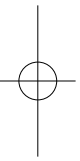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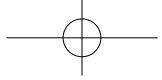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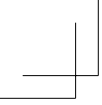
那日，我和鲁鲁他爸一起去北京某国际学校考察，为即将升高中的儿子择校。

接待人员给我们泡了两杯咖啡，是雀巢咖啡！就这两杯咖啡，顷刻之间就让我们心潮澎湃，几乎当场决定——就来这里！要知道，从幼儿园起，儿子读了这么多学校，从来都是我们去求人。别人能接收他，能让他去上学，我们就感恩戴德了，还从来没有谁为仅仅作为家长的我们倒过一杯水，更不用说是一杯热腾腾、香喷喷的咖啡！

接待室墙上挂着一排排笑容灿烂的毕业生的照片，背景都是国外的哥特式建筑，下面有文字标注着“被美国排名某某位的某某大学录取”——那些排名还没有超过两位数的，甚至有一位数的。

“这些都是你们的毕业生？”“对，都是！”我们满眼的羡慕一定闪现出非凡的光芒，以至于招生办主任放下手里的工作，亲自陪我们参观校园，讲解他们的课程，以及毕业生的美好前程。最后，当我们握手告别时，我深信我们已经为儿子找到了一条路。

其实，找路的工作早就开始，也许从十年前儿子还未踏进学校，我们就已经在为他的今天找路。



1

逼出来的选择

走出国的路，虽然也要考试，也累也苦，甚至更累更苦，但这种累法不一样。压力不是来自你不可掌控的环境，命运不是由别人在安排，是你自己在决定自己。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觉，一切都在自己手上，只要努力就有收获，未来是有希望的，累也累得甘心。



我

们是 2001 年举家搬迁到北京的。那时候，儿子还小，我们也还年轻，怀着对未来无限的幻想，没有考虑太多，就定居在了京郊的昌平区。

和绝大多数怀揣梦想来北京奋斗的人相似，我们都没有北京户口，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社保，没有三亲四戚，没有标准的普通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北漂族。

在北漂族中我们不算惨的，毕竟在成都已有自己的事业，已有一定的经济积累，来北京之前也已和北京的有些单位建立了工作联系，最为明智的是，我们一来北京就买了一套房子，买在昌平，当时才每平方米 1850 元。

之所以选在昌平，除了房价便宜，还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让儿子鲁鲁上学方便。这里是昌平区政府所在地，社区成熟，学校一应俱全，还有比较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小区的周边就有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三所高校，儿子可以到大学校园里玩，小区住户中有不少大学老师，他们的孩子也可以成为儿子的同学和玩伴。种种这些都让我相信，这是一个适合儿子成长的地方。

但毕竟，这只是我的理想，当我们真正在昌平定居下来，才发现儿子的成长之路远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虽然住在北京，在北京工作、纳税，但没有北京户口，就算不上北京人，在很多事情上，就和北京人不一样。

决定本科出国留学

鲁鲁当时四岁半，在成都只上到幼儿园中班。一来北京我们就开始为他上幼儿园奔波。其过程不必细说，反正就是各种的难。从6月份跑到8月份，想了无数的办法，直到8月中旬都还没有结果。就在我们已经打算去附近一所貌似简陋的民办幼儿园报名时，8月中旬的某一天，一个关键环节突然打通，形势豁然开朗，儿子就入园了——昌平区条件最好的机关幼儿园！

鲁鲁一生都会有贵人相助，对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他人生之路的每一个节点，都会突然出现关键性的转机，而导致这个转机出现的因素，是之前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我只能说，上帝喜欢他！

这之后的幼升小、小升初，无不如此，总是在山穷水尽之时，突然又柳暗花明，充满戏剧性。最后，他终于以一个北漂后代身份，在北京这个地盘上，从幼儿园、小学一直读到初中三年级。

但再往前，我们就无法走通了，因为横亘着一道坎，它太高太高，任谁也难以逾越——那就是高考！

十年前，当我们来到北京，面临儿子的教育问题时，尽管知道没有北京户口就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但那时候儿子才刚上幼儿园，高考似乎还很遥远，我们乐观地想：难道十年时间，难道从幼儿园起就在北京读书，到时候还不能在北京高考？

但是，十年过去了，高考已近在咫尺，情况却没有丝毫改变。我们离开故乡已经十年，儿子4岁来北京，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已经长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了，现在要让他回四川读高中，回四川考大学，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如果不回去，又该怎么办？将来的路怎么走，必须在中考之前做出决定。

这时候，一个以前我们想过却没有认真考虑的选择摆在了面前，那就是出国留学。

其实，即使没有高考这道坎，是否一直在国内接受教育，也是我们早就想过的问题。国内教育有它的优势，但种种弊端也是众所周知。况且，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如何孩子都有必要接受国际化的教育，只是以什么方式接受，在哪里接受，什么时候接受，我们还没有认真考虑过。现在，由于高考的逼迫，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得不在初三这一年落地，所有的可能性就都必须认真对待了。

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那段“国际学校考察记”。通过考察，我们对未来的路基本上心中有数了，选路的担子终于放下。

但就在考察后的第二天，我突然接到父亲从成都打来的电话，说他的体检报告出来了，肝部有阴影，癌胚抗原偏高，“反正肝部是长了东西，但性质还没确定”。

虽然父亲语气轻松，轻松得就像我们说得了一场感冒，有点发烧一样，但对我却犹如晴天霹雳。年初父亲在成都做完直肠癌手术后，活检是直肠癌一期，那时尚有比较大的希望，只要癌细胞不转移，就有可能长期生存。但现在，转移了，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心如刀绞，顾不上其他，马上飞回成都。

2011 年对儿子来说是关键的一年，对我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我是家里的独女，没有兄弟姐妹，母亲早逝，我就是父亲唯一的至亲，是他唯一的依靠。

回成都后，天天跑医院，除了陪父亲治病，还希望他最后时光过得美好。我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修订和印刷已经写好的自传，完成他人生的夙愿；照顾他饮食休息，陪伴他走亲访友，享受生命的乐趣。这个过程既美好也艰难。

而儿子那头，他也在尽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路。

自从我和他爸考察了那所国际学校，“高中读国际学校，本科出国留学”这条路线就几乎确定下来，儿子的初三就在为这条路做准备了。

我和他爸都没有留过学，对这件事没有切身经验，我们的英语又很差，不

能直接阅读英文原始材料，得到的信息都是二手货。显然，我们自己是不具备把孩子送出去的能力的，要想让孩子在这条路上走得好，就必须依靠别人，具体地讲，就是找到一所靠谱的国际学校，能让鲁鲁接受不同于公立学校的高中教育，顺利由国内教育过渡到国外教育。

那天我们去考察的国际学校，因为从属于一个名气很大的英语培训机构，所以首先进入我们的视野。考察结果确实也很满意，我们遂做出决定，就去那里。决定一做，心也定了，只等着面试通知，后面的事就按部就班了。

但父亲的病打乱了我们的计划，我回成都后，北京就只剩了儿子和他爸。这是自儿子出生以来我离开他最久的一次，我在成都陪着父亲治病，儿子则在北京为他的学业努力。

脱离应试轨道

自从我来成都，QQ 就成了我和鲁鲁的主要交流工具。他打字比我想象的快多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练出来的。

刚开始和儿子用这种方式交流，感觉有点怪，似乎儿子不像儿子了，从小到大我们就没用这种方式说过话。他说“你的生日快到了”，后面还跟一朵花的表情。我说“这段时间你爸辛苦了，你也辛苦了”，也加一个笑脸。他说：“谢谢。”这种文质彬彬的说话方式，让我有点不习惯。不过很欣慰，文字可以反映更本质的东西，文字更接近灵魂，这让我看到一个不同于日常的儿子，这个文字中的儿子更文雅深沉。

这天，鲁鲁在 QQ 上告诉我，他和老爸去那所国际高中参加了考试，中午一点半开始，考了四个小时，五科都考了。“老师说不错，特别是英语口语得到比较高的评价。”这一点让我略感意外，鲁鲁性格沉静，平时言语不多，我最担心的就是他的口语，结果反而加分。

两天以后，他爸来电话，说学校通知，儿子考上了！

大好消息，再也不用求人！第一次我们真正觉得轻松。想起儿子一路走来，进幼儿园、幼升小、小升初，每一个关口都是无尽的麻烦，现在初升高在即，也是一个重大关口，却如此轻而易举就过了，我们甚至都没去找过任何一个人，就凭他自己，就考这么一次试，就有书读了！真让我不敢相信。

这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走出国的路，虽然也要考试，也累也苦，甚至更累更苦，但这种累法不一样。压力不是来自你不可掌控的环境，命运不是由别人在安排，是你自己在决定自己。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觉，一切都在自己手上，只要努力就有收获，未来是有希望的，累也累得甘心。多年来我第一次进入一种单纯的、畅快的状态，天空敞亮纯净。

电话里他爸和我商量，既然国际高中已经录取鲁鲁了，那么中考他也可以不去了，这剩下的半年怎么安排呢？他认为这半年学校都是复习备考，没有新内容，去也是浪费时间，还不如干脆自己在家学点东西，做点什么事。

他说得有理。但不去学校，儿子一个人在家待着行吗？没有计划，没有氛围，独自学习很难坚持。至于做点什么事，想法是很好，但做点什么，电话里商量无果，暂时放下，不做决定。但有一点我们达成了共识，就是这半年可以抛开课本，读一些书，做一点事，很多一直以来想做而没有时间做的事，这段时间就可以做起来了，比如写作。

鲁鲁从初一的第二个学期开始写日记，已经写了两年，从未中断一天。在写日记这件事上，我对鲁鲁深为佩服，暗暗惊讶于他的专注和韧性。一件事能每天坚持，从不间断，仅仅是这个行为本身，已经证明他有着某种不凡，那是兴趣、激情、毅力等等的混合体。

而且，通过两年来写日记的锻炼，他的文字也成熟起来，已经具备写作的能力了。这段时间正好是学业上的空档期，何不利用起来，正式地写点东西？

我们把这个想法给儿子说了，他不置可否。

写作是创造性活动，创造性活动的首要条件就是自由，既然他没表示要

写，我们也不能强迫，只能等着。

写作不能立刻开始，阅读总是可以的，我为他开了一大张书单，从《圣经》到《极权国家的起源》，从《复活》到《蝇王》，还有一大堆电影、一大堆传记。鲁鲁平静地收下。

其实一下 QQ 我心里就明白，我只不过是自己过过瘾而已，他根本不可能读得了那么多。毕竟人还在学校，即使他自己不打算要中考成绩了，认真负责的老师们也不会放过他。在学校，在中考前夕，除了分数，学生是不会有第二个任务的，也没有第二个目标可以被理解、被鼓励。

寒假很快到了，由于我不能离开成都，儿子和他爸理所当然回成都过年，我们一家终于又在一起了。我们又不可避免地聊到下半年的规划问题。他爸又再次提出不去学校，在家学习。这次是鲁鲁自己不同意，当我们都望向他时，他温和地笑了笑，说：“还是去吧。”

“学校这么累，何必去嘛，又学不了什么东西！”他爸说。

“还是去吧。”他也没有说太多理由，只是重复了这句话。我想，他可能是不甘心，还是想拼一下，至少证明一下自己，也给初中生涯画个句号。毕竟，这是最后半年了，读了这么多年书，总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吧？事实上，哪怕已经被国际高中录取，他也没有懈怠，甚至考试排名还在往前走。

我也想了一下，父亲的病不可能治愈，短期内我也回不了北京，我无法在儿子身边照顾，假如他成天一个人待在家里，不说学习怎样，对身体也没好处，去学校至少有同学在一起，至少有食堂，生活还不成问题。

犹豫不决之时，还是那所国际学校一锤定音。当他爸电话询问他们能不能不参加中考，直接进入他们的高中时，学校回答说不行，必须要有学籍，要有初中毕业证，而学籍和毕业证是与中考捆绑在一起的。看来不参加中考还不行。既然不得不考，也就不用纠结了，还是去学校，把初三读完。

后来我们才知道，可以不这么走的，可以初三就转学到有初中部的外国语学校，只是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鲁鲁也就在公立学校浪费了半年。

其实，也不能说是“浪费”，天下没有白白丢了的努力，任何付出都会有收获。正因为有这半年的经历，让鲁鲁真枪实弹地体验了中考，他才能写出那部小说《我去 中学》，他的人生才有了第一枚果实。这是后话了。

寒假转眼过去，鲁鲁又回到学校，时间照常运转。

一个周末，我一打开电脑，看见鲁鲁在 QQ 上，问他在做什么，他说在查单词，正在读《林肯传》，这周他带到学校去，已经读了七页。

我非常感动。他果然在读了。这本书是寒假期间在成都我给他买的，考虑到他未来的英语学习是重中之重，我在网上给他选了三本英文原著：《林肯传》、《富兰克林自传》和《爱因斯坦传》。

书送到的当天，正好只有鲁鲁和他外公在家，外公付的钱，说：“就当 I 送给你的。”后来鲁鲁回北京那天，外公在三本书的扉页上都写了赠语，都是想了半天才郑重落笔，一笔一画都包含着他的美好希冀和祝福。现在这些都成了珍贵的纪念，愿外公在天上能够看到他的好外孙。

我一直就觉得，阅读是学习一种语言的最好方式，不仅是学语言，阅读还是人类思维活动最重要的形式，一个人思想的构架是由阅读完成的，人从阅读中获得的好处难以估量。

因而我一直期望鲁鲁能开始英文阅读，而且要读大部头（至少要完整阅读小部头）。现在快餐性的阅读很普遍，但读大部头的能力却日渐稀缺。在这个飞速运转的时代，人们缺的不是速度，恰恰是慢的能力，是耐心。我希望儿子能完完整整地读一本书，而不是许多书的开头或简介。

两三年前，我在网上下载了《哈利·波特》原著，想用情节来吸引他阅读。但那时他确实不具有读英文原著的能力，读起来很费劲，加之学习紧张，读了几页就放在那里了。现在他英语水平提高了，理解力也上去了，更重要的是他有了阅读的动力，真正的阅读也由此开始。

我自己的英语水平极差，作为 80 级大学生，在我接受教育的时代，整个社会对英语的不重视是可以想象的，以至于我在宝贵的学生时代没有打下好的英

语基础，后来也没有努力提高，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没有其他人可怪，自己种下的苦果只能自己吞下。而作为鲁鲁，他有这个条件，一旦把语言的障碍突破，一个新的世界就向他敞开，他将获得我们这代人完全无法企及的广阔空间。

多掌握一门语言，就等于多长了一双眼睛，我已是半瞎之人，幸好鲁鲁可以脱离我的轨迹。我一生也未能进入的世界，他在 14 岁这一年就已经进入了！

这本《林肯传》他从初三下学期开始读，一直读到高一结束才读完。一本书读了一年多，这在一般人眼里可能觉得太慢，但我非常欣慰他能从头读到尾。实际上，要从头到尾读完一本书，而且是非母语的书，需要边读边查字典，一段一段、一页一页推进，这不仅要靠兴趣，更要靠毅力，非常不易。鲁鲁读过的书上画满了深浅不一的线，到处有标记和注解，真正可以用“啃”来形容。

但当他啃完一本书后，他就不是原来的他了。后来有一天，当我发现他飞快地看完了《爱因斯坦传》时，问他为什么能做到，他笑着说：“这本太简单了。这三本书，从文字的难易角度看，《林肯传》像一本严肃的书，《爱因斯坦传》像一本通俗杂志，《富兰克林自传》像一本古籍。”他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最初建议他从《林肯传》开始看，是因为觉得《爱因斯坦传》可能有大量物理术语，会比较难懂，没想到我以为简单的《林肯传》反而难度更大。可见，我们这些英语糟糕的家长，要想在英语学习方面指挥孩子，往往是添乱。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最好只在精神上鼓励，这是我得出的教训。

当然，我的瞎指挥也没有造成多大恶果。鲁鲁以他一贯的踏实和专注完成了这本书的阅读，也完成了许多我们难以相信的事。

尝试写作，把经历当成财富

不参加中考，这让鲁鲁从应试学习中解放出来，虽然他每天还是和同学们一样坐在教室，也刷题，也考试，也排名（甚至排到了他上初中以来的最好名

次)，但他的内心是自由的，他可以选择。

一天，我照例打开他爸的博客，突然，一个标题跳进眼帘——儿子开始写小说了。

儿子开始写小说了！但鲁鲁一句也没透露给我！他爸也是偶然发现的，据博客描述：他发现一个黑色的活页夹子，翻开看到一些纸片，密密麻麻写了好几篇，周边还有修改的文字，看起来有点乱。再一看，文里的地名很古怪，人名也陌生，刚开始还以为是儿子抄的课文。但一读，觉得分明就是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人物就是身边的熟人。他叫了一声：“儿子，这是啥东西？”儿子起身来到他的房间，看到老爸手里的活页夹子，脸一下就红了，急忙抢过去，说：“这个不是啥东西！您别看！”争了半天，儿子终于答应给老爸看，只是说：“老爸，您看了就别评论！”儿子返回去继续玩游戏，老爸就躺在儿子床上打开了活页夹，结果就看到了一篇小说的开头。粗略算了算，大约有一万多字。

我激动得难以形容，没想到儿子真的写了，他才 14 岁啊！

我们曾经在 QQ 上聊到过写小说，我觉得这是一条他可以走的路。他有生活，也具备一定的叙事能力，只要真诚地写，技巧上的欠缺和思想上的幼稚都可以在写的过程中磨炼。有生活是他的优势，成年作家难以写出反映初中生活的作品，而初中生由于写作能力的局限以及学业的压力，也很难完成长篇小说。鲁鲁正好两者兼具。

我鼓励儿子写，让他不要有顾虑，不要想到发表，不要考虑任何人的意见（包括我的），就当是写给自己看。他表示愿意尝试。

但两三个星期过去了，不见动静，他没说，我也没问，因为知道他考试取得了好成绩，又看他在读《林肯传》，就这两件事，已经够他全力以赴了，以为他已经忘记（或者顾不上）写小说。说实话，连我自己都忘了。

没想到，他居然写了，而且已经写了一万多字！看来，我远远低估了他，他是个有目标的人，完全心中有数，该做的事一件也不会落下！真不知他哪来那么大的能量，他会一直朝着自己的方向，大踏步地走，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

算起来，我与儿子分开已有三个多月，这三个多月里，他又成长了不少。我非常欣慰，晚上睡不着，给他爸发去一条短信：“后生可畏，睡狮已醒，我们后半辈子不用操心了。”心绪起伏，一夜难眠，忆及许多儿子幼时情景，感慨不尽。

虽然知道儿子已在写小说，但我并未和他讨论写作的事，每次QQ见面都只是闲聊，凡是关于学习或小说的话题，都以务虚为主，一概热烈赞扬，绝不指出不足。因为此时的他，在学习上已不需我们管束或推动，小说的创作又是最需要心灵自由的，尤其是新手，对写作既心怀向往又忐忑不安，犹如青涩少年的初恋，哪怕内心激情如火，却怯于表达，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让他惊吓退缩，甚至从此泯灭了追求的幻想。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一种束缚或干扰，就让他彻底放开，无拘无束，完全按自己的意志去做吧。

但这毕竟不是一件常规的学习任务，写作与应试的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天，他爸来电话，说儿子有一篇作文写得很好，题目叫《在路上寻找新生活》，里面有一些对人生的看法很精彩，老师却给了负面评价：“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写这些闲云野鹤的东西！”他怕这些评价会伤害儿子，问我能不能和老师沟通一下，让老师对鲁鲁放松要求。

我觉得沟通是有必要的，但怎么沟通还要慎重。老师会不会认为不按要求完成任务是对老师权威的蔑视？会不会认为一个学生的自由散漫会影响整个班级的学习气氛？我其实理解老师，对一般孩子来说，离中考只有三个月时间了，确实已经到了节骨眼上，谁敢有丝毫松懈？谁敢不严格要求？老师必须对孩子、对家长、对学校负责。

鲁鲁虽然学习的时间一点不比别人少，学习成绩也不差，但他显然没把每一分精力都用在复习上。他课余会把《林肯传》拿出来看，而这已经是违规了，因为学校不允许带任何课外书，除了复习，不允许干第二件事。而他，不仅干了第二件事，还干了第三件、第四件。每天晚自习之后，他还是会和往常一样，坐在人去屋空的教室里写日记。写完日记，他还会拿出活页纸，在上面密密麻

麻写。谁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但显然不是在做题。写完之后夹进那个黑色的活页夹，他才匆匆地赶在熄灯前回到宿舍。

在当时的环境中，这样的表现确实诡异。中考气氛已经达到白热化，又是动员，又是宣誓，每天考试，每天排名，人人神经高度紧张。“闲云野鹤”已经是对他很客气的评价了，班主任找他谈话，就直接让他拿出男子汉气概来，决战中考，要对得起自己的人生！难道他不是男子汉？难道他对不起自己的人生？这一切让他感到烦躁。原本是想体验一下中考，以为压力并不大，现在他也有些犹豫了，重新考虑是否回家学习。

没有人知道他已被国际高中录取，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的状态，他没和任何人提及此事。写小说也是偷偷进行，他不愿引来关注，陷入是非，只希望每天能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专心做自己的事。

但是，这样的愿望似乎也成奢望。我理解老师并非恶意，只是出于他们的职责和习惯，从某种意义来说还是好心，但是当情况对儿子构成了困扰，我们也不能不想办法解决。那么，我应该怎样与老师谈呢？儿子应该放弃中考吗？我决定和儿子好好聊聊。

仍然是在 QQ 上，我和儿子聊过之后，达成这样的共识：这个阶段是必须经历的！他现在写小说，写的是学校生活，而学校生活的核心就是考试，这就是中国教育的现状。如果你不经历这个阶段，你的体验就缺了一块，写起小说也有遗憾。

看清现实之后，就不再受其困扰。圣严法师说的“把痛苦化作智慧和怜悯”很有道理。现在的经历，虽然苦一点，但也是一笔财富，就把它当成一个观察对象吧，把自己从生活中抽离出来，站在旁观的位置，就不会不平，不会觉得不可忍受了。其实苦乐都在于自己的感受，当你把困难和挫折当成观察对象时，你就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了，反而成了受益者，心态就不仅能平和，甚至还有成就感，因收获而充实，而愉悦。

人生是一个过程，每一步都有意义。人生遍地是珍宝，就看你有没有弯腰

去捡起。

其实他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可忍受，他只是发发牢骚，也就是发泄一下而已。最后我问儿子需不需要我去和老师谈，他说不需要，他自己能处理。我们也就没有再管，由他自己去处理了。有时候，孩子自己根本没太当回事，我们大人反而过度反应，我们想不到孩子有着超过我们想象的承受力。

又过了一周，我在他爸博客里读到另外一段他与儿子的对话，写的是小区门口的杏树开花了，美得让人感觉假。儿子问：“真的花，开得太好，怎么会感觉假呢？最真的假和最假的真是不是一回事呢？”他爸感觉无力回答。儿子又说：“我要像杏花一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自己的目标。”博客只写了个片断，我想当时肯定说得更多，只可惜我不能亲耳聆听。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谈何容易，世上没有几人能真正做到。但儿子能这样想，已经让我震撼了。心灵也需要历练，这是一个谁也代替不了的过程，儿子正在历练之中。

一次面试，锁定国际高中

自从儿子考上那个国际高中，我们基本上就未再考虑其他学校，虽然可选择的学校不少，除了私立学校，还有很多公立名校都开设了国际部，但我们要么考虑到名校的招生条件苛刻，鲁鲁不一定考得上；要么考虑到我们住在郊区，不可能去不具有寄宿条件的学校；还担心公立学校有户口限制，多年来我们已经被这个问题搞烦了；又担心公立学校的应试思维，可能将国际化课程也弄成了洋高考；再有，又听说有的国际部不过是借公立学校之名，实际是由校外机构承包……如此种种，再加上对鲁鲁已经考上的那所国际高中的喜欢，我们就没有再做新的打算。

5月上旬的一天，他爸告诉我，他在儿子带回家的一张招生报上看到几个

学校的广告，其中有个叫“康福国际教育”的很不错，那里有学生考上剑桥了，还有很多考进美国名校的，几乎每个毕业生都被美国排名前五十、英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录取！

每个毕业生？这听上去有点牛得不真实了！说实话，我有点怀疑，但又不自主地被吸引。

中国的家长都有排名情结，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缺乏信息来源，也缺乏处理信息的能力，只能依赖排名来做出判断。以美国为例，美国大学有 3600 多所，包括综合大学、文理学院和社区大学，作为我们普通人，面对如此庞大的信息源，绝大部分学校连名字都没听说过，更不可能亲临考察，要想在了解所有大学的详情之后再做出决定那是不可能的，只能走捷径。捷径就是看排名，排名既是由权威机构做出，之所以这样排，总有它的道理。

美国有多个机构对大学进行排名，如《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普林斯顿评论》（The Princeton Review）、《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等，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由《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在每年 8 月发布的美国大学排名，也就是常说的“US News 排名”，我们中国网络和媒体上常见的美国大学排名都是指的这个。

US News 排名之所以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排名，是因为它评选的标准最具综合性，参考的因素也是所有榜单里最多的，其考量指标达到 15 个，包括新生的毕业率、师资力量、学术水平、录取学生的成绩、校友捐款、财政状况、研究经费、毕业学生起薪等等，非常全面。这 15 个指标打分占总体评分的 75%，还有 25% 是邀请学校同行、毕业生以及用人单位来打分，从中能够体现出美国人对各个大学的认可度。

美国有三千多所大学，但只有二百多所综合大学、一百多所文理学院、五十多所社区大学能进入美国 US News 排行榜，这些学校都是美国大学中最好的部分，这就提供了一个范围相对较小，评价又比较权威的体系，可以让人简便地了解学校的情况，再根据自己的条件进行相应的匹配。

当然，其他的榜单也都各具特色，只不过在最初阶段，我们只需粗略了解有关信息，筛选出大致的目标，接下来再深入考察，进行更详细、更个性化的研究，最终做出决定。

不管怎么说，我相信美国教育的评价体系是成熟的，我可以依据排名对学校的品质做出大概的整体判断。虽然这个判断不一定符合个性化的择校需要，但比起我们自己有限的视野，权威排名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当然，并不是每个家长都和我一样低能，有能力独辟蹊径的，当然可以自己摸索。

我之所以被康福吸引，还有另一层考虑。既然我们最终要去的是美国大学，现阶段在国内接受的高中教育就担负着把孩子送进美国大学的职责，而衡量一所高中能否胜任这个职责，直接的标准就是看它培养的学生能不能被排名靠前的美国大学录取。

中国是最不缺乏炒作的国度，任何一个学校的宣传都可以称得上天花乱坠，每个学校都有“高大上”的办学理念，都在宣称自己重视人格培养，重视素质教育，但我并不全信。所有的理念都是好的，但在这个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的环境里，很难有真正的素质教育，很难把好的理念贯彻下去。在没有深入了解一个学校的时候，我们无法判断它实际上的办学质量，只能看结果、看数据。如果我们相信美国人并不傻，相信他们自有一套办法能挑选出真正优秀的人，那么我们就相信，能培养出被美国名校选中的学生的，就是好学校。

总之，由毕业生被英美名校录取的榜单，我们注意到了康福，虽然并不完全相信，但也不愿错过机会，毕竟事关重大，查一查也无妨，万一是真的呢？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开始查资料。

查来查去，印象越来越好。从资料中看到，校长刘煜炎是剑桥博士，研究物理的，获得过英国“年度十佳青年学者”称号，归国后是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津贴获得者，看来至少是个踏实做事的人。再看他们被名校录取的学生，也都有名有姓有照片，应该不是假的。再细读一下他的文章，我们对他的办学理念也颇为赞同，越看越心动，决定亲自去感受一下。

但心动的只是我们，鲁鲁自己并不想去。自从他考上那所国际学校，就已经把自己视为那个学校的人了，一方面对那所学校有了感情，另一方面对康福也有畏难之心，看康福的介绍那么牛，既怕自己考不上，又怕考上之后太吃苦。

我们也有些犹豫，看康福出了那么多牛人，怕压力太大，学得辛苦，我们原来打算的让鲁鲁在高中阶段做自己想做的事，写小说，玩摇滚，在个性和素质上自由发展就不现实了。

总之，顾虑重重，很是纠结。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去看看，眼见为实，不亲眼看看又怎么判断呢？

做鲁鲁的思想工作后，他最终还是答应去面试。他也许想的是，能不能被录取还说不定，录了去不去又再说。

面试这天，我还是在成都，陪着父亲去医院输液，并没太关心鲁鲁面试的事，因为已经有一所不错的学校垫底了，康福录不录取关系都不大。直到晚上，鲁鲁才打来电话，说他顺利通过了面试。

据他说，面试是在校长办公室进行的，一次叫五个学生进去，由校长亲自面试。他偷偷地看见了校长在面试表格上写的成绩，除了英语单词量不够得了个3+外，其他几项都是5分，还有一个5+。校长说他情商很高。那几个5分大概是观念、思维能力等综合素质。考题有一道数学题，是让归类。英语考了翻译等。考试过程中，一大半是汉语交谈，校长用英语与他进行了简单的对话，问了诸如家庭成员、在哪儿读书、爱好之类问题。

由于生平第一次接受一个校长的面试，而且还是一个剑桥博士，生平第一次和这样一个大人物面对面用英语对话，儿子感到很紧张，也很兴奋。而面试的结果，居然一次就过了，这让他倍感骄傲，对学校也好感陡增，前一天还犹豫不决，现在立马就以康福人自居了。

他爸也对面试经历颇有感慨。在鲁鲁从小到大这么多年的求学路上，校长是见过的，但大多是坐在台上；私下里也有说过话的，但机会都来之不易。从来没有一个校长是为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家长单独开放的，只要你有需求，就

可以单独和校长见面，就在他的办公室里，不需要送礼，也不需要引荐，没有门卫阻拦，只要他有时间，谁都可以见。仅凭这一点，他就不凡。

他爸本来以为坐在下面听听校长演讲，要一点学校的宣传资料，让儿子去考一下试，也就完了，没想到校长和他也聊了很久。后来才知道，这也是康福录取学生的一个策略，刘校长不仅要亲自考查学生本人，还要考查学生的家长。其实道理很容易明白，家长的价值观、人格状况、受教育程度等等，必然影响着孩子的成长，考查家长也就是考查孩子。

如果说前一所国际高中的一杯咖啡就让我们缴械，那么，康福校长亲自面试，则体现了更高的诚意，让我们亲身感受到另一种教育的存在。这时候，去康福读高中已成必然。

我祝贺鲁鲁踏进世界名校的后备队伍，开玩笑问他：“你是准备读哈佛还是耶鲁？”“就耶鲁吧，哈佛我好像还差一点。”玩笑中，我们给未来涂上了美妙的色彩，日子就在这梦幻中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中考，一个阶段的结束

转眼，中考真的到来了。

6月22日，星期三，深夜。我忙完一天的事，照例打开电脑，一眼看见鲁鲁在QQ上。很奇怪，今天不是周末，他应该在学校，绝无可能上QQ的。而周末就是中考了，这两天正是复习紧张的时候，他怎么会在QQ上呢？我给他打招呼，却并无回应，再招呼几声，他竟然下线了（或者隐身了）。

到底怎么回事？再一看，他QQ的签名改成了“必须玩游戏”，难道他逃学躲在哪里玩游戏？难怪见了我就躲！不过这也太不像他的风格。或者他的QQ号被盗了，那个人并不是他？我半开玩笑地质问了几句，还是没有回应。他没有手机，除了QQ我也没办法联系上，只好带着满腹狐疑作罢。

第二天中午，我又看见儿子的头像在 QQ 上亮着，赶紧打招呼。这次回应了，还果真是他！原来昨天学校放假了，让他们回家放松一天，然后精神饱满地参加中考。他的这一天就在游戏中度过了。晚上他去睡了，电脑还开着下载东西，下载完了自动关机，我正好遇上关机前的几分钟。

6 月 26 日，中考结束。

我给儿子 QQ 留言：“终于考完了，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了！赶快联系你的朋友们，好好玩一天！祝你愉快！”

其实，儿子自己对中考并不紧张，但他的朋友都在备考，朋友玩不了，他也玩不好。所以，中考结束对他来说也是解放。

中考一结束，鲁鲁的 QQ 签名又变了，成了“兄弟，永恒”。我问他这“兄弟”指谁，他说不是指谁，就是班上同学。我眼睛一下就湿润了，中考完了，同学也就分别了，这一别，很可能就是天涯海角，也许永不再见。三年的初中生活，三年的同吃同住，他那一句“兄弟，永恒”，包含着一个少年怎样的情谊啊！

7 月 4 日，鲁鲁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出成绩了，总分 510 分！其中英语 111，满分是 120。我非常高兴，让他中午好好庆祝一下。

其实，我也并不知道他这个分到底属于多高的分，在全市到底能排多少位，能上哪一级的重点学校，由于选择了出国留学，这些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但毕竟他为之付出了那么多，从他的语气中感觉到他自己很满意，我也就很满意，很高兴了。

到了晚上，鲁鲁的 QQ 签名又变了，上面写着“没考好的同学，听听 Beyond 的海阔天空，会有帮助的”。大概同学们彼此也知道成绩了，有人肯定没考好，鲁鲁送去安慰和鼓励，这比他的分数更让我欣慰。

为此我特意搜出 Beyond 的《海阔天空》，认真地听了一遍：“……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我的眼眶涌起了隐隐的湿意。

儿子长大了，他爱自由，他要飞翔，他的世界海阔天空。

2

新起点，新燃点

我们这些选择出国留学的人，大多都是因为不满于当下的应试教育才想另辟蹊径的，然而，多年形成的思维习惯，就像刻进骨头的印迹，并不能轻易抹去。形形色色的惯性思维，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自我完善是一条很长的路，我们自身的成长比孩子的成长更难，因为我们必须先挣脱固有的束缚，才能往前走一小步。



暑

假鲁鲁照例来成都，陪我和外公。暑假一过，他就该上高中了。

开学第一件大事应该是分班。分班是每个中国学生都熟悉的事，也马上成了 QQ 群里的家长们关注的焦点，除了打听分班考试的科目和出题范围，甚至有家长专门送孩子去暑假培训班，目的就是要在分班考试中一考制胜。这时候，大家对分班的概念还是和以前差不多，觉得 A 班和 B 班就相当于实验班和普通班吧。

身处这样的氛围，我也回到习惯性焦虑之中，看着儿子每天无忧无虑地玩游戏，就忍不住唠叨：“别成天只是玩，复习复习吧！”我怕他分班考试考不好，进不了好班，未来就悬了。

不过我自己心里也有些矛盾，一方面寄望于儿子考进 A 班，另一方面又怕回到应试的老路，担心康福所谓的“把孩子送进世界名校”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洋高考。

鲁鲁自己似乎对分班的压力没有感觉，整个暑假，他没有复习分班要考的三门功课，只是做了两件事：写小说和读小说。他从初三下学期开始动笔的那部小说已经写了六七万字，进展不错，但后面还要写些什么，他自己也心中无数，没有提纲，随意发挥，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未来还要写多少，怎么写，谁也不知道，反正就那样每天不停地写写写。

除了写，就是读。他 4 岁就有了昌平区图书馆的借书证，那时是少儿阅览

室的。上初中就换成了成人借书证，可以自己去图书馆借书了。暑假来成都之前，他去借了本托尔斯泰的《复活》。就像之前读巴尔扎克的小说一样，读书成了写书的一部分，有时甚至是现炒现卖，直接从大师的书中学来。他这种边读边写的过程很有意思，就像书法的临帖，依葫芦画瓢，瓢和葫芦有相似之处，但也是不同的东西。

整个假期，他主要的精力都在创作上，没有兴趣顾及其他。暑假一晃而过，到了开学，要分班考试了，他才捡起初三的课本来翻一翻。这一翻，发现好多公式都忘了。也没办法，就这么去考吧。

考完，他爸问他考得怎样，“还行”。回答模糊，他爸心里更没底，找到刘校长，讲了儿子暑假忙于创作无暇复习的情况，言下之意分班时能否特殊考虑。刘校长可能也见多了，未置可否，只答：“等分数出来再说吧。”

忐忑不安中等到分数出来，儿子的成绩居然是年级第5名，自然而然分到了A班。心里暂时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我们同时又更加确认了先前的担忧，考试、排名、分班、淘汰制，这一切不是和普通公立学校一样的竞争机制吗？那学校所谓的中西合璧的教育又体现在哪里呢？

分班的波折让我意识到，虽然我们这些选择出国留学的人，大多都是因为不满于当下的应试教育才想另辟蹊径的，然而，多年形成的思维习惯，就像刻进骨头的印迹，并不能轻易抹去。形形色色的惯性思维，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自我完善是一条很长的路，我们自身的成长比孩子的成长更难，因为我们必须先挣脱固有的束缚，才能往前走一小步。

学出激情，学出自信

康福的课程强度很大，刚开始我担心儿子吃不消，没想到这反而刺激了他，儿子的能量爆发，精神状态与过去有如天壤之别。

刚开学，就看他的 QQ 签名换成一句：“除了语文书，剩下的教材全是英文，连一个中文字都看不到耶！！”我禁不住想笑，看来他对全英文的课本全无畏惧，感到的全是兴奋刺激。**孩子其实是愿意迎接挑战的，但你得把重担放到他肩上，他才会有机会用力去挑，才知道自己的能耐到底有多大。**

压力有时候是一种压抑，令人窒息，有时候却是一种刺激，令人兴奋，这是很微妙的，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反应。对鲁鲁来说，有挑战性又有自由度的学习极大地刺激了他，让他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积极状态。

人是很需要刺激的，没有刺激的生活，犹如一潭死水，人在其中慢慢腐烂，这对于生命力旺盛的人来说，是一种痛苦和虐杀。所以，有的人为了寻求刺激，不惜把命都搭上。

所谓刺激，其实就是人的一种应激反应，紧急或特殊状态下，注意力高度集中，内啡肽大量分泌，能量爆发，战胜挑战，化险为夷，这时候人会有一种兴奋感和成就感，平常的涣散、空虚、无力、厌倦都会在那一刻彻底甩掉，在那一刻，人会体验到自己的能量，于是有了存在感、强大感，充实而幸福。

存在感和强大感是人的本能需要，如果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满足，便会通过一些非正常的方式获得。可以说，凡是用不正常方式寻求刺激的人，都是在正常生活中缺乏安全感、存在感、价值感的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挥生命的能量，寻求生命的意义。

曾经看到一个案例报道，一位从小喜欢偷东西的少年是这样解释他的行为的：“我第一次偷是在小学一年级，拿走了一个同学桌子上的东西。当时我紧张得要死，同时觉得很刺激，后来就欲罢不能了。我喜欢偷东西，不是因为有多大的物质欲望，而是喜欢那种刺激感，那种精神高度集中、提着心走路的感觉。”

其实，这种提心吊胆精神高度集中的刺激感，也是那些玩网络游戏的人，以及一切从事冒险活动的人的共同感觉。这种感觉甚至会使人上瘾。事情一旦上瘾就欲罢不能了。“上瘾”并不是一个坏词，上瘾是每个人必然的需求，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瘾，关键是对什么事上瘾。

鲁鲁上高中以后，他的日记里出现了这样的描述：“晚自习去上微积分，这次课太激情了，连讲三节组合积分，累死老子，不过后面再看看书就基本都懂了。”“晚自习做了三节课微积分，太爽了，三节课做着做着就过去了。我回想这三节课都干吗了，结果只有做题，看来我有点儿疯狂了。”“我一边听着托福听力，一边去吃早饭。有种风骚的感觉啊。看别人都是一边吃一边聊天，而我是一边听英语一边吃饭，那种优越感可不是一般的强啊。”“（考试）下午英语听力，说得巨快无比，那人感觉就是嘴动一下出来三个词。我大概就只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细节基本都听不出来。可怕的是，听力有整整四十道题，整整四十分啊！”

他用了“激情”“爽”“疯狂”“风骚”“优越感”这样的词汇，可见学习对他来说已经具有极大的刺激。而“老子”之类的，说明学习已经成了荷尔蒙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最强劲的动力，按弗洛伊德的说法，一切创造性活动都与荷尔蒙有关，学习能学到让荷尔蒙爆发的程度，就真是不可阻挡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男生在青春期会突然发力，学习能力飞跃直上的原因。当然，如果荷尔蒙的能量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其破坏性也是很可怕的。在学习中就已经能体验到能量爆发，内啡肽分泌，愉悦而充实的感觉，那学习是一件多么痛快的事。

鲁鲁进入高中以后，对游戏的热情已经下降，电脑下载的东西已经不只是游戏，还有很多学习资料。发现他从学习中得到刺激，产生快感和激情时，我对儿子的学习是彻底放心了。因为他从学习本身得到奖励，是学习本身让他欲罢不能，而不是分数、排名这些外在的东西，这会让他在学习中产生强大的能量。

当然，也有不利因素，就是某些不喜欢的课程他会打不起精神去学。曾有一段时间，他非常讨厌语文和生物，这两门课成绩也差，学起来很不爽。但我们沟通之后达成共识，现在要花大量精力去学好这两门不喜欢的课是不现实的，那就敷衍过去吧，反正到高三就不学语文了，他阅读的书已经是以英文为主，

将来要出国，学习生活也是以英语为主，不学语文影响不大。生物到了下学期也可以摆脱，下学期可以在生物和经济中任选一门，他当然选经济。**人不可能学好所有的东西，学好自己喜欢的就行了。**

从这个角度看，鲁鲁是很幸运的，因为对于出国留学非常重要的英语课程，恰恰是他喜欢的（至少是不讨厌的），而有些同学（尤其是男生）对英语不感兴趣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学，效果就不理想。

对于成绩不理想的孩子，家长往往很着急，认为孩子不上心，不努力。其实没有孩子是不想学好的，但兴趣和能力上确实有差异，就像一个不爱吃辣的人，就算偶尔硬着头皮吃了，也不能天天吃，大口吃，更不可能主动地千方百计翻着花样津津有味地吃，当然也就吃不出境界。令人痛苦的事就算再用心，往往也只能是减轻痛苦，而很难变成令人愉悦。不愉悦就只能勉强去做，勉强的事都很难做好。

所以，**学习不是单纯靠管理就能抓上去的。学习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兴趣和动力的问题。**

康福在管理上明显比普通学校松散，学生的自由度很大，可以带手机，可以到小卖部买零食，不必时时刻刻穿校服，女生还可以留自己喜欢的发型。对此，很多家长不适应。囚禁惯了的人，真还不习惯自由，没人管反而无所适从，生怕要出事。有些家长甚至怀念原来中学的所谓“军事化管理”，觉得那样才是有条不紊，一切尽在掌握中。

家长这种心态其实就是不放心，不放心就是不信任。不相信孩子能自己管理好自己，不相信没有鞭子在后面驱赶，他们也能往前跑。家长一方面忧虑孩子没有学习的内驱力，没有独立性，一方面又把孩子紧紧攥在手里，不给他们发现自我，独立成长的机会。有时候我感到很不解，既然要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就是要让他远走高飞的，却又攥着孩子不松手，那他如何能够飞得起来呢？康福的管理看似松散，其实是给了孩子自由发展的空间。当然，也有孩子不适应，那正是家长从来不信任、从来不放手的结果，如果到了这个时候还没

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还不放手，那也真不适宜走出国这条路——出去了一切靠自己，谁还管得着？！

不管怎么说，鲁鲁很喜欢这里的宽松气氛，并没有因此而懈怠。虽然一些家长抱怨课程比较难，孩子适应不了等等，但鲁鲁全无怨言，非常喜欢。我终于明白，儿子的能力是远远超过我的预期的，有挑战性的任务更适合他，他能从中体验到更强的愉悦感和成就感。

儿子学习的动力被彻底激发出来了。当时教他们英语的是曹校长。曹校长英语功底深厚，曾在中国驻外使馆工作过。但上曹校长的课也并不容易，强度很大，稍不留神就跟不上；课后的作业量也大，他却并不严加监督，既 not 详细批改，也不催促或奖惩，完成作业全靠学生自觉。总之，曹校长与普通中学的老师很不一样，对此家长们在 QQ 群里也颇多议论。

我把这些议论告诉儿子，想听听他对曹校长的评价。他说他非常喜欢曹校长的风格，如果你能够认真地学，下力气去克服困难，尽量跟上他的课，完成他布置的任务，踏踏实实地跟着他走，那你就一定会有很大收获。但如果自己不下功夫，那就跟不上，损失就大了。他是属于愿意下功夫去跟的，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挑战。可见，对老师的评价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对学校也是如此，同一个学校、同一个老师，不同的学生感受不同。

跟了曹校长一段时间后，鲁鲁的英语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从其他老师那里，我们也得到了正向信息。儿子以前很少受到老师表扬，来康福以后，他似乎一下找到了感觉，学得轻松，成绩也不错。康福的老师很少向家长汇报考试成绩，偶有家长比较焦虑的，老师还会开导“不要总盯着分数”。

但我们这些盯惯了分数的家长，离了分数还真找不着北。一次月考，儿子的成绩没有进入班级前五名，我又有了一点小焦虑。送儿子上学时，在教学楼大厅遇到班主任刘诚成老师，聊到儿子的学习情况。刘老师对鲁鲁赞不绝口，说他学习能力很强，思维特别清晰，性格又很淡定，“没问题，潜力很大”。听到这些，焦躁的心如饮甘泉，顿时就清凉了。其实，再淡定的家长都有不淡定的时

候，除了自我调适，还需要外在的心理支持，家校之间就是一个相互交融的气场，每个人的气息都将影响他人，也最终影响自己。

鲁鲁变得更自信了，因为课程有更高的难度，对个人素质更具挑战性，让他的潜能发挥出来；同时，这种有难度的课程是通过自主学习来完成的，并非像普通学校那样靠严格管理，靠外部压力来督促，这让他验证了自己的能力。自信的获得还在于，通过和往届学长们的对比，他意识到自己也有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能，向上的空间被打开，阳光灌注进来，整个生命的气场都发生了改变，他意识到了自己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由此焕发出的活力是难以形容的。

刚开学时，学校请已经收到英美名校录取通知的学长来给学弟学妹交流经验，这些活生生的榜样，令他平添了不少信心。毕竟这些头顶光环的学长们都是从这个貌似简陋的校园里走出去的，自己现在坐着的这个座位，没准去年就坐着哪位大牛学长，仅仅就在一年前，他们也和自己一样，学着一样的课程，听着同一个老师讲课，看看他们的现在，就知道自己的未来，未来是触手可及的。

一个学校由学生构成的氛围是最有感染力的，刚进校时，高年级同学主持的英语俱乐部向新生招募成员，儿子也去参加测试。与主考人白晓晨对话之后，儿子很有感慨：“确实比我高很多！不过，我到了明年，说不定也可以去测试新来的了，他们肯定也觉得我很牛！”后来白晓晨被美国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布朗大学录取。

在这样一个氛围中，鲁鲁的内心充满激情是不奇怪的，而这些激情可以直接转化为行动。我能够感觉到他那旺盛的生命力终于找到了宣泄口，压抑已久的能量像瀑布一般倾泻而下。

到了期末，鲁鲁正常地参加了期末考试。不久，我的邮箱里收到班主任发来的成绩及学期总结。成绩自然是不错的，但总结更让我激动。

鲁鲁在他的自我总结里写道：“在这一个学期里，无论是在知识上或是其他方面我都学到了很多，并且真正学会了自主学习。值得一提的是，我竞选

了副班长，后来又被提升为班长，能管理高一三班这个优秀的班级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也是我的荣幸，我真心希望我们班能越来越好。”

而班主任是这样评价他的：“你的可贵之处在于平和，平和令你宠辱不惊，平和使你淡泊名利，平和让你宽厚待人；绝不随声附和，绝不人云亦云，同龄人中难得的质疑精神，在你的身上得以展现；高品质的智商、敏锐的洞察力、极强的领悟力，令你的学习轻松而有效。谨记：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望早日振翅高飞上云霄。”

没想到写得那么好，不光是高度评价，而且饱含深情，文采也好，与我过去见惯不惊的八股腔显然不同。

我给儿子读了老师的评语，他也很激动，我感觉得出他对学校满怀深情。在他的人生中，第一次有一个学校让他度过了美好的一个学期。

总结的最后一栏是家长评语，上面写着：“对孩子的表现比较满意，希望再接再厉，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署名是“鲁稚”。

我啥时候写了评语?! 鲁鲁狡黠地一笑，说是填表的时候我不在，他就自己给自己当了一回家长。他说：“反正你肯定会这么写的！”那倒也是。当我读到“对孩子的表现比较满意”时，儿子和我都笑出了眼泪。

讨论能力的重要性

一个周末，儿子在家做作业，写一篇《阿甘正传》影评。他写了一下午，五易其稿也没写出来。他没求助于我，我也不去管他。到了晚上，都12点过了，他来阳台找到我，说：“老妈，我想和你讨论一下阿甘。”他那认真又坦荡的态度让我心里一热。

来不及多想，我们就开始讨论阿甘。我问他主要是什么问题。他说感想太多、太杂。我说：“就把我当成从没看过阿甘的人，如果你要动员我去看这部电

影，会怎么说呢？我凭什么要去看？你说它打动人，它怎么打动人了？”

鲁鲁开始说他的感想：“我觉得里面关于命运的情节很有意思……”他说到几个人物，还有那羽毛的隐喻，最后得出结论——《阿甘正传》这部电影通过阿甘一生的经历，探讨了“命运是什么”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关于命运的问题，又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我和儿子在讨论电影的主题时也探讨了艺术的本质，得出结论——好的艺术是对人生最重要的问题的探究。

儿子回去整理我们的讨论结果，形成他自己的文字去了，我的心绪却久久不能平静。儿子来找我讨论问题，那“讨论”二字让我莫名感动。为什么呢？他的态度大大方方，不羞于表达观点，不惧于掩饰困惑，也不盲目听从于我，只是讨论，平等的讨论，他说他的想法，我说我的想法，彼此补充，彼此修正，最后就得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这种状态是以前从来没有的。

儿子长大了，从一个向我请教的儿子，变成了找我讨论的儿子；从一个仰视母亲的孩童，变成了平等对话的青年。我从他平静又严肃的语气中，感受到自信和从容，有很大的能量。

美国课堂非常重视讨论，学生的大脑并非一个容器，装进老师灌输的知识就行了，而是必须理解、吸收、思考，并且能使用它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就是通过讨论来实现的。

我一个朋友的女儿去美国高中留学，她聪明勤奋，学习不成问题。有一门并不太难的课，老师教的她都懂了，作业和考试也都每次被评为A，但学期结束时，总分却得了一个低得令人不敢相信的“E”，等于“不及格”。她一下就蒙了，去找老师理论，老师说她讨论课没有积极参与，不能得分，按讨论课所占的分值，计算出她这门课的总分就该是“E”。

这么低的分会严重影响她的GPA，甚至影响到本科申请。家长一急之下，专门飞到美国去解释沟通。校方说：“老师的评分标准没有错，成绩是不能改的，考虑到学生的具体情况，下学期老师会特别关注她，帮助她拿到理想的成绩。”

美国人就是这样较真。

美国的高中是如此，大学更是如此，上课不只是坐在那里听讲，也不只是举手发言，一门课本身就分成了两半，一半叫授课，一半叫讨论，各自是不同的老师和课时。比如鲁鲁去伯克利以后选修的美国历史，正课是一百多人的大课，教授是 David Henkin，讨论课（discussion）则是十多人的小班，老师是 Kimberley。可以说，讨论是美国学生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

那么，我们的孩子怎样才能培养出讨论的能力呢？

首先，老师和家长要尊重孩子，以平等的心去与孩子对话。当儿子来找我讨论《阿甘正传》时，这“讨论”的请求就包含着对我的信任，意味着他已经敞开心扉，准备接收我的观点，也表达他的见解，不管我们所传达出的东西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一致的还是冲突的，都能彼此理解，以理性而非情绪去观察和分析，这才是真正的对话。

人与人之间不能平等对话，往往是因为心灵不能敞开，都活在各自那个封闭的空间里，思维固化，狭隘僵硬，连对自己都不能理解和接纳，更何况对他人。没有理解和接纳，又哪来理性和尊重，哪来对话和讨论呢？

其次，老师和家长要做一个好的启发者。一个好的启发者就是一个好的听众，把你的好奇心尽量地呈现出来，让对方来解答，来满足。你的好奇心越深，他的解答就越大越深，最后，他就得到了深度的启发。

我们常常教导孩子学无止境，永不停步，但我们自己却很少同样要求自己。如果我们不以教育者自居，和孩子一起学习，甚至是向孩子学习，做一个倾听者、探索者，让孩子在满足我们的求知欲的同时，他自己也获得知识和智慧，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中国学校普遍存在的“填鸭式教学”其实也早就遭到诟病，但要真正实现讨论式的学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一点上，康福做出了一些努力，比如，上课不像传统课堂一排一排地坐，而是一个个学习小组围坐一桌，边学边讨论。

虽然这些努力只是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也没能一直坚持下去，但毕竟吹来了一股新鲜的风，说不定孩子内心的种子就此苏醒，开始萌芽和生长。

初试 AP，四个 4 分

在康福的学习是有难度、有挑战性的，除了学习和普通高中一样的科目，还要学习 AP 课程。

AP (Advanced Placement) 是美国高中生预修的大学课程，在美国也只有优秀高中生才能选修，课程难度比较大，正因为如此，它能够体现学生的学术能力和意志品质，成为美国大学录取新生时的参考。

AP 是康福的特色课程，从高一就开设了几门，学校鼓励学生选修。虽然选与不选，选多选少全由学生自己决定，学校并不强制，但由于学校的倡导和氛围的影响，一般学生都会选修。

还在高一的上学期，AP 课程还没有正式开课，课程计划就已经向学生们公布了。儿子准备选修三门——物理、微积分 (BC) 和微观经济，这是高一所能选的最多门数了。微积分他选择了难度较高的“BC”，考出成绩之后会附赠难度较低的“AB”分数，这样在微积分上就可以拿到微积分 (BC) 和微积分 (AB) 两门成绩。

我当年是文科生，数学极差，对微积分没有概念。他爸是理科出身，学过微积分，但也是在大学学的，所以对于高一学生就学微积分他感到非常惊奇。

一开学，儿子领回他自己的微积分教材，是一本 16 开的大书，足有一寸多厚，800 多页，全是英文！不仅上课要用英语，所有的作业也必须用英文完成。他学习的教材和他使用的语言，都超过了老一辈的想象。他爸本来还想自己复习一下微积分，亲自上阵辅导儿子，一见这架势，彻底服了气，还是让儿子自己解决吧。

我们已经不具有指导孩子的能力了，下一代成长之快总是让老一辈猝不及防，有时候父母要承认这一点还真是不容易。

在这个寒假里，儿子除了继续写小说，又开始自学微积分，为下学期的 AP 课程做准备。我们只看见他的背影如山一样端坐在书桌前，却不知道他具体在学什么，想什么。我往往只是推开一道门缝，满含慈爱与敬意地望上一眼，又悄然关上。那静默无声的背影，只是看一眼，便使我内心安稳。

散步的时候，我也常与他爸谈到儿子，感叹他的能量。没有人督促，他自己就会坐到桌前写自己的小说，学自己的微积分，这个行为本身让我莫名骄傲。

我之骄傲的，不是他学的东西有多高深，而是这个行为本身，他在学，他在自学，唯有自学能体现出真正的动因和能力。

真正有成就的人莫不是自学出来的，这是我的亲身感悟。我写了几本亲子教育方面的书，在这个领域也算有一点点成就，可我以前学过亲子教育吗？没有。我读大学时，虽然学的是师范，但接受的都是无产阶级教育观，除了少数几个苏联学者，其他世界级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要么没有听说过，要么都是反面教材。我现在能写书，全靠自学！我写小说、写诗，以前也没学过，所有的作家都是自己学出来的，边读边学，边写边学，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想学谁，你能学到哪一步！越是有价值、有创造性的事情，就越是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可学，都是需要自己去吸取，去提炼，去组合，去创新，这才是真正的学习。而这样的学习，自主的成分占了极大，老师只是起个点拨、引导的作用，甚至很多时候需要你自我点拨，自我引导，也就是靠自己觉悟。

“自觉”这个词，用的频率很高，人人都知道，但没几个人真懂。越是创造性的工作，越需要自觉。所以说，孩子自己的兴趣很重要，自己的追求很重要，只有在自己追求的事情上，才有可能主动去觉悟、去创造，也才可能有真正的成就。

到了开学，鲁鲁去学校了，我打开 QQ，看见他的签名变了：“快点开微积分吧！！我还等着考 BC 呢！！”什么是学习的积极性？这就是学习的积极性，

急成这样子了，你还担心他什么？

紧接着填报 AP 选修计划，儿子班上几乎全班都填报了三门 AP，非常朝气蓬勃的班、雄心壮志的班、气场强大的班！家长们既感动又担心，毕竟只是高一学生，三门 AP 压力很大。

家长总是有操不完的心，就像我们，以前总担心儿子不努力，看见儿子多玩会儿电脑也很焦虑，有时还为学习的事和儿子闹得不高兴。现在儿子激情焕发，在学习的事情上不用操心了，我们又有了新的焦虑，怕他身体受不了，精力顾不过来，怕 AP 报得太多，影响托福成绩……总之，就是对他不放心。其实，说到底，不放心就是不信任，还是怀疑他的能力，在我们心目中，他还是以前那个牵着我们的手，什么都需要我们指点的小屁孩。

其实，他已经长大了，我们这是多虑！学习是他自己的事，自己能承受多少，他自己心中有数，不会弄得受不了。自己需要学什么，需要获得哪些分数，他自己会去平衡，会去安排。看他现在的状态，还有时间写小说，说明他还有余力，并没有把自己弄得多么辛苦。我们曾经想过，是否让他暂停写小说，等 AP 考过了再说，但后来作罢，还是由他自己决定吧。**孩子的能量激发出来了，人生的方向也大致确定了，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手，给他自由，让他把能量尽可能地发挥出来。**哪怕最后确实因为 AP 报的科目过多而托福考得不好，我们也不必责怪他，他自己会总结经验教训。

以后，AP 的学习就交给他自己了。到了 5 月中旬，该考试考试。

考完试那个周末，鲁鲁回家，晚上破例陪我们去散了步。他本来已经和朋友约好出去玩的，正准备出门，我说：“儿子，能不能陪我们走走，我们已经好久没和你散过步了。”他看了我一眼，目光很柔和：“行，那我给朋友说一声。”他去给约好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就陪我们出去散步了。走在路上，我感到很幸福，满大街散步的人，没看见一个像他这样一米八几的大小伙子，还陪着父母散步的。

散步时说了很多话，大多是关于未来打算的。他说明年必报的 AP 有三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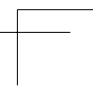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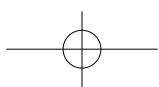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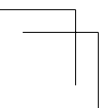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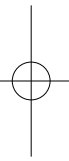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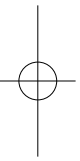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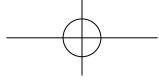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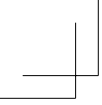
物理 C、宏观经济和美国历史。美国历史是一般人不敢碰的科目，就像一个老外来学汉语写就的中国历史大学课程，不仅要读懂字面的意思，还要读懂字背后的真正含义，那得有多难。美国教育强调批判性思维，学历史不只是一要背，还要写很多论文，不仅是语言问题，还有文化差异，可见，让他这个在中国长大的孩子去学这门美国历史，还是用英语完成，难度有多大。学这一门课的功夫，其他几门都抵不上。

如果仅仅从升学的角度看，选修美国历史是不合算的，因为耗费的精力太大，却几乎不可能得到高分，与其如此，不如选中国学生擅长的数理化。但他却不这么想：“既然要去美国，肯定要学美国历史！再说，这么大的难度，学完了美国历史，英语水平肯定也上去了，托福和 SAT 也没有问题了。”就这么简单，哪怕这门课是 AP 中最难的一门，他根本一点不怕，好像根本不必考虑其他，仅仅因为该学、想学就去学。

“我准备花一年的时间去攻克，你现在就帮我在网上订一本美国历史课本吧，我现在就开始看。”刚刚结束的 AP 考试像一缕轻烟一飘而散，他似乎忘记了曾经的艰辛，对结果也毫不在意，他的眼光像一盏聚集的灯，直接落到更远的目标上，然后就大踏步地往那去了。

6 月，AP 成绩下来，三门都是 4 分，加上赠送的一门微积分（AB），共四个 4 分，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我们已经很满意。他自己虽有些小遗憾，但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也顾不上沮丧。

到了期末，他的各科成绩都不错，按学校规定，成绩（包括 AP 成绩）排在前 10% 的学生可获得奖学金。儿子的成绩居然达标，获得三等奖！他生平第一次得到 5000 元奖学金，这笔“巨款”让他一时之间情绪高涨，高中一年级就在这样的气氛中落幕了。



3

挫折与成长

真正的信任是体现在孩子失败的时候、受到挫折的时候，是在他某一件事没有做好的时候，你仍然相信他有能力做好，相信他可以自己纠正错误，相信没有你的指导、监督、鞭策、强迫，他也能自己决定、自己行动、自己进步，他有这个能力！



高

一结束，按理应该上高二，但康福的学生还有另一种选择。

康福的学制是高中四年，比普通高中多一年。但又有一个变通，能力比较强的学生，只要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在高二时跳一级，直接升到高三，这样高中就和普通高中一样只读三年。至于跳级的要求，在鲁鲁他们这一届，除了学校自己出题的数学、物理、英语三科成绩达标，还要求托福 75 分（或雅思 5.5 分），AP 过两门（4 分以上）。

康福的学生都是在未进校时就已经知道跳级制度的，学校甚至在招生阶段就将一些因跳级而提前毕业并被英美名校录取的学生作为成功案例进行宣传，因此家长对自己孩子跳级一事多少都有心理预期。大多数家长都跃跃欲试，除了不甘落后的心态，还担心如果孩子不能跳级，除了多读一个高二，多交一年学费外，还意味着这一年孩子将与跳不上去而留下来的学生为伴，家长们担心在学习氛围和师资配备上会有不足。因此，人人都想跳级，跳级之战实际上一进学校就打响了。

跳级，意味着什么

自然，鲁鲁也把自己放进了跳级行列。但他内心又从未真正重视过这件

事，也许自认为成绩比较好，跳级不是问题，他根本就没想过“假如跳不了”这种可能性，连学校要求的托福分数也没去考，以为随便在学校考一考就行了。于是在高一结束的那个暑假，他整门心思都扑在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上，每天坐在桌前写几个小时。不写的时候，他也是读闲书或者玩游戏，唯独没有花一点点的时间去复习。

到了已经开学，他才想起还要跳级，还要分班，还要考试，还是得拿分数说话的！分数决定着能不能跳级，跳级以后是分到 A 班还是 B 班！中国的教育从来没离开过分数，他一不小心又掉了进去。一想到自己这么长一个暑假连课本都没摸一下，他自己也紧张起来。

但一切都已太晚，一开学，啪啪啪，三科考完，然后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考完的第二天，我们心里没底，实在等不及，托一位老师打听一下鲁鲁的分数。那位老师很忙，到晚上还没回话，他爸又忐忑不安地去电话。老师匆匆去看了分数，告诉我们情况不妙，李鲁英语刚过跳级线，跳级是没问题，但总分排在年级第 47 名，恐怕分到 A 班有问题。

我和他爸都蒙了，怎么会这样！他就算没有复习，就算发挥失常，也不至于差到如此地步吧？他们全年级只有一百多人，能跳级的不过几十人，班级本来就是小班，最多二三十人，A 班只可能有一个，他这一下掉到 47 名，跳级已经很勉强，要想分到 A 班哪有可能！一时间家里黑云压城，暗无天日。

各种的埋怨都出来了。我也开始深刻检讨自己：是不是太放任儿子了？是不是太没把成绩当回事？我允许他玩游戏、看小说、不参加培训班，是对还是错？但想来想去，这些我一直以来坚持的做法，不都是有万千的理由在支撑吗？我并不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才那么做的呀！我写书，阐述自己的教育理念，并不是信口开河，也不是口是心非，我是深思熟虑又身体力行的呀，为什么现在又来怀疑？

孩子成绩好的时候，我大谈“让孩子做自己”，大谈尊重孩子，让孩子心灵强大，但真的当孩子成绩不好，必须面临严酷的现实时，我自己的心灵首先就

不强大，不知不觉背叛了自己曾经宣扬的价值观。人啊，真的很难！

我们不是一直在说要信任孩子吗？但什么是真正的信任？信任孩子，不是在他优秀的时候、成功的时候，这种时候我们当然是对他信任的，甚至还会夸大他的成就，夸大他的能力，失去理性和谦逊——这不是真正的信任。

真正的信任是体现在孩子失败的时候、受到挫折的时候，是在他某一件事没有做好的时候，你仍然相信他有能力做好，相信他可以自己纠正错误，相信没有你的指导、监督、鞭策、强迫，他也能自己决定、自己行动、自己进步，他有这个能力！

如果一次考试没考好，你平时所引以为豪的那些优秀素质就都不存在了，你就怀疑他的能力，担心他的前途，这能叫信任吗？一个不被信任的人，他的能量永远达不到极致，因为被怀疑、焦虑、失望、愤怒、忧伤、恐惧等等负面情绪所消耗，无谓地浪费能量。

你在他成功的时候才信任他、赞赏他，失败的时候就怀疑他、否定他，那么他永远会有一种担心，因为他不可能每次都成功，总有一次会失败，谁知道失败会什么时候降临呢？所以他永远会有疑虑，不能真正做到淡定、无畏、自主、担当，没有真正的大气魄。

想清楚之后，我终于平静下来，不再为分数焦虑。如果这就是他的真实水平，那就让他面对真实的自己吧，该怎样就怎样，到B班就到B班，天塌不下来，相信那就是最适合他的位置。假如这只是一个误伤，真实的他与这个位置并不匹配，那么，相信他会回到原本属于他的位置上。不该得的就算塞到你手上，你也拿不稳；该得的迟早都会得到，谁也夺不走。我们自己首先要淡定！

好在儿子读的是寄宿学校，一周都没在家，我们无法迁怒于他，他对这场风暴毫不知晓。又一次感受到孩子读寄宿学校的好处，家庭的负能量不会直接传递给他，距离的保护让他免遭伤害。有时候，孩子竟只能借助理的距离来获得安宁，这又让我深感惭愧。

其实，遇到挫折是正常的，但压垮人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当出现问题

时，我们不仅要面临问题本身的压力，还要受到额外的来自彼此情绪的伤害，身边人的态度往往是雪上加霜。而要抵御这一切，得耗费多大的心力呀，这就是焦虑父母带给孩子的伤害。孩子如果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怎么可能从容自在，专注于自己的事，把能量发挥到极致？而孩子做不到最好，又加重了父母的焦虑，孩子又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如此恶性循环下去，父母却全然意识不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好在我能意识到，意识到之后，我自己也解脱了。

接下来便是安心等待消息。不想，安心等来的却是喜出望外。当晚，那位告诉我们分数的老师又打来电话，说第一次看错了，李鲁是英语这一科排在年级第 47 名，数理英三科的总分却是排在年级第 7 名的。

好得不能再好呀！英语拖了这么大的后腿，总分还能排在前面，足见他数学、物理之强大！这下吃了定心丸，儿子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站在了该他站的位置上。他顺利地升入高三，进入 A 班。

我们是有理由欢欣鼓舞的，不过，这未见得不是误区。**在培养孩子的路上，总是赶路的多，溜达的少，我们总在赶超，却忽略了速度的代价。**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

跳级的孩子虽然看上去和普通公立学校一样，高中读三年，但实际上，因为留学申请是每年的下半年进行，大部分学生从 11 月到次年 1 月都处于申请季（申请 ED、EA 的还更早），然后就是寒假，接着是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从 2 月一直到 4 月，再然后就是出国前的各种准备了。所以，国际学校的高四（毕业年级）和普通学校的高三并不能同日而语，虽然都是最后一年，但国际学校高四的第一学期主要都在考试和做申请，第二学期主要是在等录取通知和准备出国，前一半水深火热，后一半优哉游哉。

对于参加国内高考的学生来说，所谓的高三状态就是拼命学习，别的什么也不要想，只要打好高考这一仗就万事大吉。但对于准备出国留学的高中生来说，升学这一役不仅仅是考试这一关，而是很多关；也不是考试那几天，而是

好几个月！

国际学校的高四一开学就是申请季，千头万绪，泰山压顶，非常紧张而忙乱。美国大学录取学生不是“一考定终身”，它会全方位地考查学生素质，学生也就必须全方位地证明自己，既要提供各类成绩，还要有社会实践活动，还要写各种申请文书，还要递交琐碎的材料，比如成绩单、资金证明等等。这里面每一项都相当复杂，如果在高四的申请季到来之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比如说活动不够，成绩不理想，到了高四，一边是紧张的申请，一边还得继续刷分，那就必然是疲于奔命。

这就意味着，如果跳级，实际上只有两年半的时间来准备和完成申请大学这件事，学习、考试、申请，所有的事情都要在这两年半内搞定——时间太紧了！这个跳级的学制，实际上是有点揠苗助长的，尤其是对英语基础不太好的人来说。

鲁鲁就正是属于英语基础不太好的人！而我们没有经历过完整的留学过程，对此却毫无概念，完全忽略了这段浓缩的路程会有多么艰难。这一次的惊险跳级，实际上已经为后来的惊险埋下了伏笔。

一条极简的出国路

鲁鲁出国走了一条极简的路，除了高二跳级缩短一年，对很多孩子都参与过的美国大学夏季学校、高中生交换项目，甚至寒暑假短期游学的夏令营、冬令营等都没有选择，也没有参加任何培训班，就只是跟着学校的进度老老实实走。这虽然少了很多折腾，但也确实有点单调。

我们没选择这些项目，不完全是基于这些项目本身有用或无用。一般人选择这些项目，主要有几点考虑：一是开阔眼界，培养内在素质；二是学英语，提高语言能力；三是为申请好大学积累筹码。

他们的这些考虑都是好的，只是放在我们家有些不合适。

首先，我和他爸英语都很差，受自己英语弱势所限，无法亲自去了解相关的项目，得来的信息总觉得隔了一层，很难做出准确判断。这些出国项目花费都不菲，一般的短期游学十多天就要几万元，夏季学校更是动辄十几万，去美国高中交换一年，各种费用加起来少则一二十万，多则三四十万，相当于读一年大学了。花费如此高昂，质量却鱼龙混杂，孩子到底能受益多少、性价比到底怎样，我们很难权衡。我们不想盲目跟从，干脆就算了，以不变应万变。

至于由此损失的眼界、语言能力和申请筹码，我认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

比如眼界问题，其实只是个时间问题。反正儿子迟早要出国，国外那些独特的经历他终究是要经历的，与其现在花巨额代价（对我们来说）提前去经历，不如一步到位，直接等到上了大学一并经历。当然，这里面的损失肯定是有，只是存在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如果家境许可，对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多一些历练未尝不可，孩子的成长也会比较从容。

对于高中出国交换，我是这么看的：鲁鲁上学比较早，等他高中毕业上大学也不过 17 岁，和一般高中生出去交换时的年龄差不多，以这个年龄段的可塑性，在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方面，还是不难融入美国社会的，到时候人已经在美国了，自然会慢慢适应，用不着高中出去提前适应。另一方面，晚些出去有晚些的好处，孩子可以在国内准备得更充分，语言能力已经过关，年龄也稍大，心理成熟一些，可以更顺利地适应环境。

另外，还有一点私心，儿子一旦出国，就正式远走高飞，今生他与我们一起生活的阶段就彻底结束了。人生苦短，还是太不舍，宁愿把在一起的日子稍稍拖长一点。

关于早历练还是晚历练，我与很多人看法不同，我不认为人生过了一定的阶段就丧失了学习的能力、适应的能力，就会有多么大不可挽回的损失。虽然老年人与青年人的适应能力差异很大，但在 20 岁之前，十五六岁和十七八岁，

难道适应能力真的就有天壤之别？我相信人一辈子都有学习的能力，只要你愿意敞开心扉接受新的事物，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对此，我自己也有切身体会。曾经看到某教育论坛一位版主发帖说，他大学同学里，一位曾经的知青现在是房地产老板、一位曾经的军人现在是某局领导，这些有生活经历的人混得比应届生强。他之所以说这个，是为了支持他的一个观点——孩子早读大学不好，应该先有社会经验。

粗看感觉有道理，细看又觉有瑕疵。揠苗助长固然不好，但假如孩子本身的节奏是自然形成的，人为延长生长期又未必合理。

我以前也认为工作以后再读大学的人比应届生强，因为我自己就是应届生考上大学，80 级的，进校时只有 16 岁，和班上那些当过知青、当过工人，甚至当过老师或领导再来上学的大哥、大姐比，简直弱爆了。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自卑。但三十年过去，现在再来看，发现小屁孩也有春天。经过三十年的历练，当年显得稚嫩的我，现在的成熟度也并不输于大姐。

生活经验是一种积累，愿意积累的人终归会积累起来。如果一个人的经验仅仅是由环境因素赋予，那经验的优势也终将因环境的改变而失去。就像当年被迫下乡当知青的人，他离家不是因为精神独立，吃苦不是因为性格坚韧，所以当全部返城以后，最终还是各有各的命运，软弱者依然软弱，无能者还是无能，并不会因这一段经历而脱胎换骨。经历只是一种催化剂，它不能无中生有，只能对本来就有的东西起作用。

所以，一个人经验的多寡、素质的优劣还是看他自己，是先经验后读书，还是先读书后经验，都是可以的，学习是一辈子的事，经验的积累也是一辈子的事，顺其自然就好。

至于语言问题，就更不用多虑了。鲁鲁的英语本来就不算很差，也不用专门到美国去学英语，这样固然不如国外语言环境中的学习效果好，但退而求其次吧，自己在国内多努力，多和外教交流，也未必不行。

从申请大学的角度看，在国内上高中，由于有明确的目标和对困难的充分

估计，在英语学习上会格外努力，加之国际学校相对较好的英语环境和课程，完全可能弥补不足，打下比较好的英语基础，申请时语言也不会成为短板。

事实上，由于国外高中本来就处在母语环境，对于英语的学习不会像国内这样考虑应试需要，也就不会有专门针对考试的训练。但实际上，国际学生申请美国大学，即使你是在美国高中就读过的，也同样需要托福或雅思成绩，而考试是需要一定技巧和一定的强化训练的，国外高中缺少这种训练，如果单纯从提高托福成绩的角度去交换，也许反而分数不如国内学生，君不见有很多在美国交换的高中生，临考前还要回国来培训一段时间吗？的确是很奇怪的事，但没有办法，这就是现实。

若论对申请名校的作用，从已知的结果来看，有海外求学经历的孩子并没有绝对优势。因为招生官也知道中美两国教育的差异，他也许会把交换过的孩子放到另一个坐标系中衡量——你作为在美国上过高中的学生，你的英语水平和综合素质应该达到怎样的水平。

越是顶级大学，越是注重学生的潜能，假如你目前的不够优秀是因为你所处的环境不足以激发出你的优秀，那么你的不优秀就不是自己的错。只要他看到了这一点，或许就愿意录你，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的潜能得到激发。但如果你已经到过最好的环境，已经被激发过了，还是不够优秀，再给你机会就意义不大了。从这种角度来看，到美国读高中也是一柄双刃剑。

我身边有不少去美国高中留学或者出国交换一年的，如果出国的初衷是实现“人的成长”，大多结果都比较满意，纵使没能在本科申请时被名校录取，也在心灵塑造、人格养成、生活能力培养上有很大收获。

这方面最可喜的例子是我一个朋友的儿子，他在国内上高中时成绩垫底，几乎被老师作为差生彻底放弃。他父母深感“照此下去，连三本都上不了”，出于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他在别人的推荐下，毫无准备地去了加州一所社区大学。

孩子孤身一人去了美国，但从踏上加州的第一天，他就认定这就是自己想

要的。他无比适应那所学校，心灵自由舒展，各项表现出色，成绩名列前茅。他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了护理专业。一个男生学护理，让国内的亲人难以接受，很长一段时间都羞于向人提及。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最终，他从社区大学再申请本科大学，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欧文分校同时录取！

他妈妈说，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结果。但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原本以为他会和李鲁成为同学，结果他却没有选择伯克利，而是去了欧文。因为他知道，在牛人云集的伯克利，他的 GPA 很难拿到 4 分，而拿不到 4 分就很难进入医学院，他就成为不了自己梦想成为的医生。**这就是美国思维——他最终的目标是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而不是进入一个排名更高的学校。**他去美国确实学到了美国的精髓。

高中去美国，无论是留学、交换，还是短期游学，都是一段宝贵的经历，即使从升学的角度看，也有不少人受惠于此。曾有一个熟人的孩子，从小喜欢法律，高一时申请了乔治城夏季课程（summer school）的法律预科。通过五周学习，他更清楚地了解了自己对法律的兴趣和匹配度，也验证了自己的学习能力，作业由 C 到 B 再到最后案例报告的 A 和模拟法庭的优胜奖，不仅提前感受了美国大学本科的学习方式，也增加了申请名校的筹码。由于申请学校他就是自己申请的，等于一次实战预演，在正式申请大学时他也选择了 DIY 申请，并且大获全胜，收到了包括乔治城、范德堡、艾默里、伯克利等名校的 offer，最后他选择了杜克。

当然，很多有海外经历的孩子被名校录取了，这未必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很优秀，与是否有海外经历没有必然关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相反的例证，有为数不少的完全没有海外经验的孩子也被名校录取了，这足以证明“是否有海外经历”并不是名校录取的关键因素。

每个人采取任何一种策略都有自己的考虑，如果能从实际出发，尽量选择与自己条件匹配的方案，至少不会有太大的失望。鲁鲁后来被伯克利录取的事实也证明，他和那个社区大学的孩子殊途同归，伯克利的怀抱是向所有人敞开

的，并没有明显的偏爱。出国交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心灵的成长上，如果目的过于功利，说不定事与愿违。

托福，当头一棒

鲁鲁的英语底子很薄，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但薄到什么程度，还是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主要原因是他从没参加过正规的出国语言考试，托福、雅思都没考过。没考过就没比较，就不知道真实水平。我们仅仅只是依据学校英语课的考试分数对他的英语水平做出大致判断，得出的结论还比较乐观，殊不知国内学校的英语课已经变味，不是真正把英语当成一门语言，当成一种交流工具去掌握，而是为了应试的需要，使用种种手段让学生“出分”，这样一来，出发点就偏了，分数必然失真，这也是很多学生学了十多年英语，能考出漂亮的分数，却不能用英语交流的重要原因。

现在我们已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再加上高三分班考试时儿子英语涉险过关，虽只是一场虚惊，但也暴露了软肋，为了检验一下真实水平，决定参加一次托福考试。

从没考过托福的儿子要考托福了，这才发现考托福很麻烦，不仅费用高，考一次就要花一千五百多块，而且很难报上名。网上提前几个月放考位，考位一出就一抢而光，临时要报根本没门儿。

这时候，一位高年级的家长朋友透露，她女儿在正式考托福之前，曾在新东方参加了一次模拟托福考试，分数与正式考试差别不大，她建议我们不妨先模考一次，反正就是检验水平而已，四百多元就够了。

我们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开学不久，儿子就去新东方考模拟托福。

我和他爸送他到中关村，找到新东方所在的大楼。我陪他去考场，走在迷宫般的楼道里，感觉很陌生。这就是如雷贯耳的新东方，我们居然是第一次

来！儿子进去考试了，我怀着好奇把楼道、教室、小卖部统统看了一遍，然后坐在考场外面等他。

考了4个小时，与正规考试时间一样。又耽误了一会儿，儿子出来了，告诉我考了72分，已经当场判出来。

说实话，我有点失望，我以为怎么也会上80分的，因为儿子班上好多同学都已正式考过托福，不仅有80多分的，还有上100分的。模拟考比起正式考，总有点虚高成分，以现在这情况，他托福不过就是六七十分的水平，这能上什么好大学？！

“会不会是发挥失常？”我试图找个借口掩饰失望，但儿子还是感觉到了，他说：“这就是我的正常水平。你以为托福那么简单呀？”想想也是，好多英语专业的大学生托福也考不过一百，不能因为儿子班上有学霸就以为人人都是可以成学霸，一百是人家的事，我们就是这六七十分。

和牛人在一起确实会压力很大，因为你会不自觉地把牛人设为标准。想想儿子的基础，想想我们这么多年来在英语上的低投入，这个分数已经对得起了。我心里终于释然。

心态放平和，这一页就翻过去了。现在，至少知道了自己的真实水平，有了更明确的目标，英语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

学英语其实没有太多诀窍，就是要下功夫，多读多记多用。儿子还是不愿去上培训班，他相信可以自己拿下托福。于是，以前时断时续的英文原著阅读，现在开始连贯起来，每天阅读；又在网上买了托福词汇书，老老实实一页一页地背，日记里开始频繁出现“今天背了两个list”之类的记载。

我相信儿子，他只要正式开始做一件事，从来不会半途而废，学架子鼓如此，写小说如此，现在学英语肯定也同样如此。我对儿子的坚持力从来不怀疑，因此对结果也抱乐观的期望，做任何事情都如同登山，不怕慢就怕站，只要能持续不断地走，终会到达顶峰。

到了寒假，我们回四川老家过年，主要是为了鲁鲁回户口所在地办港澳通

行证，不然 6 月就无法去香港参加 SAT2 考试。香港是离大陆最近的有 SAT 考点的地区，交通也最方便，所以打算鲁鲁的第一次 SAT 考试就定在香港。

但这个寒假的时间，实际上是相当宝贵的。放假前班上开了家长会，通报了全年几个重要时间节点。考试方面：5 月，AP 考试；6 月，SAT2 考试；10 月，SAT1 考试，之后的 11 月、12 月还有两次 SAT1 考试机会。申请方面：10 月，申请 ED（提前录取）学校；11 月，申请加州大学各分校；12 月，申请其他美国大学；12 月 31 日，申请基本结束。

对于各项考试中最为重要的托福考试，学校并没有硬性的时间表，只是提醒大家，通常托福达到多少分就可以申请到哪一档的学校，学生需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报考时间和次数。压力非常大，我们听说要达到理想的托福分，一般人至少要报考三到五次，某些狂人会达到十次以上。我认识的一个熟人的孩子，从高二开始就不再到学校上课，而是在培训机构专攻托福，每三周参加一次正式考试，每次考试提高三两分，最终托福达到了 80 多分，光是花在托福上的银子就不下十万，又让中介包装，最终上了一所美国排名前 80 的学校。我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鲁鲁也不可能走这条路，但他申请时要和一大批这样的人竞争，还是很有压力的。

美国大学有硬性规定，作为国际学生必须提供语言成绩，要么托福，要么雅思，传说美国更认托福，英国更认雅思，于是一般申请美国大学的学生都会报考托福。托福分数决定着你能不能去美国留学，更决定着你能去美国的哪个学校留学，不管是名校还是普通学校，都设有自己的分数线，上不了线，门都没有！所以说，分数还是硬道理！而且在分数上的竞争，现在是愈演愈烈，随着近年来的出国留学热，去美国读本科的早已不是前些年从国内高考独木桥上掉下来的人，不少公立学校的尖子生都加入了留学大军，竞争的激烈程度早已不亚于国内高考，他们超强的应试能力将中国学生的分数整体推高，高得吓人，作为中国学生的一员，你如果没有漂亮的分数，根本进不了招生官的视野，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不管你其他方面多牛，托福分数是必须上去的。但要想申请到好学校，光有托福又不行。看看上面那张时间表，上半年能用于托福的专门复习时间就只有寒假，过了寒假，AP、SAT2 都接踵而至，时间上一环扣一环，很难旁顾。所以，老师建议，最好是寒假全力以赴攻托福，开学考一次，取得一个好成绩，然后安心学 AP。之后的 SAT2 与 AP 在考试内容上有很大的重合，考完 AP 后 SAT2 可以借力，一鼓作气拿下，因此在 AP 和 SAT2 之间不宜再夹杂托福复习。待 AP 和 SAT2 考完，英语能力必有大幅提高，接下来暑假开始学习难度更大的 SAT1 也顺理成章。经过一个暑假的 SAT1 学习，到开学英语能力又有大幅提高，再考一次托福，然后就进入申请季了，然后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成绩又再去考，都视自己的情况而定。

可见寒假的这段时间非常关键，老师在家长会上也提出要求：寒假之后托福要达到 90 分。

儿子不觉得 90 分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虽然新东方的托福模考只得了 72 分，但那毕竟只是模考，而且又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他相信自己的付出会有回报。

回老家的第一天就去办好港澳通行证，此行的任务就完成了。姐夫把他的书房让出来给鲁鲁住，从那以后，整整二十多天，鲁鲁每天在里面背单词，听录音，做题，复习。

老家并非鲁鲁的根，甚至连故乡都算不上，只能算是祖籍地。他 4 岁就到北京，从幼儿园一直上到高中，所有的朋友都在北京，对他来说，熟悉的乡音是普通话，熟悉的风景在北方，回老家反而是“外出”，孤独而动荡。他除了与老人和亲戚们吃吃喝喝聊聊天，偶尔出去散散步，其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大多数时间都在复习。亲戚们偶尔会去姐夫那里看他，听见书房里传来叽里哇啦的英语声，会露出赞许的表情。我们尽量不去打扰他，但毕竟是过年，中国人最为盛大的节日，打扰仍是免不了的。但让我惊讶的是，我在那种嘈杂的氛围中尚且感觉心烦意乱，儿子作为一个年轻人，却并未显出不耐烦，他像一块石

头，稳稳地坐在水中。

寒假很快过去。一开学，3月2日便是他考托福的日子。

中午快1点时，鲁鲁考完，走出考场。问他怎么样，他还是那句老话：“还行。”他说中途有十分钟休息，有的人带了饮料、饼干在休息厅吃，他什么都没带，就只是去上个厕所，洗把脸，就又进去了。由于是第一次参加正式考试，我们不知道还有个休息厅，还有小柜子可以锁，手机什么的可以放进去，就只看到“考场须知”里说什么都不能带，结果就真的什么都没带，手机没带，干粮也没带，而且提前太多时间去考场，无意义地消耗许多精力。

托福考完，鲁鲁松了一口气，然后又回学校去了，我心里好像也忘掉了托福这件事。

过了十来天，3月14日，星期四，上午8点过后，鲁鲁突然打来电话。这个时候怎么会来电话呢？他叫了声“老妈”，听他声音沉重，带着哽咽，我心里一紧，汗毛都竖起来，突然有种他小时候磕了碰了或者在外面受了委屈，向我哭诉时那种心疼的感觉，眼眶一下就湿了。

“儿子，怎么了？”我问。

“我托福只考了70多分，为什么只考了70多分？！我做了那么多题，我天天都在背，我也复习了的，为什么我就这么低……难道我真的不是考试的料？！”他说着说着号啕大哭，真的是号啕大哭，他小时候似乎也没这样哭过，没有丝毫节制，边哭边说，几乎是像吼一样，如果是在街上，这声音可能街对面的人都能听到。

我不知该如何安慰他，假如他就在身边，我可以紧紧抱着他，什么也不用说，但他在电话那边，我只能不停地叹气，听着他哭。哭了好一阵，缓和些了，他说：“你接我回去吧，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我不想见任何人。”

我马上答应：“好，你回来吧。”

离校需要请假，我给他的班主任老师去电话，希望让他回来调整一下。老师略一沉吟，同意了。我又给出差在外的他爸打了电话，告知儿子现在的情况。

他爸马上给儿子打电话安慰了一番。鲁鲁的情绪渐渐平复，自己去找老师开了出门条，自己坐地铁回家。

中午，鲁鲁到家，看他神情沮丧，我没有问托福的事，聊了几句闲话，正好饭也好了。吃过饭，我就让他去睡觉。“痛苦是最消耗精力的，睡一觉，精神好了，心情也好了。”我说。

他这一觉一直睡到5点多，足足睡了四个小时。起来后就开电脑玩游戏，我也没管。晚饭后我去机场接他爸，回家看见儿子已经坐在书桌前，在复习5月将要考试的AP心理学了。与他说笑，他居然能正常应对，又有了幽默感！看他眼中闪现出光芒，我知道，一场危机已经度过，创伤已经愈合，虽然完全平复还需要时间，但活力已经回到他身上，一切都不是问题了。

我心里很宽慰，这次托福失利对他是个重大打击，但他的反应说明他的心理调整机制是健康的，我们的亲子关系是健康的。人受了伤，如果能把伤口拿给你看，就证明他信赖你，你的帮助就会有效，那伤就不愁好不了。孩子不管受到多大挫折，只要还有一个倾诉的地方，就能很快康复。儿子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想到了我，他向我倾诉，向我求助，我很感动。

这次他能够恢复得这么快，我并没有过多干预。其实，只要有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能让他静静地待着，他自己就可以疗伤，就可以很快恢复。无情的责骂和过多的安慰都是不妥的，任何伤痛都只能自己平复，就像身体受伤只能自己结疤一样，上药只是辅助手段，结疤只能由自己的身体去完成。我只是在儿子需要我给他上药的时候，轻轻地敷上药，然后关上门，让他自己休息，自己痊愈。

后来老师和我交换意见，对我的处理方式有些不理解。这次托福考试，班上很多人都报了名，也有很多同学失利，分数比他还难看，但人家都很坚强，都很淡定，没有人像他这样反应激烈。“一次小小的考试都如此脆弱……”老师担心他将来承受不了更大的打击，而我在他提出要回家时马上就同意他回家，老师也觉得有溺爱之嫌。

我倒不这么认为，其实我反而为他能有如此坦率的表达而欣慰。哭不是坏事，哭不出来，没有地方可哭，那才是更大的悲哀。

后来我也与儿子聊过这件事，为什么从小到大考试无数，哪怕在严酷的应试环境里，他都从没厌过，即使初中时考了全班垫底被老师批评，他也秉持“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原则安之若素，为什么偏偏这一次反应如此强烈？

想来想去明白了，一方面是因为他付出很大，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觉得震惊、委屈、沮丧；另一方面是他对自己期望过高，期望和现实之间落差太大，产生了极度的挫折感，价值感被撼动，进而产生了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

其实，失败对人打击最大的并不是那个结果真的有多严重，而是那种失去价值的感觉，是自我否定，“我不行”“我不配”“我是废物”“没人看得起我”“我永远得不到想要的”……

失落是来自于期望，如果没有过高的期望，就不会有强烈的失落感。我们家一直不把考试当成太大的事，也一直没有给儿子施加太大的压力，他从小对考试这件事就没有太重视过，所以过去考得不好，他都可以归因于付出不够，没去争取。既然付出不多，对结果也不会太在意，所以他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意义上考试失败的打击。但是这次他是付出了很多却没有得到相应回报，再也没有态度上的借口可找了，直接就是能力问题。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直接就是对个人能力的否定，他伤心是因为这个，所以他总是问：“为什么我就考不好？”“难道我真的不是考试的料？！”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的自尊心严重受损，难以承受。

但是，迈过这个坎，人就成熟了，因为明白了一个道理，也接纳了一个事实，就是你的付出不一定有收获！

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必然有收获，更不会等比例的收获。我们常说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只是相对而言，世界上原本就没有什么“一定”的事。真正的成熟是既能接受意料之中的结果，也能承受意料之外的打击，包括那种付出了却没有收获的打击。如果这些都能承受了，那人生就几乎没有不可承受的

事，一切都能泰然处之。

AP，非功利的选择

鲁鲁很快从托福失利的阴影中走出，当天晚上就开始了新一轮征战。

新一轮滚滚而来的是 AP 和 SAT2。

这学期的 AP 他报了 7 门。AP 是一开学 2 月底就报了名，当时还没考托福，儿子自己做主，报完了才给我们说一声，通知我们交钱。

我们也曾有过担心，怕他报得过多，精力顾不过来，影响托福和 SAT，尤其是他打算报的美国历史、心理学、微观经济这些文科课程，中国孩子不容易拿到高分，花很大精力去学，会不会得不偿失？

我和他爸就儿子报考 AP 的问题讨论了几次，最后达成共识：

首先，要尊重孩子。精力顾不顾得过来，主要看他自己能不能承受，我们大人总怕孩子累着，想让他节约出一些精力来学更有用的东西。但实际上，他即使节约出精力，也不一定就都用在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上。时间这东西，每天都有，手一松，不知不觉就抛洒了；真要挤，又总是挤得出来——关键在自己！自己觉得累才是真的累，自己觉得承受不了才需要减轻。自己想学，再多也学得进去；不想学，再少也白搭。

其次，不要太功利。不要把 AP 纯粹当成敲门砖，为什么不可以把它当成一门学科来对待呢？报一门 AP 就多学一门知识，报了就会迫使你去学。鲁鲁现在在报的这几门，像美国历史、心理学、微观经济，学了一辈子都有用，如果不报，现在就不会去学，以后也可能没有机会系统地学。而不学这些课程，换来的时间即使用于复习托福，也不一定对考试有多大帮助。因为托福无非就是一种语言能力测试，所包含的无非就是那些东西，天天都在背，也背烦了。语言最好是在运用中学习，AP 美国历史和心理学都是全英文教材，外教上课，逼着

你用英语来阅读、听课、讨论、写论文，这难道不是对英语最好的运用吗？学 AP 并非死记硬背，需要理解和思考，这个过程所培养起来的批判性思维，不正是 SAT1 所要考查的能力吗？学好 AP 肯定对提升托福和 SAT 成绩也有好处！况且，AP 文科课程的作业很多就相当于一篇小论文，这对写作能力也是很好的训练，而写作能力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是不过分的。所以说，还是不能太功利，儿子有兴趣多学一些，这是求也求不来的大好事！

另外，咱也不是土豪，还是要考虑一下性价比的。学校为每个学生免费开放 AP 课程，一门课只需花考试报名费一千元，而老师里面有水平很高的外教，还有剑桥博士刘煜炎校长亲自上课。这些宝贵资源就摆在那里，不用岂不可惜。外面那些所谓一对一补课，还有各种名目的培训课程，一节课就是好几百，效果还不一定有保障。我们无非多花一千块钱而已，一千块钱就能学一门课，就能换来这么多好处，太划算了，何乐而不为！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何况儿子也没打算征求我们的意见，他自己做主，报都报了。孩子愿意学，难道我们还拦着他不成？

就这样定了。交了七千块钱，之后的事，全部交给他自己。鲁鲁自从上高中以后，我就再没管过他的学习，一方面是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力不从心。有时觉得，我自己英语差也是个好事儿，因为不懂，就只能谦虚，只能放手，儿子就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开学后，有一天看见鲁鲁在电脑上忙，我出于好奇，问他在做什么，答曰“整理笔记”。我就顺便看了看他的笔记。这一看大为震惊，满屏全是英文，密密麻麻，整整齐齐。我看不懂，请他解释。他说是心理学方面的内容，关于大脑的机制。他列出了这一章的概念、描述、总结等，把内容条理化了。

虽然我自己上大学时也做过类似笔记（当然，只能用中文写在纸上），但看到儿子整理出来的东西还是震惊。

我问：“你整理一遍自己就加深了理解？”

“对。”

“你敲这些字进去，这些单词你就都会了？”

“对。”

儿子言简意赅。也许在他眼里我显得有点可笑，我用一双已快昏花的老眼，近乎崇拜地盯着屏幕，满眼放光地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鲁鲁从来不是一个迷恋学习的人，从未真正“刻苦”过，从来都是考试前一天还能睡懒觉玩游戏的，因此他现在的这种状态令我惊异。

更令我想不到的，他忽然有了更多的自主和自律，仿佛内心某种东西忽然苏醒了。

一天，鲁鲁在微信上告诉我“准备这周晚上去跑步”。我回复他：“很好呀，这样可以把状态提上来，有沐浴斋戒的效果，整个人焕然一新！要坚持哦！身体腐烂了精神也不会强健！”

从那天开始，他每天晚上下自习后都去操场跑步，完了大汗淋漓地回到宿舍，洗澡睡觉。每周儿子回到家里，我总能从他脸上看到英姿勃发的光芒。

运动的好处不言而喻，孩子们天生都爱运动，家长也希望孩子多运动，但学习压力过大，不得不牺牲运动时间，也很无奈。如果家长内心足够强大，可以帮孩子分担一些压力，即使分担不了，至少不要把自己的焦虑转移到孩子身上。在学习最紧张的时候，不过问学习，或许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支持。

其实，对于考试，用不着太紧张，关键是平时好好学。知识已经装在脑子里，到时候倒出来就行了。倒不出来也没关系，不会在脑子里发霉，总有一天会上，知识永远是自己的。

到5月中旬，鲁鲁参加了AP课程全球统一考试。很快，成绩出来，微积分（BC）5分、物理C力学5分、物理C电磁5分、微观经济5分，加上微积分（BC）所赠送的微积分（AB）5分，共有5门5分！其余的，心理学3分、美国历史2分。

这个成绩比起真正的学霸来差得太远，鲁鲁的同学中就有人考了七八门5

分的，传说中更是 10 门 5 分的都有！不过，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鲁鲁因为美国历史只考了 2 分，感觉有点羞愧，给美国历史老师 James 写了一封邮件，表达了他对美国历史的热爱，希望明年再学一遍，同时希望申请大学时 James 能为他写推荐信。事实上，虽然分数最糟糕，美国历史却是他最用心的一门课，James 也是和他关系最好的外教之一。这个本科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博士，不仅教给他历史知识，还播下许多思想的种子，给他人格的熏染。

James 回复了一封长信，说这门课即使对美国学生来说也有很大难度，选修这门课是需要勇气的，他赞赏李鲁的勇气，肯定了他对这门课的投入。他不认为这个分数代表了李鲁的真实水平，认为李鲁是一个好学生，在课堂上经常有出色的见解，希望他不要为分数沮丧。最后，他表示很高兴能为李鲁写推荐信。

收到这封邮件，我们都喜出望外，没想到 James 如此信任一个成绩并不理想的学生，更没想到儿子把推荐信的事也自己搞定了。

事实上，在后来的申请阶段，James 不仅为李鲁写了推荐信，还在方方面面给了他很多指导，李鲁能够 DIY 申请成功，离不开 James 在每一个阶段的悉心付出。更可贵的是，这种付出毫无杂念，中国家长经常纠结的“要不要给老师送礼”之类问题，在他那里完全不需要考虑，他们师生关系之纯粹，令人感动。

James 的家就在旧金山，李鲁被伯克利录取后马上就想到“以后还可以去看 James”。这段友情，也是他学习 AP 的意外收获吧。

SAT2，重获自信

AP 考试一结束，马上就是 SAT2。

出国考 SAT 是中国大陆留美学生的独特经历。因美国很多大学（特别是排名靠前的大学）都要求申请者提供 SAT 或者 ACT 成绩，这两项考试都是由美

国的考试机构全球统一提供的，ACT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一些大城市有少量考点，SAT 则完全没有考点。

虽然绝大多数美国大学对 SAT 和 ACT 成绩同样认可，只要求提供其中一项，但中国学生却流行用 SAT 成绩去申请，原因不详，可能是大家普遍认为提供 SAT 成绩对名校录取更有利，据说 ACT 更偏重于学科考试，SAT 则偏重于智商（思维能力）测试，难度也比 ACT 高，因此更像“拔尖”考试。加之传统上接受 ACT 成绩的学校大多在中西部，近年才扩展到全美，虽然很多顶级名校都表示同等认可 SAT 和 ACT，但各方为保险起见，还是宁愿去考 SAT。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曾经有人想尝试报考 ACT，却发现国内有资质的 ACT 培训班很少，更几乎没有所谓的名师坐镇，ACT 培训没有形成规模，运作不成熟，效果难以预期，这些家长不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后还是随大流报考 SAT。

说实话，我也不太知道这两个考试的究竟，我曾一度想考察清楚 SAT 和 ACT 到底谁更有利，但最后发现力不从心，它们各有优劣，又各有不同的适合对象，两者都有很多成功的范例，又都有很多失败的典型，以我所掌握的有限资料，实在不足以得出可信的结论，遂作罢。还是随大流，去考 SAT 吧。

有些家长如果实在要在两者间做出选择，我建议可以各找一套考题来试试，看是 SAT 做起来更顺手，还是 ACT 做起来更舒服，从中找出适合自己的。

距大陆地区最近的 SAT 考点在香港。据说由于大陆考生的大量赴港，香港旅游业已经形成“SAT 经济”。

按惯例，SAT 考试时间是每年 3 月、5 月、6 月、10 月、11 月和 12 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以及 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其中，每年 3 月的那次考试仅在美国举行。每次考试时间是上午 8 点开始，大约下午 1 点结束（因各个考点中途休息等情况不同，时间略有差异）。

由于中国大陆没有考点，大陆考生一般都是到周边国家和地区考试，每年有 7 次机会（其中 3 月那次很少有人专门到美国去考）。SAT 又分成 SAT1 和

SAT2 两种，前者是综合测试，后者是单科测试。SAT1 和 SAT2 是同时进行的，人都分身无术，一次只能考其中一种。由于 SAT1 的重要度和难度都超过 SAT2，所以一般人会只把一两次机会分配给 SAT2，更多的精力用在 SAT1 上。

SAT 递送成绩的规则和托福不同，托福可以反复多次参加考试，只提交你自己最满意的那次成绩；SAT 则会将你的每次考试成绩都记录在案，申请时全部提交给指定学校。所以很多人有顾虑，如果 SAT 考的次数太多，学校会全部看见，有刷分之嫌，产生不良印象；如果每次考试之间分数提升小，频繁考试没有意义，分数波动太大，又容易引起别人怀疑。所以，不如准备充分之后，一考制胜。再加上 SAT 每考一次都必须出境，成本太高，所以一般人考 SAT 的次数都不会太多，很少把一年 7 次机会全部用完的。

鲁鲁第一次是考 SAT2，定在 2013 年 6 月 1 日，报了数学、物理、化学三科。之所以报考这三科，是因为 5 月中旬刚考完的 AP 包含了数学和物理两科，已经充分复习过了，两周之后接着考同样科目的 SAT2，正好趁热打铁一举拿下。化学虽不是他的长项，但相比文科而言还是要省力很多。总之，SAT2 就这么按部就班地上阵了。

我们和大部分第一次考 SAT 的人一样，想当然地选择了自认为最方便的香港。

毕竟是第一次考，很多事情不懂，我们被弄得手忙脚乱。报名的过程就相当麻烦。还是一切都交给儿子自己。他平时在学校，上网不便，报名的事就挪到周末回家来做。

周六一大早，儿子就开始在网上注册。儿子弄了半上午，等全部弄好，考位也订到一个，却发现我的银行卡交不了款，必须要用信用卡，扣美元。这事他也提前给我说过，但我一直以为银行卡和信用卡是一回事，就没抓紧去办，结果傻眼了。

鲁鲁很着急，考位非常紧张，他好不容易抢着一个，生怕一眨眼就没了，我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我很自责，马上打电话去银行问，以为能像办网银一样赶紧过去办一个信用卡，结果却被告知，办信用卡需要单位证明材料，还要等一个月时间，即使加急也要一周。

我这边还在问，鲁鲁那边已经急得跳脚，说赶紧找人代付啊！对，代付！找谁代付？谁有信用卡？赶紧上QQ，上微信，孰料那些平时总在线上的人，偏偏这时都不在。电话不常用，得找！我这里还在通讯录里翻翻找找，他已经急得大叫：“还在那里东找西找的！赶紧给孙老师打电话，他有信用卡！”孙尚诚老师是鲁鲁的班主任，我有点犹豫：“找他付啊？”“我是他学生，我报不了名，他能不管？！赶紧给他打吧！”我赶紧给孙老师打电话，刚一说情况，孙老师马上问：“那现在要我做什么？”我说：“能不能借您的信用卡先把钱付了？”“行！我告诉您卡号、密码。”就这么简单。

把电话递给鲁鲁，我在一旁看他操作，老师给他说明卡号、说密码，他一步一步往电脑里输，输完之后还有几个选项，孙老师又在电话那头指导，他照着一个一个地勾，终于OK，全部搞定！幸好找的是老师，其他人就算能帮你付款，但不熟悉这么复杂的报名流程，又是远程沟通，又是英文页面，能不能搞定还真是难说。

报完名，我们都大出了一口气，畅快无比。我对鲁鲁也不禁刮目相看。他在突发情况面前，首先想到的是老师，这让我很欣慰。这不仅体现出师生间的信任（信任本身就是力量，老师的无私帮助也让我很感动），而且还体现出一种思维模式——遇事直接找责任人，而不是像我们老一辈，首先想到的是熟人、朋友，绕一大圈。年轻人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已经无法指导孩子了，应该把更多的主动权交给他们。

此后，一系列的事都由鲁鲁自己去办，自己订机票、订酒店，安排行程，我只负责付款。正好我们有一个侄儿就在深圳工作，对香港很熟悉，他们哥俩直接在网上商量，一切都很快搞定。侄儿对鲁鲁第一次出境考试非常重视，亲自去香港踩点，找到鲁鲁报的那个考点，拍了照片传回。原来那竟然是一个小

考点，在一个很安静的学校内，完全不像传说中的“万人坑”（位于机场附近的博物馆，可以容纳上万考生，据说有的考区光排队上厕所都要十几分钟），报名的时候鲁鲁并不知道考场的具体信息，只是选了个貌似交通方便的地方，没想到歪打正着，运气真好！

人一生总要有些经历，考试也是一种经历，就像我们到处去旅游一样，除了看景，印象更深的其实是经历。鲁鲁这样出去走一圈，不管考试成绩如何，这个经历已经值了。

报名的事一搞定，我们又开始各忙各的。他复习，我办信用卡。因为下一阶段还有各种考试需要报名缴费，还有申请大学时各个学校的申请费、提交成绩费等等，都需要用信用卡，而且必须是能付美元的双币卡。

办信用卡，付美元，这件事让我突然意识到孩子真的就要离开我们了，他要出国这件事，突然有了从来没有过的真实感，我也突然之间产生了难言的不舍。想到孩子跟我们在一起整整 16 年，说走就要走了，不觉心中酸楚。

没想到办信用卡的事折腾了好几个月，在我最熟悉的工商银行提交了三次申请，都被拒了。最后一次，经理还给我开具了证明，说明我是银行优质客户，还是被拒了，理由还是“重要信息未提供清楚”。我想不清楚我有什么重要信息没提供清楚，只能私下里揣测，大概是因为我没有工作单位，属于自由职业者，提交不了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虽然有车有房有存款，还是不足以信任。我只好转而去中国银行，又被拒了。最后去建设银行，我已经打定主意，如果还不行，我就只能去开假证明了，不然咋整？还好，建行通过了。

6 月 1 日，是 SAT2 考试的日子。5 月 31 日，送鲁鲁去机场。这次的航班不在首都机场出发，而是在南苑机场。这是个小机场，简简单单，像个长途汽车站。人少，不用排队。看儿子过了安检，隔着玻璃墙挥手告别，然后消失在过道尽头，我就独自回家了。

那边有侄儿接他。一切顺利。

第二天，上午考试，鲁鲁下午和晚上在香港游玩。

第三天，鲁鲁回来了。有点像迎接凯旋的勇士，我做了一大桌菜，犒劳，庆祝。他带回来一堆吃的，奶粉、巧克力、饼干、意大利面。谈到对香港的感受，他觉得地小人多，到处都挤。看大黄鸭的地方挤了半天才挤进去，意思不大。他对吃的东西倒是印象深刻，什么云吞、奶茶、牛肉面。香港并未使他很兴奋，他也没有因为没在香港多玩两天而遗憾。

大约两三个星期后，SAT2 成绩出来了。鲁鲁数学 800 分，物理 780 分，化学 760 分，总分 2340 分，不算好，也不算差。由于 SAT2 难度不大，对于真正的学霸来说，考出满分 2400 分的是“一抓一大把”。当然，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能上 2300 分也是值得庆贺了。这个让学霸想哭的分数，让我们全家精神一振，为托福失利之后的心态增添了一抹亮色。

有时候真心觉得，儿子没去最牛公立学校的国际班（当时以他的分数也不是不可能去）真是明智之举，以他的成绩，在那些牛人林立的环境里，除了垫底，反衬别人的优秀之外，真没有太大的意义。人总是在一个参照系里认识自我，若别人的存在过于强大，自己难免被挤压，一个瘪的灵魂就此形成。

我也认识一些牛校家长，看他们讨论问题常常觉得奇怪，他们的孩子明明已经非常出色，拥有了高得离谱的分数以及一大把亮得耀眼的活动经历，却还在焦虑未来怎么办。现在明白了，一方面是他们相互影响，期望值已经被无限抬高，犹如站在高山之巅，往下一望，平常风景也成悬崖峭壁，自然不寒而栗；另一方面，周围都是高人，自己难免渺小，就如日出则不见星辰一样，这就是参照系影响自信心的道理。

好在儿子不在以分数见长的最牛学校，山中无老虎，他就算称不了王，至少可以性命无忧，于是过得自在，除了保持并不太难的学习状态外，还能阅读一些课外书籍，还能抽出时间来完成他的小说，而小说的出版又反过来帮助了留学申请，这是后话了。

暑假，最后集训

时间并未停顿。6月之后便是暑假，暑假之后便是高四，高四就进入申请季了，多年的努力就要见出分晓！

紧张是免不了的。

SAT2刚考完，家长们就已经四处打听哪里有好的暑期培训班，好让孩子进行最后的冲刺。这个暑假，几乎没有人再出去游玩了，个别人去参加美国名校夏季课程（Summer school），那也是为了学习。

期末开家长会时，鲁鲁班上一位有经验的家长向我们推荐了两位培训名师，一位擅长SAT1阅读，一位擅长SAT1写作。培训班离我们很远，正在犹豫间，同学李思琦的妈妈热情邀请鲁鲁去她家住，和思琦一起去上课。

康福家长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彼此关系特别紧密，也许是因为大家都走了留学之路，又都选择了康福这样一个私立学校，这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共同的价值观；留学的路没有固定模式，更需要大家互通消息，探索前行，彼此的扶助就更加重要，这也是凝聚力的来源之一。我非常感恩这样一个群体，感恩曾经得到的所有帮助。

思琦妈妈垫钱帮我报了名，我们就等着暑假开课了。

但放假前，学校却组织了自己的冲刺班，请了名师来培训托福和SAT。名师的名头不比外面小，费用却比外面省很多，本是好事一桩，却因培训时间太长，连续6周，整个暑假就只剩一头一尾各一周了，鲁鲁感觉不爽，不想参加。他正犹豫着报还是不报，学校通知测试，这个班还不是想去就能去的，要控制人数，保证质量。这样一来，机会显得宝贵了，鲁鲁的斗志一下又被激发出来，爽快地报了名。

严格说来，鲁鲁是从来没有经过真正的“魔鬼训练”的，这个暑假培训班

让他尝到了魔鬼的味道。培训比平时上课还苦，公立学校高三冲刺那一套也都用上了。儿子的日记里全是“今天背了 N 个 list”之类的记录。

到了 8 月底，为了检验冲刺的效果，鲁鲁又报考了一次托福。成绩又是出人意料的低，只有 89 分！他说考的时候就感觉听力和口语没发挥好。但说这些有什么用，89 就是 89，差一分 90，你就是没上 90 分！

已经 9 月了，申请 ED 的同学已经在行动，真正的学霸托福已经上了 110 分，SAT1 已经 2300 分，而我们托福还不到 90 分，SAT1 还没考，还是零分，这 80 多分的托福能上什么好学校？！

焦虑的气息又挥之不去。直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托福和 SAT1 有多难。查了一下资料，中考英语词汇大约 1600，高考英语词汇大约 3500，大学英语四级词汇大约 4200，大学英语六级词汇大约 5500，大学英语专业四级词汇大约 8000，英语专业八级词汇大约 13000，而托福词汇最低 8000，SAT1 词汇 12000 以上。可见，让一个普通中学毕业的孩子，在高中的两年半时间之内（高中的最后半年申请已经结束），就要考完托福和 SAT1，还要达到优异成绩，谈何容易！

鲁鲁高二跳了一级，到他申请大学的高四开始，也就两年时间，托福、SAT 全要在这两年内拿下，还不包括 8 门 AP，以及普通高中生都要学习的会考科目！我以前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有多难，以为他同学里就有托福考上 100 多分的，他托福也应该能考上 100 分。至于 SAT1，我根本没有概念，以为只要下功夫就能出成绩，其实，SAT1 本质上是考思维，语言只是工具，那 12000 的词汇量只是保证你能理解题意，能写出观点而已，要真正考出好成绩，还需要有更深的底蕴——如此的难度，我有什么理由要求他考多高？

当儿子托福只考了 77 分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该沮丧，89 分的时候，更应该为他骄傲，这已经是了个了不起的成绩。不要只和 100 多分的人比，不要看到身边有那么几个牛人，就以为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和他们一样牛。牛人自有牛人的道理，只是牛人的难处我们没看到而已。

谁都想读名校，但不是谁都读得了。要有目标，也要淡定。努力了就肯定有收获，但不要死心眼，非要把收获限定为某一样东西。上帝给你的，都是最好的，始终要相信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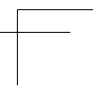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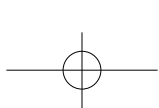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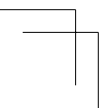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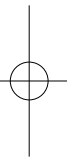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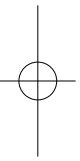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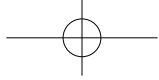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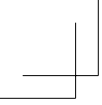
想清楚这些后，我的心态淡定了许多，对儿子也不再苛求。

日子继续。

开学后的某一天，忽然鲁鲁发来微信，说他看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托福只需要 80 分！他可以申请伯克利！

我心下一惊，伯克利可是超级牛校啊！在网上找到伯克利的申请条件，果然托福只需 80 分！这下像打了一针强心剂，感觉世界又光明了。奋斗吧，天无绝人之路！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在网上查遍了美国名校，连哈佛和耶鲁都查了，看人家能不能收托福低于 90 分的，结果是“没有”。名校中再没有谁比伯克利更慷慨了，虽然后来我发现所有加州大学的分校，不管排名靠前还是靠后的，托福要求都没有超 90 分的，看来这就是加州的风格。虽然后来才知道，实际录取时分数肯定不止这么多，但我还是感谢伯克利，给了我们温暖和鼓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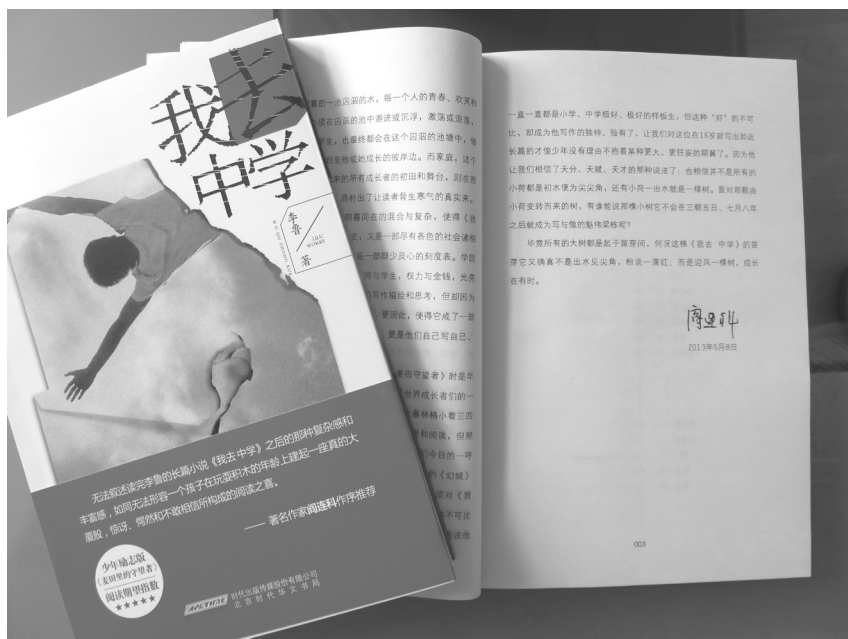
实际上，鲁鲁的第一个目标学校就是伯克利，他真是太敢想了。而最后，他竟然真的就被伯克利选中了，这不能不说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奇异的力量——伯克利就是他该去的地方。



4

小说出版

写作其实不是教出来的，就像走路不是教出来的一样。人天生都有模仿的能力，小孩学走路，只要看到大人走，他就知道走是怎么回事了，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自己亲自去走，在走当中体会动作，练习掌控，跌跌撞撞地走上一阵，自然就会走了。



说

到鲁鲁写小说，就必须说到他写日记。他的写作活动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写作早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那就是日记。当然，这个习惯的养成并非一蹴而就。

鲁鲁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写老师布置的周记，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鼓励他写日记，但一直未能如愿。究其原因，可能一方面因为他当时还处于识字阶段，用文字来记录和表达对他来说难度太大；另一方面老师布置的周记相当于作业，与自由表达的日记差别很大，他从内心里觉得是个负担，恨屋及乌地累及一切文字表达。

因此，尽管我给他买过好几个漂亮的日记本，他都是虎头蛇尾，只记了几页就作罢。我也并不责怪他，万事都有条件，只需耐心等待。

从写日记到写小说

直到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末，我和鲁鲁很认真地谈了一次人生问题，再一次郑重地送了他一个日记本（他爸专门去买的），这次他坚持下来了。在接下来的寒假里，我们回四川过年，他每天写一篇日记，连大年初一也没落下。我第一次发现，儿子竟然有那么大的持久力。

这一次的写日记与小时候写周记显然不同，并不是为了练习写作，也不需给任何人批阅，他写得很自在。也可能他正好到了自我觉醒的年龄，开始关心自己的内心世界，开始有话要说了，日记正好满足了这个表达的需要。

他的日记很随意，有段时间，内容大部分是由吃饭构成，记录着学校的一日三餐；又有段时间，日记几乎等于课程表，完全是一天的流水账。但不管怎么平淡，天天写，也总会有出彩的地方，偶尔冒出一段高见，倒也让人心里一震。

他的日记是同意我们看的，每到周末回家，我和他爸第一件事就是抢着看他的日记，看他每天是怎么过的，都发生了些什么。学校不允许带手机，儿子不在家的这整整一周，我们完全没有联系，周末的日记就像一味浓汤，把这一周缺失的味觉补回一些。

不管他写什么，我们都读得兴致勃勃，不评论、不指导，只是享受，连错别字都不指出。指出一个错别字也是一次小打击，小打击积累多了就成大打击。面对一周的日记，你很难每次都指出不同的优点，却能轻易找出不同的错字，这固然能体现你的博学 and 严谨，孩子却因此显得渺小了。

“正确写字”是学校每天都在抓的事，完全没有必要在家里又强调。何况，如果写作的时候内心有对“错字”的顾忌，就很难进入完全自由的写作状态，这个损失是根本上的。

很多孩子都有过写日记的经历，但绝大多数都无疾而终。原因何在？因为写日记不仅没有乐趣和意义，还带来灾难和痛苦：功利家长的指导和监督，让写日记变成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作业；倘若写一点真实想法，日记则有可能变成罪证，暴露一次就永远抬不起头；更多的家长则是不满于孩子的平庸，总觉得只写了些流水账，琐碎浅薄，没有“意义”。其实生活本身就是琐碎浅薄的，这就是真实的存在，如果每天都必须深刻，必须有意义，那也很可怕。

家长往往就是这样，一方面希望孩子做某件事，一方面又毁灭他做那件事的欲望，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不尊重孩子，不相信他本身的能力，总要用自己的

意志去控制他。其实，孩子写日记根本没有必要去指导，这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的事，能够每天写，就不简单了。

儿子在完全自由的气氛中写着他的日记，一写就是五年，直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他一天也没落下，每天无论时间多紧，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写几笔才算完。他读的是寄宿学校，没有任何人监督，写与不写全在自己。他选择了写，“写”渐渐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我曾对儿子说，假如你能够每天默想 10 分钟，离开电视，离开书本，离开人，独自待一会儿，关闭外部世界，面对自己，你就不是一般的人了。写日记其实就达到了这种效果。



鲁鲁累积的日记本

写日记能使人获得秩序感。当一种习惯建立起来之后，人就有了可遵循的东西，内心就能稳定平和。写日记使他每天有了一段思考的时间、自省的时间，这使他内心觉醒，产生力量。写日记使他有机会和自己在一起。人一旦学会了和自己在一起，就永远不会孤独，也不会迷失，因为你有了一个最忠实的朋友、最仁慈的导师，他永远不会抛弃你，也永远不会不懂你，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你正好需要的——他就是你自己！有了这种感觉，你会何等强大！写日记在儿子心灵的成长方面，起到了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的作用。

写日记还锻炼了儿子管理时间的能力。他读的是寄宿学校，每天的学习任务已经很重，宿舍又有熄灯制度，不可能加夜班。鲁鲁功课不错，该做的事一样也没落下。那么，他哪来的时间写

日记？其实，时间真是像海绵，要挤总能挤出水的。他写日记也就是每天下晚自习后的十几二十分钟，就晚那么一小会儿回宿舍，在盥洗间人潮退去之后他再洗，就这么简单。挤时间，每天坚持做一件事，说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长年坚持，聚沙成塔，却能形成了不起的景观。

当然，写日记可以让人习惯用文字来表达，而写作的本质就是用文字来表达，所以写日记对写作必然是有帮助的。可以说，李鲁写小说的欲望和能力就是建立在长年写日记的基础上。

过重的学业负担，使得生活越来越扁平，精神也越来越萎缩，这是全社会的问题，个人难以改变，但写日记却使儿子获得一片私人的空间，富氧而葱翠。

在孩子的课外写作这件事上，有不少家长心存疑虑，每每我演讲结束后，都会有家长提出类似问题：“孩子学习已经很紧张了，写小说会不会影响学习？”“写小说把孩子的心写野了，以后考试写不出要求的作文怎么办？”

也有人问过我，李鲁在初三最后半年最关键的时候开始写小说，干吗非要现在写，等过了这个阶段，等中考完，有了空闲的时间再来写不行吗？我肯定地回答：“不行！”创作是需要激情的，当表达的冲动袭来时，如果你不去抓住，很可能转瞬即逝，永不再来。大地很丰饶，但你只能收割一种，你必须做出选择。

我们很多人一方面希望孩子不同凡响，一方面又害怕他“与众不同”，害怕他不被大众认可，不符合“主流价值观”，过不上大家都想过的生活，这岂不是矛盾吗？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不是没有梦想，而是没有勇气自己的梦想，坚持自己的梦想。一个人成长的根本动力在于自己，做父母的，其实只需要帮助孩子去释放他本身的生命力。写与不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选择，走什么样的路全在自己。

当李鲁写日记写了两年以后，他有了更多的东西要表达，已经不能满足于写日记了，到初三下学期，他竟有了更大胆的奢望——写小说，他要用虚构的方式表达自己！

这便是创作的开端。

2011 年 3 月，李鲁的小说正式动工。

坚持，必有所成

鲁鲁写小说是从初三的下学期开始的，到初中毕业的暑假，已经写了六七万字，但我还一个字都没看到。当时我正在成都陪伴病重的父亲，儿子在北京的寄宿制学校上学，只有周末回家才与我在 QQ 和电话上见面。他写小说都是利用零星时间写在活页纸上，并未录入电脑，也没法传给我看。因此我只知道他在写小说，不知道他到底写了些啥。

当年暑假，鲁鲁来成都探亲。外公的病已经沉重到每天需坐轮椅到医院输液，这次儿子过来既是看我，也是看外公，我心里已经知道，这很可能就是他和外公的最后一面。

2011 年 7 月 23 日，鲁鲁从北京出发，他爸因为有工作不能陪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独自坐火车。傍晚，我依旧去浣花公园散步，途中给鲁鲁打电话，未接；转而给他爸打电话，他爸说已经送上车了。散完步回家，我接到鲁鲁电话，说已开车，车上还有很多夏令营的小孩，闹哄哄的。

接完电话上网，一上网就看到消息，一列“和谐号”动车在温州出事，两节车厢脱轨坠桥，死伤惨重。出事时间是 8 点 34 分。我的心一下就揪紧了，不敢看消息，不敢发评论，不敢给任何人说起，仿佛生怕一提到“火车”二字，就会把厄运带给正在火车上的儿子。鲁鲁坐的是 1363 次列车，要坐一天两夜。这一天两夜间，我就全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第一次感觉时间是如此漫长。

到了第三天清晨，我 5 点就起，赶到车站去接他。去得太早，我等了好久。当儿子终于出现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他长高了、瘦了，像个青年了！

一回家，我就迫不及待让他拿小说来看。他略带羞涩地拿出一叠活页纸，

我一看，果真是密密麻麻。只看了几页，我就被震住了，定定地看了他几秒，说：“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别人不会再介绍‘这是鲁稚的儿子’，会说‘这是李鲁的妈妈’。我要沾你的光了！”儿子嘿嘿地笑。

这是实话。他的小说虽然在谋篇布局上还很幼稚，但已经表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人物描写不只是生动，很多细节都意味深长，我甚至可以读出隐喻的味道。

他的文字能量充沛，很多情节我只能用“荡气回肠”来形容，这不属于写作技巧范畴，而是生命状态的体现。比如“淋雨风波”那一节，读得我心潮澎湃，那种文字中的情感会让你不由自主沉浮其间。还有范文静圆滑性格的分析，方朔对出国留学的思考，这些都充盈着理性的力量。鲁鲁有写出好小说的潜质，因为他兼具情感和理性两种能力，他的文字能一下击中你，从感官到内心。很难说这是为什么，但我确实被打动了。

“被打动”是相当难的一个标准，很多人可以写得华丽，但不能动人，因为他内心没有真正动人的东西。文字就是灵魂的流露，什么也隐藏不了，所有的一切，你的内心，都会从笔尖流出，被读者感觉到。只有内心真正有力的人，才能写出有力的文字。

现在鲁鲁的文字表现出了力量，非常充沛的力量，这让我震撼，也无比骄傲。我已经意识到，我不可能再指导他什么了，现在他要做的就是不受干扰、完全自由地写出他想写的东西！他写小说的能力已经超过了，他已经在写小说的过程中学会了写小说！

鲁鲁在学校写小说，只能偷偷地写，挤时间写，零零星星地写，终是缩手缩脚。现在终于考完了，终于毕业了，而新的学期还没开始，这是一段难得的空闲，正可以肆无忌惮地写。

儿子在成都的这个暑假，因为外公的病，我的活动范围只能是医院和家里，儿子也就连带着只能宅在家里。他4岁就离开成都，对他来说，这个他出生的城市就等于外乡。

外公每天上午要去医院输液，我和儿子偶尔能下午去公园或博物馆走走。有时候，晚上安顿好外公，我和儿子骑自行车，绕着一环路或二环路骑上半圈。我们一路聊聊天，在河边坐坐，或在路边喝杯冷饮，再慢慢骑回家，也是无比幸福。

更多的时候，我忙着照顾父亲，儿子则自己安排时间。他的时间很独特，一般上午是读小说，他每个假期都要精读一两本书，这个暑假读的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中午是玩游戏或帮我做点家务。到了下午3点，他才正式开始写作，这一写就要写到晚饭前。

“3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儿子的生物钟里具有启动意义的时刻，他在北京的家里也是如此，真正重要的事都是从3点开始，早几分钟都不行。来成都也是如此，3点前，他是个键盘侠，血战于网游。从3点开始，他便如一尊雕塑，稳稳地定在书桌前。

他写作的地方是书房的阳台。儿子过来后，书房里安一张沙发床，成了他的卧室。与书房相通的阳台原先就已改造成工作间，一张书桌、一盏台灯，成了家里最静谧的角落，而窗台上的花花草草，既屏蔽着外界的喧嚣，又散发着优雅的活力。我不在成都时，那里是父亲读书、写作，处理日常事务的地方。我回家之后，那里成了我写作和上网的地方。儿子来成都，他又成了那个角落的主人。一个家里，总有一处最安静最舒适的角落，是给需要的人备着的。

儿子坐在那个角落里，一坐就是几小时，我们谁也不去打扰他，有时他出来上个厕所，我们也不和他说话，只是看着他静默地走出来，又静默地走回去。

晚饭时间通常在6点后。有时候饭已做好，儿子还没出来，我便摆好碗筷等他。等的时间长了，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我劝父亲先吃，但他怎么都不肯。我便要去敲门，把儿子叫出来。父亲一把拉住我，说：“让他写。我不饿。”他小声说，生怕惊动了鲁鲁。我便和父亲坐在沙发上小声聊天，直到书房的门打开，鲁鲁走出来，望着一桌子菜，惊讶地说：“都7点了？你们先吃啊！”“不饿，不饿，一起吃！”一家人这才坐到桌前，开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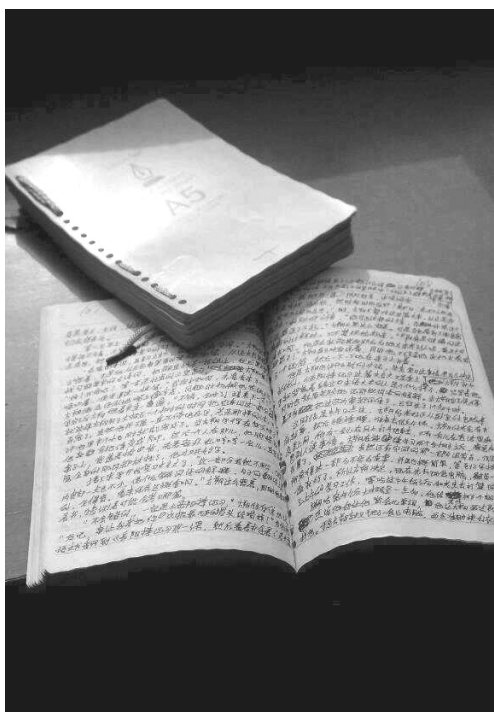
这个暑假，儿子让我非常感动。他小时候喜欢美食，每逢去饭店吃饭，必欢欣鼓舞。每天放学回家，他的第一句话也必定是问“今天吃什么”。但这次回成都，我并没有时间带他出去吃，家里由于父亲要吃清淡营养的食物，我也没有精力去讲究美味和丰盛。饮食有些单调，但儿子全无怨言，他在很多生活细节上显示出的淡泊，让我意识到他已不是一个孩子，他内心有很强的包容力。

他只有15岁，但他的淡定已令我惭愧。成都的夏天闷热潮湿，家里唯一的空调在父亲卧室，而父亲病重体弱，又不能开空调，儿子便只能以一台旧电扇降温。

他每天最主要的娱乐是玩游戏，而玩游戏的笔记本电脑又已经老旧，玩一会儿便热得烫手，再玩就要罢工。于是，他就发明了单手游戏法，左手将笔记本的一端抬起来，便于散热，右手在键盘的斜坡上拼杀，整个人歪着身子斜着头，不一会儿就汗流浹背。每天的衣服上都有一圈一圈白色的汗渍。

有时候看他实在可怜，我便去帮他抬起笔记本，这样他可以两手自由地飞翔一会儿。如此的条件，他毫无怨言，每天愉悦地游戏、平静地写作，似乎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安静的书桌，他就一切都满足了。

一个暑假下来，他的小说推进到十六七万字，已经初具规模。他大概也知道，开学以后，就要进入全新的高中学习，再也没有这样大块的时间来创作，



李鲁的小说手稿

必须抓紧。但写作是一个创造性的劳动，不是拧水龙头，一拧就出来了。字要一个一个地写，急也急不来，还是要淡定。

快开学了，鲁鲁必须回北京了。外公坐在沙发上，握着他的手，说：“不知还见得到你不。”话一出口，外公便泪如雨下，再不能发声。我赶忙安慰他：“见得到，见得到，春节还要回来看你。”但其实我心里明白，这恐怕只是安慰。果然，这一去便是永别，父亲于2011年10月3日去世，距鲁鲁离开不到一个半月。

父亲虽早已知道自己的病，却一直乐观开朗。照顾他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因为他从不会用自己的恐惧来让你恐惧，用自己的痛苦来让你痛苦，和他那样一个得了绝症的人在一起，我却很少感觉焦虑，反而常感觉幽默和欢快。

每天到医院输液，他常和病友开玩笑：“我不会死的，我还要看到我外孙去美国，看到他出书。”但他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以前我出的每一本书，他都要精心收藏，还会买很多送给亲友。现在世界上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人了，关注我、支持我，不需要任何理由和回报，完完全全就是为了我。每每思及，我便潸然泪下。

父亲没能亲眼看到他心爱的外孙的小说出版，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他亲眼看到了外孙创作的过程，我想他内心是满足的，鲁鲁没有让他失望。

2013年春节前，距父亲去世一年零三个月，我亲手将儿子已经出版的长篇小说《我去 中学》放在了父亲和母亲合葬的坟前。默然无语中，青烟缭绕，我的父亲母亲，我想他们都看到了。

在写作中学会写作

鲁鲁返京后，我们又开始了网上相见，还是只能每周一次。聊的内容很多，但涉及小说的越来越少。我渐渐有种担忧，怕他的小说难以为继，不只是

学习压力大，更主要的是高中生活过于明丽，与初中的氛围大相径庭，他要將心思从当下的明丽气氛中抽离出来，去写压抑的故事，实在不易。这就像本色演员和演技派演员，虽然都要创造角色，但两者的难度和境界并不一样。

不久，他的创作果然陷入瓶颈，越写越慢，越写越沉闷。

到了寒假，他正好写到“放寒假”这章，我这时也已经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回到了北京家中，又能亲眼看到他创作了。但他这个假期的状态显然比暑假在成都时差很多。他还是每天都在写，但直到寒假已经过了大半，这一段都还在啰唆。由于小说主要是写学校生活，基调以冷幽默为主，寒假则是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氛围，他总是找不到感觉。

这天，他沮丧地对我说，越写越没劲，不知道怎么往下走了。我建议他先放下，跳过这一段，从“下学期”直接开始。“跳过去，那岂不是断了，不完整了？！”他当时的理想是要写出初三一年的全记录，有点舍不得放弃，再说也已经付出了那么多。

“不必追求完整，如果在一个地方卡住了，你就直接跳过去，继续往下走。走到最后，如果发现这个跳过去的地方是有价值的，再倒回去补，那时候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写起来也没那么困难了。如果发现没有价值，说明当初的放弃是正确的，早一点放弃不是更值得庆幸吗？”他觉得有理，一狠心，把写了大半个寒假的章节直接废掉，从“下学期”重新开始。

这一来一下就写顺了，积郁了半个寒假的能量爆发出来，连续几天下午都是从2点写到6点，欲罢不能，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想到又要批判熟悉的东西了，就兴奋”。由此可见，写作一定是要写熟悉的东西，写自己有感觉的东西，感觉强烈才能写好，没有感觉的事情就不要去纠缠。

平时我对儿子的创作是不发表意见的，除非他自己需要帮助了，来找我商量，那也是一种探讨，取舍完全在他自己。

写作是一件自由的事，如果不能完全自由地探索和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就不能体会到巨大的价值感和愉悦感，写作的动力就会匮乏，质量也会降低。

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是不愿意将自己正在进行的创作拿出来示人的，不愿意别人对正在进行的创作指指点点，在创作阶段，外人无论出于任何原因的介入都是一种干扰，评论只能是在作品完成之后，帮助也只能是在需要帮助时。没有亲自创作过的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因而很多人教孩子写作都不得其法。

写作其实不是教出来的，就像走路不是教出来的一样。人天生都有模仿的能力，小孩学走路，只要看到大人走，他就知道走是怎么回事了，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自己亲自去走，在走当中体会动作，练习掌控，跌跌撞撞地走上一阵，自然就会走了。

其实，“寒假”那一段也不是白写的，他在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中也有所得。正因为那一段不是他熟悉的校园生活，他必须进行更多的虚构，这才使他真正触及了小说创作的真谛。

在这之前，所有人物和情节都能找到现实的原形，相似度很高，直到“下学期”林小倩出场，他才开始尝试真正的“虚构”，这是一个没有现实原形的人物，从她，他才开始了真正的创作——源于想象，从无到有，而不是现实的模写和改编。

而林小倩的出场，距他开始写小说已经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写了将近一年才写到这个人物，才开始尝试虚构，学会虚构，才开始了真正的小说创作。

真的，没有任何一门“写作”课能教会人写作，写作都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学会的，你必须亲自去写。最好的老师是自己。

又写了半年之后，到了暑假，鲁鲁的小说已经达到二十多万字。写小说，已经成了鲁鲁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平时在学校里，他每天多多少少写一点，到了假期，自然又要集中地干。现在，他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已经很强，文字本身不再是障碍，他可以更自由地徜徉在心灵的世界，因此写作的快感更强烈，动力更充足。

这个假期，他开始上午也创作了。

这天，鲁鲁从上午10点写到12点以后，中午照常玩电脑，下午又从3点

开始，写到6点以后。晚饭弄好了，是他最喜欢的泡椒鱼，让他出来吃，叫了几次都不应。每次我都是轻手轻脚打开他的房门，轻声叫他出来吃饭，他却一直奋笔疾书，对我的话充耳不闻。

我和他爸守着一桌子菜，嗑着瓜子聊着天，等他。终于，房门打开，鲁鲁出来了。但他对泡椒鱼毫无反应，吃饭的时候话也不多。木然地吃完饭，没有一秒钟停留，碗一扔，他又马上回了房间。

到晚上9点以后，鲁鲁终于出来了，到我工作的阳台，笑嘻嘻地说了句“完了”，满脸的惬意轻松。我和每次一样，握住他的手摇了摇，开玩笑说，巴尔扎克当年写作的时候，终日关在房间里，只穿一件浴袍，一个人时而自言自语，时而挥舞咆哮，别人以为他是疯子，其实是因为写作进入了状态，他自己也变成了书中的人物。“你现在也进入状态了，不过还没达到巴尔扎克的地步！”我们俩都哈哈大笑，看得出他心情大爽。

算一下，他这一天，坐在屋里写了7个小时，真是不简单！能写到这个状态，说明他情绪完全进去了，自己的魂已经被勾住，写出来的东西还会差吗！

写作，它是灵魂开出的花

8月底的一天，儿子在他房间里写了大半个下午之后，走出房门，端着一杯水，带着笑意，有点腼腆地说：“完了，全部完了。”

“全部？”

“全部。”

“太伟大了！”我的欢乐瞬间爆发，他爸也兴奋得手舞足蹈。虽然这是一个必然到来的瞬间，但当它真正到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突如其来的惊讶和震撼。

儿子小说杀青，我们，还有朋友，认识不认识的，都说“祝贺”“太棒了”……而他自己在日记里却是这样写的：“我写了有一年半的小说总算结稿了，

从科迪初三到康福高一，方朔、黑哥等人物一直伴随着我，现在这个故事终于结束了，应该说这是件好事，大快人心。但是之后修改还是一个问题，这几天先不管了，好好休息一下。”

平淡的句子，读着令我眼湿。这个故事终于结束了，这段陪伴也终于结束，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结束一部小说，就等于一次永别，朝夕相处的人物，从此天各一方。

这才是一个写作者，他自己心底里最真实的感受。整整一年半，从科迪到康福，从初三到高一，这正是他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他经历了残酷的中考，做出了重要的人生选择，走上了准备出国留学的路。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在写作。一个黑色的活页夹，一叠活页纸，每天抽空写一点，有时半小时，有时一小时，有时也许只有十几分钟——当然，在寒暑假里，他每天要写几小时——周末回到家，就把写好的活页取下来保留好，再换上新的纸。他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积累，总共写了 602 页，27 万字！

这六百多页，都是有生命的纸，他的那些人物活在上面！只要他开始写，他就与小说中的人物见面，无论现实是怎样的，都无法磨掉他的锐气，无法让他灰不溜秋。因为他心中还有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他一手创造出的生命。

创作是神圣的，直到这一刻，我也才领悟了，我自己为什么会对文学一辈子也舍弃不了，我为什么会一直耿耿于怀，放不下那些很难发表的文字。谢谢儿子，你给了我指引。

鲁鲁的小说不仅是对现实的批判，不仅是写了学校那些事，还进入了人物的灵魂，写出了一群少年心灵的成长。看到事件容易，看到灵魂不易，人物的内心其实就是创作者自己的内心，能看到自己的内心，能与自己相伴相处，这对于很多成年人（甚至是名人）来说也是很难的。

每每想到儿子在那些离家住校的日子里，在如他小说所描绘的那样一个灰暗沉重的环境中，是小说里的这些人物——方朔、黑哥、林小倩，以及不那么

可爱的老王、范文静等等——陪伴着他，我就觉得写作真是一件太值得感恩的事。写作，你绝不能用“勤奋”去形容，它是灵魂开出的花，美而甜蜜。

写小说最重要的不是出了个成果什么的，而是灵魂的成长。节假日，我们总是看到景点人满为患，为什么一放假人们就必须大吃大喝，必须到处去走？人们稍微有一点空闲，就必须用各种活动、各种热闹去填满，很难看到有人静静地享受独处。人们常把“精神家园”挂在嘴边，却很难真正去建设这个家园，人若没有一个内在安住的地方，心就永远在饥渴，永远在漂泊。

鲁鲁能够写作，这是天大的福分。写作让他能够独处，让他有了心灵的家园，就如安静的土地上，能长出一茬又一茬的植物。这就是鲁鲁为什么自初三以来成绩越来越好（包括数理化），做学习以外的事情也更加得心应手的原因，也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沉稳淡定的原因。

写小说还培养出他更加广大的眼光，跳出了立足于自身的狭隘的视界。写小说，往往需要站在不同人物的角度去看世界，他自己是一个角度，人物又是一个角度，他经常需要在各个不同的角度间切换。这需要他的心灵空间有不同的维度，更广阔，更灵活。写小说的训练，让他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应对力。

到了这一步，儿子就不再需要我操心什么了，他什么时候学，什么时候玩，都是他自己的事，甚至他要做什么，未来该怎么走，都可以完全交给他自己了。

儿子喜欢读书，喜欢写作，有时会 and 考试相冲突，我也由他自己去平衡。一天，夜里 11 点以后，学校已经熄灯，儿子发来微信说，他最近看了《挪威的森林》，快看完了，感觉不错，和以前看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书很不一样。于是我和他在微信上讨论起了文学，直到 12 点。

其实他时间很紧，当时正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时期，相当于普通学校的高三，一直在冲刺，连暑假都在学校补课。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不仅读了一本《挪威的森林》，还读了半部《百年孤独》，都是在手机上读的。我问他怎么

有时间读小说，他说：“一般就是回宿舍之后零星看一些，……我是觉得生活不管怎么样，必须有这些东西的滋润才能不枯燥，所以要找点东西来看。”

我对他爸说，孩子要走什么样的路，恐怕是挡都挡不住的。

鲁鲁虽然高一时完成长篇小说《我去 中学》的创作，高三时出版了这部小说，戴上了一顶少年作家的帽子，但他的成长实在太快，到高四时，这顶帽子已经不是很恰当了，他的写作已经脱离“少年”情怀，远不是小说出版时的样貌。上大学进入伯克利之后，不到两个月，他又开始了用英文写小说。我不知道他会走多远。

记得有一次我在海淀剧场演讲，有家长提了一个问题：“怎样让已较优秀的孩子达到卓越？”我当时回答说：“不阻碍他，给他充分的自由，让他已有的天赋充分发挥；另外，激发他的使命感，激发他的生命意识，创造机会让他成就自己。”当然，这是一个很笼统的回答，因为问题太大，三言两语不可能说清。

丰子恺说人有三重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人做任何事情其实也有这三重动力，物质刺激是第一重的，兴趣爱好是第二重的，第三重更深沉，那就是生命意识的觉醒。

人如果意识到生命有限，肉体必腐，就会珍惜时间，去追求比肉体更能恒久留存的价值。所有伟大人物都对死亡有着深刻的思索，并将超越死亡作为自己的追求，这是一种最为终极的动力。

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无论它是好是坏，决定一个人沉沦还是升华的不是环境，是他自己的灵魂。儿子有一个丰沛的灵魂，我还担心他什么呢！

从《中学如狱》到《我去 中学》

当儿子的小说快要杀青时，一天，他爸去朋友处办事，突然打回来一个电话：“我遇到阎连科老师了！”

“哦。”

“他答应看看儿子的小说！”

“哦。”

我还是没有反应过来。

“阎老师是真正的小说大师，他愿意看看儿子的小说……”

“哦哦！”

我这才反应过来，顿时脑子一片空白，半天无法思考。阎连科老师是什么样分量的人，儿子又是什么样分量的人，他们怎么可能联系在一起？！

但确实就这么联系在一起了，命运很奇妙。

定下神之后，我打电话告诉了鲁鲁。“你的起点太高了！”我说。

“我能理解。”他还是一贯的淡定。但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理解了，有时候，一个人的出现，就标出了你生命的天际线，你的空间就打开了。并非因为这个人给了你什么具体的好处，而是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场，你进入了这个场，只需一瞬间，他的粒子就灌注给你，你就有了质变的可能。和最优秀的人在一起，这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事。而你能和哪一位优秀的人在一起，除了精神上的默契，实在还需要缘分。

不久，我们就把鲁鲁的小说给阎连科老师看了。说实在话，阎老师之所以答应看鲁鲁的小说，很大原因可能是看在他14岁就开始创作的分上，除了有鼓励后生的意思，也许还带着几分好奇。但看过以后，阎老师至少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孩子是能写的！

对于一个能写的才15岁的孩子，阎连科老师像一个真正的长辈，开始帮这个后生了。

鲁鲁的小说在2012年8月就已经完成，初稿是27万多字，之后经过两次修改，仍有26万字。鲁鲁写小说是从14岁开始的，写了一年半，从完全不知从何下笔，到能够写出基本像样的东西，这是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因此整部小说前后差异很大，也难免有很多冗杂的内容。自己改自己的作品，最要命的就



李鲁在家修改小说



李鲁修改的小说手稿

是难于割舍，每一个字都是心血，砍谁都下不了手，结果改来改去，还是不能脱胎换骨。

阎连科老师建议李鲁完全打乱结构，重新安排情节，大胆砍掉一条线索，直接进入精彩部分。

鲁鲁完全信服，按照阎老师的提示，进行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不亚于重新创作，直接将文字压缩到 18 万！情节也不再是平铺直叙，把后面精彩的部分提到前面，一下就打破了原先的沉闷。

到了次年 3 月，小说已经大致定稿，开始联系出版了，却还没有正式书名。鲁鲁想了几个书名都不满意。一天，几个朋友在一起，又聊到书名问题，阎老师沉默良久，冒出一句：“《中学如狱》？”

大家一震，同时爆发出一个字：“好！”

确实太好了，没有比这更精准的书名！李鲁这本书与一般人想象中的少年情怀校园小说有很大差别，与中国梦、正能量之类更不挨边，它的基调是尖锐沉重的，阅读这本书需要一些理性和勇气。

书中所写的中学，对学生不只是时间上、身体上的各种束缚，还通过纪

律、目标，通过组织和思想上的种种控制，让学生只能在画地为牢的那一方狭小天地里，按照规定的方向、规定的方式来学习和生活，不能越雷池半步。这种控制不只是有形的限制，比如教室、操场、作息时间这些时空上的限制，更可怕的是，它控制你的思想，让你整个人从内到外都成为囚徒。它用一个简单的目标（高考）以及围绕它所构筑的学习体系，用一整套考试制度将你紧紧地包裹在一个容器里，最后你所有的枝蔓都不由自主地团成了那个容器的大小和形状。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不仅学生沦为囚徒，学生的整个家庭也沦为囚徒家属。看看高考前整个国家的氛围就能明白，一个家庭如果有高考的孩子，如果有还在上学的孩子，这个家庭就意味着服各种劳役，从内心到身体皆为之而疲累。

读李鲁的小说，我常常会想起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小说的主干就是由几次惩罚构成的——淋雨事件、《圣经》事件、黑哥失踪事件。虽然黑哥被关可以看成是一种误会，但方朔、刘雄为救黑哥受到真真实实的惩罚——处分，他们在阶梯教室与校领导的对质，以及全校大会的宣布处分，就犹如法庭审理和公开宣判，掌权者与反叛者之间的较量以及群众的围观，都得到了完整的呈现。最后三个主人公月夜对饮啤酒，整部小说在对惩罚的蔑视和超脱中结束。

当某种秩序必须由惩罚来维持时，我们很难说这种秩序与灵魂的培育有关。事实上，惩罚也并不总是有效，女生林小倩之所以格外动人，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她也是被惩罚者，由于早恋，由于读禁书，她的柔弱中就有了反叛的意味，由此获得同情和尊敬。

李鲁作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他能思考这些问题，写出这些问题，实在不简单。有时候我甚至希望他不是我的儿子，这样我对他的评价才能更公正、更热烈。

5月初，阎连科老师亲笔为李鲁的小说写了序言“小荷是棵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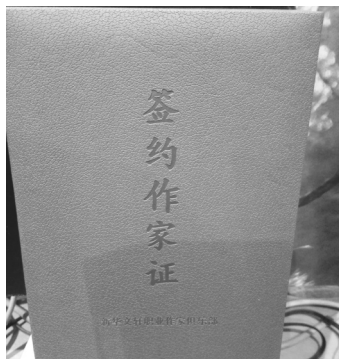
“无法叙述读完李鲁的长篇小说《我去 中学》之后的那种复杂感和丰富

感，如同无法形容一个孩子在玩耍积木的年龄上建起一座真的大厦般。”收到序言的当天已是深夜，我独坐在电脑前，一遍又一遍回味着阎老师的文字，“一个刚刚 16 岁的中学生，阳光、高帅，站在你面前，让你以为是一棵笔直成长的白杨在你面前顶着天空的宽阔与沉重。……人生于他们，是过早到来的沉重、灰暗和几乎扛不动、又推不开的压力和挤攘；学校于他们，是中国式教育给他们积蓄的一池囚泅的水，每一个人的青春、欢笑和忧郁中成长之苦痛，都必须在囚泅的池中游进或沉浮，激荡或退落，而那每个少男、少女的中学生，也最终都会在这个囚泅的池塘中，修下他们自己的精神之舟船，划至他或她成长的彼岸边。而家庭，这个被作者清晰感受并逼真描绘出来的所有成长者的初田和舞台，则在那个真正少年才俊的笔下，细微、质朴出了让读者骨生寒气的真实来。也正是这种细微、真实，又充满朝暮同在的混合与复杂，使得《我去 中学》既是一部彻根彻底的成长史，又是一部尽有各色的社会诸相图；既是一部青春纠结的彩粉画，又是一部群少灵心的刻度表。学园与家庭、未来与教育、社会与体制、教师与学生、权力与金钱、光亮与阴影，这些矛盾的二元，本应被我们的写作描绘和思考，但却因为我们的疏职而被《我去 中学》写了思考了。因此，使得它成了一部都市少年、青年们读书与成长的文学线路图，更是他们自己写自己、外人读他们的一部难得难得的析解书。”

深夜的寂静中，我被阎老师的文字所激荡，儿子写作的身影，以及他小说里的文字，像电影一样一幕幕从我眼前滑过，不知道为什么，胸中有一股一股的热流涌出，就那样泪眼婆娑地痴坐了半夜。

第二天一早，我把阎老师的序给他爸看，他当场泪如泉涌。他比我想的还要多，想起了他自己的家庭，他小时候，想到儿子两年来坐在桌子那里，一笔一笔地写，春夏秋冬，就那么坐着，一笔一笔地写，竟然真的写成了！外人不知道儿子的好，不是亲见，不是长年累月的亲见，外人是难以想象的。现在终于成了！太多的感慨，让作为父亲的他无法克制。

阎连科老师的序为李鲁的小说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更为他的将来给出了有



收获人生的宝贵财富

形的指引。我给儿子打电话：“这本书一出，你不继续写还真是不行了！”他说：“那是必需的！”

非常非常感谢阎连科老师，人生中能遇到这样一位导师，是儿子天大的福分！除了这“谢谢”二字，真不知还能说什么。

与儿子创作的坚韧相比，接下来的出版过程再难也不值得抱怨了，何况有很多难处是难以言说的。

最终，李鲁的小说于2014年10月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正式出版。虽然18万字又被删减到16万字，阎连科老师所拟的书名《中学如狱》也未被采纳，我还是要深深地感谢出版公司，感谢责任编辑段洁。

我深知出版这本小说的不易。在《中学如狱》书名不能被采用的情况下，是段洁想出了新的书名《我去 中学》，这个书名的妙处读者只能自己体会。出

版过程中遇到种种难题，审核难以通过，时间过于紧迫，在很多提心吊胆的关键时刻，皆是他努力化解，最终使结局圆满。

《我去 中学》出版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北京晚报》《扬子晚报》《成都晚报》《华西都市报》《重庆商报》等都刊登了阎连科老师为此书所作的序“小荷是棵树”，以及记者、书评人的评论文章。新浪、搜狐、网易、和讯、凤凰网等也纷纷转载。新锐青少年杂志《财智少年》对李鲁做了专访并刊发文章。李鲁初中时发表过作品的《中学生博览》杂志把他视为家人，不仅以专访的形式介绍他的作品，还对他表达了真诚的祝福。网友们也纷纷留言，当当网售后评论迅速出现三百多条，直逼当红畅销书。

写小说这件事，就暂时告一段落了。这是儿子独立创作的第一本书，无论将来怎样，在这个阶段，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是他人生一次重要的实践，也是青春一个珍贵的记忆。

5

所谓领导力

对自己如果没有清楚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有自信、不可能有标准，对外来的信息也就越难取舍。在“做活动”这一点上尤其如此，因为它不像标准化考试，有分数衡量，有方向可循。在做活动这件事上，你不知道国外大学在用什么标准评判，如果要去迎合别人，你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说不定还弄反，事与愿违。



鲁

鲁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不多，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几乎每个中国学生都缺这一块。

然而，美国大学却非常看重这一块，美国名校录取并不仅仅看分数，坊间流传着很多 SAT1 满分学霸被名校拒绝，某个成绩平平的公益小子或者怪才大咖却被名校青睐的故事，既给我们这些成绩不算突出的学生以希望，又给我们这些课外活动没有亮点的人极大压力。

于是，每个要出国留学的人，都在拼命刷分的同时，又绞尽脑汁准备活动。“活动”这个词，在留学圈里有极大的热度。据说，在美国的高中，对社会实践活动是有明确规定的，必须达到一定的时长，有一套量化标准，作为大学录取的依据之一。

但我们却没有很明确的概念，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活动，需要做多少才算数。而且中国孩子学业压力大，也没有多少时间和条件去做，我们往往都是盲目地努力着。

可以说，中国学生做活动，多少都带着些功利色彩，很多人直接就是为了炼就一块申请名校的敲门砖。但这也无可厚非，做好事总比做坏事好，哪怕最初的动机不纯，但只要开始做了，做着做着就有了体会、有了改变，这未尝不是一种教育的方式。

由于美国学校重视公益活动，中国学生的“活动”中公益也占了很大比例，

很多孩子正是由此开始接触公益的，哪怕怀着不纯的动机，哪怕假装公益，也会因感受到其中善的部分而真有收获。

“宜农贷”与公益之心

在康福校内，一直就有很多由学生自发组成的社团，有环保组织（创始人林嘉茵被杜克大学录取）、英语俱乐部（创始人白晓晨去了布朗大学）、体育社团（壁球、太极拳全国领先）、校园媒体（有网站和报纸，不定期内部出版）、义卖活动（除了大型义卖，一楼的楼道旁长期摆放着标有价格的饮料、小食品、小文具和一个纸盒子，由购买者自觉付款）。公益活动也不少，有周末到儿童福利院看望孩子的，有假期到贫困山区支教的，大多是由一两个学生牵头，几个到几十个学生参与，如果需要外出，也有老师带队。

康福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私立学校，一个年级少则几十人，多则百把人，鲁鲁在校时，全校学生不到四百人，却有如此多的社团活动，可以说每个学生都有充分的机会参与。

由于传说中美国名校都十分看重领导力，为了体现自己的领导力，学生们都愿意充当创始人、领导者。鲁鲁也参加了一些校内社团活动，但都不是创始人和领导者，这一度让我们有些郁闷。虽然“参与”也表明了一种态度，但迄今为止，鲁鲁除了在高一和高三（高二跳级）担任副班长和班长一职外，似乎还没有什么能体现他的领导力。将来，这会不会成为他申请名校的短板呢？

2012年4月的一天，鲁鲁的同学任艺粟组织同学们去参加一个宣传“宜农贷”的公益活动。这个活动是由一家金融企业组织的，企业向农民提供低息小额贷款，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这个项目被联合国青年大会所认可，参与者通过选拔，将有机会去美国参加联合国青年大会举行的“扶贫接力、青春公益”大会。

鲁鲁爽快地加入了。

4月14日，活动的启动会在科学院图书馆会议厅举行。这次活动的安排是上午启动大会，下午训练营，第二天赴八达岭长城宣传。



李鲁在长城参加“宜农贷”公益活动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礼堂座无虚席。几乎都是年轻人，都是大学生，还有从外地赶来的，鲁鲁和班上九位同学是现场唯一一支高中生团队。

会前，大会组织者邀请我们一家上台与大家分享关于公益的感想。我们来得早，各自想了一下自己要说的话。大会开始，各方致辞、发言。轮到我们分享时，心里有些紧张，不是为我自己，是为儿子。

因为是年轻人的大会，我们虽然一家人同时上台，但主角是鲁鲁，我和他爸只是陪衬。我还从没看他在这么大的会场上讲过话，又不知道他具体要讲些什么，难免为他捏把汗。

话筒递到他手上，他开口了。首先感谢大会给了他分享的机会，然后讲到

他的公益经历——与父母在一个小山村创办图书室。讲到这里，下面很多人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因为这是一个听来耳熟的故事。但接下来的情节却渐渐不太一样，因为这次公益活动是以失败告终的：由于缺少当地人的参与，当我们一家因特殊原因离开村子后，图书室便慢慢荒废了。

看起来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但鲁鲁却由此想到，做公益事业单靠个人一时兴起是不行的，要保证它的持续性、有效性，必须有组织有计划，更重要的是，要有被帮助对象自身的积极参与——这恰恰是“宜农贷”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亲耳聆听到了儿子的正式演讲，他的表现让我震撼，没有讲稿，临场发挥，竟然如此清晰、如此淡定。鲁鲁演讲过程中，他的同学们在台下当起了啦啦队，现场将鼓励的话发上微博，同步出现在讲台的大屏幕上，全场为之轰动！

下午的训练营就完全没有我们家长的事了，学生们分成十几个团队，演练第二天将要在长城进行的宣传活动。训练营结束后，康福这十个高中生自发把现场遗留下来的矿泉水瓶收集起来，拿到外面送给了一个拾荒的老大爷，这是当天最令我感动的一幕。

第二天，孩子们一大早便去了八达岭长城，下午五点半活动结束，坐组委会的大巴回到城里。其他人散了，康福的十个孩子一起在街上吃了饭，自己打车返校，已是晚上10点以后了。

晚上收到这次活动领队的电话，高度赞扬了康福的孩子们，包括李鲁。我好像一辈子都没听到过这么多对他的赞誉，这次他确实表现出了令我刮目相看的一面。

长城宣传活动的场面我并没看到，只是后来从鲁鲁的文章里读到。这篇文章被组织者的内部杂志所刊用，我至今留存作为纪念。

附：李鲁的文章

向善的心促我成长

——“宜农贷扶贫接力长城行”感想

2012年4月15日（星期日），我与同班的九位同学一起来到八达岭长城参加了“宜农贷扶贫接力长城行”活动。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型的公益活动，虽然没有经验，但通过努力，收获了很多。

首先是对“宜农贷”这项公益扶贫活动有了初步的了解。记得刚从同学那里听说这项活动的时候，我注意到的只有“联合国青年大会”这几个字，可能是受其吸引，回家填写了报名表，参加了这个活动，至于“宜农贷”的具体内容和意义，我是参加过活动后才了解的。

宜农贷，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小额信贷的方式把钱贷给有发展欲望、想改变自己命运且有信用的农民，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从根本上改善生活。我在以前发起并组织过一次小规模公益活动，为山区孩子募集图书，在山村建立图书室。这个活动最后是半途而废了，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当地人的积极参与，也没有更多的志愿者形成合力，所以难以持续。这给了我一个教训。这次，当我接触到“宜农贷”后，一下就被它深深吸引，因为它不同于普通的慈善、公益事业，它在这之上加入了金融的模式，从而能利用市场的力量大规模长期地运作，这样的持久性和科学管理，对于公益事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这正好解决了我之前的困惑，对公益事业又有了更深的认识。

其次，这次活动使我的行动能力得到了锻炼。这次“长城行”活动包括三项具体内容：一是向游客搜集80张祝福卡片，表示对农村妇女的鼓励与支持，让她们感受到温暖；二是采访20名游客，记录下他们对这个活动的看法和建议，包括农民在经营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难，妇女在农村中的

地位以及她们如何从事经营活动等；三是搜集 30 幅绘画，通过画面表现出农村的面貌以及他们的祝福等。虽然这三项是不同的内容，但是它们也有共同的地方——能直接地表现出游客对“小额信贷扶贫”的看法。要完成这三项任务，都需要与游客交流。

我很荣幸地被分到了采访那一组，我们组一共四个人。起初为提高效率，我们两两行动，但是我马上发现这样势单力薄，再加上别人看我们像小孩，被直接无视掉的概率很大。所以我们马上改变策略，四个人一起行动，并且有时看见发卡片组拉到了游客，我们也就凑上去，顺便做采访。卡片组也一样，看见我们拉到了游客，他们也围过来。这样一来，我们整体的效率大大提高，因为我们针对一个个体完成了两件事，到中午的时候，我们组已经完成了大半的任务。

看着大家努力一个上午换来的一厚沓卡片，还有若干的采访记录和一厚本的绘画，我觉得我们干成了一件大事，心里充满自豪。这自豪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整个团队。如果我是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我想我是坚持不下来的，即使我做完了，也只是个人的成就感，然而有我的同学一起来完成任务，我感受到的还有这个团队的力量和团队的荣誉，这让我非常地充实和温暖。其实，团队精神便是这样的，一群人集思广益、互相信任、齐心协力去做一件事，最后所创造出的价值比每个人单独去做的总和要高出很多。

这次活动，我们的团队比较特殊，我们十个同学都来自一个班。其他团队都是临时组合的，大多彼此不认识，他们相互合作难度更大，所以他们在这次活动中无论是从合作、交流或是其他方面得到的锻炼和提高也更大。我们组都是同班同学，我们在合作交流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让我们比其他组的人少收获了一些东西，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团队的力量发挥到了最大，身为高中生却能做到和大学生、研究生几乎等同的效果。

这次“长城行”中，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一位日本老人。当时我看见我们组的同伴正在采访一位老人，我想也许我可以帮得上忙，就赶了过去。到了那儿之后，我发现他们在尝试着用英语与这位老人交流，同时还打着手势，我很奇怪，旁边的同学告诉我他是从日本来的。我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位日本老人，他穿着很朴素，戴了一顶遮阳帽，还背着双肩包，透过帽檐我能清楚地看见白发。我想他该有七十多岁了吧，这么大岁数还只身来到国外旅游，我真佩服他。我们和他略显艰难地交流着，他知道我们是做公益活动的，从兜里掏出一张100元的人民币给我们，我们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马上试图跟他解释这只是个宣传活动，不需要捐款，但是又因为领队跟我们说现场捐款也是可以的，所以这钱我们还是很感激地收下了。不仅如此，他还送给我们每人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日本冰雪展的图片。望着这位日本老人扶着栏杆慢慢下长城的背影，我突然觉得公益事业是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当提起公益时，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与你毫不相干的人也能停下脚步，即使语言不通，也能试着去交流，想方设法地回应你。公益是全人类共有的事业，代表着人类固有的向善之心，在它面前，社会生活中的许多藩篱都会不攻自破，这一点，虽然以前我就知道，但是经过这次活动我由衷地亲身感受到，并更加确信了。

在这次活动中，我学到了很多，这些收获，对于我今后的成长和发展，都是弥足珍贵的，所以我决定将抽出课余时间继续坚持做这件事，同时我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加入到“扶贫接力”的队伍中来。

2012年4月20日

“宜农贷接力长城行”虽然结束了，但后面还有联合国青年大会。本以为参加了“宜农贷”活动，自然就获得了参加联合国青年大会的资格，没想到还要选拔。

鲁鲁填完申请表，却又意外收到组委会通知，说7月31日前未满16岁的

同学不能参加联青会。鲁鲁当时还不到 16 岁，只好不参加了。正遗憾间，他又收到通知，说经过多方协调，又可以参加了。狐疑间，选拔的时间已经到了。

4 月底正是 AP 考试前夕，第一次考 AP，他报了三门。复习紧张，再加上年龄问题的周折，也没太认真准备这个选拔。

4 月 28 日上午，鲁鲁去参加选拔，主要是面试，内容大致有英语演讲和接受采访等。当天他还在上课，我们去学校接他，送他去选拔现场。车上，他爸问他写没写演讲稿，他说没写。

“你不写一个，你讲什么都清楚了？”

“都在脑子里！”

“你看那天那个小伙子，别人都有个提纲。”

“他那不是提纲，是讲稿，照着念的，也能算是演讲？”

“你完全没有个东西（提示），万一上去忘了呢？”

“忘了我也有办法。”



李鲁参加联合国青年大会面试

反正他就是坚决不用讲稿，后来的情形也证明了他是对的。在与大学生、研究生们的同台竞争中，他用现场的表现让老爸彻底服气。鲁鲁不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演讲，而且逻辑清晰、收放自如，获得现场评委们的一致肯定。

这次演讲完全用英语，我还是第一次听见儿子用英语大段大段说这么多的话。他算不上滔滔不绝，有几个地方还略有卡壳，但已经让我很惊讶了！那种感觉很独特，好像他都不是我儿子了，不是那个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儿子，他的突然长大令我不敢相信。

如果说面对一屋子评委和观众，用英语发表演讲，并且与评委用英语进行答辩，这对一个15岁的高中生来说意味着怎样的难度，那么，接下来的采访则是考验另一种能力——面对记者和镜头随机应变。采访在一个小屋子里进行，我获准在一旁观看，但不能发声。鲁鲁镇定地坐在椅子上——不知是真镇定还是假镇定，至少看上去是镇定的——摄像镜头离他的脸只有两米远，镜头旁边一个记者模样的人在发问。鲁鲁一一回答，不仅有看法，还讲了故事，神态甚至比平时还显得轻松。

我一直认为儿子是一个内向的人，曾经很担心他的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但他这次的表现却让我意识到，那些所谓内向的人，他们说话少，很可能只是因为不想说而已，一旦想说或者必须说的时候，很可能一鸣惊人，因为他们内心有着足够的积蓄。

后来和他爸聊到儿子的表现，感觉他那种淡定、那种气势不可思议。其实我一直是预感的，鲁鲁从小就是这样，越大的场合越稳得住，从来没有搞砸过，只不过每一次我仍会对他的表现吃惊。可能在每一个父母的骨子里，孩子永远都是孩子，当孩子有了超越“小孩”的表现时，父母都总会情不自禁地感觉意外和惊喜。

不久，选拔的结果出来了，鲁鲁毫无悬念地通过。不过，此时我们对参加联合国青年大会这件事又有了新的想法，最终决定放弃。虽然鲁鲁最后并没有去美国参加大会，但这个选拔的过程还是给了他积极的影响。

夏令营的国际视野

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分为几类，公益是其中一块，学术又是另一块。并非每个学生都要去孤儿院慰问或者到贫困地区支教，如果你热爱大自然，愿意去研究植物或昆虫，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事；你做社会调查，做物理实验，研究传统文化，或者探索某种商业模式，这些都很好。

很多人觉得，凡是做学术活动，一定要发表了才有价值。其实，作为一个高中生，能发表的机会很少，即使发表了，也不一定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因为现在申请学校都是网申，你很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展示你的成果。

但是做这些活动仍然是很重要的，不是因为结果重要，而是过程重要。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学术兴趣，培养了研究能力，积累了经历和经验，所有这些最终都能在申请学校时体现出来。所以，研究活动不在大小，不在是否得奖，关键在于怎么去做。

鲁鲁在他高一结束的那个暑假，也尝试过一次小小的研究。

康福有一个传统，就是所有已通过面试等待录取的新生和有意向报考康福的学生，入校前都要参加一期封闭式英语夏令营。夏令营为期十天，公益性质，只收食宿费，老师全部是来自剑桥、哈佛等世界名校的学生。参加夏令营除了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外，更大的作用可能是孩子们有了与世界名校学生接触的机会，可以从中获得亲身体验。

鲁鲁原本在入校前也应该参加一期夏令营，但因为那个暑假他到成都探望病重的外公，学校特许他缺席。这个缺席算是一个照顾，但也留下一些遗憾。

没想到，高一结束即将进入高二的暑假，儿子竟意外地获得弥补这个遗憾的机会，他被学校选为夏令营助教，以另一种身份体验了一次夏令营。

参加夏令营的学生按英语水平分成十个班，鲁鲁被分到六班任助教，班

上大多是十三四岁的学生，也有 16 岁的，比李鲁还大。六班的外教 Richard Alam，来自剑桥大学，家在伦敦，有印度血统。后来又来了一个哈佛大二学生，读数学和化学的，才 18 岁。

开营第二天，分发了剑桥英语教材，接下来就是鲁鲁和外教合作上课，当然，主角是外教。上课的内容主要是口语对话，难度并不大。

除了协助外教指导学生，助教们还有些辅助工作，比如，帮助选出班委、学生会干部等。夏令营虽然只有十天，也是一个微缩的学校，所有组织一应俱全，干部都需竞选，这也是一个锻炼过程。助教还要指导学生排练节目，组织英语演讲比赛，在户外活动和参观游览时帮助维持秩序等等。

夏令营的生活看上去很丰富，但因为外教和正、副班主任的存在，实际上助教可做的事还是不多，时间比平时松散很多。

到第四天，鲁鲁正无所事事地在校园里游荡，遇到曾经教过他英语的曹校长。曹校长把他叫到办公室聊天，问他来学校当助教最该干什么，他随口答道：“应该跟老外交流。”

曹校长摇了摇头：“交流？就只是随便聊聊？”李鲁有些迷惑，那还能怎样？“要带着目的去交流。”曹校长一语点破：“你应该做一个课题，采访那些外教。他们可都是来自全球顶尖学校的学生啊，采访他们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然后写出一个报告！”李鲁如梦方醒，对呀，机会就在眼前，这才真是一件大事，一定要做！

他一下兴奋起来，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老曹（曹校长）他能点拨我，也说明他确实看重我。”曹校长的点拨和看重燃起了他的激情，由此可见，一个学生若能遇到一个真正赏识他的老师，那是多么大的幸运。聊天和做课题显然有着天壤之别，不同的动机决定了做事的效果。非常感谢曹校长，他是一位真正的导师。

鲁鲁接下来马上进入状态，整个下午都在想这个课题的事，最后定下了研究题目——是什么造成美国和中国大学生之间的差距，这样的差距又会给国家

的未来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课题很适合现在去研究，因为正好身边有还在读国外顶尖大学的优秀学生。我设计了几个需要与外教讨论的问题：一是你的爱好对于选择专业的影响；二是你未来想做什么，现在的专业会对其产生什么影响，身边人的职业是否与你的专业相关；三是大学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就很能体现出中国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的差距。我打算采访之后整理出资料，写出一篇关于中外教育对比的报告。（日记，2012年7月22日）

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宏大的结构，无知者无畏，从没做过课题的鲁鲁，就这么轻装上阵了。

第五天

课间，我采访了 Alex，他在剑桥读医药专业，将来想当医生，这是他的梦想，但是这跟爱好并没有太多关系，只是一种职业选择。之后 Richard 也来了，他是学法律的，以后想当律师，他说在英国大部分学生做的工作跟他们所学的专业并没有很多关联，因为一个岗位的竞争很大，如果你不是最好的你就无法得到这份工作。这点看来还是和中国差不多，但是中国的大学生玩的时间多，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啥，或者说不知道自己能得到啥。不像这些外国学生，即使在哈佛、剑桥都还在很努力地争取。（日记，2012年7月23日）

第六天

开完会之后，我又跟老曹说了一下课题的事。我觉得我手头上的数据还是太少，得上网查查，或者再跟其他外教交流一下，之后找时间写出一

篇文章来。

今天下午安排了出游，去植物园。园内有很多树木，绿化很好。当然还有梁启超墓、曹雪芹故居之类的景点。我带着我们组的人去了园内最远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段栈道，下面有一条小溪，还有杉树，挺漂亮的。下来之后，他们就待在一个有空调的小卖部里不想走了，我就自己去人少的那些种了很多植被的小路转转，还是挺不错的。

晚上我去机房查了一下关于英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资料，记在了本子上，准备明天开始着手写，反正肯定得在夏令营期间写完这个报告。（日记，2012年7月24日）

第七天

上午我没去上课，直接去了机房，构思那篇文章怎么写。由于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今天早上起得也比较晚，没听见他们早操的声音。

我在机房想了想，就建了一个 word 文档开始打字了，直接用英语写。现在机房每天都有人来做文件查资料，我是没事就来。一上午我大概写了 300 多字，有些地方引用了资料，确实感觉增色不少，显得十分老练。

中午觉得有点困，就回宿舍睡了一觉，不过也没怎么睡着，等他们上课有一会儿之后，我就又去机房继续写那篇文章。整个下午我都在机房待着，其间也不断有老师、学生、外教来玩，还是挺热闹的，但我基本没有受影响，下午写到了 500 多字，还把上午写的修改了一下。

晚自习我回班参加他们的英语辩论会，之后我又去机房写文章，最后到了 600 多字。（日记，2012 年 7 月 25 日）

第八天

上午又在机房写，中午睡了一觉，下午又去，终于在下午最后一节课下课之前写完了，有 1000 多字吧。这是我有史以来写的最长的一篇英

语文章了，真的挺有成就感。写完之后我觉得轻松了好多，完成了一件大事，我想可能到我小说完稿的时候肯定会更爽。

晚上我和另外一个高三的助教去别的班串了串，看都有些什么节目。到八班的时候，我看他们的板报上面用英文写了一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其中“千里”他们写的是“thousand-Li”，“thousand”是“千”的意思。然而“Li”这个东西着实让人无法理解，我怀疑是把千里的“里”音译成了“Li”。我跟他们一个管事的女生说了这个问题，她问我该怎么改，我告诉她改成“thousand mile”，“mile”是英里的意思，她说“meter”不行吗？我说“千米”跟“千里”能一样吗？她又说“mile”不是也是米的意思吗？我彻底跪了！（日记，2012年7月26日）

第九天

今天上午我吃了早饭就到了班里。这两天各个班都在忙着准备最后汇演的节目，我们班一开始合唱选了一个童声的歌，后来觉得不合适，就改为筷子兄弟的《父亲》，唱得还可以。

下午我和外教合了影，不管怎么说大家相处了这些天还是很好的，也很有价值。

晚自习我们班继续练节目，都希望表演的时候更成功一些。（日记，2012年7月27日）

第十天

今天是夏令营的最后一天，几乎所有的班都在练节目。上午又被叫去开会，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开会了。

下午的时候我去跟Pey，那个哈佛数学系的外教拍了张照片留念，效果还真不错，我们搭着肩，就跟哥们儿似的。这几天下来，还真是有了点感情。

晚上是演讲比赛，二十多人上台，其中有几个很不错，在内容、发音和自信度上都不错，至于其他人，有的是稿子特别短，有的说得不好，反正要想达到各方面都好是不容易的。（日记，2012年7月28日）

尾声

今天夏令营终于结束了。回想我在这儿度过的十天，最有价值的应该就是中途那几天写的那篇报告。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去和几个外教聊天，先不说有多大的信息采集量吧，光是在与人交流这方面我就收获了很多。我写这篇文章的收获不仅仅在于文章本身，还有我为此付出的各种努力，这都锻炼了我的能力。话说回来，这件事还是老曹让我做的，真是要感谢他，一个老师能引导学生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让学生自己从中领悟，这样的老师才能称作“导师”，老曹真是厉害。

上午有个夏令营汇报表演，每个班都有节目，合唱、小品、相声、乐器、舞蹈，还有跆拳道什么的。有个班特别活跃，把外教都弄上台一起跳。好多家长都提前来接学生，一起看表演，很多家长都在后面拍照、摄像。

看完节目之后我去吃饭，然后就回家了。我走的时候看见几个外教正回他们宿舍，他们还要再待二十天，后面还有两期夏令营呢，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要是真能再见，说明我也考上哈佛、剑桥了，到时在校园里相遇，不知会有多惊奇呢！（日记，2012年7月29日）

鲁鲁的夏令营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我想他的经历和收获都已写在了日记里，不需我再赘言。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长处，鲁鲁能在这短短的十天中写出一篇英文报告，成就一件对他来说了不起的事，确实是收获很大。

如今已事过两年，鲁鲁又成长了不少，再提到当年写就的这篇报告，他已

觉得幼稚可笑，不堪入目。不过，为了尊重历史，还是全文附在这里，作为他15岁的一个纪念吧。

其实，看这篇文章，我也有些惆怅。这是我第一次看不懂他写的东西，因为我对英文一窍不通，这让我意识到，我再也不能欣赏他的文章了。语言的障碍现在已经开始显现，未来还有更多的障碍，等他真的走出国门之后，等他有了更深广的视野、更多样的表达方式，我与他之间的距离也必将更大。

成长也是一种分离，也是一种痛！

附：李鲁完成的报告

Cognition of Education

As an essay written in forms of cognition and about some common social issue, this one is not unique, certainly not among the surge of same kind of essays spread in internet nowadays. Whatever I am going to talk, I have become most aware of the phenomenon that many college graduates didn't find work, as you all days see on news. Today more and more people begin to doubt and deny our education, basically, my essay is about education and it's product.

Not that our education is a completely failure. It had prepared me very well of a basic view in several different subjects. It had showed me some basic concepts and knowledge, also how to solve a very complex problem base on them. Chinese had taught me in reading and writing, then how to quickly summarize and evaluate some information from an essay, even if the author actually did not mean in that way; Mathematics had taught me in solving skills mostly to perform test, but says real knowledge I didn't learn too much;

History had shown me some past events, but all in same those descriptions are not objective and by-passed details which prevent me from comprehending the history completely.

In short, my education fulfilled methods and practices but wipe out by thinking. Independent thinking is really what we as student need to learn, much more necessary than any of those which are emphasized and imposed by our education. But how can they solve such a difficult problem without thinking? They can because they keep doing that, those actions of repeating doing changeless problems treat people like problem solver machines. Methods of manipulating those problem have already deep into their brain they study without thinking.

In such a situation, we begin with the fact that the nation itself does not hold good universities cheaply. Cambridge, Oxford, Harvard, Yale, those are all top schools with a long history. Hundred years ago, when they were just built, people who went there are settlers and pioneers, all fulfilled with ambitions. They became the greatest people in history, involved some magnificent feat which commended by people till now and it seem that their step could never be reached. Those schools are top not because that people study there are all geniuses but that people there follow the step of those great scholars of the past and reached a new level. They learn, and then they create, leaving something for future generation to think over.

Among these people are politicians, researchers, economists and everyone made a contribution to our environment. They are different in nationalities, races, religions, colors and genders. But in same, they are all willing and capable to think. Unfortunately, our educations are in short of training student how to think. Indeed, without thinking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only on skin;

and you can get some happiness but won't last for too long; and you can be rich but only be regarded as a person who is "poor in spiritual"; and you can be in way of a pursuit of authority but eventually be powerless absolutely.

Universities are not as good as we expect it should be. Let me put it differently, then. In order to guarantee more young people getting higher education, government expands the size of universities to let more students to enter. Luckily, some students used to have under the admission scores now can transfer their dream into truth. But the truth is not real. Universities set admission score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student, the great expending cause the standard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go down instantly, thus crush the whole china education system. The situation now is extremely serious; government begins to realize the causes of the phenomenon. But it's too late. Chinese graduates are now in a disaster in finding jobs. By the shorthand of education they have begun to lose competi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re is even no security that our future generation can run the nation well because of their weakness in living skills.

Even if the reality is in such grim, I still wonder that if the students itself are motivate to accomplish their duty. But the fact is that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a place for entertainments and commerce. For student itself, a large group of them hardly take lessons; instead, they stay at dormitory and play games all day long. Not that all the students are derelict in duty and run irrelevant business, there are some of them want to study, only a very small part of all but still exist. However, people around them all act in that way. Normally, they would either be assimilated, or be "banished". Teachers are not responsible enough. They only care about their research which is used for job titles, not focus on their career as a teacher. And advertisements are

everywhere, cars in and out. It seems that atmosphere of academic vanish in air.

The expanding aggravates the competition, and because of the laziness in school, it's really hard for graduates to find a job. Even they find one, maybe it is not relate to their major. In these case, top universities ensure students finding a good job. "I think I'm really lucky, because I study in Cambridge," Richard Alam, a student who study law in Cambridge said, "that means...I'm the top, my experience can offer me nice job." But what about those who come from normal school? Just waiting for chances God gifts them? To avoid this, government can provide more internship. It can not only produce more goods, but also train them professional skills. But in essential, student should think about they enter universities for what, that's really a question.

The business of universities is not only to train students, but to put them in touch with what the best human mind have ever thought. If they have no time for the crystallization of human wisdom then they have no business being in university. Our schools inevitably graduate a number of such student, those top schools sure do but in a small percent. For those students, it can not be said they went to university, but the university went through them, without making contact.

In those respect, the failure of Chinese education does not simply belong to anyone. It is caused by the missing between our education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imes. In spite of some spiritual resource of ancient China are still respected today, our education is surely thrown down by times, far behind the running world. What we fail to do is to be consciou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But asking what the future would be? The new generation will respond; it won't be denied.

By Lu Li, 7.26.2012

国旗下的讲话

记得鲁鲁还在小学时，他所在的少年宫成立民乐团，要从各个乐器班里选拔团员。鲁鲁学的是架子鼓，参加了打击乐的选拔。演奏完一段曲子后，他笑咪咪地退场，经过坐在门口的少年宫领导身边，领导笑咪咪地拍了下他的肩膀说：“这个孩子喜气！”我就知道，他肯定会被录取。后来果然。

胖乎乎的鲁鲁，长着一张温柔敦厚的脸，言语不多，从小就被当成一个乖孩子，很少有人意识到，他那温和的外表下也有着海一样的心，澄碧如镜，也能波涛汹涌，当海浪开始翻卷时，谁也难以遏止。

由于他外表和内心的矛盾，有些误会难免发生。

高一刚入校时，鲁鲁通过竞选当上了副班长，后来又当上了班长。高一下学期的某个周末，儿子一回家便告诉我们，老师让他周一在升旗仪式上讲话。这是他们学校的固定程序，每周一早上的升旗仪式都会有一位学生在国旗下发表讲话。作为班长，这次他被老师选中了。

在国旗下讲话，对他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儿子非常重视，周末晚上破天荒没有出去找朋友玩，坐在电脑前认认真真写讲稿。他是很把讲话当回事的，是真心想要好好讲话。既然是在国旗下讲话，他最终选择了一个严肃的主题，就是年轻人对国家应该思考的问题、应该承担的责任。

由于主题过于严肃，要讲些什么，怎么讲，很费脑筋。整个晚上，他一直坐在那里，一会想，一会写，一直弄到半夜1点多，才拿出一个初稿。第二天，他又在电脑前坐了半天，修修改改，终于在返校前把这事搞定了。

说实话，我不认为他这篇讲话稿写得好，不是因为稿子本身有什么不好，相反，我认为稿子本身写得太好，好得与环境不协调，不适宜用来讲话了，因而它注定成为一篇失败的讲稿。但我没有打击他，对稿子本身仍然表达了热烈

的赞扬。我心里知道，这样的东西不一定符合要求，但它是真正的思想的结晶，是真诚的内心表达，具有无比珍贵的价值，无论别人怎么看，我都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他！

果然，返校以后，他把稿子交给老师审查，老师立马惊着了，也没让他重写，直接指定了另一位同学到国旗下去讲。他辛苦一个周末换来的讲话稿，就这样完结了！儿子在日记中表示出遗憾，但也无所谓，他其实已经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理解老师的决定，毕竟是那种场合，有些话题是不可触及的。

最后，讲话稿只是在我和他爸的博客里发表了。幸好有博客，让这篇不能在国旗下发表的讲话，终于有了一个发表的地方，虽然听众不多，但毕竟发出了声音。

这次事件后，本以为儿子已永失在国旗下讲话的机会。不想，半年以后，他已跳级到高三，老师又让他在星期一的升旗仪式上讲话。

这次他学聪明了，没有写讲稿，只是笼统地向老师报告，准备讲讲校训中“明德”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很正面、很积极、很励志，老师欣然同意。

到了星期一，他终于正式登上了国旗下那个庄严的台子，面向全校师生，发表了自己的讲话。

具体情况我并没有亲见，只是从儿子的日记中略知一二。

我把大概要说的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就上台去讲了。这次我说的是明德，一共三个方面：做好日常的事，对未来有打算；发现优势；还有树立价值观。其实我最想说的还是价值观问题，毕竟这不是所有人都清醒的。我大概强调的是价值观是对于事情的判断，没有对错与否，只区别于是否有利于个人或群体，然后站在某个立场上才能说所谓的“对”与“错”。既然价值观是由立场决定的，我们所树立的价值观就一定是不与自己想要

身处的环境的特性背道而驰的。我觉得我这话说得挺有理。不过我刚说完，一个老师就走上来，说：“更正一个问题，价值观是有正确、错误之分的……”然后呢，他就讲了一大堆。本来我想跟他辩，话筒都拿过来了，但是他又说有问题回头再讨论，我也就懒得再理会了。

价值观到底有没有正确、错误之分，这其实就像问“黑色好还是白色好”一样。但就是这样一个你以为很好回答的问题，放在认识论领域，答案却千奇百怪，很难说哪个答案正确，哪个答案错误。很多事情确实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只会把人的精神领向狭隘僵化。我们经常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何谓“正确”？如果价值判断可以轻易统一，世界大战都不会爆发了，恐怖活动也将绝迹，更不用说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各种争端。可惜，迄今为止，地球上还没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但也正因为做不到这一点，人类社会才如此的丰富多彩。

儿子在他 15 岁还是个高中生的年龄就能意识到这一点，令我欣慰。事后很长一段时间，老有家长、学生甚至老师，一遇到我就说“李鲁太牛了”，“李鲁有思想”，都是针对那次讲话的。直到今天，他已经毕业，还有低年级的学生不时回忆到那次讲话，似乎只要一点击“李鲁”，那次讲话的视频就会自动上传，引来一片热情的评论和点赞。

儿子的性格低调内敛，沉思多于呐喊，我想他在台上讲这些，并不是要标新立异，更不是故意与学校唱反调，只不过是因为他保持着内心的独立，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而已。作为学校，能让已有“前科”的李鲁再次上台讲话，事后也没有人去批评他、“纠正”他，这也足以证明康福的胸怀。作为康福的学生，李鲁是有福的。

儿时的鲁鲁腼腆内向，我一度担忧他宽厚有余强悍不足，空有理想而随波逐流，最终灰不溜秋，一事无成。现在，他身上绽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从那次讲话以后，儿子在大家眼里有了不一样的分量，不管你把他归为正能量还是负能量，他都是不可忽视、不可省略的。一个人有思想，并且敢于把这思想表达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思想可以改变世界！

所谓领导力

2012年6月25日“父亲节”这天，鲁鲁在日记里写道：

今天是“父亲节”，其实我是看“人人（网）”知道的，上面好多人发状态，祝爸爸节日快乐什么的，然后我也转发了一条，上次母亲节也是这样。

然而呢，在这里我将以书面的形式向老爸献上一份礼物，这件东西在金钱上并不贵重，但是却凝聚了人类最伟大神圣的智慧，并且体现了在几百年前一群人面对大英帝国毫不畏惧为自身权利而战的精神。我认为这里面包含了一些人类应当永远追求的东西，于是我将把它，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并由最初十三个州的十三位代表签署，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独立宣言》其中的一部分在下面摘录：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

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当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取豪夺的历史，这些暴行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专制的暴政。为了证明所言属实，现把下列事实向公正的世界宣布……

以上便是《独立宣言》中关于人类权利和政府作用的论述，其中所包含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这其中的精神是人类正应具备的，我们家人也是如此。所以我将其写下，一是作为给老爸的父亲节礼物，二也是为了勉励咱们一家人。

当这个珍贵的礼物送达父亲手里时，平日里硬朗强悍的父亲，几乎老泪纵横。

这个礼物，也让我再次意识到儿子身上最宝贵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美国名校很重视学生的领导力，以前我心里一直有种隐忧，怕儿子缺失这一块。他生平当过的最大的“官”就是班长，课外也从没发起、组织过什么大型活动，他的领导力从何体现呢？现在，我有了新的感悟，一个能把《独立宣言》当作礼物送给父亲的少年，他的身上有着怎样的品质？

鲁鲁不必走和别人一样的路，因为他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人，只有做你自己，做最好的自己，才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鲁鲁有他自己的特质，我不必为他担忧。在“宜农贷”宣传及联合国青年大会选拔中，他表现出在大型活动中演讲、鼓动、应对媒体以及参与团队行动的能力；通过英语夏令营当助教和研究报告的写作，他体现出思想的敏锐性和行动的坚持力；通过国旗下的讲话，他体现了独立的思考以及勇气，获得了群体的尊敬，建立起了影响力……所有这一切，都是领导力的组成部分！

我意识到，领导力不只是存在于组织活动中，更多的应该体现为精神上的影响和引领。

中国家长往往将领导力理解为“权力”，而且是一种组织权力，就像他们平时所见的大小领导所具有的权势一样，能够管人，发号施令，他们认为这就是领导力的表现。

固然，世界上有很多大权在握的强人，风光无限吃香喝辣颐指气使，怎么形容都不为过。但同时也有像曼德拉、昂山素季这样的人，一辈子有很多时间都在监狱度过，孑然一身，不仅“管”不了别人，连自己本身都不能自由支配。但他们却是真真正正的领袖，是世界风云中的权力者，不仅作用于当下，还将流芳于后世。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控制，而是来自于影响，是思想和人格的结果。

更极端的例子，比如数学家纳什，不仅管不好别人，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自理，一度精神分裂，但这个世人眼中的疯子却为纷乱的世界理出了头绪。作为数学家，他的博弈理论广泛地影响着劳资谈判、国际关系、美国选举，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他难道没有领导力吗？虽然他每天木讷地、默不作声地，独自一人步行去学校，待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那个角落里，沉浸于自己的数学世界，但我们提到他时，却不能不称其为博弈领域的领军人物。“领军人物”这个词他当之无愧，在这个领域，还有谁比他更有领导力呢？

管理人的只是头目，影响人的才是领袖。财富固然是一种权力，组织也是一种权力，但无论是财富领袖还是政治领袖，真正领袖级的人物，其成功背后

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头脑、在于思想、在于人格。

不能狭隘地理解“领导力”。如果不能从更深更广的角度去理解所谓的领导力，“培养孩子的领导力”这件事也会做偏。中国家长拼命想让孩子当干部，在履历里弄一大堆头衔，想以此证明领导力，其实是很表浅的。一个少先队大队长一定就比中队长有领导力？真的不一定。

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我对儿子缺乏亮丽“活动”的焦虑终于消失。之后我才突然发现，儿子安静内敛的外表下，其实也潜藏着强大的“领导力”，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而已。

记得儿子在中学时，有一天他和老爸聊到学校舞蹈比赛，说他不打算参加。他爸让他做个鼓劲的牌子，比赛时在下面鼓鼓劲，“不要成了边缘人，要显示自己的存在”。

“我存在的意义就是观察。”儿子淡然回答。我惊了一跳，多么智慧犀利！他在那样的年纪就有了如此的独立思想，只是我在当时，还没有把这与“领导力”联系起来。

我和很多人一样，都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以为必须参与、必须行动，才是积极的态度，旁观是消极的可耻的。但实际上，旁观也是积极的，旁观也是参与，旁观本身就是一项事业，也可能取得大成就。世界上有很多人就是以旁观为职业的，比如学者、艺术家，他们以观察和思考为生，他们就是旁观者。有一本写管理大师德鲁克的传记，书名就叫《旁观者》，我自己也正是从这个书名得到感悟，彻底消除了自卑，安心做一个旁观者，这才写出了更多的作品。

正因为此，我也终于理解了儿子不参与的态度，让他按自己的选择去生活。也终于，儿子通过他的观察和思考，在中学阶段就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并最终正式出版，实现了一个旁观者的价值。

可见，任何困扰的根源，其实还是那个老问题——“认识自己”。对自己如果没有清楚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有自信、不可能有标准，对外来的信息也就越难取舍。在“做活动”这一点上尤其如此，因为它不像标准化考试，有分数

衡量，有方向可循。在做活动这件事上，你不知道国外大学在用什么标准评判，如果要去迎合别人，你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说不定还弄反，事与愿违。

所以，最好的标准就是“做自己”，把自己的特点、自己的价值充分展示出来，相信自己是金子，识货的人自然会看上。

而要做到“充分展示”，就不能只有结果没有过程，更不能没有动机，要让人看到你内心深处的想法，那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记得鲁鲁还在高一时，我们参加了一次美国大使馆留学与教育交流中心的交流活动，来自耶鲁大学的学生凯文分享了他申请耶鲁大学的经验。

凯文是一位黑人青年，高而壮，看上去像篮球明星，但实际上他精通音乐，拉得一手小提琴，还是摇滚乐队中的核心人物。他的 SAT 成绩并不是特别高，但他的课外活动很丰富，在入学申请提交的个人陈述（PS）里，主要就是讲他与音乐的故事。

我记得，听完他的分享，我怀着既羡慕又焦虑的心情问他：“我儿子也会演奏架子鼓，还得过奖，但他的活动不如你丰富，他还应该做些什么呢？他喜欢写作，写作算不算一项“活动”？假如他在写作上有所建树，美国的名校会不会认可？”

凯文没有具体回答，只是说：“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为什么去做。”这句话我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的，之后，又从不同人嘴里反复听到，但真正理解并且相信这句话，还需要假以时日，需要自己的思考和事实的支持。

6

分数是硬道理

很多时候，人究竟能走多远，并不在于当下他有多么努力，而是在于他把自己置身于怎样的环境中，不同的环境决定他能看到什么、能走到哪里。就像初中时的我一样，即便再怎么努力，我也只能无限接近 120 这个满分，然后这个分数换算到托福，理所当然对应的也就是 70 多分，因为根本上我所缺少的并非是海量的重复练习，而是常年的英语积累。当我置身于托福这个体系中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欠缺了多少，以及前方还有多少路要走。



中

国学生都习惯排名，从小到大，各种考试，各种排名，习惯了，如果家长不知道孩子排第几，很可能顿时就不知道自己孩子是什么人了。中国孩子向来是在与别人的比较中评价自己的。

我也不例外。儿子刚进康福时，我也很在意排名，在意和别人比较。一次月考，鲁鲁的总分降至班上第 10 名，他们班总共只有二三十人。也许是看出我们的焦虑，鲁鲁解释说，这次总分下降，是被他不擅长的生物拖了后腿，而很重要的英语还是考得不错的，“男生第一”。

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可笑的理由，“男生第一”，这算什么？而那种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心理，也委实有些可悲。然而当时我们还真是从中得到了安慰，可见中毒之深。不得不承认，在一个环境里浸润了几十年之久，要想解毒，真不是那么容易。

鲁鲁说，等到下一年，上了高三，他就可以摆脱生物了，因为高三可以在生物和经济中任选一门，他当然选经济，这是他的长项。说完他就玩游戏去了，其实考多考少，对他来说，影响远没有对我们的大。

待真正到了高三，我们一下就明白了，学校里的无论什么排名，真正都是浮云，因为你要申请的是美国大学，你的坐标系根本不是康福，甚至不是北京，不是中国，而是全世界。你的成绩不是老师说了算，也不是校长说了算，和同学比毫无意义，托福、SAT、AP，都要以美国标准真枪实弹去考！

这才是真正的压力。

美国大学录取学生的标准虽然比中国高考灵活，但分数仍是最基本的要求。每个大学的官网上对 GPA、托福（或雅思）、SAT（或 ACT）这些成绩都有说明，提供哪些，分数要达到多少，都说得清清楚楚。一些学校还会公布往年录取学生的平均成绩，以及录取学生成绩分布的情况等，各个留学中介机构也正是依据这些数据，再参考学生的个人志趣，来匹配目标学校的。什么样的成绩匹配什么档次的学校，大家都心里有数。

在几年以前，很多人对本科出国留学有一种印象，认为那是国内高考走不通的学生，为了逃避竞争而选择的一条退路。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一些在国内连二本都考不上的学生，却可以申请到美国排名一百以内的学校，确实太容易了。

但现在情况已经变了，从 2006 年开始，中国大陆出国留学人数每年都以 20% 以上的幅度增长。到 2013 年，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年出国留学的人数达到了 41.39 万人，第一次突破了 40 万人大关，这其中有 38.4% 是本科生。也就是说，2013 年出国留学的本科生达到了 15.5 万，他们大部分是奔赴美国的。

一年有十万以上高中生到美国上大学，而其中有多少人能挤进顶尖名校呢？据某知名留学机构编撰的《2013 美国大学（本科）录取白皮书》显示，当年被名校录取的中国学生人数如下：斯坦福大学 13 人，哈佛大学 9 人，耶鲁大学 13 人，哥伦比亚大学 14 人，普林斯顿大学 14 人，麻省理工学院 5 人，芝加哥大学 25 人，布朗大学 27 人，达特茅斯学院 4 人，加州理工学院 6 人，杜克大学 26 人……在泱泱十万大军中，这区区人数是何等微渺！可以说，现在要想挤进美国排名（US News 排行榜）前三十或者像纽约大学这样位于大城市核心区域的大学，难度丝毫不亚于国内高考挤进清华、北大。

分数在录取中的参考度

记得鲁鲁还在初中时，我和一个朋友聊到将来想让儿子去美国上大学，朋友轻松地说：“没问题！我朋友的女儿刚去美国了，她就是找了个中介。中介问她有没有特长，她说没有特长，中介就让她学了一下沙锤（一种乐器），好简单嘛，几分钟就学会了，然后找了几个会其他乐器的人组成一个乐队，让她在里面用沙锤打伴奏，录了一段表演的录像，寄给学校，证明她有音乐方面的特长。这样学校就录了。你们鲁鲁是正儿八经架子鼓比赛得了奖的，到时候找中介做一下，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现在看来，那样的“好时光”恐怕已经永远过去了。正因为中国学生在课外活动上大量作假，美国大学已经产生了信任危机，录取时对课外活动的重视程度已经下降，审核也更加严格，越来越多的学校增加了面试环节，要想靠简单包装蒙混过关，已经很难了。再加上凡是出国的孩子，家庭经济条件都不错，又都比较重视教育，免不了从小就送去课外班学各种特长，到申请大学时，谁不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美国的招生官也难免审美疲劳，挑来挑去挑花了眼。

除了活动，美国大学向来非常重视的高中阶段 GPA（平时成绩）也因为一些中国高中学校出具假成绩而失去了可信度。虽然并不是所有中国学校都作假，但美国人分不清谁真谁假，只好统统不信。

即使中国高中能够诚实提供学生的 GPA，也因为不同高中的质量差异使得 GPA 的含金量有所不同，这个不同有时候是非常巨大的，但美国学校却难以分辨。比如一个城市里，一中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因为都是各校选来的尖子生，在一中哪怕非常优秀的学生也很难进入排名前 10%。而旁边的二中，是一所普通学校，二中的学生可能连一中都根本进不了，但只要他在二中拔尖，他

的 GPA 就高，就比一中的尖子还漂亮。而换一个城市，可能最好的学校变成了二中，美国人哪里搞得清。

虽然这个 GPA 的比较效应对中国学生来说意义不大，因为他们最终是由统一的高考来衡量的，在本校的排名并不能帮助他们进入更好的大学。但申请美国大学就不同了，GPA 是名校录取学生的重要参考，各种美国大学排行榜也会把录取率、录取学生在高中的排名情况等作为排名的依据。

虽然在美国也有不同高中 GPA 含金量不同的情况，但大学心里有数，因为他们熟悉美国的高中，知道谁是名校，谁是一般学校，再加上已经成熟的一整套升学制度，可以让学校找到自己想要的学生。

这种情况放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有无数的一中、二中、附中、实验中学，美国大学的招生官面对的是海量的申请者，精力有限，不可能去研究每一所中国高中，除非极少数中国顶级高中，已经输送了大量优秀学生并在赴美之后仍能经得起检验，与美国大学建立起了信任关系，这种学校开出来的 GPA 才是真正可信的。

那么，对于大多数申请者来说，既然 GPA 不可信，课外活动不可信，还有什么可信的呢？那就只有标准化考试成绩了，托福、SAT、ACT、AP 等等。

这些由美国人自己主持的考试，一直以来也有一些作弊现象，近年来还愈演愈烈，以至于 2014 年连英国大学都不再接受托福成绩而只认雅思，SAT 亚洲考场也因作弊问题而出现大面积延迟公布成绩以及对可疑试卷压分的情况。但不管怎么说，要在标准化考试中作假，比起在课外活动和 GPA 上作假，难度还是要大很多，如果连这些分数都信不过了，那就真没有标准可循了。

由此看来，在目前的状况下，美国大学录取中国学生对分数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大，那种仅仅靠着一两项漂亮“活动”就想挤进顶尖名校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分数是硬道理，活动只是锦上添花。

我们了解这些有什么用呢？

一是高中阶段可以选择在美国人眼中有信誉度的学校就读。这种学校的特

征是：获得美国权威机构认证，与美国大学有良好的交流活动；同等的标准化成绩，这所学校的学生比其他学校的学生录取情况更好；每年有良好的升学记录，已经出国的学生在国外表现良好。

二是合理分配自己的精力。基础较差，难以考出好成绩的，主要精力应该用在学习上；成绩有希望达标（美国大学官网公布的分数线），有希望冲刺名校的，学习的同时早规划活动；成绩已经达标的，就没有必要再拼命刷分了，SAT2300 和 2400 真没有太大区别，分数太高有时反而会让人觉得不正常，进入高分区域就可以了，多花些功夫在课外活动上，展现独特的个性和全面的素质。

虽然分数很重要，但又不是绝对的，分数在录取中的作用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总体来说分数是基本条件，各校都有自己的门槛，但不同档次的学校对分数的依赖程度不同，同一档次的学校对分数也有不同的态度。所以既不能轻视分数，又不能过于紧张，被分数所束缚。

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学霸加入留学竞争，对于顶尖名校来说（注意，是顶尖名校），分数的参考意义又在下降。以前一说谁托福考了 110 分，SAT1 考了 2300 分，这个人几乎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迈进了排名前十的大学。但现在，同样的分数一抓一大把，能进前二十的大学已属幸运，进前三十也是正常，进不了前三十大家也不惊奇——毕竟，连 SAT1 考了 2400 分的大神，最后弄得差点没有书读的情况都有。

如果大家都是高分，个人的辨识度就下降。招生官分辨不出这一大堆高分学生中谁比谁更优秀，就只能降低对分数的依赖，转而关注分数以外的东西。所以，对于申请顶尖大学的人来说，分数已经不是杀手锏，至少不是唯一的杀手锏。

关于分数在录取中的参考度，不同的学校差异很大。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直稳居全美公立大学第一的位置，但它录取学生的标准相对来说比较灵活，从身边活生生的例子来看，李鲁以托福 105 分，SAT1 不到 2000 分的成绩被伯克利录取；李鲁的同班同学托福不到 100 分，SAT1 不到 2000 分，也被

录取；另外还听说有一熟人的熟人的孩子，SAT1 只有 1750 分也被伯克利录取了，这是迄今为止听说的伯克利录取的最低分；从伯克利家长群里看到大家晒出来的成绩，SAT1 大多是在 2100 分以上，2200 分的也不少，2300 分的也有。尽管大凡低分录取者必在其他方面更加优秀，但 SAT1 分差如此之大的情况，在东部私立名校中还是鲜有所闻的，说明东部学校在录取上更加保守，更加看重分数。伯克利以自由之风闻名，在录取学生这一点上也体现了极大的包容性，但同时也是更大的不确定性。

据伯克利校方公布的数据，2014 年录取的新生 SAT1 平均分是 2015，有 27 个满分 2400 的。这说明：

伯克利的录取分数不低。2015 分是全体新生的平均分，包括美国学生、本州学生和全球国际生（包括非洲、南美等）。众所周知，中国学生考试能力强，分数普遍比其他地区学生高，而且高出不是一点点，若单以中国留学生这个群体来计算，平均分肯定远远高于全体新生的平均分。事实上，前些时间伯克利校方还公布了一个国际学生的 SAT1 平均分，好像是 2100 多，而中国学生必然是国际学生中分数最高的群体，由此推测，中国学生的 SAT1 平均分很可能在 2200 左右。

伯克利对分数有灵活的标准，既不唯高分是论，也不拒绝高分。曾听过一种说法，高分申请伯克利被拒的多，所以有些分数太高的学生反而不敢申请伯克利。现在看来这也是不对的，一年录了 27 个 SAT1 满分学生，不少了，说明伯克利并不是不喜欢高分，高分被拒的学生并不是因为分数本身，而是其他方面不出彩，大概伯克利不喜欢只会考试的人。总之，分数不是唯一的标准，不管高分低分，都要参考分数以外的素质。

伯克利录取的学生，SAT1 分数从 1750 到 2400 都有，差距如此之大，居然进的是同一所学校，说明分数的参考度在学校看来并不是那么重要，至少不是唯一的标准。

其实，学校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学校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不可能

完全知道的，标准都在招生官手里，而招生官也是具体的人，他们究竟依据什么，谁也无法说得清，所以在提高自己筹码，真实呈现自身特质的同时，还是要多申请几所学校，增加更多的可能性。

绕不过的托福

在本科留美申请所需的几项成绩中，托福是最基础的。

大多数美国大学都要求国际生提交托福成绩，名校更是有硬性规定。比如，US News 排名前三十的大学，托福 100 分是一条基本线，像如雷贯耳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乃至排名虽在 30 名开外，但同样如雷贯耳的波士顿学院、北卡教堂山分校、罗彻斯特大学等，都要求托福最低分在 100 以上，有的还搭上了零头，比如卡内基梅隆大学，要求托福 102 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则是 99 分。

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它的总分要求虽然比 100 分少了 1 分，但却规定了各个单项分数：26 (Reading)、26 (Listening)、22 (Writing)、25 (Speaking)。你不可能每个单项分数都正好和它规定的分数相同，只能多不能少，最后的总分势必超过 99 分，实际上还是 100 以上。不过，它又网开了一面，规定如果申请人的 SAT1 阅读成绩在 670 分以上，托福成绩可以免除。话说回来，SAT1 阅读都能考到 670 分以上了，托福 100 还成问题？

偶尔有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种，排名在前二十，托福最低分却只要 80 分的，实际录取中也很少有低于 100 分的人入选。而那些明确规定托福必须上 100 分的学校，你考 110 也肯定比考 101 录取概率高。

还有一些学校为不同的专业也划定了不同的分数线。比如深受中国学生喜爱的波士顿大学，要报考它的传播学院和管理学院，托福最低要求是 91 分，而报考其他学院就只要求 82 分。另一所汇聚大量中国学生的名校伊利诺伊大学香

宾分校，一般专业最低托福要求为 79 分，商业、工程和媒体专业则要求托福最低 100 分。

可见，越是难进的学校或专业，对托福的要求越高，说明了托福成绩在录取中的重要度。

也有一些看上去特别开明的名校，根本不要求提供托福成绩，比如著名的哈佛大学，没错，就是那个哈佛，它不要求语言成绩，也就是说申请人可以既不提供托福，也不提供雅思，原则上哈佛的大门是向所有人洞开的。但你千万不要幻想你也可以随随便便进去。没有标准就是最高标准，人人心里都有个打米碗，你能不能上哈佛，你自己知道。类似的情况还有斯坦福大学，也不要求语言成绩。不管哈佛还是斯坦福，每年在中国大陆录取的学生都不超过 10 个，可见有多难，想读这种学校，拼的已经不是托福了。

美国大学对托福成绩的要求不尽相同。根据 2014 年各大学官网公布的数据看，US News 排名四十以内的学校，托福成绩大多要求在 100 分以上；排名一百以内的学校，托福成绩大多要求在 80 分以上。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规律，每个学校有具体要求，而且每年的要求还有变化。所以，一定要仔细研究目标学校的官网，只有官网即时发布的信息才是最权威的。

尽管美国大学并不完全以分取人，除了分数还有人品、性格、课外活动等等多种考虑。但不管怎么说，即使考虑非分数因素，也是在分数达标的基础上进行取舍，托福仍是一道绕不过的坎。

美国大学之所以如此重视托福，是因为托福考查的是学生的语言能力，这是出国留学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能力。

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到英语国家留学，如果英语达不到顺畅交流的程度，学习和生活就会有困难。越是学习难度大的学校，对语言的要求就越高，名校的托福分数线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语言的学习也体现出一种学习能力，托福成绩与 SAT 成绩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几乎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托福成绩中也可以考查出学生的学习能力。所以，作为非母语地区的国际学生，托

托福成绩就成了学校录取学生的重要依据。即使一些学校可以降低录取时的托福成绩，它也会要求你到了美国之后先读预科培训英语，待语言过关了才可以选修正式的课程，这必然会增加留学的成本。

有些基础实在太差，学习动力和能力也有问题的孩子，家长以为送到国外就可以回避高考，找到一条出路，却没想到他们很可能第一道坎就迈不过去。一些人到了美国就一直读预科，学语言，学到最后都过不了关，身份又到期了，只好回国。

还有一些学生，靠培训机构训练出考试技巧，甚至靠作弊取得一个虚高的分数，虽然也如愿以偿进入了理想学校，但实际的英语运用能力跟不上，学校与自己不匹配，随之而来的是学习困难，自己受罪不说，有的遥遥无期毕不了业，有的甚至最后不得不退学。

由此看来，托福不只是一块敲门砖，它实实在在是检验我们语言能力的一种手段，只有真正把英语的能力提高了，托福的分数才能提高，这样得到的分数才是真正对自己有用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并不主张一开始就去上托福培训班。考试确实有技巧可循，但如果没有打好基础，技巧也无从发挥。

鲁鲁从来没进过托福培训班，并且直到高三下学期开学，才第一次考托福，成绩确实不行，只得了 77 分。当时他备受挫折，只有半年就要申请了，这个分数距离名校是何其的远。但他仍然没去培训班，只是自己加强阅读和背单词。

到高三结束的暑假，李鲁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托福和 SAT1 集训。暑假结束，8 月份，考了第二次托福，89 分！还是不高，但毕竟进步了 12 分，再努把力就有希望上 90 分了。

继续自己阅读，背单词，一本单词书背完三遍。9 月底，再考，98 分，拼分 101 分！当时我是仰天长啸，终于上 100 分了！其实那时候托福拼分还只是个传说，但我们姑且相信它就是真的，至少可以鼓舞自己。

继续自己阅读，自己背单词，同时自己开始 DIY 申请，写文书，查资料，准备一切的申请材料，这个过程又在锻炼着英语能力。到 10 月中旬，他再考托福，一举考出 105 分！两个月，彻底扭转了局势！

105 分不算高分，但李鲁不仅凭着这个分申请到了好大学，进了大学之后也一点不吃力，完全能适应美国的学习和生活。不仅如此，他甚至开始用英文写小说，选修对语言要求比较高的文科课程也可以拿到 A。到了一个陌生国度，语言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障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踏踏实实学英语的态度。

其实，一个学生的英语水平是否和托福成绩吻合，招生官是可以看出来的，托福分数可以用技术手段使之虚高，但还有 GPA，还有 SAT、AP，还有 PS 和 Essay，所有这些都相互关联，相互印证，形成你这个人的整体印象。这就是某些所谓的学霸，分数高得吓人，却被名校拒掉的原因——当所有东西综合起来之后，招生官如果得不出一个清晰的印象，不能判断出你就是他们希望录取的人，你分数再高都是白搭。

李鲁最终的分数是托福 105，SAT1920，这是一组很平淡的分，却被包括伯克利在内的五所美国大学录取了，因为他还有 4.29 的 GPA，还有五门 5 分的 AP，还有一部已经出版的长篇小说，更重要的是，有他自己亲自撰写的 PS 和 Essay，让招生官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人，也看到了他未来可能的人生轨迹。

托福虽然极其重要，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机械的分数，李鲁的一位同班同学也被伯克利录取了，他的托福只有 98 分，SAT1 也不到 2000 分。伯克利看中他什么？据说有托福 110，SAT2300 的人被伯克利拒了，伯克利为什么要这个低分的，不要那个高分的，里面必有原因。

事实也证明了，伯克利的招生官绝不弱智，他们挑选学生是很少看走眼的。李鲁的那位分数不高的同学，进入伯克利之后，不仅学习不成问题，而且延续了他作为高中学生会主席一贯的社会活动天赋，立刻成为伯克利中国学生会积极分子，而且第一次参加“伯村好声音”歌唱比赛就获得第一名。

分数是重要的，但分数也不是绝对的。

很多人为了考托福而学托福，其实是本末倒置。托福是一项古老的考试，培训机构众多而成熟，每个大城市都设有考点，考试时间也很灵活，再加上提交成绩时可以有选择地提交，不让学校看到你不愿暴露的情况，所以托福刷分成了绝大多数学生的必由之路，少则考三次五次，多则考十次几十次，都很正常。

我认识一个学生，高二就辍学，入读寄宿制培训机构专攻托福，每半月考一次，每次提高两三分，最后竟也达到 80 多分，被一所不错的美国大学录取。不过说实话，我很不赞成她这种方法，也为她爹娘的银子心疼，说起来她还不是土豪。

高二辍学到培训机构专攻托福和 SAT1，这是很多公立学校学生出国前的惯常选择。这虽然是一条捷径，但也造成了很多高分低能者，甚至有人托福上了 100 分却不能用英语正常交流，让人难以理解。

托福成绩是建立在英语基础之上的，但语言的学习都不是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积累。从这个角度看，有意出国留学的人，最好早下决心，早做准备。李鲁之所以在托福上比较被动，到申请的当年才第一次考托福，而且分数那么低，致使很长一段时间都压力很大，原因就在于准备得晚了。

许多英语好的人，都是在小学就奠定了童子功。即使小学没有抓英语，中学也要有比较多的积累。如果全部靠高中阶段努力，确实太辛苦，效果也有限。为了摸清自己的底细，不妨在高一考一次托福，考得不高没有关系，这个成绩不是拿来申请用的，只是为了让自己心中有数；然后根据这个成绩来规划自己的学习和考试。

托福成绩的有效期为两年，是从考试日期开始计算的，超过两年的成绩都不能用于申请。

托福作为一项考试也一直在变化中，从过去的纸考到后来的机考再到现在的网考，一直在改革。最近听说托福终于可以拼分了，2014 年的新版美国大学本科申请表（Common Application 4.0，简称 CA）的托福成绩部分，要求考生写出参加过几次托福考试，然后填写各单项最佳的考试成绩和考试时间。很

多人把这项规定称作考生的“福利”，因为你选择不同时间考试的单项最高分填写，得出的总分肯定是大幅提升的。

但这是不是一件“好事”，恐怕还得具体分析。2013年10月，正是鲁鲁申请大学的关键期，听说托福也可以拼分时，我们欢欣鼓舞，因为他那时的托福分数只有98分，一拼分就变成了101分，一举挤进“过百”行列，够到了一流名校的门槛线。

但我们很快意识到拼分这事很可能是画饼充饥，因为马上就听说有一大批差一点点够到某个分数线的人，现在都“呼啦”一下够线了，原来刚好够线的，则跃进更高的档次。大家都突然显得优秀多了，但水涨船高，在一大堆高分牛人中，你的分数还是平淡。

拼分使托福成绩虚胖，大家都是大块头，个人的辨识度就下降了。大学分辨不出这一大堆高分学生中谁比谁更优，就只能降低对分数的依赖，转而关注分数以外的东西。

况且，新规则要求填上总共参加过的托福考试次数，这就让某些热衷刷分的人有所顾忌。过多的考试次数，既暴露了投机取巧的动机，也暴露了学习能力的不足，在录取时不会占到便宜。

终究，托福学习还是应该回归初心，踏踏实实学好一门语言，而不仅仅是作为一块敲门砖。

SAT 纠结

在留学家长群里，经常会有一些低年级的家长请教高年级的家长：“什么时候考托福？”“什么时候学SAT？”“先学托福还是先学SAT？”“SAT是不是必须考？要考几次？”“SAT1和SAT2有什么区别？”“SAT是去香港考、韩国考、日本考，还是泰国、新加坡考？”“SAT和ACT哪个更好？”……

关于 SAT 有太多的问题，我并非研究留学问题的专家，自己也是一头雾水，虽然在网查了很多资料，但终归是止于概念，没有清晰的感受。

好在我英语极差，只能相信学校，相信儿子。学校开了两次家长会后，我大致明白了：SAT 很重要，是美国大学录取学生的主要依据，申请名校必不可少。也有一些家长说，有些不错的大学不需要提供 SAT 成绩。但我信息不灵，不了解哪些大学需要，哪些大学不需要，而且从官网看，绝大部分排名靠前的大学是要求提供 SAT 成绩的。所以，为保险起见，最好还是把 SAT 成绩准备好。

当然，如果并没有冲击名校的打算，也确实不一定非考 SAT，只需要去寻找那些不需提供 SAT 成绩的学校来申请就行了。毕竟考一次成本很高，除了培训的费用，每考一次都必须出境。

SAT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 俗称“美国高考”，即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内容包括批判性阅读 (Critical Reading)、数学 (Mathematics) 和写作 (Writing) 三个科目，每个科目满分 800 分，总共 2400 分。

SAT 考试在每年 3 月、5 月、6 月、10 月、11 月和 12 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以及 1 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举行。其中，每年 3 月的考试仅在美国举行。

每次 SAT 考试会将所考内容分为 10 个区 (Section)，每个区有固定的时间。比如，批判性阅读 (Critical Reading)：共 70 分钟，由两个 25 分钟区和一个 20 分钟区组成，在规定的时段只能完成规定的内容，跨区就视为作弊。

我曾看到网上有 SAT 考生议论哪些国家的考场监考比较松，可以跨区，甚至有人公然介绍跨区的经验。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什么是“跨区”，后来懂了。懂了之后很为这些考生悲哀，也为所有考生担忧，因为这显然是不诚信行为。

美国大学非常重视学生的人品，如果不诚信行为被发现，你基本上就完了，惩罚是相当重的。在美国人看来，诚信是做人的底线，但对一些中国学生来说，这似乎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只是运气而已——不被抓住就赚了。

每年都有各种不诚信的人被抓住，跨区还算轻的，更严重的是抄袭、代考、买考题等等。中国学生的诚信问题越来越被诟病，以致成了某种共识，当

然，这里面难免有偏见。但偏见的形成也是有原因的，而且偏见一旦形成，就难免伤及无辜。

2014 年 10 月的 SAT1 考试出现大面积延迟公布成绩事件，原因就是美国方面发现一些中国、韩国学生 SAT1 考试不诚信，主要是买考题，需要对部分考生的成绩进行审核。年底正是提交申请的关键时段，很大一批急需 SAT1 成绩（尤其是打算申请 ED、EA 批次者）的中国学生无辜受累，引起极大恐慌和愤怒。

这种中国学生无辜受累的现象近年愈演愈烈，前些年曾因为赴香港考 SAT 的大陆考生中出现作弊现象，导致香港考场监考力度剧增，以至于到了“过严”的地步。再加上 2011 年 10 月 1 日香港“万人大考场”启用，香港的考试环境已比较“恶劣”，很多考生转投澳门、台湾，以及新加坡、日本及东南亚周边国家。其实现在看来，香港的监考过严未必是坏事，当少数人的不诚信已经连累到大多数人时，远离这少数人，选择一个严格监管，能保证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于诚实的人来说，反而更有保障。

对于诚实的考生来说，在选择考试地点的时候，不要去追求哪里舒服、哪里监考比较松，反而应该选择监考严格的地方，以防污水溅到自己身上。

SAT1 考试每次总时长 3 小时 45 分钟，一般是上午 8 点开始，大约下午 1 点结束，中间有休息时间。

托福的考试时长也差不多：阅读 1 小时，写作 1 小时，听力约 50 分钟，口语约 20 分钟，中途有 10 分钟休息，总共约 3.5 小时。

虽然考试时长差不多，但难度却不同，作为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 SAT1，相对于作为语言能力测试的托福，它的难度要大得多。所以，关于先学托福还是先学 SAT1 的问题就很好解答了，如果没有托福基础，根本学不了 SAT1，因为你连学习 SAT1 的工具（语言）都还差劲，学起来肯定很困难。首先应该解决语言问题，再解决学术问题，先攻托福，再学 SAT1。

当然，并不是非要等托福学到精专的程度了才能碰 SAT1，只要大致能学

懂 SAT1 了，就可以开始学，SAT1 的学习也可以反过来促进托福成绩的提升。

一般说来，托福分数与 SAT1 分数有着比较一致的对应关系，毕竟一个人的英语能力、学习能力是一致的。从经验来看，托福能考 110 分的，SAT1 大约能考 2200 分左右；托福 100 分的，SAT1 大约是 2000 分；托福 90 分的，SAT1 大约 1800 分。当然，这只是个大概的对应关系，并不绝对。

纯粹从申请结果来看，要读排名前五十的学校，SAT1 一般要达到 1800 分以上；要读排名前三十的学校，除了 SAT1 在 2000 分以上，还要准备 SAT2 成绩。

这就说到 SAT2 了。SAT2 即科目测试 (Subject Test)，体现的是学生在某一个科目方面的能力。学生是否需要考 SAT2，要根据自己的大学的要求来定，有些大学（或专业）对 SAT2 有明确规定，要求提供多少门，甚至规定了必须提供哪些科目，有些大学则没有要求。

要求提供 SAT2 成绩的学校，一般要求提供两门或三门，但都不超过三门，所以一般考三门也就足够了。

SAT2 所包含的科目共有五大类 20 门，分别为数学、科学、语言、英语、历史与社会科学五类，其中数学类有数学（1）和数学（2）两门；科学类有物理、化学、生物三门；语言类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中文、日语、韩语、希伯来语、拉丁语等十二门；英语类只有英语文学一门；历史与社会科学类有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两门。

由于中国学生在文科上普遍较弱，一般都会选择报考数学类和科学类，这两类的考试范围也基本在中国高中毕业生所学的知识范围内。其中，数学又是中国学生最擅长的，拿满分的概率很大。科学类中物理和化学选的人最多，也是因为这两科是中国学生的强项，容易拿高分。另外，物理和化学在申请时适用面比较广，如物理和电子工程、计算机、机械、电机等大部分工科专业有关，化学和材料、高分子、生物、药学等相关，这些都是中国学生喜欢申请的热门专业。

所以一般中国学生考 SAT2 都选数学、物理、化学三科。

李鲁也是选择的这三科。本来他喜欢文科，但他的文科确实太烂，不是他本人太烂，而是与美国本土学生比太烂，这就像让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用中文来学中国历史，然后和中国学生一起考试，要想得高分肯定不容易。

李鲁虽然平时选修了 SAT2 考试所包含的文科课程，比如美国历史，但他实在没有信心用这一科去刷分。加之他报考的是 6 月初的那次 SAT2 考试，5 月中旬刚考完的 AP 数学和物理都可以趁热打铁，不用专门复习了。剩下一科报化学就好，虽不是他的强项，但凭着中国学生的数理化功底，对付 SAT2 一般说来问题不大。所以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报了数理化。

最后结果也还好，数学 800 分、物理 780 分、化学 760 分，总分拿到 2340 分。SAT2 难度不大，中国学生要想在数理化上拿高分是比较容易的。不过话说回来，假如能考一门美国历史，即使分数比不上数理化考生，但在一堆千篇一律的成绩中，其独特性也很容易让招生官眼前一亮。只可惜当时李鲁的美国历史学得实在太烂，实在无法报考，也只好留这么个遗憾了。

AP 有什么用

为什么要学 AP (Advanced Placement, 美国大学预修课程)? 不同的答案决定了你能得到什么结果。

最初，大家都是因为实惠的诱惑，为了 AP 能在申请时增加竞争力，能在进大学后抵学分。但渐渐地，听到不同声音，发现这两种好处都有不确定性。

关于 AP 在申请中的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学生的学术能力，二是提升 GPA (Grade Point Average, 平时成绩)。

现在本科出国留学越来越热，出国的方向又主要是美国，很多公立学校的学霸也加入申请美国名校的竞争，他们有很强的考试能力，以至于托福 110 分以上，SAT1 上 2200 分，这些在以前看来有如摩天大楼般的成绩，现在也变成

了“一抓一大把”，令美国名校的招生官眼花缭乱，无从下手。再加上近年来出现了一批高分低能者，虽然有很高的分数，却不能适应美国大学的学习，引起了招生官们的警惕。又加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托福、SAT 考试作弊现象，使得分数的可信度下降，连凭真本事考出高分的人也受到牵连。因而，仅有漂亮的分数已不够说明你的优秀。

那么，怎样才能证明你不是书呆子，你的高分不是凭借高超的应试技巧甚至作弊刷出来的呢？AP 就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因为 AP 是美国高中生选修的大学预科课程，能够取得优秀的 AP 成绩，说明你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能够胜任美国大学的学习，而且具有勇于挑战的性格，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精英人物，这正是美国大学要找的人。

AP 课程的难度超过高中课程，尤其是文科 AP 课程，不仅对中国学生，即使对美国本土学生来说也是不易的，像美国历史、哲学、文学这类课程，即使美国本土学生也很难拿到 5 分，所花的精力却非常大，仅从功利角度来看，选择这类课程是不合算的。但假如面对如此的不利状况，作为一个非母语的外国学生仍能选修，这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我想无论最终成绩怎样，招生官心中是会对你有一分尊敬的。

其次，AP 成绩对 GPA 有提升和佐证作用。美国大学录取时非常重视学生的一贯表现，GPA 就成了重要指标，甚至很多学校（其中不乏名校）根本不需要申请者提供 SAT 或者 ACT 成绩，只需高中四年的 GPA 就可以了。即使需要提供 SAT 或 ACT 成绩的大学，对 GPA 分数也有明确要求，必须达到一定的分数线才有申请资格。但美国人也深知中国高中生 GPA 水分很大，掺假普遍。而且，学生所在的学校不同，也影响着 GPA 的成色，重点学校牛人多，考题难，学生分数低，重点学校的凤尾比起非重点学校的鸡头来，GPA 说不定就要吃亏。这在美国本土不是大问题，因为他们了解每一所高中，同样的 GPA，来自优质高中的和一般高中的，含金量肯定不同。但他们对中国多如牛毛，名称看上去又有些雷同的中学，却很难判定孰优孰劣。怎么办呢？美国人也不傻，他们有

自己的一套判断方法来验证中国学生 GPA 的真实性和含金量。AP 成绩就是参照系之一。

AP 是美国人自己的课程体系，考试也是由美国人自己出题，自己判分，只不过考场设在中国。他们信任 AP 的分数，就如信任托福一样，哪怕中国也爆出过托福作弊事件，但毕竟只是个别现象，未能形成全方位的信任危机。一科作弊相对容易，科科作弊就太难了，美国学校会把几个成绩结合起来看，托福、SAT、AP、GPA，最终得出可信的结论。

一个学生，如果有很高的托福分和 SAT 分，GPA 也高，这很自然，很合理。如果托福和 SAT 不太理想，GPA 却很高，就只能理解为要么 GPA 作假，要么这个学校整体水平不怎么样。但是，如果有优异的 AP 成绩，即使托福和 SAT 不太理想，那也只能说明你的英语水平欠佳，但学习能力并不弱，再辅以优异的 GPA，体现出一贯的学习状态，就能弥补托福和 SAT 的不足，仍有可能让招生官认为你是一个动力充足，很有潜质的学生。

而且，有了优异的 AP 成绩，必然就有优异的 GPA，这是与 GPA 的计算方法有关的。GPA 有一套复杂的算法，具体怎么算我也不是全部清楚（比如期末考试占多少，月考占多少），但原理知道，就是要把平时满分 100 的、满分 120 的、满分 150 的各种考试分数，按一定的比例，还要参照你在班级的排名，最后都换算成 5 分制的 GPA 成绩。问题就来了，你平时再牛，不可能每次都考满分，而且不可能每次都排在班级第一，所以你的平时成绩再好，也不可能 GPA 达到 5 分。据 Zinch 网提供的数据，哈佛录取新生的平均 GPA 也才 3.65 分，美国的高中生能拿到 4 分以上的平时成绩已经是非常厉害了，但 AP 考试却是 5 分制的，你考上几个 5 分，拿去和其他成绩一平均，GPA 能不提升？

在我心目中，鲁鲁并不算学霸，但他申请时提交的 GPA 却高达 4.29，以至于我当时都吓了一跳。后来一想，也正常，他 AP 考了五个 5 分，三个 4 分，这在美国已经属于非常优秀的高中生。

美国的 AP 考试，最高分是 5 分，3 分以上（名校一般要 4 分）可以得到大

学认可折算学分。曾经看到资料，美国的高中生能够在 AP 考试中获得 3 分以上成绩的，只占全美高中生总数的 5%，能考到 5 分的，只占全美高中生的 1%，能考一个 5 分，在美国高中应该就是百里挑一了，如果能考三个 5 分，简直就是千里挑一。像鲁鲁这样考了五个 5 分的，在美国大学眼里自然有不低的含金量。当然，中国学生考试能力天下第一，特别是当大量公立学校的优秀高中生也放弃高考，加入本科留学美国的竞争后，现在能考十个 5 分的人也不鲜见，就像 SAT1 居然有不少人能考满分一样，和这种真正的巨无霸相比，鲁鲁充其量算个正常人。

鲁鲁自从进入康福以后，由于学校特别强调 AP 的学习，他自然也不敢懈怠，一直是全力以赴。但也有很多家长抱质疑的态度。因为 AP 究竟能对申请起多大作用，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指标，美国大学也都没有权威的表态，不像 SAT 和托福都有硬杠杠，在官网上明确写着。AP 只是作为参考，并没有列入必须提交的成绩，它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说法不一。而且，从申请的实例来看，有人 AP 很好却收获不佳，也有相反的，AP 不佳却收获颇丰。还有不少家长抱怨因过多精力用于学 AP 而耽误了托福，后悔莫及。当然，AP 对申请的正面影响也有不少人提供了实证。所以，在 AP 对申请的作用这一点上，结论是不确定的。

另一点诱惑，就是传说中的 AP 可以抵大学学分，节省留学费用。但其实，这一点更不靠谱。康福一位学长的妈妈说，她儿子学了八九门 AP，最后只有三门抵了学分。还有人抵得更少。鲁鲁在高中学了八门 AP，进入伯克利之后，也只抵了一门数学。为什么？之前学的 AP 物理之类，由于他进大学后没有选修物理，就无法拿去抵分。“抵学分”的概念并不是你有了这个学分，这门课就可以不修了，直接记上学分，而是你在大学选修的这门课，由于在高中已经提前预修了一部分，已经学过的就可以省略了，用 AP 的分来抵这部分学分（AP 分必须是 4 分以上甚至是 5 分），直接从更难更高级的部分开始学，这就节省了时间。所以，如果你大学根本不打算选修的课，之前学过的 AP 是无法抵学分的。

而且，即使选修了相同科目，有时候自己也会放弃用 AP 抵学分。中国高

中生选修 AP 多少都带有功利目的，学得并不扎实，如果进了美国名校，真正怀着求知的目的，往往还得从头再来。以鲁鲁为例，他的 AP 美国历史这科，虽然考了 4 分，按伯克利的规定可以抵学分，但他自己并没有拿去抵。因为他喜欢历史，不愿意放弃学习机会，高中那点 AP 美国历史，比起伯克利的美国历史课程来，只是一点皮毛，两者的厚度有如天壤之别，他宁肯踏踏实实重学一遍。

由此可见，AP 能不能抵学分，能抵多少，都因人而异，因学校而异，因学科而异，不确定性很大。为了如此不确定的结果而付出太大代价去学，确实不值。

尽管如此，鲁鲁在高中阶段还是选了八门 AP，不算最多，但也不少。即使高四申请结束后，AP 成绩已经几乎没用了，他还重修了心理学和美国历史两门课程。为什么？就在于他对 AP 的好处有自己的认识。

一是学 AP 确实对申请有用，不仅在于成绩好看，更重要的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提高了英语水平，间接促进了托福和 SAT 成绩的提高。鲁鲁能不上任何培训班，完全裸考托福和 SAT 就能达到比较好的成绩，AP 的学习功不可没。如果只是靠刷题和死记硬背来提高成绩，艰苦程度不可想象，效果也很难说。

二是学 AP 对个人素质的提高确有好处。AP 是预修大学课程，已经进入学术层面，绝不单纯是“学知识”那样简单，不只是记忆，更多是思考，其思维方式对惯于中国式学习的高中生来说是一种蜕变，由知识的积累上升为认识世界、解决问题的层面。

三是学 AP 有助于迅速适应美国大学的学习。美国大学是宽进严出，即使美国本土学生也非常辛苦，更不用说非母语的 international 学生，除了课程本身的压力外，在语言、社交、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很多困难要克服。留学的第一年是很关键的，如果提前学习了 AP 课程，在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上已经得到了训练，有助于与美国大学尽快接轨。再加上已有的 AP 成绩能抵一部分学分，更是直接减轻 GPA 的压力。即使不愿意抵学分，重学一遍已经接触过

的课程，也会相对轻松一些。李鲁到伯克利的第一学期选修了数学、美国历史、政治、写作、和平与争端等课程，其中文科占了绝大部分。这些文科课程，即便是美国本土学生也很难拿到高分，他却不算吃力就可以拿到 A 和 B，能迅速适应美国大学的学习，这多少与高中选修过 AP 文科课程有关。

如何学 AP，不同的出发点，也有不同的策略。如果只为申请，只看分数，一般人都会选容易拿分的数理化，毕竟在理科课程上拿高分，对中国学霸而言，几乎不构成难度。但能达到以上三个目的——提升标准化考试成绩，提高个人素质，帮助适应美国大学——的恰恰是文科课程，至少文科课程所起的作用更大。学习 AP 文科课程更具有挑战性，美国招生官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同样的分数，文科课程会有更高的含金量。

虽然如此，真正选文科课程的人却不多，能花大力气学好的人更少。因为算账下来，性价比太低，属于奢侈品。鲁鲁在高三时选修的微观经济、心理学和美国历史三门文科课程，花了很大精力去学，考出来的成绩只有微观经济拿到 5 分，其他是心理学 3 分、美国历史 2 分，而理科课程微积分（BC）、物理 C 电磁、物理 C 力学花的代价并不大，却都拿到了 5 分。

但他并不因这个“不划算”而后悔，到高四已经完成申请后，又重修心理学和美国历史这两门课，这时分数已经没有意义了，之所以学，就是因为兴趣，因为那些隐性的好处。

学美国历史，使鲁鲁在知识和素养上的积淀大为增厚。高四寒假，我和鲁鲁受邀在四川德阳一个叫东岸咖啡的地方与当地读者见面，分享的主题是家庭教育。鲁鲁在分享中谈到美国的禁酒令。人民要喝酒，政府不许喝，结果私酒盛行，由此催生出各种违法活动，效果与初衷背道而驰，最后政府只好废除这个禁令。可见，与人性相违背的管理往往事与愿违，父母管孩子也是一样。他由美国历史中的一段典故，讲到家庭教育中父母和孩子的关系，阐明怎样的管教才是合理的、有效的，很有说服力。而这段随手拈来的典故，就来自于 AP 美国历史课。

说实话，那晚的分享鲁鲁比我讲得好，从那天开始，我明确地意识到我应该退出舞台，把位置让给年轻人了，因为儿子的视野和魄力都已超越了我。

千万不要低估孩子的能量，不要把他放到一个狭小的框子里去规划，眼光长远一些，他会走得更远。

为什么学霸也怕英语

出国留学，英语是第一道关，必须要过。普通孩子固然感觉学英语很难，问题是很多成绩好的孩子，其他科目堪称学霸，英语也学不好，托福很难考上100分，这又是为什么呢？

按理说，英语这东西也不是什么高科技，全在熟能生巧。英语国家人人都会说英语，就因为他们从小说，每天说。而非英语国家的人，只要不是傻子，只要肯下功夫，也都能学会。但问题就在于这“下功夫”三个字，很多人就是下不了功夫，或者说做不到有效地下功夫，原因多半在心态上。

有人说，学英语最好的办法，就是和老外谈一场恋爱。恋爱状态下，学英语就成了一项甜蜜的事业，你会调动起大脑的每一个细胞，生怕听错一个词，听漏一句话，没听懂的要赶紧弄懂，没记住的要赶紧记住，荷尔蒙会让你的潜能得到最彻底的开发——这就是典型的快乐学习模式。

只有当学习成为真正的需要，成为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时，学习才可能达到高效。但很多人学英语的状态恰恰相反，不仅没有兴奋可言，简直就是恐惧和厌恶，就像和一个你恨的人在一起，你恨他怕他，见到他就想躲，和他在一起分分秒秒都是煎熬，你怎么可能用心地理解他、学习他？

很多严重偏科的孩子，问题就出在这里。一些学霸级的孩子，正因为优势科目太得心应手，太有成就感、太热爱，相对较弱的科目就成了累赘，太让人沮丧，内心就有潜在的排斥，不由自主想逃避，即使勉强打起精神去学，也学

不进，学不好。

人的左右手刚出生时并没有太大区别，但右手用得更多，渐渐处于优势地位，左手就越来越弱化。右手太能干了，左手便显得笨。既然左手笨，谁还愿意用左手呢？越不用左手，左手就越加笨下去。学霸学不好英语，不是智商问题，也不是学习态度问题，就在于这种左右手的不平衡上。

其实，偏科是正常的，世上没有绝对均衡的事。所以要有正确的期望值，左手就是左手，永远不要指望左手能和右手一样强，除非你是左撇子。你只有接受偏科的事实，不沮丧、不报怨，尽量把左手用到它所能达到的最好状态就行了。

除了调整好心态，对于自己不擅长的科目，要制订合理的计划，从较低的目标入手，从一点一滴的小成就中获得自信和亲近感。英语学习是长期的事，需要日积月累，只有解决好心态问题，亲近这门课，才可能长期坚持，才能把英语学好。这一点，对于非学霸级的孩子也一样适用。

学英语可以借鉴学汉语的方法。

李鲁几乎没有童子功，小学即使在普通学校的普通班，英语也算差的。他从五年级才开始接触英语课外班，断断续续学了一年杂七杂八的，什么一口气英语、剑桥英语、公共英语，之后连续学了两年《新概念（2）》，到初一结束时就完全停止了，再没上过任何英语课外班。初中阶段他的英语在学校也只能算是中等。

尽管我和他爸的英语都很差，但我们的汉语不差，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就是“英语也是一种语言，语言的学习都是相通的”，汉语学习的规律可以运用到英语学习上。

每个中国人都会说汉语，因为汉语是我们的交流工具，而不只是一门考试科目。我身边的人从来没有靠背字典而学好汉语的，学英语也一样，关键是要用！考试虽有一定的技巧，可以通过培训在短期内提分，但那不是根本之道，而且也不是什么高深之道，不需花大力气去学。

基于这样的认识，李鲁尽量不追求分数，多关注学习本身，相信厚积薄发，分数最终不是问题。

他的英语学习真正发生质的飞跃是在初中二年级以后，初二他突然对英语阅读有了兴趣，我给他订了一份英文周报，还买了两本英文杂志（中学生版）合订本，让他带到学校去看。那个合订本很厚，他看了整整一学期，才把两本全部看完。就这两本厚厚的杂志，奠定了他的阅读基础。

阅读需要时间，他读这些东西的时间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上的是一所寄宿制重点中学，每天的学习任务已经很重，宿舍又有熄灯制度，不可能加夜班。而且他的功课、他的课外活动是一项也没有落下的。其实，鲁鲁读英文杂志，每天就是午睡前的十几二十分钟，读一小段就睡，时间看起来很短，坚持一学期，每天如此，就不可小觑了。

每天这十几二十分钟的英文阅读，提升了他的英文水平，可以这么说，那些每周花几百块钱上课外班的人，一学期下来，可能阅读量也赶不上这两本杂志合订本，更何况，鲁鲁读杂志，是自己一个人翻着字典，一页一页读出来的，投入的程度决定了阅读的质量。

这个学习过程，也让他更深地体会到学习这件事最终是靠自己。上高中以后，尽管知道托福的重要性，他还是宁愿靠自己，不参加校外的托福培训班。有一次和鲁鲁谈到报班的事，他说：“我就不明白，有的人明明知道报这些班没用，还要去报！”

我问：“怎么没用了？”

“不管你报什么班，最终都要记住那些东西，要会用，这些都靠平时的积累，报个班什么的就能掌握？”

“托福班要教些考托福的技巧，总能提点分吧？”

“这些都是技术性的，自己也能掌握。而且学校本来就要教，用不着到外面去学。报这些班的人都是因为不自信，想学又管不住自己，自己在家的时候不能自己学，于是就报个班，心想‘我是上了课的，我在学’，就是求个心安。

这就更可怕了！”

“为什么更可怕？”

“他觉得他报了班，交了钱，上了课，‘我在学’，心安了，于是回家以后就不再自己用功，也没精力自己学了，‘反正都去上了课了’。他这么想，就松懈了。但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自己学、自己记才能变成自己的，光去上一下课有什么用？结果该掌握的东西反而没有掌握，这就是更可怕的地方！”

想了想，真是这么回事。

鲁鲁一直踏实地跟着学校的课程走，他相信学校开设的英语课是有效的，特别是 AP 课程的学习，对英语能力的提高一定有帮助，因为那是真正的“用”。

AP 是大学的专业课程，除了课堂上用英语听课和交流，更重要的是，一门课学下来就意味着你已经接触了这个专业所涉及的大量知识，你要记忆大量的专业词汇，理解教材中用英语表述出来的观点，还要表达自己的看法，用英语完成作业和论文，这一切，不仅构建了知识体系，也在提升英语能力。

在什么样的体系中学习

常有家长会问，想让孩子出国读本科，却不知道高中该上公立名校还是国际高中，一方面舍不得公立名校的优质资源，一方面又担心孩子“双线作战”疲于奔命，很难抉择。

其实，孩子最终只能通往一个目标，要么高考，要么出国，所谓的双线作战，不过是一种选择上的拖延症。

假如认定了要出国，无论是上国际学校，还是公立学校的国际班，都比上高考班强。因为这是两个体系，不仅仅是精力分配上的问题，出国所需要的学习，与参加国内高考所需要的学习，在学习的目的、内容、方式、氛围上都有很大差异。

无论国际学校还是公立学校国际班，都有一套国际化的课程体系，有的是 AP，有的是 A-Level，有的是 IB，还有与国外中学联合办学，采用国外课本的，没有统一规定，各有各的好处。尽管这些体系在实际教学中还是免不了带有中国特色，但比起纯粹的高考班来，还是要国际化得多。

国际课程本身所包含的教育理念，以及所需的师资配备，就决定了读国际班与普通班的收获不同。以李鲁为例，从高一开始，除了语文课本，其他主要的教科书上就找不到一个汉字了。当然，并非所有老师都是外教，但即使是用汉语教授的科目，也必须用英文来完成作业。这种学习环境，对学生英语能力的提高是潜移默化的。

当普通学校的学生每天都在拼命刷题时，国际学校的学生也没闲着，但是他们的选择显然要灵活得多。李鲁在高一就选修了三门 AP 课程：物理（B）、微积分（BC）、微观经济。第二年又选修了四门 AP 课程：物理 C 力学、物理 C 电磁、心理学、美国历史，同时重修了上年选修过但只拿到 4 分的两门 AP 课程：微积分（BC）、微观经济。与此同时，要备考托福和 SAT1，必须进行大量的英文阅读和训练，学校的英语课也是用的大学课本。

国际学校或国际班的学生，由于仍然属于中国高中，要拿到高中毕业证，就必须参加统一的高中会考。所以他们仍然和普通公立学校学生一样，是要学习会考科目的，但已经不是学习的重点了。可见，两个体系中的学生，三年下来（一些国际学校高中需要读四年），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个人素质都会有很大不同。

国际学校一般都是小班教学，每班 20 人左右，课堂上每个学生都有比较充分的机会参与。强调自学，强调讨论，这样的学习方式，使得学生在出国以后也比较容易适应国外大学的学习。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李鲁在高四纯粹出于兴趣重修了一遍 AP 美国历史，因为这时申请季已经结束，分数对申请已经没有用了。AP 美国历史老师 James 是他最喜欢的老师，这个历史学博士，本科就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可见李鲁与伯克利缘分之深——他的课堂有多小呢？最多的时候十来个人，最少的时候就李鲁一个人，通常情况下是三五个人。毕业于美国名校的正宗历史学博士，每周两次来给这三五个人上历史课，多么奢侈！

课堂上的充分交流自然不必说了，正式考试之前，James 把学生约到咖啡馆复习（完全是他自己的周末时间）。回来我问鲁鲁：“老师这么辛苦，你没请老师喝杯咖啡？”儿子说，老师还要给他买咖啡的，他不好意思，自己买了自己的。



李鲁和美国历史老师 James 在一起

这就是学习的氛围和师生关系。当然，并不是所有科目、所有老师都是这样，但至少儿子已经有所感受了。在国际学校或者国际班，粗暴老师几乎是没的，课堂上公然谩骂、体罚这一类的事也几乎不可能发生。学生可以得到基本的尊重，这起码对人格健康有好处。当然，这仅限于我所了解的情况，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现在出国成风，国际学校或国际班也是良莠不齐。

留恋公立名校的家长，除了留恋名师名友外，还有留恋名分的心理，毕竟

是名校，别人想进都进不了，那是多大的光荣！“名友”则体现在人脉上，也就是同学资源、校友资源。名校牛人多，与牛人做同学，将来被提携的可能性也大。

我就认识一个家长，虽然女儿读的是普通学校，但他却花了一大笔钱把女儿弄进实验班。其实他女儿成绩不好，去了实验班只能是垫底，但他觉得，实验班的同学将来去好大学的多，有出息的多，女儿与他们同班，人脉资源更丰富。他就是这么想的。

中国人毕竟还没走出乡土社会的熟人情结，现实中也一直刮着“不正之风”，深谙此道的家长尤其重视人脉问题，可以理解。有很多人不愿意本科就把孩子送出国，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在国内上本科，有一帮同学，将来不像海归，孤苦伶仃的。这一类家长即使送孩子出国，也多是希望出去长长见识，最终还是回国发展。

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但留学是一件复杂的事，如果决定要走出国的路，却又和普通班同学在一起，不仅课程和学习氛围上有冲突，心态上也会有很多困扰。

首先留学申请需要提供各种成绩，而这些成绩又并不像中国高考，就那两天，一考定乾坤。高考的孩子不需要想太多，只要埋头学，把考试搞定就行了。无数次的大考小考，最后都是为了那两天。那两天里汽车都不许大声鸣喇叭，全社会都为高考开道。那两天一完，十年寒窗就结束了，学生就可以把书撕了，然后等着出成绩。

留学需要的考试却是分散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段的，需要自己去规划和实施。你需要了解自己是什么状况，要选择什么课程，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参加考试。且不说学那些课程的难度，仅仅考试这件事就可能弄得你焦头烂额。

鲁鲁在报考托福时，有一次就因为北京没有考位了，只能找黄牛代报，多交了几百块钱，才终于报上天津的考位。我们只好提前一天到天津，看考场，住酒店，第二天考完再坐高铁回北京。这还算好的了，鲁鲁一个同学也是因为

没有考位，找了两家黄牛，最后在乌鲁木齐报上名。母子二人只好提前一天坐飞机从北京到乌鲁木齐，考完又飞回来。

这还是在国内设有考场的托福考试，至于必须出境考的 SAT，每个考生都有讲不完的故事。2014 年 10 月的 SAT1 考试，我一个朋友的儿子报的是日本冲绳的考场，之前的报名、签证、订机票和酒店、上网查各种攻略，忙活了几个月。但等到不远万里去了冲绳，却遇到台风，考试取消。可能在日本人看来，取消一场考试没什么大不了，但对朋友的儿子来说，浪费的不只是母子二人去一趟日本的精力和金钱，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 10 月这一次 SAT1 考试的机会，再考就要等到 11 月了。没有 SAT1 成绩，申请计划全部打乱，ED 泡汤。而且 11 月，在申请加州大学最紧张的时候，他还得分心忙活一次考试。

这些经历都是留学生所独有的。除此之外，还有社会实践活动，以及申请阶段的千头万绪。如果孩子没有身在留学这个群体，信息不通，缺乏支持，要独自走下去，真的很难。

在什么样的体系中学习，对于打算留学的孩子来说，应该早做抉择。当然，留学这件事本身就不易决定，去哪个国家，什么时候走，以什么方式走，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考虑。

有时候考虑不周会陷入被动。比如一些家长本意是舍不得孩子过早离开，想让孩子在国内上本科，再出国读研；但高考一役没有打好，在国内上不了理想的大学，失望之余，突然觉得还不如出国。

也有的家长，以前从没认真想过孩子出国留学这事，都临近高考了，忽然看到某篇新闻报道，或者看到某个熟人的孩子出国了，就心动了，忽然就觉得自己孩子也要出国。还有些孩子，到高三了，因为恐惧高考这件事，突然决定要出国。

其实他们不知道，本科留学，压力一点不比高考轻。出国留学是一件慎重的事，如果仓促决定，没有准备，不仅很难申请到理想学校，出去以后也难以适应。

李鲁曾应媒体之约写过一篇文章《视野决定你能走多远》，当时他高中尚未毕业，也不知道自己将会去哪里上大学，文章虽然谈的是学英语，但他把学英语放在不同教育体系中来分析，有切身感受，对于同龄人来说，多少会有些启示。

附：李鲁的文章

视野决定你能走多远

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我一度以为我的英语水平比大部分同龄人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天赋，因为即便平时花很少时间学英语，在考试中我还是可以取得理想的成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考时我在满分 120 分的英语考试中拿了 111 分，这算是相当好的成绩——放在中考这个考试体系中而言。

拜中考英语成绩所赐，我在上了高一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还抱有一种优越感，因为有一回同学们分享各自的中考成绩时，我发现几乎没有人比我分数高，特别是当我说出我的成绩，然后班里一个被公认是英语水平突出的女生说她的分数跟我正好一样的时候。同年年末，那个女生考出了托福 101 分的成绩，在她 14 岁的时候。这样的成绩放到现在可能并不让人很吃惊，但是在两年多前，并且是在学校那样一个小圈子里，她的这个分数可谓令人难以置信。紧接着在高二刚开始时，那个女生托福考了 112 分——比我的中考英语分数还要高，然而同时，我的托福成绩只考了 77 分。

相同的中考英语分数，托福成绩却是天壤之别！从那时开始我便清楚地意识到了，我一直以来都是在用一个较低的参照系来衡量我跟其他人英语水平上的差距，就好比把一张白纸和一张黑纸放到一个灰色的滤镜下去对比一样，差距看上去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事实上，在那之前我也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这种差距，比如在高一英语课上写作文的时候，我经常会用中英词典查一些我从没见过的词，然后把他们强加进我的作文里。每次那个女生看过之后都会说这不是英语，然而我就无法区别怎么写是英语，怎么写不是英语，也无法想象她所说的英语究竟是什么样的，这可能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说到底，这样的概念是很模糊的，诸如什么样的英语算是正宗，但也许就因为她的脑子里有了这种概念，她那时才能在英语水平上超出其他人如此之多。现在想起来，无论是对一门语言的认识还是熟练运用，跟平时的大量积累和练习都是密不可分的：也许从小时候起，那个女生就在用更高的参照系去衡量自己的英语水平，她可能在小学时学初中英语，在中学时学托福、雅思级别的英语，也就是所谓的起步比别人都高。

在中国的初中、高中里，学生们接受的考试在很大程度上检验的并不是学生的英语水平，而是他们避免犯错的能力。一方面，学生会因为小错误被扣分，比如单词拼写；另一方面，老师甚至会在试卷中设置陷阱来诱使学生犯错。在这样的考试中，犯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学生的英语水平很高，也难免因为小错被扣分；同时因为考试本身对英语水平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普通学生通过大量练习也可以拿到不错的分数，也就造成了水平高和水平低的学生看上去差不多的假象——就像那个女同学和我一样。这样的考试体系无疑就像一块灰色的滤镜，过滤掉了学生之间相当一部分水平上的差距，同时也使得无论是水平高还是水平低的学生都对英语学习怠慢了。水平低的会想，我只需要把会做的做对，避免犯错就好了；水平高的会想，即便我再怎么提高水平，也还是避免不了犯错。这种心理就像一道隐形的屏障一样，限制了每一个人。

很多时候，人究竟能走多远，并不在于当下他有多么努力，而是在于他把自己置身于怎样的环境中，不同的环境决定他能看到什么、能走到哪里。就像初中时的我一样，即便再怎么努力，我也只能无限接近 120 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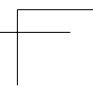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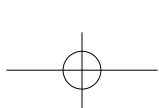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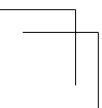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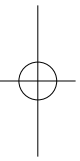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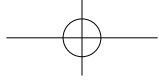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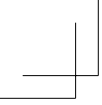
满分，然后这个分数换算到托福，理所当然对应的也就是 70 多分，因为根本上我所缺少的并非是海量的重复练习，而是常年的英语积累。当我置身于托福这个体系中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欠缺了多少，以及前方还有多少路要走。我很庆幸我能提早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至少从那时起，我付出的所有努力都能真正地促使我进步了。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托福考试也不能被称为是合理，因为它仍然在用分数来衡量一个人的英语水平，而真正的英语水平很难量化，有时候两个人即便是差了几分，英语水平也并没有太明显的差距。但是毫无疑问，托福以及其他留学必需的考试合理性更高，它们都采用了考试应有的标准，那就是测试学生的水平以及努力程度。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妈给我买了一套英文原版的《飘》，当时看起来感觉非常困难，不仅是有大量单词不认识，而是很多时候就是单纯地读不懂句子。然而当我考完 SAT1 并且申请完美国、英国大学之后，再读起这本书时却变得得心应手了。道理很简单，就是通过学习 and 申请的过程，背的单词多了，读的英文多了，自然就熟练了。由此可以看出，同样是考试，但是因为设计的目的不同，对学生的影响也大相径庭，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学生当他们准备过留学考试之后会发现，自己的学术水平也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但是人们往往会降低要求从而麻痹自己，误以为当前已经做得相当出众了，却没想到在他们身处的体系之外还有更高的目标可以追求。对于英语的学习而言，刚开始的过程固然艰难，但是随着积累，之后的效率就会高很多。就像粒子做圆周运动一样，处在高轨道的粒子只需很少的能量便能获得很高的速度，然而最根本的还在于能够意识到那些更高轨道的存在，一步步地爬上去，而不是一无所知地在低轨道里花着同样多的能量做毫无意义的事。

原载于《德阳城市新报》，2014 年 5 月 23 日



7

决定 DIY 申请

选择 DIY，就意味着申请的主动权已经交给孩子本人，主角是孩子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在申请这件事上，家长能直接帮上忙的并不多，具体的事都是孩子自己在做，家长插手过多反而会把事情搞乱。



尽

管康福的高中是四年制，但紧张气氛从高三下学期就开始了，因为高四一开学就是决定命运的申请季！

6月，高三年级开了一次家长会，内容不再是老生常谈的学习和考试，而是申请学校。普及了一些申请知识，强调了申请的重要性，最后就是动员大家参加学校留学中心的辅导和服务。我这才意识到，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刻到了。

虽然一直都知道申请学校是留学前最为重要又最为麻烦的环节，但对它的重要性和麻烦度并没有切身体会。网上固然看到很多资料，也听高年级家长讲过，但都是零零散散，又常彼此矛盾，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概念。

家长会后，好几个家长打来电话，问我们是自己申请，还是找学校，还是找中介，我一时无法回答。

这其实就是摆在所有准留学生面前的三个选择，在正式申请学校之前，你必须做出决定——你以什么方式进行申请。

所谓自己申请，就是俗称的DIY (Do It Yourself)，一切都自己去做。所谓找学校，就是依靠学校留学中心帮助你做申请。至于找中介，不言自明。

为什么选择 DIY

我们最先排除的就是“找中介”。

一方面中介的费用太高。按一般行情，要申请到一流美国大学，通常需花费十万元以上，甚至更多。听说去年有个申请到美国排名前十大大学的女生，找了两家中介，花三十多万，才最终如愿。三十万，哪怕十万、二十万，对土豪来说是九牛一毛，但对我们来说就是拔了一撮毛，还是会疼的。另一方面，中介那里花了大价钱，不一定有好结果，这方面的负面信息在网上看到很多，周围也听说不少，权衡之下难免犹豫。

中介机构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企业，而中国的企业文化普遍比较畸形，赚钱就是大多数企业的唯一目的，中介也难以幸免。既然出发点是谋利，操作上也必然浮躁，反映到收费、选择学校、写申请文书等等，都很难真正为申请者的利益着想。

更重要的是，目前流行的中介方式，与我们的价值观不符。由于中介机构普遍急功近利，过度包装甚至造假行为都不鲜见，已经影响到美国大学对中国学生的整体评价，你找中介就等于自投酱缸。

“真实”是美国学校十分看重的品质，世界上恐怕没人喜欢“不真实”，美国的教育体制之所以存在“申请”这种模式，就是要让学生呈现出全面的、真实的自己，以便学校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做出取舍。

学校能否录取到适合自己的学生，就取决于能否看到学生的真实面貌，为了保证这个面貌的真实，美国大学在申请模式中设置了一系列的要件，包括学生的 PS（Personal Statement，自我陈述）、Essay（申请短文）、推荐信、GPA（Grade Point Average，平时成绩）以及 SAT（或 ACT）等标准化考试成绩。通过这一系列的材料，学校可以对申请者得出一个完整的印象——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从

学习能力到价值观、性格、成长背景以及你对学校的认识和期望等等)。

学校和学生，就像一对恋人，只有彼此相爱才能幸福。相爱的基础是相知，但学校和申请者又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学校在明处，被万千的仰慕者所知晓、所追求；而这些追求者却在暗处，学校对他们一无所知。招生官的内心恐怕也是煎熬的，既欣喜又焦虑，面对那成千上万的申请者，成千上万陌生的面孔，他肩负重任，要挑选出相互欣赏、相互匹配，又能彼此相爱的人来，这工作并不轻松。可想而知，假如招生官感觉一份申请材料不真实，感觉面前这个陌生面孔模糊又可疑，他会怎样？

道理是明摆着的，但很多人就是不信。我们总是爱玩小聪明，总是太寄望于侥幸，而且总是不相信正规渠道，往往宁肯相信各种传言，各种牛人、达人、红人、熟人，就是不相信官方的正式说法，以为那就是表面文章，背后一定藏着潜规则。也许我们这个社会就习惯如此吧，不信任，也不自信。

但熟人未必就可信。记得我们刚决定 DIY 申请时，一个熟识的家长来找我聊天，直接说 DIY 是个美丽的谎言，美国高中在 4 月份就已经让学生开始申请了，康福的孩子还在忙于考试，“差距多大”！他的孩子就在美国上高中，现身说法，让我吓出冷汗，DIY 的决心又摇了摇。接着他推荐我去参加某人的申请指导，实际上就是中介。钱倒是不贵，但感觉有些矛盾。他推荐的那人我也认识，听过他的讲座，我并不赞同他的某些观点，感觉我们在整个价值观上有分歧，所以最终没有去参加他的辅导，还是坚持 DIY。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当时找我聊天的那个家长，他自己实际上就在做中介，他和那人其实是一起的。有时候，盲目信熟人，真还不如信官方。

当然，官方也分为不同的官方。最直接的官方就是美国大学的官网，从官网得到的信息是最全面、最准确，也是最权威的。很多人喜欢到处打听各种消息，有不懂的地方总喜欢到处请教人，其实，你需要的消息往往就明明白白地写在学校官网上，不懂的地方只要仔细阅读就什么都明白了，诸如学校有什么专业，有什么特点，需要什么样的学生，什么时候提交材料，需要提交些什么

材料，需要哪些成绩，必须达到多少分等等，在官网上都能找到答案。如果一个一个看学校官网觉得麻烦，或者英语太差不能阅读官网，还有一些整合信息又比较可信的中文网站可供选择，比如 Zinch，甚至百度百科，都能很容易地查到各种资料。

有一些官方机构也是值得接近的。自从决定走留学这条路，我们就经常参加美国大使馆教育办公室组织的留学讲座，从留学办公室工作人员那里听到不止一次提醒，希望学生自己申请，呈现真实的自己。在媒体上，我们也看到美国方面的教育官员和不少大学的招生官鼓励学生自己申请，诚实申请。留学办公室组织的留学经验分享、知识介绍等等活动，也给我们很多帮助。

在人生真正重要的时刻，往往还是价值观起决定作用。申请这件事，也是对价值观的考验。你是不是真的秉持着一种诚实做人、踏实做事的人生理念？你如果不仅是口头上这样说，心里面这样去想，而且实际上也是这样去做的，那么申请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成为问题呢？

当然，并不是所有中介机构都不诚实，我只是想说，你在找中介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自己心里一定要明白，你需要找什么样的中介，你找中介要达到什么目的。如果你自己的目的就不正当，到时候如果没有修成正果，那也是活该。

申请这事，不仅事关诚信，还事关尊严。申请学校实际上是一个双向选择，必须彼此尊重。投机取巧的想法，本质上就是对别人不尊重，也是对自己不尊重。

因为，一方面你把对方预设为智力低下者，以为他看不清你的小把戏，稀里糊涂就被你忽悠了，如果你这么认为，那你就太侮辱别人的判断力了。另一方面，你迎合别人，以别人的标准来伪装自己，且不说你是否真的能够掌握别人的标准，把自己伪装得恰到好处，就算你真的成功，以这种低三下四的心态达到目的，你内心就真的觉得很自豪？

申请虽然需要一定的技巧，但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技术活，就像人与人之间相处，有内容的人自然会吸引关注，有尊严的人自然会赢得尊重一样，呈现真

实的自己，属于你的终归会如期而至。

我认识一个女生，比鲁鲁高一个年级。她的托福成绩并不好，最终也没达到目标学校的托福分数线。但她喜欢那个学校，在申请的过程中和招生官建立了联系，多次邮件往来之后，彼此都已熟悉。但她的成绩确实没有达到分数线，其他方面也没有太特殊的表现。尽管她投入十分的热情去申请，还是被这所学校拒绝了。

她自然很难过，但并没有抱怨，仍然表现出对学校的热爱。当得知学校要来中国举办招生宣传活动时，已经被学校拒绝的她，主动要求去现场做志愿者，为学校服务。“我可以告诉后来的申请者，我所理解的这个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会有什么要求，毕竟我亲身经历过。”她这样说。

她的善意感动了招生官，就在她已经收到拒绝信，以为和这所学校已经绝缘之后，有一天忽然接到招生官打来的电话，问她是否还愿意来这个学校上学，学校将会给她提供全额奖学金。不错，是全额奖学金！条件只是暑假提前到校，补习英语。

她当然愿意！现在她已经是这个学校大二的学生。她妈妈说，是上帝本人在帮她！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是她自己帮了自己。

DIY说到底就是自己帮自己，自己始终是主导。比如说，你要选哪个学校，你要找哪个老师给你写推荐信，你要写的PS是怎么样的构思，别人固然也可以帮你出出主意，想想办法，但那都是在你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已经有了写作的方向，有了基本的设想之后，别人最多给你点拨点拨，主体还是你自己在做。

正因为自己就是舵手，是掌控全局的人，这其中自己得到的锻炼就不一般。DIY申请虽然最终的结果可能和请中介一样，都是被录取了，但心理上的影响大不一样，成就感大不一样，对个人成长的作用大不一样。

DIY申请的孩子能够从中获得更大的自信、更清晰的自我认识，以及更强的行动能力。

比如，李鲁从选择学校开始，自己在很多资料中去筛选，可能他看了几十

所学校，只选出了十几所，但其他几十所的资料并不是白看的，他通过了解这几十所学校，对整个美国的教育系统就有了具体的认识。在看了很多资料以后再来从中选择，这个过程就既是对环境的认识，也是对自身的认识，同时还是对自身和环境之间匹配度的认识。

再比如，具体的申请过程中，要找老师写推荐信，这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也很磨人。刚开始他就生怕校长不给他写，因为他那时候成绩并不拔尖，想了很多办法去磨。每个学生都想请校长写推荐信，在他没有答应写之前，心里难免都忐忑不安，这个需要有很大的承受力，然后你就要去想办法，怎么让他来关注你，了解你，给你写，还要写得好。好在鲁鲁就读的学校规模不大，学生少，校长可以做到为绝大多数学生写推荐信，只要你主动去要求。

在申请阶段，各种麻烦事纠缠在一起，申请本身就头绪很多，还要忙考试刷分，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如何管理时间，把每一件事都做好，也需要有平和冷静的心态，以及较强的自制能力。

对于麻烦，我们是这样理解的：DIY 申请固然麻烦，如果找中介，中介会帮你统起来，帮你安排好，麻烦会减少很多，但你同时也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像申请学校这样的大事，你的人生中可能只有这一次，如果唯一的这一次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去了，也实在可惜。正因为这是很困难的一个过程，你去解决它，就锻炼了你的能力，让你学会怎样在纷乱的形势中去把控全局。所以，DIY 最大的收获就是自我成长，自我发现。

人一生总会遇到各种麻烦，如何处理这些麻烦，是人安身立命的重要能力。不麻烦的事，人人都能做，又如何显示你的独特价值呢？DIY 申请所遇到的麻烦，都是人生可能遇到的麻烦；完成 DIY 申请所需要的能力，都是人生必备的能力——自我定位能力、沟通能力、说服能力、推销自己的能力——这些能力，将来在求职、工作、做项目，甚至在恋爱、婚姻、与家人相处中，都是需要的。如果能把自己的申请做好，不也说明你能把自己的人生把握住吗？

说实话，最后走下来了，再倒回去看，也觉得简单，反正就是一步一步地

摸索着走，出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把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掉，申请也就 OK 了。所以也不必太恐惧，选择 DIY，无论最后结果怎样，都是值得的。

附：李鲁的文章

选择 DIY

对于出国留学中最关键的应用环节，一般有两种策略可以采取：一是找中介帮着处理所有相关事宜，二是自己着手去做，即 DIY 申请。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优劣之分，只存在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策略。

虽然中介并不会涵盖申请过程中的全部事宜，但是他们都会或多或少地协助申请人完成一些事情，比如填写申请人账户信息、递交材料、修改文书等等。显而易见，中介起到的作用就是减少本应由申请人处理的事情，从而减轻申请人的压力，使得整个申请过程变简单。对于害怕麻烦或者惧怕申请这件事的人来说，中介无疑是很有诱惑力的选择。从结果上来看，也确实有很多人通过中介最后去了理想的大学。然而从过程上来看，中介往往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甚至对于那些适合中介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事实上，申请的过程是人生很珍贵的一次经历，因为大部分人不会有第二次，所以其中的每一步都能算是独一无二的体验。然而通过中介，这些体验中的一部分往往就被忽略掉了。比如说填写申请人账户信息，这不仅是一个了解申请系统的过程，更是一个把本身碎片化的信息整理成一个体系的过程；又比如文书的修改，这能促使申请人通过询问别人的意见，来反复斟酌文书背后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而不是简单地把写好的草稿发给中介，然后等着现成的结果。

除了忽略过程之外，中介可能还会造成一些更严重的后果，例如一些中介由于管理混乱，错过了提交申请材料的截止日期，有的中介利令智昏

伪造推荐信或是篡改申请人的平时成绩，这些都很可能给申请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更退一步说，由于申请的结果谁也无法预料，如果是自己申请的，即使最终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也愿赌服输心服口服，如果是中介申请的则免不了觉得后悔，赔了钱又折兵。

相比之下，DIY 申请会把整个过程都呈现在申请人眼前，一方面这个过程是一段宝贵的经历，但另一方面当这些事情都落到一个人肩上时，申请人无疑要承担很大的压力。换言之，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DIY 申请。

首先，选择 DIY 申请的人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并且凡事都能冷静应对。试想当你准备要开始 DIY 申请时，你是否会觉得有些手足无措——你并不清楚是应该先整理出一份个人简历，还是想出一个新颖的点子从而开始着手写文书，还是直接去向别人请教经验。更可怕的是，你可能同时还需要操心考试上的事情。当这些繁多的事情在短时间内涌来时，考验的就是申请人的信心，看他们能否战胜种种恐惧；也考验他们的耐心，看他们在之后的几个月里能否冷静地把事情一件件地解决掉。

就我自己而言，我在进入申请季之初，先是着手整理出一些用得上的素材，从而开始写文书；同时准备各种考试；之后再根据考试的成绩调整申请策略，同时找老师请教文书修改方面的意见。对于不同人而言，什么时候准备什么东西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最关键的在于要有计划，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并且开始冷静地逐个应对，而不是因为心烦或是惧怕就止步不前，耽搁了申请的进程。

DIY 申请不仅对于学生是种考验，对于他们的家长也是种考验。家长与学生不同，他们很多时候对于学生面对的难题无能为力，在无法帮忙的同时又感到很焦虑，这种负面情绪往往就会影响到学生的申请。很多时候，家长们会道听途说一些申请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汇集起来就形成了家长们自己对申请这件事的认知，然而这种认知很多时候是不完善的。当学生正在按部就班准备他们计划好的事情时，家长却可能基于他们自己的

认知指示学生做某件他们认为对的事，不论那件事是否真正合情合理，这样一来，学生自己的计划无疑被打乱了，还可能发生争执，影响情绪，从而降低了效率。在其他更糟糕的情况下，家长可能会脑子一热把学生送到不靠谱的中介手里，或是更直接地送进美国社区大学——这都是我身边发生过的事。当然，进社区大学未必将来就不好，不靠谱的中介却实实在在会让申请者走弯路。

总而言之，在整个申请过程中，家长要尽力做到信任学生，不论是对他们做的计划还是决定。因为申请大学的人是学生，不是家长，不论怎样家长对申请的了解或是其能够操作的程度都是远远不及学生本人的。

这样看来，尽管 DIY 申请能够给申请人带来一段意义非凡的经历，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我，并且亲手去解决一些他们以前从没遇到过的难题，但这种策略对于申请人和他们的家长仍然意味着一种挑战，不仅是检验他们处理事情的能力，更是考验他们的心态。不过一旦成功地完成了 DIY 申请，并且在最后取得了理想的结果，不论是申请人还是家长都会发现，原来所有的步骤都没有当初想象中那么繁琐，并且一路走来所经历的都是那么的精彩。

2014 年 6 月 3 日

DIY 也需要支持

DIY 的核心意义是自己动手，但“靠自己”并不等于不需要别人，即使是前面提到的那位非常自立的女生，她也接受过中介机构的帮助。只不过她接受的是辅导，而不是包办，更不是造假，这就是区别所在。

中介既然存在，自有它的道理。申请学校，即使对美国本土高中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的高中都有一套完整的升学辅导制度，有专门的升学顾问

帮助学生进入适合自己的大学。事实上，每个学生都需要升学辅导，只不过中国的高中没有这套制度，更没有专门针对留学申请的辅导，中介机构就填补了这个空白。的确有很多中国学生是需要中介机构帮助的，申请学校的困难，确实很难靠一己之力来承担。

这些困难里，首先遇到的是头绪太多，既要复习、考试，又要挑选学校，写申请材料，所有这些都事关重大，又从未经历过，短时间内一齐涌来，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所以，DIY 申请者都需要心理支持。

这一点，家庭所起的作用最大。心理支持并不需要家长多做点什么，恰恰需要少做点什么。孩子在申请阶段已经是千头万绪，身心俱疲，家长就不要再添乱，不添乱就是最大的支持。

选择 DIY，就意味着申请的主动权已经交给孩子本人，主角是孩子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在申请这件事上，家长能直接帮上忙的并不多，具体的事都是孩子自己在做，家长插手过多反而会把事情搞乱。

我自己就有切身的例子，在儿子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也不了解美国大学申请系统的情况下，揣着赌一把的心态，鼓动儿子 EA 申请芝加哥大学。儿子还真的行动了，不顾 10 月份有 SAT1 和托福两场重要考试，花费大量精力去准备申请文书还有各种材料。当时他的托福成绩只有 89 分，SAT1 成绩 1820 分，这样的分数，再加上匆忙写就的申请文书，要想被芝加哥大学录取，近乎天方夜谭。

但我们就是一根筋转不过弯，以为就算失败也没有多大损失，反正这是 EA，不行还有后面的常规申请，为何不赌一把呢？之所以如此固执地想赌一把，仅仅是因为李鲁之前参加过一次芝加哥大学的招生见面会，和一大屋子的学生一起见了招生官，在与招生官的交谈中得到了她的一句鼓励：“欢迎你来我们学校！”就因为这句话，我们就产生了梦想，就开始行动，就不顾现实的情况要去赌一把。若不是后来刘校长苦口婆心劝阻，差点酿成严重后果。他那句

“材料一旦提交上去就不能更改了，以后要申请的学校也都是共用这一份材料，不慎重准备好就提交，不仅是芝加哥录不了，其他学校也受影响”吓出我一身冷汗，如此重大的事情，差一点就被当成儿戏给毁掉了！我们这才放弃赌一把的想法，老老实实一步一步地走。

绝大多数家长都不是留学专家，对申请这事自己也是雾里看花，知道一点，又似是而非。家长的信息来源通常都很零散，也不准确，但又喜欢到处打听，知道个一鳞半爪就要给孩子出主意，又总觉得自己的主意正确，一旦和孩子的主意发生冲突，无论哪方胜出都总有人受伤，造成不小的心理负担。

家长即使不插手，过度关注也是一种压力。因为家长自己并不是申请者，事情没有亲自在做，不能亲自掌控，焦虑就比孩子还重。这就像赛场上教练比运动员更着急一样，运动员专注于比赛本身，反而顾不上焦虑，教练自己上不了场，在一边干着急，能量只能用在又吼又叫上。

在家长眼里孩子永远长不大，永远需要大人领着、管着、指导着，他每做一件事家长都要习惯性地去检查、去评价，确定他没有出错。即使全部正确，还要分析一番，叮嘱一番，防患于未然。家长的不放心，其实就是对孩子的不信任，传达出的信息是“我觉得你不行”。孩子为了证明自己行，就必须不停地解释，让你明白他的动机和做法，获得你的认同，这就很累了。如果家长过于强势，孩子只能迁就家长，既是息事宁人，也是逃避责任，万一失败可以推托——反正是你让我这么做的！

由此可见，家长的不放手，不放心，实际是一种阻碍的力量，让孩子精力内耗，不能专注于做自己的事，最终影响到做事的效果，以及整个人格的成长。所以，家长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角色，申请是孩子自己的事，我们只需配合他，在他需要的时候帮他做些辅助性的工作。一定是在他需要的时候，需要多少就做多少，孩子是统帅，我们是小兵。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Common Application 通用申请表是长什么样的，需要填些什么内容，不知道大学官网都说了些啥，不知道怎样去和学校小秘联系，

不知道儿子写了几篇 Essay，他的 PS 又改了多少遍……这些事情都是儿子自己在做，虽然我也很想知道，但事情太复杂，他不大说得清，说清了也没用，我就不去占用他宝贵的时间了。

在他焦虑的时候，我可以和他聊聊安慰他；周末回家，我可以做一桌好菜犒劳他；他需要交钱，我就把银行卡拿出来刷……我其实就是一个后勤人员、一个心理医生，我给他最好的支持就是信任他，给他恰好需要的帮助，让他能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事。

当然，我还可以当一个助手，直接帮他处理一些杂事。比如，上网查阅学校资料，按排名、地域、专业等分类整理出来，供他择校时参考；帮他邮寄需要提交学校的书面材料（我找到一个 DHL 国际快递公司专门针对大学生递交留学资料的优惠项目，北京许多大学都设有收件点，我家附近也正好有一个，此后所有寄往美国的材料都是通过这个点，每份能省一百多元）；准备资金证明（我探索出一种方法，可以到银行把理财产品开成财产证明，而不必非要定期存款，事实证明学校对此也接受）；订机票、酒店，研究攻略，准备 SAT 考试兼游玩之旅，如此等等，其实对我自己也是一种锻炼，陪伴儿子走过 DIY 申请，我自己也得到了成长。

可怜天下父母心，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完全放下是不可能的。我偶尔也会忍不住唠叨，其实完全是多虑。家长的叮嘱往往只是起个安慰作用，不是安慰孩子，是安慰自己。家长自己太焦虑，需要用叮嘱来释放。但这样一来，反而成了孩子的负担，偶尔来一下，孩子尚能接受，经常如此，孩子只能逃跑，要么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要么干脆与你隔绝，什么都不告诉你，也就不必听你唠叨了。

有些事情不提醒也确实可能出错，比如李鲁提交乔治·华盛顿大学申请材料的那个周末，整个申请季已经结束，乔治·华盛顿大学因为截止日期延后了，他歇了几天，放到最后来提交。原以为时间充裕可能会做得仔细，没想到由于前面的申请用力过猛，身心都疲惫至极，歇了几天反而打不起精神。到必须提

交的时候，他只是勉强把材料准备好。我嘱他再仔细核对一下，他心情烦躁，不想再看，草草对一遍就点了提交，然后无比畅快地找朋友玩去了。

我以为一切都 OK 了，等到录取阶段，突然收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发来的邮件，告知申请材料不齐，必须在某月某日前补寄一份资金证明。我记得当初还专门问过儿子，有没有要求寄纸质的资金证明，他说只有申请奖学金的人才需要寄，他不准备申请奖学金，所以不用管。现在别人明确要求寄，儿子再仔细复查一遍，确实是他当时没看仔细，人家明明白白写着需要寄！

要命的是，那个规定补寄的日期大限将至，而我平时寄留学资料的那家大学收件点周末又不收件，只好找 DHL 快递员上门收件，价格足足贵了一百多，还不能保证按时送到。儿子当时的一个粗心，带来后面的多少麻烦！不过我也没埋怨他，他自己完成了申请的所有大事，已经给我省了多少心、省了多少钱，偶尔的大意可以理解。好在最后乔治·华盛顿大学录取了他，还主动给了奖学金，也没有白忙。

这也说明，在申请季漫长的忙乱和紧张中，各种犯错不可避免，真的不必太焦虑，很多小错都是可以弥补的，并不影响大局。还是那句话，淡定，遇到什么解决什么，一件事一件事地做，最后就 OK 了。

DIY 申请所需要的第二种支持，是留学方面的专业支持。

DIY 并不等于一个人闷在房间里，独自完成所有一切，很多时候也需要行家的指导。

上面提到的我们盲目决定 EA 申请芝加哥大学被刘校长劝阻一事，也可看出专家指导的重要性。当时刘校长建议，先不急于申请 ED、EA 批次学校，先全力以赴把托福和 SAT1 考好，有了好分数，才有底气选学校；同时有空闲时间就当换换脑筋，想一想 PS 怎么写，待考完托福和 SAT1 之后，再来全力以赴写 PS，准备其他申请材料；然后，11 月底之前把加州大学申请了，12 月底之前把 CA 的常规申请做了，这样成功的把握大，时间也相对从容。

事实证明，刘校长的这个建议非常正确，也非常关键。如果以当时儿子匆

忙写就的那一稿 PS 去申请，一旦放到 Common Application 通用申请平台上又不能再改了，后来的所有学校看到的都是这稿 PS，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李鲁虽然没有找中介机构，但他整个申请期间都一直待在学校，身边有经验丰富的校长和老师，给了他非常重要的帮助。李鲁的 PS 被刘校长否定了七八稿，最后那一稿，李鲁写完已是深夜一点半，发给校长之后他自己已经支持不住，回宿舍睡了。第二天一早打开邮箱，他看到校长终于认可，返回了最后定稿，发邮件的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半！

说实话，李鲁是我的儿子，我自己都没有为他睡得那么晚。刘校长已是 50 岁的人了，每个申请季都是这样陪着学生，他的办公室每晚亮着灯，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妻儿老小）就住在办公室对面，学生们做申请的大本营——会议室——也在办公室对面，他就每晚坐在那个办公室里一份一份地看材料，夜熬得比学生还晚……每每念及这些，我的心中都会涌出无尽的感激。

读国际学校就有这样的好处，因为学校最直接的办学目的就是为了把学生送进国外的优秀大学，它的资源配置都是围绕这个目的来的，学生只要在这里上学，就能获得出国留学的专业支持。

撇开学校的课程设置不说，到了申请季，学校会帮助学生处理申请国外大学所需的具体事宜，诸如推荐信、GPA 这些常规材料，学校都可以为你准备好；有的学校还设有专门的升学顾问和升学课程，李鲁他们就开过有关的课，申请季开始以后，还有专门的老师进班辅导；李鲁在选择学校和修改文书方面，与外教 James 进行过很多探讨，获益良多；校长办公室的门也始终开着，只要刘校长在，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随时找他问任何事情。当然，校长的时间是有限的，能否找到他，他能否与你详谈，那就要看你的耐心和运气了。

尽管学校免费的服务粗糙了些（更精细的一对一服务得收费），但毕竟是有服务。如果完全没有专业的留学指导，DIY 申请也难以想象。这也是李鲁敢于选择 DIY 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李鲁的同学中选择 DIY 申请的不在少数，很多同学都通过 DIY 走进了理想的大学。

DIY 申请还需要有好的氛围和好的同伴，这是第三个支持系统。

整个申请季，李鲁都一直待在学校，与家庭的联系反而少了，他更需要学校那个氛围。学校的会议室成了高四的根据地，二十四小时开放，通宵达旦有人坚守，会议室的味道成了康福毕业生的共同记忆。

我曾看到留学论坛里一些家长在为孩子选择高中时很矛盾，既想进国际学校获得留学资源，又舍不得放弃公立名校，认为公立名校能让孩子学更高深的数理化课程，打下更扎实的知识基础，将来出国能在专业上占优势。而所差的英语教学这块，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自己刻苦努力再加培训机构强化补回来——这种策略叫“双线作战”。

且不说他们对国内高中课程与国外高中课程孰优孰劣的判断是否正确，也不论孩子双线作战在精力上是否吃得消，单是孤军作战在心理上给孩子造成的压力这一点，就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留学最大的心理困扰是它的不确定性，因为国外大学的录取标准很灵活，越灵活就越是难以把握，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百分之百能进某个学校，你就是 SAT 满分学霸，也完全有可能被拒掉。

现在网上最热的家长群都与升学有关，比如小升初群、中考群、高考群，因为升学这件事凝聚着家长们最迫切的需要和最深重的焦虑。与之相比，留学群不仅热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升学群，而且热度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许多家长从一决定留学开始，无论孩子是初中还是高中，就一头扎进留学群里，如饥似渴地吸收信息，交流经验，倾诉情感，直到孩子出国，又转入孩子学校所在的家长群，继续扎堆。之所以如此，就因为留学这件事，比其他的升学更复杂，压力更大，需要抱团取暖。

家长们尚且如此，学生就更不必说了。如果孩子读的是公立学校高考班，周围的气氛和一切的教学资源都与出国留学无关，要让孩子自己去调整，无疑增加了能量损耗。

而在国际学校，大家都走同一条路，有共同的目标和感受，有老师和同学

可以请教、讨论、互通消息；遇到突发情况也可以相互陪伴，鼓励。每走一步，看到周围有这么多同行者，再看看先行的学长们已经闯关过隘达到目标，至少对自己的未来也会觉得踏实。

美国大学的录取和国内高考的录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大学要看你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国内的公立高中是很少有真正的社会实践活动的，这就需要你自己去规划，去完成。但自己一个人去做活动，即使你有时间有机会去做，甚至在家长的帮助下，花不少金钱参加一些看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论坛或者公益活动，但由于你并没有真正融入其中，更不可能发起和领导这个团体，只是一种浮浅的参与，美国名校所重视的领导力就无从体现，活动的效果也很难说。

这方面，在国际学校或出国班就会有些便利。因为大家都有同样的需求，学校也会鼓励，甚至为学生创造条件。

就我所知，李鲁的同学中就有不少人发起和组织过各种活动，大家也都彼此支持。有一位叫任艺粟的女生，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毕业前自编自导拍摄了一部微电影，里面的主角、配角全部是班上的同学，李鲁没有角色，也去帮忙打了灯。任艺粟后来被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录取，进了大学之后仍然是社群的骨干分子。

还有一位同学叫陈坦尼，组织壁球队参加全国比赛，拿到前三的好成绩；她发起的到一家孤儿院陪伴孩子的公益活动，每月一次，坚持了几年，每次都有十多个同学参加，有老师带队。陈坦尼后来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但她选择去了波士顿学院。

还有一位同学叫周冠儒，酷爱音乐，在高中便组建乐队，任主唱和键盘手，后来又自学吉他，他被波士顿大学录取后，第一个学期就参加波士顿地区十几所大学组织的歌唱比赛，得了第一！

还有一位同学叫沈剑桥，高中时与李鲁同一间宿舍，到了伯克利还与李鲁同一间宿舍，缘分太深了，他也获得了伯克利歌唱比赛的第一名！

还有很多牛人，有文艺方面的，也有公益方面的，还有参加科学竞赛的。像有一个机器人大赛，是某个家长发现的，后来就组了队，在国外比赛取得名次，还上了当地的报纸。这种在国外上报纸，中国却根本没人知道的情况，如果不是处在留学这个氛围中，有大家共同关注互通消息，是根本没有机会参与的。

友好的氛围能让人获益良多。比如申请阶段，李鲁的 PS 请同学看过，他也看过别人的，互相征求意见。还有很多信息大家共享，节约时间，也获得安全感。甚至在一些细节上，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李鲁申请的一所学校申请截止日期临时通知延后了几天，他也是听另一位同学说起才注意到，于是调整安排，先去准备其他学校的申请，最后再来提交这所学校需要的材料，这在时间非常紧张的申请阶段是很有用的。

甚至他被某所学校录取了，也是听申请同一所学校的学生说这所学校已经出结果了，他去查看，果然自己也被录取。申请结束后，等待结果是一个很令人煎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有人陪着你，也是一种安慰。至于最后的分享，更是让喜悦加倍。

感觉自己是在一个集体之中，这种归属感以及合作的精神，对孩子的申请有用，对他将来的人生道路更有用。青春有这样一段经历，也没有白过。

DIY 的时间管理

申请那半年，每个学生都是忙得团团转。曾有低年级家长问我：“为什么这么多事情非要搞到最后，以至于到最后时刻弄得这么手忙脚乱？”我三言两语解释不清，就算我说得再多，没有亲自经历过，还是不理解。其实，我以前也有同样的疑问，但自己走到这一步就明白了，这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每个学生到了这个阶段都必然如此。

看看李鲁这半年的时间表，一环扣一环，根本喘不过气来。从高三结束的那个暑假，只休息了一头一尾共两周，其他 40 天在学校强化托福和 SAT1。同时，他报了 8 月底的托福。考完托福马上就要准备 10 月 5 日的 SAT1 考试。这是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因为 6 月初考的是 SAT2，而最重要的成绩是 SAT1，马上就要申请学校了，现在他还根本没有考过 SAT1，也就是还没有一个完整的 SAT 分。下半年的 SAT 只有三次机会：10 月初、11 月初、12 月初。从 10 月开始就正式进入申请季了，ED、EA 申请截止的时间一般都是 11 月 1 日，但是你没有成绩怎么申请呢？所以，10 月初的这次是必须考的，有了 SAT1 分，你才知道接下来你能申请哪些学校。

于是拼命干，把单词过三遍，国庆的时候去香港，考！

等到考完 10 月初的 SAT1，又要接着拼托福了。他本来按计划只报了 11 月 9 日的托福，但因为 8 月底那次考得实在太烂，怕 11 月再考砸就没有时间补救了，而且这之前的 EA、ED 申请也需要托福成绩。但临时报名根本没有考位，找黄牛才报到 10 月 27 日天津的考位。这两次托福之间只隔了 12 天，正是这两次托福让他从 89 分直接跳到了 98 分、105 分，半个月彻底扭转局势。而从 10 月 5 日香港 SAT1 考试到 10 月 27 日天津托福考试，这之间只隔了 20 天。

学习的强度是非常大的，11 月 9 日的托福一完，接着又是 SAT1。李鲁还算好，没报 11 月初的那次，他的第二次 SAT1 考试是 12 月 7 日，在泰国。

同时，11 月 9 日的托福还没出分，加州大学系统的申请就已经开始，截止时间是 11 月 30 日。加州大学一申请完，就是 CA（Common Application）系统的常规申请，1 月 1 日截止，这是申请的重头戏，一般都需申请少则七八个，多则十来个学校，变态的会达到二十多个，每个学校都要写 Essay，写写写。其间还有申请过程中必须处理的各种杂事，以及必然出现的各种意外。

孩子们真的很伟大，就这几个月，要做多少事啊！

所以，我并不一概反对找中介，对于有些孩子来说，找中介确实是需要的。而不需要找中介的孩子，也需要有极强的时间管理能力。

DIY 申请最大的挑战是时间管理。大多数人在申请的同时还要参加考试，而每次考试之前，总得安排时间复习，考试本身也会占用一些时间。比如 SAT 考试，出境考一次，至少都得三五天；有的同学考托福本地报不上名，要到外地去考，也耽误时间。申请阶段本来就忙，各种事情所需的时间纠缠在一起，如何做好规划，控制好节奏，是对 DIY 申请者最大的挑战。

李鲁在性格上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心态平和，他一般不会太急躁，自己规划好的事情会不紧不慢做下去。这源于他对自己有信心，对失败不是太恐惧，可能这也与我们多问耕耘，少问收获有关。所有的好脾气都是因为焦虑较少。

很多人一想到申请这事，脑子里就是一团乱麻，然后就冒汗，不敢想下去了。其实，再乱的一团麻，你静下心来一根一根地理，终归是会理出头绪的，用李鲁的话来说，遇到什么事就解决什么事，一步一步走下来，事情就成了。

从决定 DIY 申请开始，李鲁就把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列出来，其实也就是那么几个大的节点，对他而言就是：

9 月底的托福考试。

10 月初的 SAT1 考试。

10 月中的托福考试。

10 月底 ED、EA 申请截止。

11 月底加州大学申请截止。

12 月初的 SAT1 考试。

12 月底所有申请截止。

这里面，只有托福考试是可以灵活安排时间的，因为就在国内考，每周都有，但两次考试必须间隔 12 天以上，所以还是要提前规划，提前报名。

SAT 到下半年就只有三次机会：10 月初、11 月初、12 月初。

这些考试，一般应该安排在申请提交截止日期之前的一个月以上，因为考完试之后出成绩还要等待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十几天还是二十几天，都不确定，如果考得太晚，截止日之前就用不上这次的成绩了。当然，过了截止日还

可以补递成绩，但毕竟又增加了一重麻烦和不确定因素。而且，学校对于补交成绩的截止时间也有规定，比如对于 ED、EA 申请的学生，一般会接受 11 月份的 SAT 成绩；对于 RD 申请的学生，一般会接受 1 月份的 SAT 成绩。托福成绩也是如此，甚至有人建议，托福可以一直考一直补递，直到获得满意的分数，直到学校明确通知你是被录取了还是拒绝了。

对于接受成绩的时间，各个学校的规定不同，需要查阅学校官网确定。如果申请截止后你还要参加考试，或者已经考了科目还没有出成绩，提交申请时就一定要告诉学校你的考试日期，以便学校预估收到你的成绩的时间。

由此可见，考试日期是有规定的，各大学的申请截止日也都是规定死了的，所谓自己的时间表，无非就是根据这些规定的时间点，把自己的时间填进去。

简单地说，9 月、10 月以考试为主，同时进行 ED、EA 申请；从 11 月初到 12 月 31 日，全面投入申请，同时考试。至于申请学校的具体时间安排，则要根据各个学校的要求以及自己的重视程度来定。

李鲁的这个时间表，节奏非常紧张，一环扣一环，中间不能出任何差错，从道理上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因为即使他自己能把每一个节点都把握好，但万一遇上不可抗因素，计划一打乱，就会很被动。比如像 2014 年下半年的 SAT1 考试延迟公布成绩事件，由于个别人的作弊连累很多人不能按时得到自己的成绩，ED、EA 申请就会受到影响。还有由于自身原因导致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如果时间太紧，完全没有机会补救，也会使申请陷于被动。

所以，最好是早做准备，在申请季开始以前，标准化考试就拿到理想分数。但往往天不遂人愿，总是会有各种原因让绝大多数人在申请开始甚至申请结束，都没让成绩达到理想，那就只能边考边申请，一路狂奔了。李鲁就是这种情况。

越是忙乱，越需要冷静。

申请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两件，一件就是申请本身：选择合适的学校，

写申请文书，准备各种材料，提交申请。另一件就是考试，把申请所需的分数刷到最漂亮（对真正的学霸来说，分数已经无敌，这一件可以忽略）。到了申请阶段，再去做实践活动已经意义不大，如果之前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准备好像样的活动，临时抱佛脚也不会出现奇迹，还不如老老实实申请，把该做的事做好。

有些兴趣广泛的同学，这时候还在学习一些课程，或者阅读课外书籍，有的甚至已经在为出国以后的事情做准备。求知本是好事，但在关键时刻还是要做最重要的事，毕竟你学习这么多年的成果，就要靠这三个月来收获，仅仅只有三个月，三个月一过，你做什么不行？申请季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口，一切都要围绕最紧迫的事情来。

安排计划容易，执行计划困难。因为执行计划需要自控力，不被情绪所干扰，不被琐事所干扰。

有些事看来似乎也与申请有关，但它不是申请本身，从轻重缓急的角度，就可以少投入一些精力。比如有些同学需要参加11月初或12月初的SAT考试，因为必须出境考，很多人都会顺便旅游。这本是合情合理，顺便旅游三五天也耽误不了多少事。但关键是，旅游之前要安排行程，研究攻略，订机票、酒店，有时候还要呼朋唤友畅想一番，所有这些琐事加在一起，还是会耗费不少精力。

除了随时出现的意外情况对计划的干扰，更大的困难是因为自己的情绪。特别在压力极大的情况下，超出了自己的承受力，就会出现保护性逆反，越是紧张，反而什么都不想做，甚至彻底放弃了。遇到挫折是难免的，但要能从沮丧中拔出来，迅速进入正轨。

另外，时间管理也需要有灵活性，根据成绩、信息和自己的状态随时调整。

李鲁最初并没有将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列入申请计划，是已到申请季的最后两天，他把所有计划中要申请的学校全部搞定了，看看还剩余了两天时间，不甘心，就临时增加了一个布兰迪斯大学。之所以选这个学校，除了因为它的排名（全美前35名）和地理位置（波士顿），还因为它是李鲁的班主任的女朋友的母校，班主任倍感骄傲，常挂嘴边，让李鲁也心生景仰。没

想到，就是这个临时决定，让他差点成了班主任的女朋友的校友。李鲁后来收到的第一份 offer，就是这个布兰迪斯发来的！命运多奇妙！

每个人的申请季都充斥着各种意外，没有人能完全执行自己的计划，也正因为如此，过程才更丰富，结果才更迷人。

遇到什么解决什么

当我们还在高三时，看见高四的学生忙申请，不知他们在忙什么，家长群里总有低年级家长向高年级家长请教申请的问题，但不管高年级家长怎么解释，低年级家长还是一头雾水。

头绪太多，越听越糊涂。但只要你自己亲自走过一遍，就什么都清楚了。其实，事情就是那些，不管再繁杂，你遇到什么解决什么，最后就 OK 了。

比如，李鲁决定 EA 申请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已经是 10 月中旬了，由于决定得突然，他当时的标准化考试分数又不高，学校根本不看好，只当是个玩笑，没人管他，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去做。

先了解申请的程序，知道大致要准备些什么东西，然后就一个一个去解决。

第一步，先去 Common Application 官网注册了一个账号，就看到了传说中的通用申请表格，几乎所有他将要申请的学校（加州大学除外）都在这个平台上提交资料，有了这个表格，逐条去看，就知道申请需要些什么东西了，然后它需要什么，你就给它什么。

每个要本科留美的人，都多多少少知道一些需要准备的事情，比如标准化考试成绩、申请文书之类，但这些信息都很零散，不系统也不具体。怎么才能系统起来，具体起来呢？实际上这个通用申请表格就是最全面、最具体，而且也是最权威的一个框架。就按它要求的准备，它要的你一项也不能少，不要的你准备了也没用。

李鲁的这一步做得非常好，提前注册，既避免了高峰时的网络拥堵，又对申请有了全盘了解。

然后就是填写基本信息。虽然离提交的日期还早，但不妨先开始填。因为表格很复杂，有些不清楚的地方还得找人咨询。所有信息一旦提交就不能更改，而其中有些内容是超越“填写”的，比如个人简历，绝不只是你的过往的罗列，需要构思酝酿，字斟句酌，填完之后还要反复修改。这些都很费时间，如果拖到后期，难免忙中出错。

除了填写表格上的基本信息，还要查阅目标学校的官网，满足各个学校不同的要求。比如不同的 Essay 写作要求；不同的材料递交时间；有的要推荐信，有的要资金证明，有的什么都不要……

如此多的事情搅在一起，难免照顾不周。比如纽约大学的 Essay，李鲁以为不限字数，尽情写，写了 800 多字，等到提交的时候才发现只能贴 500 字。幸好不是最后一天才提交，马上删。但文章是个整体，每一句话都不是可有可无，写的时候又特别用心，对每个字都有感情，删到 600 字就再也无法下手。最后，他还是请出郝芳芳老师督阵，才最终砍下来。

每个学校都会要求申请者写 Essay，一个申请季得写多少文章啊！文章是永远不会完美的，不断地改，不到最后一刻都不会轻易提交。等到你终于写得差不多了，最要命的事情发生了，12 月考的 SAT 分数出来了，不一定正好吻合你的预期，不管是过高还是过低，不吻合，你就必须根据分数重新评估自己，说不定又要调整学校。都到最后几天了，还得重新选学校，重新写 Essay，谁能不心碎！

来来回回很多事，有的看起来是小事，却足以让人崩溃。比如李鲁到最后一天提交布兰迪斯大学申请，全部弄好，点击“提交”，然后就眼看着屏幕上那个圆圈转啊转，就是发不走。时间分分秒秒过去，要是超过截止时间，就完蛋了！这绝不是开玩笑，他的同学就发生过这种事，之前申请英国学校时，在申请截止前几分钟才把所有需要提交的材料搞定，结果偏偏系统出了问题，点击

“提交”就是 OK 不了。重启电脑，重进系统，蜗速。时间分分秒秒过去，急出一头汗。时间到！申请最终也没发走，这个学校眼睁睁地就废了。好在李鲁预留的时间还够，圆圈转了几个小时后，正当我们走投无路，准备重新删改和压缩文件以后再提交时，突然显示“成功”，布兰迪斯解决了！

DIY 申请是个动态的过程，不像找中介，事先商量好的策略一般不会再动。中介经验丰富，一般也不会犯诸如提交不走这样的低级错误。DIY 就不同，一切由你自己掌握，可能随时都在调整变动，发生错误的概率也更高。只要决定 DIY，就意味着你必须自己处理千头万绪，随时应付各种意外。

有些事情是你在做的过程中才会发现的，做之前你根本不知道。李鲁申请加州大学已经做到一半时，才发现加州大学需要提供九年级的成绩。九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三，也就意味着必须马上回原来的中学开成绩单。幸好他原来就读的中学有经验，已经有人去开过了，已经有了现成的格式，有中英文模版，跑一趟学校就 OK 了。但若是外地的同学，或者中学没有经验，没有英文模版，想必也会是一番折腾。

这类当时令人抓狂的小插曲，事后想起也有意思。李鲁提交乔治·华盛顿大学申请时，就因为看漏了一项，少提交了一份资金证明，后来学校催问，慌忙补寄就多花了一百多块钱。虽然花了冤枉钱，但也买了教训。现在凡是需要填表、签字之类的事，我一般都不会再特意叮嘱，他自己就会仔仔细细看两遍，检查好了再确认，也确实再没发生过类似的乌龙事件，这也算 DIY 申请的收获吧。

类似花冤枉钱的事，还有比我们更亏的，某同学突然收到剑桥大学的面试通知，这种事因为你无法事先预计，只能临时买全价机票。还有一位同学，错过了剑桥大学上海面试时间，只能去伦敦，各种费用不知翻了多少倍。但不管花多少钱，谁又能不去呢？如果你已经被哈佛录取，那当然可以不去，正因为在这个阶段一切都还是未知，你只能紧紧抓住，不放弃任何一种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要申请那么多所学校，都要忙那么多事情的原因。

有时候选择太多也是麻烦，自由是需要代价的。人人都知道国内的高考辛苦，其实出国留学一点不比高考轻松，只不过忙的内容不一样，压力都很大。

申请是留学必过的一道关，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申请，不懂的事情太多，而且作为家长，自己不是亲自申请的人，就像没有亲自驾车的人总是记不住路一样，我们在一旁雾里看花，越是看不清就越是焦虑，越焦虑就越容易瞎指挥。

犯错是难免的，不怕犯错才敢 DIY。好在儿子英语强，语言让他有了自由的权力，我们不懂英语，就没法指挥他，也没法指责他，他就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方式去做，结果反而好了。

其实，再大的事情都终将过去，而解决这些事情的过程，对孩子的成长意义非凡。既然孩子终究要出国，陌生的世界、陌生的生活，将会有多少意外等着他，何不早放手？DIY 申请既是一次极好的锻炼，也是一次全面的检测。

不管遇到任何情况，只需记住，着急是没有用的，遇到什么解决什么，一件一件解决掉，事情就 OK 了。解决不掉，天也塌不下来。人的一生都该如此。

8

进入状态

学生在找匹配的学校，学校也在找匹配的学生，如果你是很低的成绩去报很高的学校，它认为配不上，不会录取；同样，很高的分数报很低的学校，也不匹配，也不会录取。除了成绩，还有你的个性、才能、整体面貌，你这个人是不是学校感兴趣的人，这个标准很不好掌握，所以录取的结果会有非常多的不确定。



记

得刚上高中时，看到学校的宣传材料，如果学生被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录取，奖励人民币二十万元，如果被美国的前三甲大学录取，不仅退还高中的全部学费，还要奖励人民币N十万——没记清，是三十万还是二十万，总之都够吓人了。因为学校之前已经连续两年有毕业生被剑桥录取，真金白银的二十万奖金是真真实实发到事主手里了的，有照片为证。我感觉拿这奖也不是天方夜谭，就和鲁鲁开玩笑：“你是不是也努把力，把自己的学费给挣了？”鲁鲁说可以。他并不想去英国，就把目标对准了美国前三甲，而前三甲中的老大哈佛，似乎难度太大，他就选了个老二，“那我就去耶鲁吧”。

本是一句玩笑话，但竟也生出念想，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耶鲁特别关注，认认真真搜集了很多与耶鲁有关的信息，甚至看到网络上对某个耶鲁人的议论，我都像看到校友一样，会产生球迷般的心态。

但念想终归只是念想，实现却很渺茫。如果说当初对耶鲁的念想并不是真正的目标，主要只起励志作用，那么到了申请学校阶段，现实就摆在面前了，“我想去哪个学校？我能去哪个学校？”必须做出靠谱的选择。

信息三千，我取一瓢饮

所谓“靠谱的选择”，必然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了解对方，二是了解自己，三是权衡彼此的匹配度。

正如恋爱始于相识，申请学校也是从了解学校开始的。最初的了解多是零散、隐蔽、不知不觉，比如家长间的某一次闲聊、同学间的某一次对话、网上无意中看到的某篇文章，都可能成为信息源。但更多的时候是有意识的主动搜集和寻找，就像我一旦注意到耶鲁，“耶鲁”就成了关键词，眼睛就会自动搜索，各种相关信息就会跳出来。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关键词，都会围绕它们不由自主地搜索。搜集信息是很多家长一直在做的事，问题就来了，信息如果搜集过多却缺乏整理，信息量过大过杂，反而会成为负担。

留学很复杂，与留学有关的资料也很庞杂，有考试信息、学校信息、申请文书、国外生活、观念励志等等。有的家长只要是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就都一股脑儿收藏下来，转给孩子，生怕漏掉一点。家长的空闲时间多，成天都在网上晃，兴趣又广泛，什么都觉得重要，今天转一篇如何写 PS 的，叮嘱孩子好好学，明天转一篇休息很重要的，叮嘱孩子早点睡，可他要看你这篇文章，哪怕只看一秒，也就晚睡一秒啊，何况他自己的事本来就多得做不完，所以很多叮嘱根本就是废话，可家长还是忍不住要说。查资料不费多大事，整理资料去粗取精才最耗时间，所以千万不要查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扔给孩子让他自己消化。

很多家长爱去网上寻找消息交流经验，留学频道、留学论坛、QQ 家长群、微信家长群都是家长们常去的地方，因为共同的需要，这些网络空间成了留学信息的集散地、日常交流的会客厅。线上接触多了，逐渐延伸到线下，真人见

面、聚会聊天都是常事，大家因为孩子而走到一起，成为现实中的朋友。有了这样一个网络，你就基本上不会漏掉留学方面的重大消息了，对于曝光度高的学校也基本不会陌生，在感情上还能寻求到许多慰藉。

但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有需求的地方就会产生供给，商业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网上凡是家长聚集之处，都总是有各种机构活动，如果明码实价宣传业务倒也可以理解，只要信息透明，家长们自己会理性取舍。但有些人偏以家长面目出现，利用“家长一家亲”的心态打感情牌，背后到底是公益还是私利就要擦亮眼睛才能分辨了。

留学圈里经常有一些活动，比如讲座、见面会等等，都是很好的信息交流渠道。讲座通常都有主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讲座之后通常还有互动时间，可以有针对性地交流。但任何讲座的举办都带有目的性，再高明的演讲者也都有各自的局限和偏见，所以听讲座也需要有自己的判断。

说起活动，这是大城市的福利。我们在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的北京中心参加留学活动，经常都可以遇到河南、河北、山东、内蒙古这些周边地区的家长，他们很多是为了一个活动专门赶来的，舟车劳顿再加北京不菲的食宿，成本也是很高。

这类活动之所以能吸引家长远道而来，一是因为举办者的号召力，二是因为活动本身有价值。网上得来的信息毕竟抽象零碎，道听途说的东西更是缺乏权威，而参加正规机构举办的活动，就能很好地弥补这一点。

不过，活动再多，信息再多，到了最后的申请阶段，就必须对所有这些进行分析整合。听得再多，真正有用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信息三千，我取一瓢饮。

择校，除了排名还看什么

申请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要去哪个学校？哪个学校适合我”。要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知道有哪些学校，它们是什么样的学校，它们的要求是什么，然后才是自己能选择它们中的哪一所。

要了解“有哪些学校”并不难，但也不简单。自身条件比较好的学生，一般不需要再去注意排名一百以后的学校，而排名一百以内的（甚至一百五十以内的），网上都有很多介绍，英文的、中文的，不难查到，也不难抉择。

说到排名，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人太不淡定，太追求名校，人家美国人怎样怎样……毋庸置疑，中国学生对名校的热情更高，但这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应试思维，还因为出国留学对中国学生来说实在不是件小事。人家美国人是在本土上学，学费便宜，将来的一切都是有保障的，自然可以任性，随便读个什么学校都无所谓。我们却是花了大价钱的，全家人为孩子留学付出的种种代价（精神的、物质的）更是无法估量，所以，要让我们和他们一样淡定，当然很难。事实上，美国也有相当多的学生为了上名校，也是蛮拼的，美国也并非人人淡定。追求名校没什么不好，只要是量力而行，不过分、不扭曲，能上名校为什么不上？

对于条件好的学生来说，择校不是太困难的事，但自身条件不太好的学生，问题就有些复杂了，既难以去竞争那些众所周知的名校，而要在众所周知的学校里去选出适合自己的，选择范围太大，资料却有限，往往无从下手，有时就不得不借助专业人士，包括中介机构。

还有些不走寻常路的人，信息来源就更加另类，甚至要靠几分运气。我一个熟人的儿子，先是进入加州的一所社区大学，后来申请加州大学，竟被伯克利分校和欧文分校录取，他家里人都激动得不敢相信。鲁鲁的同学中也有去美国读社区大学的，目的也是想通过社区大学转学，最终进入理想的综合大学。这条路理论上是行得通的，也有不少先行者，但美国的社区大学数量众多，鱼龙混杂，有的与综合大学有合作关系，有的则没有，有关信息零散混乱，没有权威的统计和发布，我们所能窥见的都只是一鳞半爪。所以，走这条路的同学，通常都是通过中介或者熟人介绍而成行。

类似的途径还有很多。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非常灵活，转学很容易，转专业也容易，并非像国内高考“一考定终身”，申请的时候有很大的自由度，万一申请结果不理想，也有后悔药可吃。当然，从好学校转到普通学校容易，热门专业转冷门专业容易，颠倒过来就难一些了，但至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只要你愿意尝试，还是有路可走的。

李鲁的标准化成绩不算太差，基本不用考虑太偏门的学校，择校这个工作我们就可以自己进行了。

刚开始我并不知道查学校资料有多麻烦，因为我自己英语差，便名正言顺把这项工作全部扔给儿子，美其名曰“自己做主”，他也欣然接受。他查了一段时间，也确有成果，比如“伯克利只要求托福 80 分”就是他自己发现的。但越查越多之后，他的精力就严重不够用了。

那时候已经进入申请季，每天都有各种事情要做，成绩也没达标，还要继续考托福、考 SAT1，时间相当紧张，常常熬到半夜。看他实在辛苦，而我能够分担的恐怕就是查资料了，我这时候才认真介入。

我的英语水平只能看中文信息，于是就用笨办法，先查排行榜，再依据排名查各校的详细介绍，都复制下来，粘贴在一个文档里，便于处理和比较。之后，把前五十名的大学都仔仔细细看一遍；再把排名五十到八十之间的大学有选择性地看一遍；再把排名虽然靠后，但有特色的个别学校看一遍。最后从所有这些学校中筛选出三十多个作为目标。

凭什么筛选出它们？标准何在？这就取决于自己的需要了。

记得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一个女生谈她的留学感受，她费尽千辛万苦，被一所排名不错的大学录取。上学那天，下了飞机上大巴，车往学校开，越开越荒凉，感觉原野永无尽头。车一到学校，她当时就哭了。她始终无法爱上这个学校，后来还是转学了。美国不少大学远离城市，你可以把它形容为远离尘嚣，世外桃源，也可以形容为荒郊野岭，鸟不拉屎——全在自己的感受。

对于我们来说，选学校最主要的标准就是三个：一个是排名，一个是地域，

一个是学校气质。

“排名”所体现的是学校的综合实力，包括专业优势、学术能力、美誉度、就业前景等。虽然坊间对几个主流榜单都有微词，但对于我等远隔重洋的门外汉来说，这些榜单所提供的信息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还有什么比之更系统更可信更方便查阅和对比的参照系呢？榜单还是不可替代的。

当然，“排名”里面还可以细分，有总排名，有分类排名，有官方排名，有民间排名，不妨都看看，结合参照，各取所需。

排名高低通常会与录取的难度相关联，但也不绝对，很多时候还受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影响。比如，纽约大学在 US News 榜中一直稳居三十多名，不算特别高，因为它地处纽约市中心，与华尔街近在咫尺，所以深受热爱都市生活，以及有志从事金融行业的人青睐。于是报考者众，水涨船高，使得进入纽约大学的难度一点不亚于“爬藤”（进入常春藤盟校）。

现在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孩子，已经不像早年的留学生，只要能出去就谢天谢地。他们除了希望在一个好学校得到更好的教育，还希望有更丰富的体验和未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学校所处的位置，意味着大学四年将拥有的生活环境，也意味着眼界和实习机会，这其实就像你在中国参加高考，同样是“211”大学，你是选择北京的还是东南西北的？

位于大城市的学校显然更受申请者追捧。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留学中介机构做出的统计，2013 年，排名四十多位的波士顿大学申请者比上年增加了近 20%，位于克利夫兰的凯斯西储增加了 25%，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申请者都分别增加了大约 10%。但某些排名前二十但地理位置偏远的名校，申请者人数却持平或下降了。

李鲁选择学校的当时，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报告，无知者无畏，就将目标学校全部锁定在大城市及其周边，这其实无意间增加了录取的风险。虽然后来的结果很完美，收到的五个 offer 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旧金山，乔治·华盛顿大学在华盛顿，其他三个学校全在波士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策略完

美无缺，多少还有老天的眷顾。

除了对排名和地理位置的考虑，学校的气质也是我们关注的内容之一。比如学校是偏文还是偏理，是偏贵族还是偏平民，是保守还是前卫，严格还是自由……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虽然并不能从有限的资料中全部感知，还是可以从寻到蛛丝马迹。

有些问题，如果你不留学是永远不会想到的，但走上留学这条路，它就成了问题。我有一位高中时代的好朋友，她儿子非常优秀，申请到美国读研，被包括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等在内的好几所名校录取，结果他没有选芝加哥，也没有选纽约，却选了大农村，去了杜克大学。原因你想都想不到，只是因为他们一家人都信仰基督教，而杜克大学有一座全美大学中最好的教堂，他就是冲着这个教堂去的！

你看，人与人之间的追求是多么不同，可见“了解自己的需要”有多么重要。

除此之外，我们还曾困扰于是上综合大学（University，俗称“大U”）还是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以前留学信息不发达，人们所熟知的名校就那么几所，比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都是大U，又因为出国读本科的人少，专注于本科教育的文理学院自然不被人们注意。

这几年文理学院的好处被宣传出来，与动辄占地上百亩、师生上万人的大U相比，文理学院呈现出小而精的格局。专业上精于某个领域，规模小，学生少，小班教学，加之重视人文素养，顶尖的文理学院就给人一种贵族和精英的感觉。

另外，文理学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很慷慨，会主动给国际学生奖学金。鲁鲁还在紧张的申请阶段时，就收到过一个文理学院的 offer，主动提供四年共9万多美元奖学金，合50多万元人民币呀！他很纳闷，因为他根本没有申请这个学校，学校怎么会知道他？上网查了一下，人家还并非无名之辈，排名在文理学院的一百名左右，从寄来的画册上看，也是历史古老，风景如画，名人辈

出。只能说，人家太好了。虽然我们最终没有选择这所学校，但还是从内心里感激。其实，文理学院之慷慨并非这一家，鲁鲁的同学中申请了文理学院的，几乎都获得了奖学金，概率相当大！

大U就没这福利了，即使给奖学金，数额也小。以前留学的人少，有点资本就可以任性，感觉自己比较牛的人很多都会申请奖学金。现在竞争大了，特别是在本科留学这一块，牛人太多，美国经济又不景气，好多学校都靠扩大招收国际学生来改善财政，你还敢在申请时贸然去要奖学金？何况，别人愿意给你，你不提要求他也会主动给，不愿给你，你就是伸手去要也是白搭。所以，如果有经济上的考虑，文理学院倒是不错的选择。

不过大U也有大U的好处，与主要提供本科教育，规模又比较小的文理学院相比，大U能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更丰富的课程、更广阔的视野、专业以外的更多东西……而且，如果要在本校继续读研、读博，大概也能得到近水楼台之便吧（这是我的猜想）。

至于对毕业以后留在美国找工作的优劣，大U和文理学院已经争吵了很久，有理论分析也有现身说法，争来争去，并无定论。我觉得，是金子总会闪光，不管哪个学校都有牛人，也有草包，全在自己。

还是那句话，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鲁鲁最终的选择是大U，只是因为他认为大U所能提供的正是他所需要的，至于大U的缺点，他可以去克服。事实上，他去了伯克利之后，也确实如他所愿，满足了他对美国大学的所有想象，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伯克利确实有传说中上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大课堂，但并非如传说中所说的教授都去搞研究了，给本科生上课的都是硕士生或博士生。其实，正式授课的还是教授本人，辅导的才是硕士或博士。教授水平是高的，讲得也不错，下课以后确实难觅踪影，学习确实靠自觉。但能够进入伯克利的人，又有哪个是不自觉的呢？所以，基本上学习都不成问题。我相信，美国大学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可以从万千的申请者中筛选出适合他们的人；同时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能把不适合的人屏蔽掉或请出去。

所以，不适合的人，自己也要有自知之明，如果硬挤进去，最终吃苦的是自己。在这种上万人的大学里，没有中国学生习惯的班级，更没有类似于班主任的角色，甚至从二年级开始就不能住在校内，得自己在外租房，中国家长将其称为“放羊”是一点不为过的。我对鲁鲁说，这种“没人管”的状况，有点令人担忧。他却说：“没人管才好，自由！”

自由虽是个好词，但并非一概都好，能不能消受得了自由，实在也是因人而异。不管怎么说，鲁鲁是爱自由的，而且也承受得了自由的好处和坏处，他在伯克利的学习不错，生活也不错，没人监督也把一切都做好了，所以，就随他去吧。自由挺好。

鲁鲁理科成绩不错，但也爱好文科，将来到底学文还是学理，是他一直以来的困惑。这个问题在他申请学校时还没有答案，因而所有的学校他都没有申请具体专业，甚至去了伯克利以后，专业方向还是举棋不定。其实美国大学是很人性的，它允许甚至鼓励年轻人不要过早地局限于专业，它会给你时间，让你去发现自己，寻找方向。

鲁鲁去伯克利的第一个学期，选修的五门课中有四门都是文科，那时候他觉得自己的兴趣在文科，他一边学习历史、政治，一边继续写小说。但第二个学期过了一半的时候，他给我们发来微信，谈到自己对专业的想法，想把计算机和统计作为专业，文科作为业余爱好。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学计算机和统计能帮助他解决生存问题，也能给他多元的视角和生活。写小说需要生活累积，学历史和学统计并不矛盾。又或许这只是他现在的想法，到了下一年，又会有新的想法出现。这都没有关系，伯克利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多的是专业，多的是课程，多的是牛人，多的是可能性。道路四通八达，无论你往哪里走，都是风光无限，我觉得这是大U的最大好处。

总之，选择学校的过程就是这样充满悬念和期待，虽然辛苦却乐在其中。

经过初步筛选，我们确定了三十多个学校的大名单，之后再对它们认真研

究，做好备注，写出一目了然的评价，一条择校路线图就基本清晰了。做完这个工作之后，就相当于有了大纲，对于之前看上去一团乱麻的美国大学，我们已经心中有数。

然后再依据这个大纲来查有关的外围资料，比如活动、环境、趣事、留学生亲身感受等，附在各个学校后面。这些比较鲜活的东西，可以让人更直观更全面地了解学校，既有助于做出选择，还能在写申请文章时更有血肉，更有针对性。

对所有这些东西，都要有自己的见解。比如，某条信息说明了什么，对我有什么用，这样有观点的信息既方便查阅，也方便交流。

这个工作确实太费时间了，有时一整天坐在电脑前，也只能完成几个学校（甚至一个学校），但既然是儿子申请的关键时刻，他一生也就这么几个月，我这一辈子还能帮上他的，恐怕也就是这几个月了，还有什么理由不全力以赴呢？

其实，不会英文的家长也能为孩子做很多事。中国已经开放很久，国外著名大学都有相当多的中文信息，至于连中文信息都没有的美国大学，虽然其中也不乏优质资源，但要在几千所大学中去甄别筛选，难度太大，也就用不着去大海捞针了，先抱西瓜吧。

这种笨办法，只是我这种英文太差的人的权宜之计，如果有英语能力，其实更好的办法是直接看官网，直接和招生官联系。我向来对各种小道消息、熟人经验都持审慎态度，每个学校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从不同人口中出来的信息都不同。最可靠的就是学校自己亲口说的，看他们自己的官网，研究他们自己发布的信息，比什么都靠谱。

我提供给鲁鲁的学校资料，也只是一个大致的筛选，实际上，对于重点关注的学校，他还是要上官网去查看核实的，有时候还需要直接与学校联系。

美国的学校比较人性，只要你去邮件，他们一般都会回复，一般是用英文，偶尔也有例外。我自己曾和纽约一所大学招生官用中文通过邮件，人家也

很热情。鲁鲁则和好几所大学通过邮件，那就是用英文了。美国大学是开放的，资源丰富，就看你自己怎么用。

说实话，择校这件事，也没有我们之前想的那么可怕，就算选错了，后果也不严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美国排名一百以内的大学都不错，先结婚，后恋爱，去了再说吧，有相处才有了解，慢慢就喜欢了。其实命运往往出于偶然，但谁能说这个偶然就不好呢？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与不好，很多事情是我们根本无法预料的，你到了面前，它才显露真容。未来总是准备了好东西和坏东西，你都可能遇上，但即使是“坏东西”，遇上也没有关系，它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何况，世上本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就像黑和白，没有好坏之分，只在于你怎么去用。

鲁鲁去了伯克利之后，第一个寒假回国，他的母校请他去与学弟学妹们分享留学感受，他谈到选专业选学校的问题，认为个人和学校的匹配度，并没有我们平时强调的那么重要。实际上，我们并不可能了解所有的学校信息，不知道它真正的特色是



李鲁给低年级学生家长介绍经验

什么，它到底有多强。往往只有你真正去了那个学校以后，你才对学校有了真正的理解和感受，正如他现在对伯克利的认识与上学之前很不相同一样。所以他的择校策略很简单，就是先按排名、按地域、按大致的特色选，能上哪个上哪个，去了再说。

对此，上届学姐林嘉茵也有同感，她是前年被杜克大学录取的。我与她在

车上聊天，她谈到对杜克的热爱，说也是去了之后才慢慢产生感情的，去之前只知道是名校，排名很高，其他几乎没有什么了解。

人生充满着不确定，但人都有适应能力，对于未来总是边走边找路的。对于选学校这事，大可不必太紧张，尽力就行了。

另外，还有一点，是鲁鲁去了伯克利以后才有的感受，就是美国大学真的不好混，学习都很辛苦，压力都很大。像伯克利这种学霸聚集之地，你要想站住脚，除了天赋，真得拼命。而天赋和拼命，其实都不是鲁鲁的优势，他本来就不是学霸，也不太能拼。所以，现在想来，他申请的时候被一些学业要求更变态，有更多更厉害学霸聚集的大学拒了，也是件好事，以自由著称的伯克利确实更匹配他。不匹配的学校，自己待着也受苦，最后还不一定有好结果，也真是没有必要。

还是那句话，淡定，随遇而安。

推荐信，找对的人写

推荐信肯定是有用的，但作用到底有多大，我至今也没估量出来。

许多年以前，有一位叫刘亦婷的女孩考上哈佛，坊间流传是一位国际友人的推荐信起了很大作用。于是，请名人写推荐信成了很多人的必杀技，其中德高望重的国际友人又尤为抢手，以至于一些银行也把“帮助孩子取得世界银行官员推荐信”作为拉拢大客户的优惠条件。

究竟需不需要找名人写推荐信，这恐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而且也因校而异。比如加州大学所有分校，统统不需要推荐信，不管名人还是非名人，根本没地方提交，人家压根儿就不看这个。我喜欢加州大学，这也是理由之一，民主、平等、自由！

东部的学校就传统一些，一般都需要推荐信，但名人优势也难以检验。以

芝加哥大学为例，官方对推荐信的要求就是：“向近两年教过你的老师要推荐信。我们要求两份推荐信，而且建议你向教授语文、英文、数学、历史和理科的老师来请求推荐。请不要忘记，推荐信必须得直接来自你的推荐者。此外，你的成绩单必须得直接来自你的学校，我们不接受个人发送的资料。”从这些要求里可以看出，学校强调的就是三点：一是推荐信的数量是两封；二是写推荐信的人，最好是直接教过你主科的老师；三是推荐信的寄送者必须是推荐者本人。

这里强调的三点，每一点都是中国学生容易犯糊涂的。

关于推荐信的数量，并非是越多越好。每个学校要求不同，有的一封都不需要，有的需要两封甚至三封。由于一般人都不止申请一个学校，出于有备无患考虑，最好准备三封，更多也没有必要了。

推荐信由谁来写呢？并非越有名的人越好。芝加哥大学明确建议找直接教授你主科课程的老师来写，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老师最了解你，最有可能写出真实的你。那么，要说了解，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难道不是爸爸妈妈吗？为什么不建议由你的亲人来写推荐信？因为亲人太爱你了，太爱就难免戴上有色眼镜，在亲人眼里，哪个孩子不是天使，好到完美无缺？而招生官需要的是客观真实。再说，你上大学是去学习的，是离开家人融入更大的集体，直接教你的老师是最有可能全面评估你的学习能力和社会化程度的，在招生官眼里，来自老师的推荐不仅真实，而且专业，最有参考价值。

在美国中学，老师本来就负有推荐的职责，他们一方面向学生负责，帮助他们完成升学；另一方面也向大学负责，保证自己的推荐真实可信。美国的信用体系很完善，一个老师如果有任何不道德行为，就一辈子别想在这个行业里混了。所以，老师一般不会弄虚作假，无论是请他写推荐信的学生，还是阅读推荐信的招生官，都默认这封推荐信是客观真实的。

何况，推荐信是不能给学生本人看的，老师究竟写了些什么，学生根本不知道，也不能去打听，这就避免了尴尬和纠缠。在这样一种背对背的推荐中，老师有什么理由不写他真实的看法呢？

美国大学之所以重视推荐信，原因就在于此，有一个信得过的推荐人，招生官自然就省心多了。但这事放在中国学生身上，情况又有些复杂。连托福、SAT 那么严防死守的考试，分数都越来越信不过，更何况根本没有任何监管措施的推荐信。所以中国申请者的推荐信在申请中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恐怕也只有天知道。

美国大学其实也做了防范，比如芝加哥大学明确提醒“推荐信必须得直接来自你的推荐者”，就是说那种你自己给自己写推荐信，然后署上某人大名直接寄去的行为，别人是不认的。谁写的推荐信，就必须由谁亲手发出，他写的什么内容，被推荐者不得而知，自然就无法干扰。美国人的惯性思维是，只要保证推荐信确实出自推荐者之手，是他自己独立意志的体现，完全来自第三方，其客观真实性就有保证了，因为这是推荐者用自己的信用在担保。

但实际上，这防范还是形同虚设。即使不是存心作假，出于惯常的人情世故，或者理所当然的利害关系，哪个写推荐信的人又会不狠劲往好里写呢？如果觉得推荐者写得还不够好，被推荐者自己捉笔亲自撰写，那也是常有的。至于由谁发出邮件，这也算小事吧？所以，很多（并非所有）推荐信水分很大，我怀疑美国大学对此也心知肚明。

不过，既然别人规定了要提供推荐信，咱们还是得认真对待。除了严格按照要求来办，我有几点感想可以和大家分享。

首先，要找到对的人来写。所谓“对的人”，无非包括几个方面：既了解你，又有洞察力，能够发现你的优点和个性；还要有写作能力，能把这些发现表达好；最重要的是，他对你有善意，你们彼此欣赏和信任，他的推荐才能既有理性又有情感，既清楚又动人。一旦找到这个人，推荐信的事就可以放下了，一切有他，自会处理好。

李鲁请了三位老师写推荐信，一位是校长刘煜炎博士，他不仅是校长，也是亲自给李鲁班级授课的物理老师；另一位也是教物理的老师赫芳芳，她年轻开朗，与学生像朋友一样亲密；还有一位是外教，AP 美国历史老师 James，他

教了李鲁两年，对李鲁熟知又有感情。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很了解李鲁，又深得李鲁信任；不同点在于他们所处的位置、学科和各自不同的性格，使得他们能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李鲁，写出不同的推荐信。

至于名人推荐信，我们请了阎连科老师写。并非仅仅因为阎连科老师的鼎鼎大名，还因为李鲁的特长是写作，他已经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序就是阎连科老师写的，他了解李鲁的作品和创作过程，没有比他更适合的推荐人了。

其次，我们自己要有“信用”的观念。既然要去美国上学，要去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就要从现在开始，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美国是一个重视信用的国家，从现在起，我们也要让自己成为有信用的人，不然去了以后也会惹麻烦。

李鲁以前的电脑安装的不乏盗版软件，这在中国是普遍的，卖电脑的人主动就会给你装上。但在去美国之前，他新买了一个笔记本，就拒绝了盗版软件，坚持多花钱全部装上正版系统。他说，既然去了美国，就要守人家的规矩。有了“守规矩”的概念，这本身就是留学的收获之一。

留学申请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既然要出国学习，就先从学守规矩，学讲信用开始吧。李鲁请三位老师写就的推荐信，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从来没去打听过。其实，既然你找他们写推荐信，这本身就是一种信任，既然信任，又何必去打听呢？要相信，负责任的推荐者是对双方负责的，也只有这样，他的推荐才会令双方放心，才能起到推荐的作用。

刘校长曾在家长会上说，有些家长要求他在推荐信里写上孩子“具有卓越的领导力”以及“具有成为某某精英的潜质”等等，恕他不能满足，因为他要向学生本人负责，也要向美国大学负责，还要向下一届以及将来所有的学生负责，不能信口开河毁掉信用。这一点我很赞同。如果一个学校的校长或老师，写出来的推荐信都如出一辙，全是无原则的溢美之词，人家看一封可能信了，看两封三封呢？再对比学生的其他情况，甚至对比往届已经录取的学生在大学里的表现，人家能对推荐信的可信度打多少分？如果这个学校整体都被认为是

不可信的，你作为这个学校的学生，是会占便宜还是会吃亏？

对待推荐信还是要有诚实的态度，浮夸和套话是最无力的，作假则很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做好准备，应对“不一定”

其实选学校就像相亲，双方都打扮打扮，收拾收拾，把最好的面目露出来，然后匆匆见个面，就要做出决定行还是不行——有时候真是不靠谱。

事实上，由于选择学校时双方的匹配度不够，入学后产生“嫁错人”的苦恼，甚至酿成悲剧的也不乏其人。所以，与其把过多精力用在包装自己上，还不如呈现真实的自己，让学校来选你，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如果你发了光，别人还是不选你，那就说明彼此无缘，不去也罢。

凡事水到渠成最好，太用力者，往往不能圆满。

曾听一学霸分享申请经验，他与班上另一学霸约好，他申请的学校，另一个就不申，两人错开，以免撞车，这样来提高录取率。同样的情况在很多牛校牛班都有，他们觉得一所名校不会在一个班上录取两人，全中国才录几个呢！殊不知，美国人的思维未必和我们相同。李鲁毕业这年，他班上报考伯克利的就那么十来个，其中就录取了四个。伯克利在全中国只录了三百多个，全西安只有两个，全成都也只有两三个，他们一个班就占了四个，而他们的成绩都并不是特别高。名校有时候是会扎堆的，只是你不知道它在哪里扎堆。第二年，伯克利跑去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扎堆了，仅这一所中学就录了十多个。而李鲁的母校却变成了戴维斯的地盘，一口气录了十多个。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在 US News 榜中常年是排在三十多名的，也是不错的学校。

所以，美国人的心思你不懂，千万不要投机取巧，你不知道机关何在，投也是乱投。不如简单一点，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其他的事就留给上帝吧。

申请美国大学，不存在“一定”之说，很多事是“不一定”的。你成绩再好，活动再优秀，不一定能被别人看上，不是你想上哪所就能上哪所，不管你再牛。甚至不存在保底不保底之说，你认为是差的学校，拿来作为保底的，结果把你拒了；你认为高不可攀，纯粹是碰运气的，反而把你录取了。这里面没有绝对的道理可讲。

学生在找匹配的学校，学校也在找匹配的学生，如果你是很低的成绩去报很高的学校，它认为配不上，不会录取；同样，很高的分数报很低的学校，也不匹配，也不会录取。除了成绩，还有你的个性、才能、整体面貌，你这个人是不是学校感兴趣的人，这个标准很不好掌握，所以录取的结果会有非常多的不确定。

前几年有个北京的高考状元，顶尖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牛得不能再牛的同学，同时也申请美国大学，申请了十一所，结果全部被拒！没错，是全部，offer 数为零！顿时舆论大哗，很多人写文章分析他失败的原因。结论五花八门，但在我看来，大多是想当然。你根本没看过他写的申请文书，也不知道他提供了些什么申请材料，连他的标准化考试成绩都不知道，你就能分析出他的失败原因？！如果这样，那真是神了。

在我看来，这个状元申请美国大学的遭遇，就是众多不一定汇聚的结果。连状元尚且如此，何况我等凡人。所以，申请美国大学，一开始就要有接受“不一定”的心理准备。

同时，还要有应对“不一定”的办法，比如撒大网、梯级布局，比如找好退路，避免孤注一掷。

作为中国学生，对美国大学了解有限，很难做出准确的选择，也就只能扩大申请范围，适当撒大网，争取多捞几个，再从里面选。所以，中国学生一般都至少要申请十来个学校，难度从高到低梯级分布，保证一网下去，大小总小有收获。

另外，想好退路，多做几种打算，也是有必要的。李鲁一直想去的是美

国，但去美国竞争之激烈众所周知，所以他申请完美国学校后，在校长的动员下，又申请了五所英国大学，最终被其中三所录取，都是排名英国前十的好学校。假如他后来没有被美国大学录取（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那么去英国也是不错的选择，仍然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去了之后还可以通过转学，或者毕业以后申请到美国读硕士学位，同样能达到上美国大学的目的。

说到转学，美国大学转学也是很容易的，如果没有申请到理想的学校，不妨退而求其次，先去那个不太中意的学校，去了之后意外地爱上也说不定；即使确实不喜欢，再考虑转学不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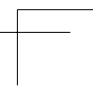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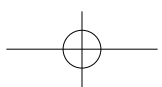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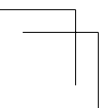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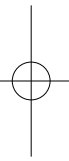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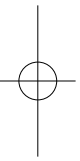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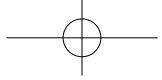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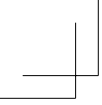
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真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欧洲，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或者日本，都有非常好的学校，有些专业排在世界顶级，退后一步天地宽。

既要多准备几手，也要随遇而安。录取的形势既是年年在变，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比如，以前要求面试的学校不多，而且即使是面试，也大多由校友面试，随便找个地方聊聊，甚至打个电话就搞定，气氛轻松愉快。现在则有越来越多的大学要求面试了，而且是由第三方机构面试。这恐怕会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学校会通过面试来考查申请者的综合素质，核实申请材料的真假，决定是否录取。

所以多做些准备是有好处的，但话又说回来，像面试这种事，你又怎么准备得了呢？除了服装、礼貌这些常识以外，其他是无法准备的，又没有固定的模式和考题，甚至不知道考你的人是谁，还是只能呈现真实的自己，让别人选去吧。

留学申请是最能体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条古训的，要应对那种种的不确定，最好的办法就是调整心态，以不变应万变，把该做的事做好，其他的交给上帝就行了。

始终要相信，命运自有最好的安排，你只需把握好自己，把握好当下的每一刻。



9

申请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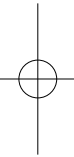
人总是有畏难情绪，总是爱拖延，不到最后时刻无法真正行动起来。当你有一个目标在那里，而且截止的槌子已经举起，马上就要砸下来，你就像被逼到了尽头，必须一跃而起，动力就有了，你就开始了真正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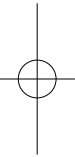


美国大学录取共有三种形式，分别为 ED（Early Decision，提前决定）、EA（Early Action，提前行动）和 RD（Regular Decision，常规决定）。

三种录取方式的主要区别在于：ED、EA 的申请截止日期比较早，RD 申请截止日期比较晚；ED 录取了就必须去，EA 录取了可以不去。



ED 和 EA 虽然都是 Early（提前）批次，但 ED 中的“Decision（决定）”意味着你已经决定了，把这个学校作为你唯一的选择，一旦录取，你就必须去，不能再申请其他学校。EA 虽然也是提前申请，但你仅仅只是“Action（行动）”不必马上作出是否去这所学校的决定，EA 录取了之后，你还可以申请其他学校，到最后再来决定去哪里上学。所以，EA 实际上只是提前收获一个保底的学校，并非你必须去的。



ED 和 EA 的申请截止日期一般都是每年的 11 月 1 日，个别学校会延迟到 11 月中旬。ED 的录取结果绝大部分在 12 月中旬就能知晓。EA 的录取结果通常也是 12 月中旬，但个别学校会延迟到次年 1 月甚至 5 月。另外，有一部分学校有两轮 EA 或 ED 申请，具体信息可以查阅学校官网。

由于美国学生一次可以申请多所大学，等录取结果全部出来以后，从中选择一个自己最满意的学校去上。这样一来，假使一个学生申请十所大学，他必须提交十次材料，而这十所大学的招生官都必须认真地审核他的材料，但不管最后有几所大学录了他，他都只能去一个，其他九个都是白辛苦。不仅是

他自己的申请白辛苦，审核他材料的招生官也是白辛苦，考虑到每年申请的人数之多，这个浪费还是相当惊人的。

学生撒大网捞大鱼，这种行为可以理解，但站在学校的角度，谁也不愿意当备胎。ED 和 EA（尤其是 ED）体现了申请者最大的诚意，学校也必定以最大的诚意回报，所以 ED 和 EA 的录取率向来都远远高于 RD 申请。通常 RD 录取率不到 10% 的常春藤牛校，ED 或 EA 录取率常常可以达到 2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 ED、EA 申请的原因。

放弃 EA 申请

李鲁自然也考虑了提前批次申请，他的选择是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学的江湖地位不必多说，地理位置又好，采取的又是 EA，即使录了还可以不去，不耽误再申哈佛、耶鲁碰碰运气，可想而知，这里面扎进了多少牛人在血拼。从 Zinch 网上查到，申请芝加哥大学托福基本要求为 100 分，SAT1 的成绩范围为：总分 2120—2350，阅读 710—780，数学 710—790，写作 700—780。这仅仅只是分数的门槛，其他各种的优秀略去不说！

而此时李鲁的 SAT1 总分只有 1820 分，阅读只有 480 分，差距是何等的大！

那么，他又怎会如此自不量力呢？这还得从一次见面会说起。

每年都有一些美国大学来中国举办招生宣传活动，俗称见面会。早在 2012 年 10 月，我们就参加过一次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见面会，当时就对该校产生了极大好感，只不过那时离申请季还早，没有认真打算。

到了 2013 年 10 月，我们又参加了一次见面会，就是芝加哥大学的见面会，这次见面时间正好在申请季前夕，直接导致了行动产生。

当天的见面会其实是三所大学联合举办的，另外两所大学是莱斯大学

(Rice University) 和范德堡大学 (Vanderbilt University), 都是牛校。见面会的地点在人大附中对面的芝加哥中心, 参加的有上百人, 从校服来看, 有不少是人大附中的学生 (众所周知, 人大附中是北京最牛中学之一, 常常诞生高考状元的), 见面会整个气氛就是牛校对学霸。

三所大学都是招生官亲自介绍自己的学校, 莱斯大学上场的还是一位校长。宣讲完之后, 三个大学分别在不同房间与学生交流。

芝加哥大学在最大的会议室里。这个环节一开始, 招生官面前立刻围上了一大堆人, 她招呼大家排好队, 一个一个来。李鲁也排到了队列里。我感觉他有些紧张, 因为要当着众人的面, 完全用英语一对一和招生官问答, 还是有些压力的。

轮到李鲁时, 我们站在远处看他与招生官应答, 听不见一个字, 却竖起耳朵, 傻乎乎地望着他, 生怕漏掉一个表情。

我观察到, 鲁鲁问了招生官一个问题, 她的脸色一下显得有点困惑, 连周围听的人神色也一下变得凝重。我心里咚地一下, 头也大了。说了几句之后, 她的脸色释然, 交流又变得明快。

鲁鲁退下后, 我问他刚才说了些什么, 他说问了招生官一个问题: “为什么宣传片里都在强调学生课余生活丰富多彩, 学生们是多么轻松活跃? 对于一些想要独立思考, 把更多精力用于探索和学习的学生而言, 学校有没有适合他们的氛围?” 我可以想象她感到意外的程度, 恐怕很少有学生会在这种场合问这种问题。

既然学校把这些内容制作成宣传片, 就说明这是他们希望展示的东西, 而且也是他们认为你会感兴趣的东西。如果你对此存疑, 岂不是意味着你与学校的价值观和趣味缺乏共识吗? 招生官的回答确实也中规中矩, 大概就是说学生需要在丰富的活动中培养团队精神、创新意识, 以及度过愉快的学习生活等等, 至于李鲁提到的那种氛围, 她说自然是有的。

鲁鲁还沉浸在问答的兴奋中, 没有注意到我的不安。从中国人的思维惯性

来看，他在这种场合提这种问题也许不妥，有违潜规则。但毕竟这是他自己的思考，他就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这也让我意识到，此生他恐怕不会走与别人一样的路。

坐了一会儿，我们忽然想起包里还有一本鲁鲁刚出版的小说《我去 中学》，本来就是想送给招生官的，差点忘了。

于是鲁鲁又去排队。排到之后，他把书送给招生官，我看到她的眼睛明显一亮，脸上立刻现出惊喜。他们很热烈地交谈了几句，当鲁鲁把扉页上写给她的赠语指给她看时，她的高兴确实发自内心。然后，她说：“欢迎你到我们学校来！”

正是这句“欢迎”让我们兴奋不已，这似乎是个邀请，犹如一位热情的主妇，亲手拉开了自家的门。

回家的路上，我们一直在谈论当天的感受。我说：“现在你已经给招生官留下了深刻印象，假如你的材料真能到达她的手里，录取的希望就大了！”我们越谈越兴奋，仿佛材料真的到了她手里，她真的如今天表示的那样，热烈欢迎，鲁鲁就真的进了芝加哥大学，这是多么美好的事！一路上我们被这个美梦所陶醉，竟然真的在心里种下了希望，就是从那一天起，芝加哥大学成了鲁鲁的目标学校。

一年以后，鲁鲁已经在伯克利上学了，我才在网上看到，2013 年这三位招生官在全国几个大城市巡回宣讲，到过好多大学和中学，不知给多少人说过“欢迎你”。这个情况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更没想到的是，从某个国际高中的网页上看到，学校组织学生参加见面会，要求托福必须达到 95 分，SAT1 达到 2000 分才能报名——见个面都要 2000 分！幸好不知道，鲁鲁当时连见面的资格都还差得远，竟然也大着胆子见了，而且还生出了希望，还付诸了行动。这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是幼稚，但鲁鲁当时受到的鼓励是实实在在的。

鲁鲁就这样决定 EA 申请芝加哥大学了。但这实在是个仓促的决定，以他当时的情况，连最基本的托福和 SAT1 成绩都还没准备好，申请文书更是还没

动笔。按原计划，他还要继续冲刺托福和 SAT1，争取在 12 月底 RD 申请全部结束前拿出最高分。

而芝加哥大学 EA 申请截止日期是 11 月 8 日，只剩下不到一个月，显然已经没有时间刷新成绩，其他所有材料也都得从零开始，马上开始。

鲁鲁是 DIY 申请，也不必经过什么人同意，既然决定了，他自己就马上行动。那些日子里，他便开始了从未经历过的写 PS，写 Essay，填表，请人写推荐信等等等等。

推荐信自然要请他们的校长刘煜炎博士亲自写，但刘校长却对李鲁 EA 申请芝加哥大学的策略很不以为然，推荐信迟迟不动笔，直到申请截止日期都快到了，这件事还没落实。

我与刘校长沟通，在电话中他详细分析了李鲁的情况，毫不留情地断定，这是根本没有希望的事。我虽心有所动，却不甘放弃，想到儿子已经准备了这么久，不忍打击他，万一出现奇迹呢？

就这样犹犹豫豫拖到 11 月，最后刘校长终于答应按时提交推荐信，似乎万事俱备了。

11 月 3 日，离截止日期只有 5 天。周末我们送儿子返校，在大厅遇到刘校长。我们自然又聊到申请的事，他还是建议先不忙 EA 申请芝加哥大学。“成绩差得太远，没有一点希望，给人不严肃的感觉。”他说得很真诚，甚至举了个例子，就像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一个“矮矬穷”想要追求“白富美”一样。我倒并不觉得我们就是矮矬穷，但真正让我惊出冷汗的是，这样的追求并不是没有代价！

我弄清楚了一件事：PS 一旦提交就不能再改！那个提交申请的平台就像是档案袋，所有资料一提交就装进去了，你申请哪个大学，那个大学就自己去提取来看。所以，“提交”就等于是“送档”，如果提交的材料没有弄好，不仅是影响这次的芝加哥大学录取，以后的大学也要受到影响。

“PS 是最重要的材料，等于告诉别人你是怎样一个人，任何一个成功申请

到好学校的人，PS 都是千锤百炼的。像李鲁这样匆匆忙忙提交上去，简直就是拿自己的申请开玩笑。”以前听类似的话没有多少感觉，那天却突然像触电一般，突然就开窍了。

何必匆匆忙忙赶这几天呢，以现在的成绩去 EA 申请芝加哥大学，不仅完全没有希望，还打乱了备考和准备常规申请的节奏，实在得不偿失。我们走在留学这条路上已经三年了，这三年儿子付出了多少汗水，已经走到这最后一步了，如果因为我们一时意气而敲错了门，岂不是太对不起儿子？

回家的路上，我和他爸达成了一致，放弃 EA 申请，把芝加哥大学放到 RD 名单中。现阶段，先全力以赴备考，同时锤炼 PS！

纠结了很久的事终于放下了，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备考托福了。事实上，这次托福考试的时间就在 11 月 9 日，只有 6 天了！待这次成绩出来，也就到了 11 月下旬，申请加州大学正好用上。这也许是他今生最后一次考托福，能否上一百，决定着他能申请什么样的学校。就这几天了，成绩才是硬道理。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儿子在这次托福考试中考出了 105 分，一举扭转局势。

我们到家马上和儿子商量，能否把芝加哥大学的 EA 申请改成 RD 申请。儿子担心芝加哥大学 RD 申请时 Essay 的题目会变，他就白写了。后来请教了学校老师，说 Essay 题目不会变，一旦公布就管一年，不管是 EA 还是 RD 都是一样的题。这样一来鲁鲁的顾虑也解除了，他倒不像我们想的那么沮丧，只要不白写，EA、RD 都没关系。另外他觉得自己对 James 稍稍有点难为情，说了申请 EA，催着别人写推荐信，现在又不申了。但也没有办法，只能请他谅解。

EA 这一章就这么翻过去了，没有任何结果，但也不后悔。虽然后来的 RD 申请芝加哥大学确实也没有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矮矬穷”，我们的追求就没有价值。现在想来，这个半途而废的 EA 申请，给我们最大的回报就是精神上的鼓励，把心气提起来了，让我们提前进入申请状态。

人总是有畏难情绪，总是爱拖延，不到最后时刻无法真正行动起来。当你

有一个目标在那里，而且截止的槌子已经举起，马上就要砸下来，你就像被逼到了尽头，必须一跃而起，动力就有了，你就开始了真正的行动！

哪怕是一只真正的癞蛤蟆，当它想吃天鹅肉的时候，它也要奋力蹦跶，即使最终并没有吃上天鹅肉，至少也锻炼了肌肉，比起别的蛤蟆，它至少有更强的蹦跶能力，至少苍蝇也能多捕到几只。

由于准备 EA 申请，李鲁在 11 月初就填好了通用申请表（Common Application），准备好了推荐信和成绩单，PS 的写作也有了基本思路，更重要的是，对申请学校这件事，他基本上熟悉了所有流程，已然成竹在胸，这让他后来申请加州大学和 RD 常规申请中更从容自信，时间上也更宽裕。

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有时候不要太成熟，青春的宝贵就在于热血，流过的汗水终能浇出花朵。

PS，写出独特的自己

申请当中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彼此的不了解，又不能坦诚相见，这就增加了挑选的难度，最后结果也未必能让双方满意。这就像男女之间的一见钟情，如果那“一见”得到的是虚假印象，钟情就钟错了，将来也麻烦。

人不可太贪婪，得自己该得的那份就好。你捧出真实的自己，相应的福分自然就来了，彼此匹配，正好。如果期望得到更多，超出了应得的部分，那就是妄想，行为上必定扭曲，结果也事与愿违，得不到不说，即使得到，也是负担，恶果会在将来显现。

所以，写 PS 诚恳是最重要的，一切技术的考虑都是雕虫小技。当然，技术还是要讲的。

按我的理解，写 PS 介绍自己，就和所有的选秀大赛（歌唱比赛、跳舞比赛、演讲比赛……）中选手介绍自己一样。选手一出场，评委发话：“请介绍你自

己。”“我叫××……”（相当于基本情况，已经填到申请表格里，不需写进PS）

评委又问：“你为什么来这里？”此话一出，PS正式开始写。

“我从小喜欢唱歌……”“我妈妈患了癌症……”“我有一个三岁的女儿……”

“我是一个平凡的厨师……”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都催人泪下，引人奋进，最终都得出一个结论：“我一定要唱歌！”评委和观众感动了，你就晋级了。

怎样写PS，其实也简单，你把招生官想象成评委，你就是站在台上的那个选手，你开口说话，就是在写PS。你好好研究一下，哪个选手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什么？你为什么记住的是他而不是别人？你为什么把票投给了他而不是别人？

一定要讲故事，唱得再好，跳得再好，没有一个好故事是绝不可能进决赛的！还没有什么艺术能超过故事的力量，连唱歌，歌词里面也是故事，唱歌本身就是在讲故事。

招生官和你一样，也是人，你喜欢听的故事，他也喜欢听；你讨厌的，他也讨厌。所以，真诚，一定要真诚，连你自己都不信的，就不要讲出来了。你自己难以忘怀的，那里面才有真正的价值。

故事固然要情节精彩，但故事里所包含的价值观才是最重要的。记得看过一场电视演讲比赛，有个选手演讲的内容是关于某地“狗肉节”，他的立场是为杀狗辩护。可想而知，他的观点还来不及展开，刚讲了几句就被评委叫停，直接走人！而另外一个盲人姑娘也是讲狗，讲的却是导盲犬，表现的是大爱。导盲犬就坐在她脚边很乖的样子，她一边抚摸着狗狗，一边深情倾诉，结果也可想而知，现场掌声雷动，评委一致通过，晋级！

你是要做杀狗的人还是爱狗的人？你以为评委会选哪一个？留学申请也是一场特殊的选秀，也有自己的潜规则，有特定的价值观。写PS虽然不限内容，原则上你什么都可以写，但其实谁都明白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真诚和真实也是有条件的。所以，你必须了解你自己，还必须了解你所申请的学校，你才能从自己错综复杂的过往中选出恰当的瞬间，呈现出可取的一面。

基于以上这些认识以及我自己的写作经验，很早我就建议鲁鲁早动手，不要到跟前才写 PS，一旦某一天被某件事触动，突然产生了写的冲动，一定要立刻放下手里的事，把它写出来。因为其他事都是可以补做的，而灵感和激情却不会再来。激情下的写作一蹴而就，很轻松，若要专门去写，花十倍的力气也未必达到一样的效果。

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人总是要火烧眉毛才会着急，李鲁也是到了已经决定 EA 申请芝加哥大学了，才正式开始写 PS。这一写他才意识到写书和写文章不是一回事。以前我总认为，他已经是写过书的人了，难道还怕一篇文章。现在看来，有写小说的能力，不一定能轻松完成 PS，因为写书可以自由发挥，而 PS 严格说来，它就是一篇命题作文。

李鲁从 9 月份开始写文书，整个过程他在康福的一次家长会上有详细的分享，我就不必赘言了，还是做个搬运工吧，将他的发言和最后写就的 PS 原文实录如下。

需要申明的是，PS 体现的是独特的自己，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李鲁的 PS 也仅仅只是一种思路、一种写法，只适合他自己。我之所以敢将它们呈现在这里，也是因为相信大家，相信凡能理解“独特”二字的人，都天然具有包容心，能明白李鲁的文字纵有谬误和局限，也是他这个独特个体的组成部分，也值得尊重和理解。

世上没有完美的人，写出独特的自己，那就是完美的 PS。

附：李鲁的文章

我是怎样写 PS 的

要申请一个学校，首先要过一个门槛，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分数线，一般这条线是设在托福上面的，好一点的大学比如三十名以前的，一般会

设置 100 分的托福线，要申请这些学校，托福需要 100 分以上。但也有例外，其他方面很优秀的，别人看着他好，差几分也会录，康福就有被伯克利录取托福不到 100 分的。SAT 分一般没有硬性的要求，他只会公布一个往年录取的平均分，让你自己来衡量。

我主要想说的是分数过了这个线以后，怎么在这一群申请的学生中突出自己。因为现在留学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水平越来越高，很多公立学校的学霸也加入到留学的潮流中来，他们都特别能学，成绩都特别高，能过这个门槛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学校录取的人数是基本不变的，因为学位有限，这就意味着竞争变大。在这样的趋势下，怎么突出自己非常重要。有些人很自信，他托福考到 110 分，SAT1 考到 2200 分以上，认为上一流的学校没问题了，结果呢，都被申请的学校拒了，就因为他没有从一大群成绩很高的人中突出自己。

那么，如何突出自己呢？这就是 Personal Statement 存在的意义，通过它和学校要求的 Essay 来突出自己。

我还是来谈谈我自己的经历吧，我是怎么从最开始写这个文书，然后一步一步地来提升自己的理念，最终达到理想结果的。

我从 9 月份刚上高四开始写这个文书，当时的想法是，我不想直接介绍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通过介绍我的背景来介绍我的品行啊、人格啊这些东西。最直接影响一个人背景的就是家庭，我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就是我的背景。

然后我就开始想，我爸是怎么回事。我就突然想起他给我讲的年轻时候的一个故事。我爸年轻时考上当地一个大专，很不容易考上嘛，一家人都挺高兴。进去以后他很努力地学习，毕业的时候是全系的第一名。那个时候比较好找饭碗，工作是分配制，我爸就想，我成绩是系第一名，理所应当去最好的地方啊。结果呢，他被分到农村教书了。他很不解，去找教育局分管这个的领导：“领导啊，我成绩最好，为什么被分到农村教书

了？”这领导握着我爸的手说：“因为那里的人民最需要你。”

当时我爸年轻，二十多岁的人，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爸去那所农村中学待了几年，然后自己想办法从那个地方混出来了。然后，他到了大城市，然后就是各种的混，混混混，最后混到北京来了。

我就想，我爸这种奋斗的精神是跟我一样的。我突然就联想到了，这是一个家族的奋斗史。我爸从年轻奋斗到中年，从一个小地方奋斗到北京来了。现在呢，我就从北京这儿开始，我要奋斗到美国去，我就联想到这一点了，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把这个描述下来摆在那儿了。

然后我就开始写我妈。我妈是怎么回事儿呢？我妈情况比我爸好一点，她考进一个大学，还不错。她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文学，大学时候就写诗啊什么的，比较文艺的那种。毕业以后，她也是分配到学校教书，是大城市的学校，之后也写作，出了书。没多久，当时就是八几年，特别流行下海、淘金、办公司什么的，我妈就办公司去了。她办公司赚了一点钱，但没赚太多，那几年就跟着潮流走，办公司、当记者什么的，做过不少事儿。搞到三十多岁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这些事都不是她想做的，在她生命里唯一有一件事是可以贯穿她一生的，那就是写作！无论她怎么办公司啊赚钱啊这些，只有搞文学这件事情，是她真正一开始就热爱的，愿意为这件事奋斗一生。

那我就联想到我自己，我也热爱写作啊，我也写了一本书，是不是写作这件事情也可以贯穿我一生啊？尽管我还不能确定我将来要学什么，要做什么，但我有这种毅力，我从我妈那儿得到了，我确定我以后肯定能贯穿一生地做一件事情。

我就写了这两个故事，整合到一起，意思是说，我有理想，我很想传承我们家族的奋斗精神，而且我能坚持下去。

我就这样写下来，感觉这篇文章挺不错，带着家族的力量，有我自己的志向，还表现了坚强的人格，挺不错啊。我就这样写下来了，大概花了

一个月，差不多成形了。

然后就到了加州的申请了，我就给刘博（刘校长）看，我心想他肯定会觉得这文章特别不错，直接就行了，然后就提交了，申请就完事儿了。结果呢，他一看，说：“你这篇文章不行啊！”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不行，大家都觉得这篇文章特别好吧？但刘博就是说不行，为啥？他说：“这篇文章缺乏一种利他，造福社会的精神。”

我一想，为啥呀？想呀想，嘿，一下就明白了！我确实描写了我爸我妈那种精神传承到我身上，我想做点什么，那种奋斗的人格。但我这种人格，我做事情，包括我写作，究竟能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个我没说到！我只说了我自己以后想做什么事情，我以后想达到什么程度，我想有什么成就，但是我没有说我的这些可能的成就，能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

明白这个道理后，我就跟我爸妈讨论了一下，最后改出来的文章，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我爸妈年轻时候的故事上面，而是我和他们一起做的一件事。就是比较早的时候，我和爸妈在农村办了一个小图书馆，把自己家的书拿去，从网上搞一些书来放进去，让村民过来借，从精神上帮助他们提高自己，这就是造福于人对吧？但这样做的问题是，能造福到的人范围比较小，就局限在那个村子里面，只会有很少的村民过来借书，最后还因为当地人不参与管理，连这个小图书馆都办不下去了。与其这样做，还不如去写作，像我爸我妈那样，去写书。

然后我就说到他们写书的事。他们写书，卖出去了多多少少，相比于他们办那个图书馆，影响的范围肯定大得多。然后我又说到自己，我是出版了一本书的。我自己写这本书在于表达什么？就是想让现在的中学生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梦想，让他们不要局限在学校里面，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就是在影响很多人的观念。

我由此又联想到领导力。一个人的领导力是相当于这个人的影响力的，为什么有些人被关在监狱里还写作，写成的东西流传到外面，他还能

被很多人当成精神领袖，影响力和领导力就是这样的关系。我就是要用自己的写作来传播我的思想，去影响别人。写作就体现了我的领导力。这就是我的 PS 的中心观点。

所以说，大家在写文书的时候，最终要体现的并不是你过去的成就，或者是你将来想达到的成就，而是你做的事情对周围的人，对国家或者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什么，你能对别人付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价值在社会中的体现是别人需不需要你，你就要这样去看。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让别人知道你内在的动力是什么。也就是你做一件事，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是想挣钱吃喝玩乐，还是想造福社会，给别人带来好的影响，你必须清楚地让招生官知道你的原动力是什么，他才能对你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做出判断。

说这些听起来容易，实际上非常难，你们写的时候就知道了，很难。别人也帮不上你，只能自己去想。但是我想说，写 PS 真的很重要，也许你的成绩不是特别高，但你如果在 PS 上面真正用心去写，就可以让自己从一大群申请的人中突出出来，最后你就能获得一个满意的结果。

（整理自 2014 年 5 月 8 日李鲁在康福家长会上的分享视频）

李鲁的 PS (1)

The value of one's life is determined not by the wealth he owns, but by the increase of wealth of other people one has inspired and the contribution one has given to the society. I understand this ideology from the experience of my parents and the stories of great people in history. I have the desire to become a man of great value but huge wealth through good education.

To be more influencing to people, my parents cultivated themselves to

be professional writers to inspiring readers to live a valuable life. They made them writers of many bestsellers. Believing thoughtful and inspiring books can change one's fate, my parents and I operated a small library in a village called Wang Baochuan near Beijing in 2009. The books we offered were from a donation raised on internet, varied from magazines to encyclopedias. The library project which I involved most was the tutorial class opened for local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y parents said that this project is designed to benefit villagers with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further, enrich their spiritual world. However, the time and resources we have are limited to guarantee a wide and sustainable aid.

Operating a library is costly, both of money and time, and all the efforts we have paid could only reach a small bunch of people. A bestseller book, instead, could inspire millions of people or shape their personalities. *What do poor people lack*, one of my father's book published in 2004, focuses on demonstrating several cordial qualities which poor people lacked on their way to wealth. Later the book was translated into foreign languages and released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brighter day of ordinary kids*, one of my mother's book published in 2007,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concealed talent of seemingly ordinary kids and give their parents hopes, and it was also published overseas. There were more than 100,000 copies of books sold, and both books were so actively demanded once that there are still people recalling the insightful ideas argued in the book and the profound impact left in their mind. Writing thoughtful books can therefore earn us money and promote a sustainable cause, thus more ideal than other efforts paid by individuals.

Following my parents success, I am determined to influence and benefit people in a profound way. I started writing a novel about the life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when I was in ninth grade. After one-and-a-half year writing and one year publishing process, the novel was finally published in October 2013. The novel is a direct reflection of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life which filled with oppression and injustice. However, my novel focuses on their transcendence beyond the system, towards realizing their dreams, finding their self-worth, and chasing their goals. Ultimately, the novel emphasizes the need to break free from the vicious and dehumanizing aspect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rediscover and embrace one's humanity. Only published for two months, this book has received wide appreciation coming from society. I feel confident that I could further my success in my future by being thankful and altruistic.

I would like to study in a world leading university not because I want to work for others and earn money, but because I want to be a powerful person who has something valuable to repay back to the society. I dream one day I could become a great man like Napoleon Hill and Dale Carnegie who enlightened a path to success for people struggling in the swamp, and gave them hope. Even though maybe I could not be as powerful as Hill and Carnegie, I will definitely carry out my full strength influencing and helping people. When this nourishment is instilled into people's mind, more and more people will start to influence and help others, and the society will begin to run in a positive cycle, as an epic depicted scenery, that the human virtue is received by everyone.

译文:

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他自己的财富决定的，而是由那些被他所激发的人的财富的增长和他对社会的贡献决定的。我通过我父母的经历很好地理解

了这种理念，使得我渴望通过接受教育成为一个拥有自我价值和财富的人。

我的父母希望能够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于是便成为了作家，以此来激励人们去追求一种有价值的生活。因为相信有思想和深度的书能改变人的一生，我和我的父母于2009年在一个名为望宝川的村子办了一个图书馆，其中的书籍都来自于网上的捐赠，从杂志到百科全书一应俱全。在这个项目中，我所参与最多的是给当地的学生们辅导课程。我的父母说这个图书馆的目的在于给当地的人们提供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他们的世界。然而大多数时候，我们有限的资源无法保证更多的人能受益于此。

开设这样一个图书馆无论是在时间还是金钱上，都是耗费极大的，同时我们的付出却只能使很少的人受益。相比之下，一本畅销书却可以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我父亲出版于2004年的《穷人缺什么》，揭示了穷人在致富道路上缺少的核心品质，之后这本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国内外销售。我母亲出版于2007年的《平凡的孩子也有春天》，专注于发现那些看上去平凡的孩子们的资质，并且给他们的家长带去希望，这本书也被传播到海外。这些书的影响之大，不仅仅在于累计售出超过50万本，更在于至今仍有人能回忆起书中那些耳目一新的见解，以及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因此写作能够改变读者的生活，同时还能给作者带来财富，这也就是为什么比起其他造福于他人的途径，写作更加理想的原因。

跟随着我父母的脚步，我决心要深远地去帮助并影响人们。我从九年级时开始写一本小说。经过一年半的写作和一年的出版时间，这本名为《我去 中学》的书终于在2013年10月发行了。我的小说直接反映了中国中学生所面临的充满压抑的学习生活；然而，它的意义更在于鼓励学生们冲破束缚，去寻找他们的梦想，追逐他们的目标，并意识到他们的自身价值。最终，这本书强调了学生们需要脱离教育生活中有违人性的部分，重新发现并拥抱人性的美丽。仅仅出版了两个月，这本书就在社会中获得

了广泛好评，因此我认为我在将来仍可以成为一个感恩并利他的人，从而走得更远。

我希望能够上一所世界顶尖的大学，并不是因为我想单纯地为别人工作或是挣多少钱，而是因为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强大的人，可以最终回报这个社会。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够成为像拿破仑·希尔或是戴尔·卡耐基那样的人，给那些挣扎在泥潭中的人们照亮一条通往成功的路。尽管我可能无法做到像他们那样出色，但我还是会尽全力去做。当这种养分滋润了每个人的内心时，更多的人会开始彼此帮助，社会也会进入一种正向的循环，使得人类的美德能被每个人看见。

（李鲁 / 译）

李鲁的 PS (2)

I started writing novel in my ninth grade. The school work then was so heavy that I had to put the manuscript into a binder to conceal my efforts which might be considered a disturbance to my studying. In the following summer vacation, I spent almost all my possible spare time writing the novel and reading *Resurrection* by Leo Tolstoy, which offered me inspiration. However, I did not finish the work until the end of the following summer vacation. In the next year, my parents sought a publisher. We faced resistance by several press companies because my novel was deemed critical to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Eventually, on October 1st, 2013, my novel was published.

The novel is a direct reflection of a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life——living in a cruel world with oppression and injustice, they hate the system, but they have to get used to it; they get injured through their struggles. They are hardworking, but paralyzed, lost in the vacuum of their lives. However, my

novel focuses on their transcendence beyond the oppressive system, towards realizing their dreams, finding their self-worth, and chasing their goals. Ultimately, the novel emphasizes the need to break free from the vicious and dehumanizing aspect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rediscover and embrace one's humanity.

My purpose of the book was to express my frustrations with the common high school experience. From writing I learned much about 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words and its ability to promote changes. Writing means leadership, I think. The word "leadership" should not simply means the ability to rule people or to gather them to deal with a task. As widely defined, leadership can also refer to one's influence on people. As a collection of inspiration and emotion, my novel would influence people whenever they read it. The impacts can be so powerful that Balzac has achieved—to conquer the world—by using pen and paper which Napoleon failed to achieve by using troops.

When refer to the society, writing is like glue, consolidating separated human spirit into a whole community, as internet connecti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world with common interests and value. This network has some kind of magical quality that is elevated to get above the mundane and prosaic. And when I am writing things, I felt like I am involved in that community where my thoughts and personality are refined to be the true representative of integrated human.

译文：

我从九年级时开始创作小说，那时候学业很重，以至于我得把写好的稿子藏进一个活页夹里，以免被老师认为我是在做与学习无关的事。在之

后的暑假中，我利用我所有的空闲时间写小说，同时阅读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以便给自己带来灵感。然而直到一年后的暑假，我才真正完成了这本书。在之后的一年里，我的父母一直在寻找出版社，事实上在这方面我们受到了很大阻力，因为我的小说批判了教育中的弊端，最后它终于在2013年的10月面世了。

这本小说直接反映了中国中学生的生活现状——处于一个充满了压抑的残酷竞争环境中，他们恨这种生活，但是却必须去适应，并在挣扎中遍体鳞伤。他们异常努力，但是却渐渐麻痹，迷失在生活的空洞之中。我的小说鼓励他们从这个环境中脱离出去，努力追寻梦想并实现自我价值，更要远离教育体制中残酷的那一面，重新意识到人性的美丽之处。

我创作这本小说最初的目的在于表达我对中学生活的不满，然而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却逐渐意识到了文字那不可思议的力量，以至于它们可以使改变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写作意味着领导力。“领导力”这一词不仅仅代表管理人们，或是聚集一帮人去完成某一件事。更广义地讲，领导力可以是一个人的影响力。我的小说，作为一部集合了情感和灵感的作品，不论何时人们读起它，都会多多少少地受到影响。这种影响力有时可以大到能征服整个世界，就像巴尔扎克曾经做到过的那样，他用纸和笔做到了拿破仑用成千上万的大军没有做到的事。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写作像是胶水，把人类的精神汇集成一个共同体，就像是互联网把世界各地有着同样兴趣和价值观的人们联系起来一样。这样的网络往往能超越平凡，以至于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融入了这个共同体，并切身感受到我的那些思想和人格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人所应该具备的。

（李鲁 / 译）

Essay，因校而异

众所周知，留学申请最艰巨的事情是写文书，不仅要写 PS（个人陈述），还要写各个学校自己出题的文章，也就是所谓的 Essay。

Essay 的内容因校而异，大多是让你谈对自己的认识、对学校的认识，或者是对某个特定问题的认识。篇幅也各有要求，有的只要求写一篇，但一篇要求几百字；有的则要求写两篇甚至三篇，但每篇不一定很长。也有很变态的，像李鲁准备申请的布朗大学，要求写八篇 Essay，他一看就吓着了，直接把布朗拉黑。后来其他学校的材料都准备得差不多了，他还有一点富裕的时间，想起来再看一眼布朗，才发现每篇 Essay 只要求一百多字，其实就是问卷式的，提了一些问题，每个问题让你写一段，也不难。他松了一口气，又把布朗拉回来，顺便给申请了。当然，最终还是被拒掉。

如果说 PS 的重点在于介绍自己，那么 Essay 的重点就在于认识学校，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就回答了“我是谁”和“你是谁”，并最终回答了“我们是否匹配”这样一个问题。

由于一篇 PS 是写给所有学校看的，所以你不能过于有针对性，不能因为想讨好某人而得罪其他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真实地呈现，把最本质最独特的自己摆出来。

而 Essay 则是专门针对你所申请的某一个具体学校的。既然你想要去这个学校，那么你了解这个学校吗？对方想要知道你对学校的看法，或者你对学校感兴趣的一些问题的看法，他好从中衡量彼此的匹配度。所以写 Essay 一定是具体的，虽然主要篇幅在写自己，但着眼点是在对方，必须回答对方提出的具体问题。

中国的学校不太重视写作，但要出国读书，你就会知道，写作能力真是至

关重大。李鲁的写作能力我们是不担心的，而且，所有申请文书都必须用英文完成，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再说，真正到了写 Essay 那个阶段，他已经忙到连话都顾不上说了，我们也只知道他在忙，不知道在忙什么。一切都只能靠他自己，不打扰就是最好的支持。

有时候真心觉得父母弱一点也是好事，把自己的空间缩小，留给孩子的空间就更大，他就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更强的翅膀。

李鲁就是在如此的状态下完成了所有的 Essay，也没有让我们过目一下。事实上，因为每个学生都要申请许多所学校，每个学校又都要写文章，而且由于计划申请的学校往往会因成绩的变动而临时调整，说不定申请截止日的头天晚上还会增加新学校，又得写文章。如此多的文章，如此快的节奏，即使学校的老师也看不过来（付费的 VIP 服务除外），真正 DIY 申请的学生都只能靠自己，老师最多可以给你改几个错别字。

这是 DIY 申请的难处，但也是 DIY 申请的优势，只有 DIY 你才可以完全由自己掌握，完全自由地调整，随时进入状态。而找中介，虽然有人帮你改文章，甚至帮你写文章，但申请哪几所学校都是事先定好了的，文章也事先写就，并不能轻易变动，中介不可能因为你的心血来潮而打乱计划，说到底，这些都是有成本的。

但事实上，心血来潮就是激情迸发，说不定就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李鲁就是在申请截止前的最后两天心血来潮，临时决定申请布兰迪斯大学，结果，布兰迪斯大学录取了他，还是他收到的第一份 offer！

附：李鲁的 Essay

波士顿学院 Essay

1. St. Ignatius of Loyola, founder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encouraged his

followers to live their lives in the service of others. How do you plan to serve others in your future endeavors?

Cities are built with concrete and steel, and people there are indifferent and alienated. This frozen atmosphere had surrounded me for long, until on this year's Christmas when I went to a village founded by a missionary did I observe a scenery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city.

Having known that the village has a religious background, which is rare in China, I expected that there would be Christmas celebrations. Therefore I went to the church in the center of the village. The church is different from what I thought a church should look like——painted ceilings, colorful glass, giant sculptures——actually it was just an ordinary room with some desks and chairs, and some paintings of Jesus and the Madonna. However, the church was crowded with pious villagers; there was a Holy Bible nearly in everyone's hands, and children were dressed like nuns, all singing.

Honestly, I know nearly nothing about the affairs of church and the religion, but I was really astonished when I saw people blessing and praying for each other, holding arm-in-arm with happiness on their faces, like families. By comparison, in the city, people who live in the same apartment hardly meet with each other even on holiday, nor do they say "hello" as they pass each other on their daily routine.

People's behavior is led by their consciousness. People in that village are kind and genial because they all share a religious belief; however, I hope that one day people in the city could break the wall of isolation because they all share a human virtue to help and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Society is a cycle, where everything people do will eventually flow back

to themselves. But this mutually beneficial process starts only when there is one to start the task. As one of the new generation, it is my desire to be the pioneer to disseminate this ideology by actively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offering them help if they need, to help create a harmonious society.

Although my own power is limited, as long as the idea is put into action, more and more people will join to form a considerable force. In such a process, I will apply my self-worth by helping people realize their role in society, and also by devoting myself to benefiting the world. This endeavor is a lifelong task and duty I will pursue for a brighter future.

译文：

如今的城市都由钢筋和水泥建成，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愈发变得人情冷漠，彼此疏离。这种令人心寒的气氛一直笼罩着我，直到今年的圣诞节，当我去到一个由传教士建立的村子，我才看到了一幅和城市完全不同的景象。

提前得知这个村子有宗教背景——因为这在中国十分罕见——我很期待那里会有一个圣诞节的庆典活动，于是我便走进了位于村子中心的教堂。那个教堂与我印象中教堂应有的模样相差甚远，没有画满壁画的天花板，没有五色的玻璃，更没有精致的雕像，事实上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屋子，里面有一些桌椅，还有耶稣和圣母的画像。然而就在那样一个屋子里，坐满了虔诚的村民，他们每个人手边都有一本《圣经》，孩子们都穿得像修女一样，一起唱着歌。

实际上我对宗教和教堂里的事宜了解甚少，但是当我看到人们为彼此祝福、祈祷，手挽着手脸上洋溢着幸福，简直就像一家人的情景时，我着实震惊了。我又不禁联想到了我生活的地方——城市，相比之下，即使是在圣诞节这样盛大的节日，住在一栋公寓里的人们也不曾像这样聚集在一

起，彼此之间都觉得陌生，甚至平时在街上遇见对方都不会打招呼。

人们的行为是由意识决定的。生活在村子里的人们善良、平易近人，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我希望，有一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也能意识到人类的美德，更多地彼此交流，帮助他人，从而打破那把人和人隔离开的高墙。

社会是一个循环，人们所做事情造成的结果最终都会回到自己身上。然而只有当一些人开始为其他人奉献时，一个人们互相都能受益的良性循环才会开始。作为新生代的一员，我渴望通过积极的交流和给人们提供帮助把这种理念传播出去，成为这方面的先行者，从而促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即便我个人的力量很渺小，但只要把这种理念付诸实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会通过帮助人们意识到他们在社会中起到的作用来实现我的个人价值，同时致力于造福这个世界。这将成为我一生的责任和努力的目标，为我带来一个光明的未来。

(李鲁 / 译)

乔治·华盛顿大学 Essay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s commitment and tradition of supporting its students and faculty to enact positive change in the world excites me most. I have been greatly affected and motivated by the 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present in our world today. As a life-long resident of the megacity of Beijing, I have grown up side-by-side with this growing inequality. As I have matured and focused on my future, I have realized how anesthetized my contemporaries and I have become to the harsh reality that many communities face due to the arbitrary and unjust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 response to this seemingly intractable problem requires not only the knowledge and tools that a GW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provides, but also a political response that, again, GW is uniquely situated to facilitate. Due to its history of excellenc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global presence, GW has attracted a diverse and rich student body. From this diversity of perspectives comes strength, by providing a dynamic atmosphere where ideas, theories, and solutions to global problems are tested and challenged. The greater community of Washington allows for GW's frequent contribution to government and attracts many political makers and business leader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stories, thus creating numerous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and it excites me to join this community.

The Study Abroad program, also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to go beyond the immediate borders of campus, exploring career goals and widening the possibilities for articulating solutions to global problems. One such opportunity that excites me about joining the GW community is its China Policy Program.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improv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sharing of ideas between Chinese policy-makers and the GW community. Living in Beijing, I have observed tha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rganizations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NGOs have increased sharply in my lifetime. For example, President Steven Knapp's visit t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xemplifies GW's commitment to the exchange of idea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bonds between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create productive dialogue and influence productive solutions to shared problems. Because of these connections that GW is buil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rough its Study Abroad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programs, there is a better space for novel and unique approaches to solving our shared problems. The potential to join such

a community and engage in cross-cultural dialogu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socioeconomic disparity both locally and globally excites me.

“We help bridge cultures, deepen understanding, and connect the university community to the world beyond our campus” . This focus from GW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cknowledges a responsibility not only to better our local communities, but to strive to find solutions for our global problems. It is my desire to join this community and continue my passion in developing meaningful responses to the inequality that is present in our world. I am excit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ngage in an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informed by a multitude of unique 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order to achieve positive political action towards a more just and equitable future.

译文：

乔治·华盛顿大学对于支持学生和员工积极改变世界的传统和承诺是最让我感到兴奋的。一直以来，我都感受到了如今社会中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异，这种现象也一直推动着我。生活在北京这个大都市很多年，我无疑见证了这些现象愈演愈烈。当我逐渐成熟并开始关注我的未来时，我意识到和我同时代的人们是如此的麻痹，也逐渐看清了社会上一些群体因为资源的不合理分配而遭受到的残酷现实。

想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不仅仅需要乔治·华盛顿大学提供的知识和工具，更需要一种政治角度的解析——这正是这所学校的特殊地理位置所能提供的。考虑到它长久以来卓越的历史，致力于政治方面的传统，以及在全球的地位，乔治·华盛顿大学吸引了丰富多样的学生群体，并从这样的群体中孕育出一种力量，使得整个环境变得有活力，让想法、理论、方案相互碰撞，以至于可以接受那些全球问题的检测和考验。而因为坐落在华盛顿，这所大学能够经常给政府做出贡献，并且吸引很多政界领袖和商业

精英来分享他们的经验，由此给学生们提供大量的机会，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为能够进入这所学校感到兴奋的原因。

学校的海外学习项目给学生提供了走出校园的机会，还使得他们能够发现自己的职业目标，更增大了他们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可能。其中一个使我很感兴趣的的就是中国政策项目。这个项目意在推动中国政界人士和乔治·华盛顿大学之间的交流。生活在北京，我看到了很多中国与外国组织至今的交流合作，比如校长 Steven Knapp 对中国人民大学的访问，这体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希望能和中国人民大学交流理念并加强两所学校之间联系的决心，以创造双方的对话机会从而本质上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正是因为乔治·华盛顿大学通过其海外学习以及其他的国际项目建立了它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才会产生出如此之多新颖而又独特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能够加入这样一个群体，致力于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从而解决地区和全球性的经济社会问题上的不平等，这也很大程度上吸引了我。

“我们在文化之间搭起桥梁，加深理解，冲出校园，在世界和大学之间建立起联系。”乔治·华盛顿大学对于国际交流的关注不仅造福了当地的人们，还为很多困扰全世界的问题找到了答案。我非常渴望能进入这所学校，面对全球问题，给出有意义的解答。我也很兴奋能有机会致力于研究国际关系的框架，同时感受独特的文化的相互碰撞，从而在政治方面做出一些正向的行动，创造一个更加公正且平等的未来。

（李鲁 / 译）

托福，半月扭转局势

申请季其实并不只是忙申请，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双线作战，一边忙申请，一边忙考试，两头都重要，两头都艰巨，稍有不慎就焦头烂额。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能在申请季开始之前就准备好所有成绩，然后坐下来专心写文书，这是最好的。只可惜能做到的人很少，且不说这时候一般人托福分数还在门槛线下挣扎，SAT1 分数还根本不敢示人，就算学霸，有了 2200 分，还想 2300 分，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不到最后是刹不住车的。

李鲁不算学渣，也不算学霸，直到 9 月，托福才只有 89 分，SAT1 只有 1820 分，不上不下，甚是尴尬。

就此罢休肯定不行，必须努力，托福必须上 100 分，SAT1 必须 2000 分！

他 8 月底那次托福，考的时候就知道分数不会太高，目的主要是检验暑假学习效果，只要能上 100 分就 OK。然后希望寄托在 11 月初那次，拿到 110 分，事情就成了。

这是当初的设想，很乐观。11 月的托福考试也报上名了，时间是 11 月 9 日，成绩出来正好加州大学的申请可以用上。考场就在昌平，一切尽在掌握中。

没想到，8 月底那次托福考试，成绩一出来，完全蒙了，只有 89 分，连 90 分都没上！而这时候已经快到 9 月中旬了，别人已经在准备 ED 申请，看到好多托福 100 多分的牛人还在网上唉声叹气，深感活着不易。

我们立马生出自责，一贯以来的淡定是不是淡得过分了？淡定一遭怀疑，焦虑便占上风，各种情绪都出来了。一番黑云压城之后，我们拿出具体措施——10 月初再考一次托福，不能把所有鸡蛋都装在 11 月那一个篮子里。

其实，所有的家庭都会为孩子的分数焦虑，真正能够完全超脱的少之又少。虽然我在书里一再鼓励家长要淡定，但我自己也是不可能完全淡定的，是人都有情绪，都会对挫折感到沮丧，只不过各人有不同的解决之道。

安抚了情绪之后，开始具体行动，但没想到报名时又再次受伤，10 月份的托福居然没有考位了，不仅北京没有，连周边的省市都没有。我们只好找黄牛。黄牛也迟迟报不上。等考位的日子内心备受煎熬，条件一降再降，时间不要求了，管他 10 月初还是 10 月底，地方也不要求了，只要是 10 月份的，只要能报上！

也许感动了上苍，黄牛突然有消息了，10月27日的，就在天津南开大学，离北京最近的外地考场！我们顿时感到好幸福。

考试那个周末，他爸有事，我陪儿子提前一天到了天津。找到在网上订的与南开大学隔街相望的酒店，办入住手续，看到进进出出的好多都是学生，都是过来考托福的。

下午去看考场，顺便把南开大学游览一遍。晚上吃顿好的，在街上溜达溜达，和儿子说说闲话，清风拂面，竟是如此惬意。有时觉得，多一些波折也好，如果不是异地赶考，我又怎会走在这天津街头，有这样一段美妙时光？

第二天，按部就班8点到达考场，检录身份证，填表，上厕所，过安检，进考场。鲁鲁朝我挥了挥手，我就看不到他了。

然后我一人去南开的校园里逛，又从南开大学逛到天津大学（当年的北洋大学堂），走到脚疼。回到考场外，等到十二点半，鲁鲁终于出来了。去饭店，我们点了四个菜，他一口气吃下三碗饭。

我又陪鲁鲁重新逛了一遍天津大学，去五大道看看洋房，下午4点多回到火车站。

在站外广场的海河边，我们正在看风景，鲁鲁接到一个电话，是AP美国历史老师James打来的，和鲁鲁约时间辅导写申请文书。James是我永远要感激的人，他的人格和专业能力都令我敬仰。鲁鲁接到电话，略为羞涩地避到一个角落，小声地与James聊了一会儿。挂上电话，看我笑的表情，他说：“要是别人听见我在用英语打电话，肯定觉得有点怪吧？真没想到，我也能直接跟外国人通电话了。”是啊，这在一年前谁能想到呢！看他神采焕发的表情，我突然心有所动，世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向他敞开的，他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进去了！

大约两周后，鲁鲁在微信上告诉我们这次天津托福考试的成绩，“总分98，拼分101。”老天，终于上了一百！我仰天长啸，眼泪都快出来了。

虽然在当时，拼分这事只不过是画饼充饥，但他毕竟碰着了一百这条线。而且两个月内，不上培训班，完全靠自己努力，从89分提到98分，我真心为

他骄傲。

成绩一出来，我的心已经放下，哪怕不拼分，仅仅 2 分的距离，下次肯定一举过关。

时间迅速在祥和的气氛中度过。很快，11 月 9 日到了，又是托福考试。这一次很平淡，报名是早就报好了的，考场就在昌平，开车 10 分钟就到了。现在他已经是身经三战的托福老将，已经没有什么特殊感觉，直接去就是了。照例是十二点半考完，然后吃饭，玩游戏。

两周后，11 月 20 日上午，我正陪他爸在医院体检。他爸进 B 超室了，我在外面等着，忽然接到儿子电话，听我说正在医院，就问起了他爸的情况。聊了一会儿，我才想起来，他这个时候找我是不是有事？他说：“查了托福成绩了。”问他多少分，“这次直接上一百了，”他停顿一下，“105。”他声音不大，显然是有意控制的，似乎怕惊着我一样。但我还是被惊着了，差点跳起来，声音都变了。

105 分！太意外了！刚考完时，听他说这次听力有点难，我还担心他万一比前次还考得少怎么办？毕竟只隔了半个月，不进反退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段时间帮他查学校，连一百多名的都准备了几个，就怕有个闪失，最后弄到没书读。没想到，直接到了 105 分！

仅仅半个月，真是神了！从 98 分到 105 分，只花了半个月，其间还忙于做芝加哥大学的 EA 申请，准备全套材料，PS、Essay、成绩单，还有填表和程序上的各种琐事，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全凭他自己做，消耗的精力可想而知，就这样匆匆上阵去考托福，没想到又提了整整 7 分！

儿子已经是小宇宙爆发，挡也挡不住了。我最后一再嘱他淡定，大趋势已经确立，主动权已经在手，一步一步稳稳地走下去就好。

SAT，泰国之行

自从李鲁的托福考上 105 分，要想淡定也不容易了，连学校也让他上台去介绍经验，各种的赞誉让人很难清醒。他这两次考试确实有如神助，就半个月，托福从 89 分一跃到了 105 分，一举扭转了局势！

但其实，他同学里托福上一百的大有人在，110 分的也不少，只是因为他起点太低，有点学渣逆袭的味道，效果才格外震撼。

很多家长问我李鲁托福提分的诀窍，我也不清楚，因为英语方面的事一直都是他自己在管。想来想去，也许这就是原因吧？他自己管自己，完全自主，关键时刻才能毫无阻碍，潜能爆发。另外，也许与他平时喜欢阅读有关，有积淀，有后劲，虽然分数不高，但并不意味着他英语不好。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顾不上总结托福的经验，因为还有一场重要的考试在即，那就是 SAT1。

李鲁之前考过两次 SAT。第一次是 SAT2，6 月初在香港，考了数学、物理、化学三科，总分 2340，过得去。第二次是 10 月初的 SAT1，也就是由数学、阅读、写作三科构成的 SAT，只得了 1820 分，大大低于期望值，还得再考。

其实，不管 10 月初的 SAT1 分数是多少，肯定也还要再考一次的，因为 SAT1 的难度远远超过托福，没人（或者说很少有人）能一次就考出理想的分数，一般最好考三次，最起码也得考两次，而李鲁只考了一次。

现在看来，李鲁的节奏是安排得过于紧张了，每一步都卡在点子上，一丝也错不得。剩下的 SAT1 考试机会还有三次，一次是 11 月初，一次是 12 月初，还有一次在下年的 1 月。本来 RD 申请一般都在 12 月 31 日截止，但次年 1 月考的 SAT 成绩可以补递，只要录取还没结束，成绩就还有用。由于有“补递”的机会，很多人在申请结束后还会继续考托福、考 SAT，直到次年三四月有的

学校已经发榜了，还有人在考试。当然，这样做风险是很大的，往往都是万不得已。

补递毕竟存在变数，我们还是想一次完成，就把李鲁的 SAT1 考试时间定在了 12 月初，而且决定只考这一次。虽然 11 月初也可以考，但 10 月刚考过一次，两次考试间隔太密，提升的空间也不大。再说 SAT 在中国大陆没有考场，每考一次都得出国，时间成本、金钱成本都太高，还不如准备充分了，12 月出国背水一战。

此时李鲁已经进入紧张的申请季，只能专心备考、专心申请，种种杂事就落到我头上。

首先是到哪个地方去考。他前两次都是去的香港，已经有点烦了。更麻烦的是，他的港澳通行证一年只能出境两次，再要多一次就必须续签。而这个续签又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办，而我们的户籍在成都，人又在北京，当初为了办这个港澳通行证就专门回了一趟成都（第一次办是必须本人到场的，续签可以找人代办），如此折腾，还不如直接出国，护照反而没有限制。

去哪国呢？好在李鲁读的是国际学校，之前已经有不少同学去世界各国考过了。在微信家长群里看到俊逸妈妈分享她和儿子到日本考 SAT 的经历，觉得挺好，就打算去日本考，顺便也旅游一下。

但在网上查签证攻略时，发现日本的签证比较严。因为我是没有工作单位的人，一直以来在很多事情上都深感不便，包括需要提供单位供职和收入证明的签证。签证难让我有所顾虑，考 SAT 是需要事先报名的，如果报了名交了费，却又因签证被拒而去不了，再改成别的地方又怕临时报不上名，最后仅有的这一次考试机会就砸了。后果太严重，我们还是不敢冒险，日本就淘汰了。

另外，周边国家中比较方便来往的韩国，听说因 SAT 考试作弊现象严重，今年被美国方面取消设立考场的资格了。而且即使韩国有关考场，我们也不打算去，名声已经败坏，最好不要沾染，不然很可能掉进酱缸洗不清，自己没作弊也受到牵连。

至于俄罗斯、印度这些国家，虽有考点，但中国学生去考的少，情况不明，也不好贸然前往。

思来想去，可选的还是只有东南亚国家。李鲁的同学中有去新加坡的，有去越南或马来西亚的，我们选了泰国。主要是考虑到泰国的旅游业成熟，交通食宿都好安排，还可以顺便玩一圈。

泰国的 SAT 考点主要集中在曼谷和清迈两地。李鲁上网一查，这才 10 月份，12 月的考位居然已经紧张，曼谷市中心的几个考点都已经报满，他只好随便选了个貌似比较方便的郊区考点报上了。其实他也不知道那个考点究竟方不方便，只是从地图上看，那一带的公路比较密集，虽在城郊，还算繁华。

接下来就该我来处理一干的杂事了。依靠谷歌地图，我找到考点，连周围的街景都欣赏了一番，已经大致心中有数。接下来办签证、换泰铢、订机票、订酒店、查交通、看旅游攻略，一段时间下来，我几乎成了半个泰国通。

本以为万事俱备，没想到偏偏刮起了西风。李鲁考试的时间是 12 月 7 日，我们订的机票是 12 月 5 日出发。没想到，就在 12 月 1 日，曼谷突然又开始动荡，这次是“黄衫军”，领导人叫素贴，领着队伍上街游行。以前是“红衫军”上街，还占领了机场，闹了好几个月。这次不知会怎么样。

网上流传着很多图片，还有目击者描述，曼谷的事件每天升级，场面火爆。我在网上观察了几天，事态越来越紧张，已经演变成流血冲突。难免担心，我在微信上和儿子聊起，他反倒有些兴奋，开玩笑说：“不至于考着考着一伙人冲进来把考场砸了吧？”那倒不至于，泰国人信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善良的。不过，形势还是不乐观，外交部已经发出警告，让国人尽量不要去相关地方，注意人身安全。一些旅游团也取消了行程。但我们是必须去的，不像旅游者可去可不去，李鲁这次的 SAT1 是必须考的，名都报了，一切都安排好了，到其他国家考也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去。

好在游行只是集中在市中心区域，什么总理府、警察局那一带，我们的考点在郊区，离市中心有二十多公里，应该不会波及。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

福啊！当时是因为市中心没有考位了，不得已报在郊区，现在反倒好了，至少相对安全。

考虑到曼谷不能玩了，我们索性就不在市中心逗留，事先订好的一家市中心的酒店也退掉（幸好订酒店的那家网站是可以退订的，这又让我得到一个经验——行程一定要有灵活度，限制条件越少越好），曼谷的两天就都住在考场附近，根据情况决定要不要去市中心的景点看一下。考完以后，我们计划直接飞去清迈玩三天。清迈是泰国北方小城，远离政治中心，气氛比较平静。

感觉这个计划不错，我们就如此行事了。

12月5日出发，当天到达曼谷素万机场。按网上攻略的指示，我们办了泰国电话卡，到统一的出租车站打车，顺利到达事先订好的酒店。

我们在酒店询问第二天将要去踩点的考场（一所外国语学校），前台服务员英语不熟，说是离此处约四五小时车程，吓得我出了一头汗。幸好旁边正有一懂汉语的泰国人经过，不仅纠正了那个服务员的错误，还热情详细地给我们介绍，画出了示意图，并且留了他的手机号，让我们有问题随时找他。真是好人！

其实考场离酒店只有十分钟车程。第二天去看了考场，还剩大半天时间，



李鲁在曼谷

我们不甘心错过著名的大皇宫，权衡再三，还是打了个车去往皇宫，心想一路观察吧，若情况不对马上掉头，就权当出来兜兜风。结果，风平浪静，我们没有发现游行队伍。不仅如此，由于泰国局势紧张，很多旅游团取消了行程，大皇宫游客比平时少了很多，我们意外地享受到相对悠闲清静的环境。

12月7日一早，我们来到头天已经看过的考场。考生们陆续到场。从门口的考室分配和考生名单来看，整个考场只有一两百人，其中大部分是泰国人，中国人可能只有十来个，气氛轻松，与香港的“万人坑”有天壤之别。



李鲁在清迈

考场设在学校教学楼，一楼大厅放着一排课桌，几个老师坐在那里登记。验过准考证之后，一个大叔手持扫描棍往考生身上一扫，安检就过了，学生就上楼考试了。家长可以在大厅休息等待。我到外面街上四处逛逛，买点水果、小吃，度过轻松的半天。

考完之后，我们直接打车到机场，傍晚就到了清迈。第二天一早，李鲁与同学会合（他们也在清迈考SAT），一起度过愉快时光。

关于清迈的记忆太多了，美食、美景和特别便宜的物价，周末夜市以及宁曼路晚上的露天乐队演出。似乎很久没有过如此悠闲的时光了，我们每天就是那么随随便便地逛着、吃着、玩着。

出国，最大的障碍还是语言。尽管此行有懂英语的儿子做伴，但泰国人的英语普遍不好，大多数时候还是很难交流。不过再怎么难，最终都有办法解决。为了锻炼儿子（也因为我自己确实无能），我把所有事情都交由他处理，连钱都

放在他兜里。他第一次真正完全当家做主，连气度都不一样了。

一路下来，儿子用英语加手势问路、砍价、买东西，应付自如。有一次在清迈街头走路，儿子不小心撞到一个独行的外国人。那人开玩笑说，他吓了一跳，以为遇到打劫的了。李鲁也和他开起玩笑来。他们说的是英语，我听不懂，但看着儿子轻松的表情，深感出国考试也是一次成长机会。既然孩子迟早要走，出国考试也算一次预演吧，让孩子在真实的情境中得到锻炼。

泰国的一周似乎很长很长，以至于我们完全忘了北京正是隆冬时节，滴水成冰。回国的时候，鲁鲁忘了换上长裤，我也只穿了一条单裤。下飞机，我们裸着双腿，走进零下几度的寒风中，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一路飞奔，跑进有暖气的大厅，沿途的人都看着我们笑。

其实，想想很有趣，人生就像一次旅途，精彩无法预设，你根本不知道哪条路是最佳路线，什么时候是最好季节。如果不考 SAT，我们就不会有这次的泰国之行，即使下次专门去泰国旅游，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多走走吧，只要有机会，以各种理由出门。

12月中旬，SAT1 准时出分，晴天霹雳，李鲁总分只有 1920，比奋斗目标 2100 整整少了 180 分！

震惊之余，我们还是只能淡定。考都考成这样了，分数不漂亮，尽量把他事情做好吧，也只能如此了。

第二轮 ED，纽约大学

12 月，加州大学申请已经结束，CA 的常规申请正如火如荼。一日，鲁鲁突然发来微信，说发现纽约大学还可以 ED 申请。纽约大学当时是他的重要目标学校，但现在已经是 12 月了，怎么还可能有 ED 申请呢？鲁鲁说纽约大学的 ED 申请有两轮，第一轮是 11 月 1 日截止的，但还有个第二轮 ED，截止时间是

1月1日。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ED有两轮的情况，感觉像中了大奖，ED的录取率比RD高，这是众所周知的，现在我们又有机会了。第一轮Early批次的申请时，由于鲁鲁分数还没有考好，迫不得已放弃了芝加哥大学的EA申请，心里一直觉得遗憾。现在突然又有个第二轮ED摆在面前，我们就如天降馅饼正好被打中一样。

“申不申？”鲁鲁急切地问。其实他这急切就已经是答案了，他的内心早就有了倾向。

“你觉得呢？”我还是问。

“申吧！反正我也决定了要去大城市，纽约就是最大的城市，纽约大学也是挺不错的大学！”

“你要是把纽约大学作为ED，万一有比纽约大学更好的学校录了你，你也不能去了哟！”

“不去就不去吧，反正纽约大学也够好的了。”

纽约大学确实是一所够好的大学，但李鲁与其说是爱纽约大学，不如说是爱纽约。之前有一次去拜访阎连科老师，聊到李鲁择校的事，阎老师也认为纽约大学很不错。他有个观点很打动我——本科是基本教育，不只是读书，还要有更多的感受。像纽约大学，它地处纽约的中心，纽约本身就是一个大学，待在纽约这样的城市，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学校出门就是森林，他除了读书，其他方面能感受到的就很有限。读了四年，除了读书以外，对美国这个社会的了解还是有限。”

阎连科老师不仅睿智，还有亲身感受，他本人就到过包括纽约大学、杜克大学、斯沃斯莫尔学院等一流的美国大学访问讲学。我相信他的判断。

这自然也让李鲁动心。何况，哪怕单纯从学术的角度看，纽约大学也非常优秀，尤其是金融专业名列前茅，再加上有华尔街的近水楼台，还怕将来没有发展？

既然如此，还等什么！鲁鲁就决定了，ED申请纽约大学。

具体的申请倒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第二轮 ED 申请的截止日期与 RD 申请的截止日期是一致的，此时 PS 已经写好，所有需要准备的材料也已经在申请加州大学时准备好了，只需要分别写好各个学校的 Essay。当然，ED 的 Essay 肯定写得更用心，然后就是等着，一旦录取了就去。

自从把纽约大学放进 ED 申请，录取的概率大了，加上它的排名并不是特别高，心里就感觉希望很大，慢慢产生幻觉，仿佛真的已被录取，不知不觉竟真把自己当成了纽约人，把未来的许多设计都放到纽约的背景上。

一天，和一个家长聊到孩子的申请，我自然就聊到纽约大学。她说：“纽约大学学费高哦！”我脱口而出：“是哦，不过出去上学终究是要花钱的，三四万也是花，四五万也是花，孩子想去，再怎么也得成全呀。”她沉吟了一下，说：“三四万和四五万，差别还是很大的，都是美元！”我一下就说不出话来，心中隐隐有种羞愧。

回家后，我认真查了一下纽约大学的学费，还有在纽约生活的各种开销，最后得出结论，恐怕不是四五万的问题，恐怕一年得六七万！真不是个小数目！

人就是这样，石头不砸到脚背上是不知疼的。在申请阶段，人都只仰望着那些高高在上的目标，却忘记了拥有它们的代价。

我和他爸反复商量。说实话，我们不是土豪，挣钱不容易，用钱也不潇洒，但假如是用在儿子身上，是不得不用的钱，我们也不会吝惜。我想，儿子还需要我们出钱的岁月，恐怕也就是这几年了，过了这几年他自己就有钱了，到时候我们就是想拿钱给他花，他也不需要了。趁着他现在还需要我们的钱，花吧！纽约大学，假如来了，我们就接着！

冲刺，到最后一分钟

提交申请的最后期限前，是每一个学生都最紧张最亢奋的时候，越临近申

请截止日，气氛就越紧张。

加州大学的申请截止时间是 11 月 30 日。

11 月 29 日，星期五，又到周末。我和鲁鲁约接他的时间，他说不回家了，加州的申请还没做完，说不定要忙通宵。他爸正好要到学校参加一个家委会的活动。“反正我也要去学校，就顺便接你回来，在家不也一样可以上网，一样可以提交吗？”他爸说。

“算了，我就在学校，申完再回家。”鲁鲁说。

我劝他爸，这是最最关键的时刻，还是不要打扰他，让他自己忙完。本来家委会没我什么事，我还是和他爸一起去了学校，就只是想看一眼鲁鲁。

高四申请的大本营在一楼会议室。一下车我就直奔会议室，在门口看见鲁鲁坐在对面的环形会议桌边，面前是打开的电脑，正在看什么。环绕会议桌是一圈同学，一人一个笔记本，有的在写，有的在看，有的在睡觉。我在门口站了一下，鲁鲁的同学看见我，推了他一把，示意他家里来人了。他抬头看我，我以为他会马上出来，结果没有，他还是毫无反应地坐在那里，看见我了，又好像根本没看见。

我走进会议室，也没有人再关心我，看电脑的还是看电脑，睡觉的还是睡觉，地板上是各种充电器、书包、食品袋，每个人都是既亢奋又疲惫的样子，这种氛围突然触动我，仿佛闻到空气中有股荷尔蒙的味道。

我走到鲁鲁身后，双手放到他的肩上，他才转过身来，叫了声“老妈”，然后伸出手来握住我。这双从小就握惯了的手，依然厚实、温暖、柔和。我使劲握了他两下，他也使劲回握两下，我的心彻底安了，他也回头笑了笑。

“还没忙完？”

“嗯，还有点。”

“那你忙吧。老爸来开家长会，我顺便来看看你。反正明天就完了，最后一天了，完了我们再来接你。”

“好吧。”

“我到外面去坐，等你爸开完会我们就回去了。”

“好吧。”

他话不多，我也不打算和他多聊，又用力握了两下手，就出了会议室。

我一个人呆坐在大厅的铁椅上，思绪万千。过了一会儿，我感觉身边站了个人，是鲁鲁，他出来了，专门来和我说会儿话，他是怕冷落了我。其实，都这个时候了，他那种专注反而让我欣慰。我不在意他理不理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没有一点失落感，内心反而喜悦饱满。

聊了几分钟，鲁鲁又进去了。我到校园里随便走走。初冬的北方干净简洁，树叶已经落尽，阳光透过劲瘦的枝条，在地上拉出一道道诗意的阴影。我在空旷的操场上一圈一圈走着，儿子这三年走过的路，也如这干净的跑道，一圈一圈地呈现出来。三年时间，他从一个普通的初中生，到完成所有高中学业，额外学完八门 AP，出国三次考 SAT，托福达到 105 分，创作并且出版一部长篇小说，DIY 完成美国大学申请——这就是 17 岁的青春！三年可以走多远，人生可以走多远，我们谁都说不清！

加州大学申请提交后，鲁鲁回家休息了两天，又重返学校，重新回到会议室，回到那个二十四小时开放的高四申请大本营，回到那个荷尔蒙的气息中，开始更加繁重的 CA 系统常规申请。

他的主要时间仍然在学校度过，只有最后两天，是在家完成最后冲刺。幸好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中还有些零碎的文字，让我重返那段记忆。

都快两点了，鲁鲁还在写布朗的 Essay。布朗原本不在他的申请名单里，但其他学校都申请得差不多的时候，似乎还有余力，我在微信上试着问他申不申布朗，他有点犹豫，说看过布朗官网，要写好几篇短文，我说那就算了吧。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又看了布朗的短文，虽然篇数多，但字数都少，只要求 200 字，应该不难，还是可以试一下。

我之所以提到布朗，是因为上届的白晓晨去了布朗，据说表现还不

错，没准人家就喜欢康福的人了，被录取的希望就增加。说实话，这想法有点赌，不过在尚有余力的情况下，小赌一把也没有害处。

这是前天的事，毕竟只有两天时间了，还有其他几个学校没有完全搞定，只能把布朗放在最后。

今天一天都在忙斯沃斯莫尔和布兰迪斯。这两个学校都是临时加进来的。斯沃斯莫尔最早是向往过，主要因为阎连科老师去讲过课，说那个学校非常好，一查，确实是文理学院前三甲。但因为好过份了，也没抱奢望。后来与斯沃斯莫尔孔教授联系上了，问了学校的情况，希望又升起来。按孔教授的建议，鲁鲁专门准备了一篇“创作路”作为补充提交材料，文和图，花了两天时间，弄得很辛苦，两篇 Essay 也完成了。

自从12月考的SAT1成绩出来后，只有1920分，比预想的2100分差远了，申请的节奏就乱了一阵。这个成绩要申请一流学校竞争力不大，只好临时改变策略，增加了一堆排名在三四十位的学校，像斯沃斯莫尔这种好得过分的，就只能放候补里了。

等终于把那一堆学校搞定，时间已所剩无几，如果就凭这样两天时间匆匆挥洒，就能把排名前三的斯沃斯莫尔拿下，那也只能说是奇迹了。管他呢！

31日下午鲁爸去接鲁鲁时，学校里已空无一人，只有他还坐在教室里写。已经是今年的最后一天的下午了，他还坐得住。回来玩了会儿游戏。晚上吃火锅，看电视，跨年。

1日早上9点起来，他们俩出去剪电话卡。10点回来，又开始写。

中午简单吃碗面条，完了又写。一直在写。到下午，鲁鲁发现布兰迪斯可以提交一个补充的简历，文件不能超过500KB。他赶紧把给斯沃斯莫尔准备的那篇“创作路”压缩，减掉一半的图，每张图又压缩，最后刚好弄到496KB。

下午，鲁鲁把斯沃斯莫尔的申请提交了。但布兰迪斯的提交却遇到麻

烦，可能因为上传文件太大，老是发不走，直到晚上也发不走。

晚上又吃火锅。完了去外面走一圈。回来又接着提交。还是提交不了。

等待提交的同时，鲁鲁开始写布朗的短文。布朗的截止时间是明天中午（美国时间比这边慢十多个小时）。

到现在，快两点半了，总算睡了。但还没写完，明天9点起来继续写，12点之前要把一切搞定。

还有个伊利诺伊香槟分校，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但还没提交，因提交的时间是2日，按美国时间也就3日中午，还可以拖一天。

2014年1月2日凌晨

鲁鲁昨天两点半才睡，今天八点半就起来了。全家吃的蛋炒饭。刚才把布兰迪斯的也提交成功了，昨天一直发不走，就是那篇创作简历太大，规定不超过500KB，弄到496KB，还是困难，今早又弄到200多KB，还没贴上去，昨天那个496KB的却突然上传成功！

现在只剩布朗了，昨天就开始写布朗的短文，今天中午之前必须完成，很可能忙到最后一分钟！

还有个伊利诺伊香槟分校是明天中午之前截止，已经准备得差不多。然后就是10日截止的乔治城和乔治·华盛顿了，应该没问题。

鲁鲁在那里忙他的，我到庆丰包子买了“三鲜”和“虾仁菜心”。现在庆丰包子长进了，用了带孔透气的好饭盒打包，以前都是塑料袋。

我又去超市买东西。回来已经11点多了，但是不敢煮饺子，就等着儿子完工。

他一直在书房里弄布朗的Essay，一直到快12点了还没完。我以为12点就是最后截止时间，提醒他，他说是1点。

又等。等到快12点，还差5分钟的时候，他从书房走出来说：“完了。”

我心中狂喜，冲上去拥抱，就像一场战争的结束。

虽然还剩一个伊利诺伊香槟分校和一个乔治·华盛顿还没提交，但香槟已延期到5日，华盛顿更是晚到15日，还早。至少今天不用再干什么了，好好放松一下。

中午吃饺子，还有包子，很丰盛，很满足，吃得很饱。总之，明天也是放松的一天，辛苦了这么久，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下午他就一直在玩游戏。我则终于可以上网到群里聊天了，也主要是为了回答上午一个家长的问题，当时没有时间回答，但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让我追溯了儿子这半年备考、申请的整个过程，很有感触。

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很多孩子都要到最后才申请，都要弄得那么忙乱”，我想说，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儿子自己也说，即使你准备得再好，最后还是会这样，因为你总想弄得更好，不到最后不会放下。

2014年1月2日

额外申请英国大学

美国学校全部申请完成后，鲁鲁仍然留在学校。这学期还没完，还有会考科目，还有期末考试。

过了几天，鲁鲁打来电话，说校长让他申请英国学校。我想起来了，那天开家长会，刘校长就讲了申请英国和加拿大学校的好处，主要是增加安全系数，多几个选择。没想到他让李鲁也去申。

我让儿子自己拿主意。说实话，我也有点矛盾。我们一直想的是去美国，考的也是AP、托福、SAT，完全是留美的路，按理说，应该坚定不移。但也怕万一，因为申请美国学校不确定因素太多，不像中国高考就一把尺子，只要成绩出来了，你能读哪个学校，至少是哪档学校，大概都心中有数，不会出入太

大。美国学校不纯粹以分数取人，没有绝对的分数线，也没有具体的标准，你根本不知道千辛万苦写出来的文书是不是能打动招生官。标准都在招生官手里，招生官都是人，是人就千差万别，就有主观性，他的取舍就没有一定，结果是很难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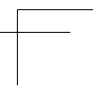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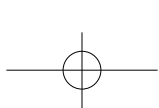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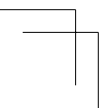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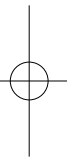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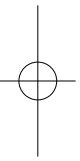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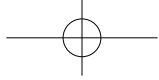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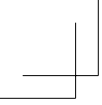
尽管我相信儿子很优秀，但还是怕遇到不欣赏他的人，所以还是难免担心。

我让鲁鲁去打听一下申请英国学校的代价。他说就是提交一篇 PS，把先前写的改改就行，可以同时申请五个学校，一篇 PS 就行了，不用每个学校分别写 Essay。费用方面，五个学校一次提交，总共就 23 英镑。英镑兑人民币汇率是 1:9.9，1 英镑大约兑换人民币 10 元，申请费就相当于 230 元吧，倒也不贵。至于提交成绩的钱，它不是让你现在就提交，要等它觉得你差不多，有了录取的意向，让你提交的时候再提交，也许到那时候美国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已经可以决定到底去不去英国。这样看来，申请英国学校的代价不大。那就试试吧。

于是李鲁花一天的时间，把申请材料全部做好。个人陈述就用申请美国学校的 PS 修改修改，成绩就用 AP、托福和 SAT。待学校最后一科期末考试一完，他就把英国的申请提交了，一共五所大学，具体是哪五所我也没问。

做过之后才知道，申请英国学校真是比美国学校简单太多！不过，好时光不长久，鲁鲁这一届还能用托福成绩申请，到了第二年，英国方面就拒绝托福了，必须用雅思申请，像鲁鲁这种既申美国学校又申英国学校的，就会稍稍麻烦一点。

交申请费时遇到点小麻烦，我的信用卡是双币种，只能交人民币和美元，不能交英镑。李鲁就借同学的卡来交了，事后再还人家 230 元人民币。这再一次体现出国际学校的好处，大家都是出国的人，有点小事很容易彼此帮到。



10

海阔天空

5个录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乔治·华盛顿大学（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高

四的这个寒假是有史以来最轻松的一个假期，申请结束了，最重要的事已经完成，没有任何作业、任何考试、任何催促和唠叨，辛苦了这么久，享受是应该的，终于可以彻底放下。

正好这年春节期间是鲁鲁的爷爷八十大寿，于是回四川老家。

回老家无非就是见人。其实，对鲁鲁来说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乐趣，他4岁就离开四川，所有成长的记忆都在北京，回乡只是过客，见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他只是跟着吃吃喝喝而已。

不过，这一次的回乡显然与往年不同，鲁鲁已经是出了书的人，又即将去美国留学，在朋友们眼中俨然是个大人了。一位老朋友，就把我和鲁鲁都请到他的咖啡厅，做了一次亲子教育分享。活动当天来了几十个家长，还有十来个幼儿园老师，还有好几个和李鲁一样读国际高中的学生。

虽然我们同台，但那天的主角不是我，是儿子。鲁鲁最大的优点就是淡定，他讲得非常好。有时候我真的会感到惊讶，哪怕是我亲手养大的儿子，我还是会有种新奇感，不知道他身上那些东西从何而来。

讲座只做了那一次，更多的时候是朋友带着孩子来向鲁鲁取经，就连我们住的那家酒店的老板，也把他的侄子带来和鲁鲁见了一面。

三所英国名校录取

过完春节，准备返京了。2月10日这天晚上，我们和几个朋友在广汉的一个茶楼聊天。回酒店后，在走廊里，鲁鲁似笑非笑地说，他刚才收到一个英国学校的录取通知，就是刚才在茶楼里收到的。

我们大吃一惊：“刚才怎么不说?!”

“人多，不好说。”

“快快，哪个学校?”

“叫什么圣安德鲁斯，没怎么听说过。”我们不熟悉英国学校，除了剑桥、牛津，确实也不了解其他。看儿子的神态这么轻描淡写，就没当回事。

等回到房间，我打开电脑一查，大惊，圣安德鲁斯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威廉王子上的学校啊！简直不敢相信，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与剑桥、牛津齐名，全英排名第三，许多专业全英第一！

一所世界名校就这么不经意间落入囊中。我当晚便是失眠，五味杂陈。

英国学校是鲁鲁在校长的动员下申请的，随便选了五所，花了一天时间23英镑就OK了。他原本没打算去，只是做个保底，甚至还有应付校长的意思。

但第一个录取的就是这么牛的学校，倒让我们纠结起来。圣安德鲁斯给李鲁的是条件录取，要求面试，还要在3月3日前交2000英镑保证金，如果正式录取了你不去，就会白白损失2000英镑。但3月3日前美国的绝大多数大学还没出录取结果，圣安德鲁斯再好，鲁鲁最想去的还是美国啊，只能等等再说。

兴奋中，我们回到了北京。

四天后，2月14日，早上醒来，我躺在床上想事情，突然看见书房里飘出来一个人，是鲁鲁，衣服都已穿戴整齐。我惊讶他比我还起得早，赶紧起来煮汤圆，因为今天是元宵节。

见我出屋，鲁鲁面带那种暗藏兴奋又略显腼腆的笑，小声对我说：“其实，今天我起得早，是因为一早收到一个通知……”

“什么?! 哪的通知?! ”我举起手，表情夸张，好像马上要扑过去。

“呵呵，英国的。”他躲避着说。

“哪个学校?”

“杜伦。”

哇，老天！杜伦我听说过，也是好学校啊！后来上网查了一下，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在英国排名第六，所有学科排名都在英国前十以内，尤其是物理，排在欧洲第一、世界第四，金融专业也很强。学校在杜伦市区，这个市好像也不错！

而且，杜伦还是无条件录取，这次真正是有书读了！其实，不管是圣安德鲁斯还是杜伦，要考上都是非常非常难的，儿子却拿它们做保底，实在有点难为情，有种负罪感。

不管怎么说，好消息恰恰在元宵节到来，也算是一个礼物吧！

之后不久，又收到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的无条件录取通知。另外两所学校有一所拒绝，一所让他再补充一份文书。申请五所学校，录取了三所，英国大学的申请堪称圆满。

五个美国大学 offer

不过，好事和坏事常常是成双成对，在录取这个阶段，经常都有戏剧性的事情发生。

2月14日，就在接到杜伦大学 offer 这天，上午春风得意，中午正想午睡时，鲁鲁让我过去，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问我先听哪一个。我想先听好消息。他说了，是一个与游戏有关的事。好消息说完，轮到坏消息，他告

诉我——纽约大学来通知，他被拒了。

晴天霹雳！我的心情一下很沉重，上午杜伦大学带来的喜悦一扫而光。

尽管已经收获两所英国名校，但毕竟美国的一个都没有。我们一直对纽约大学报以极大希望，也是申请的 ED，真心准备去的，结果却被拒了。美国来的第一个消息就是坏消息。

我开始怀疑我们的申请策略。李鲁申请的美国学校都是排名靠前的，最后一所也排在五十多位，又都在大城市，竞争很激烈，他的标准化考试成绩又不高，万一真的一所都不录他呢？

越想越害怕。下午又收到波士顿大学的邮件，说还需要一个护照首页。上网一查，先前显示已经收到的资金证明，现在又显示没有收到了。再检查一遍其他学校，发现乔治·华盛顿大学也显示缺个“收入表格”，当时李鲁说不申请奖学金的就不用填，但现在好像又显示需要填。这一串的事情加在一起，让这个下午显得特别不幸。

赶紧处理这些事。李鲁给波士顿大学发了邮件，把快递查询结果也截图发去；又给乔治·华盛顿大学发邮件，说明情况，表示立即补寄。然后，我们就只能等待回复了。

午觉自然没法睡了，整个下午都在烦乱中。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突然想明白了一点，毕竟还有英国学校可去，而且美国的春天还没到来，谁能说后面就没有鲜花盛开？

等待 offer 的煎熬外人很难理解，所以我非常庆幸鲁鲁当初申请了英国大学，感恩那三所录取他的学校，给了我们最基本的安全感，让这段等待的日子不至于太难挨。

但这也仅仅是减少焦虑而已，并不能让焦虑完全消除。美国大学的录取结果通常要到 3 月中旬才大量出来，在这之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每天都上网瞎逛，查学校信息，看录取率是多少、往年的录取情况怎样、有没有人已经晒出了录取结果等等。

有一天，我对儿子说，等我们拿到了 offer，我决定不到群里去晒，要等全部录取结束了再说。那些低年级的家长倒是希望你多说，好多了解些情况，但高四正在等通知的，你给人家多大的压力啊！

等吧，该做的已经做了，现在唯有耐心等待。

一直等，等了一个月，就在李鲁被纽约大学拒掉整整一个月，3月14日这天，幸福的花儿突然绽放！

今天太高兴太高兴太高兴了，鲁鲁收到第一份美国大学通知——布兰迪斯大学！早上九点多接到儿子电话，手拍桌子现在都在疼，接个电话声音都嘶哑了，情不自禁喊出来，就差号啕大哭了。有一瞬间，真的有要哭的感觉，眼泪差点冲出来。多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等了这么久，难以抑制！

昨天还在焦虑，还在查杜伦大学的排名（因为昨天收到杜伦的纸质录取通知，要让家长写个同意书），还在比较华威和伦敦大学学院，还在担心如果美国的录不了，英国的该选哪个。这么长时间了，没有哪天不在想，到底能不能读到好学校。毕竟没有底，毕竟是DIY，完全靠他自己，不知到底行不行，心一直悬着，现在终于落地了！

现在想起来还有要哭的感觉。很久没有过这样的盼望、这样的激动、这样的喜悦了，这就是有付出才有收获！没有极其艰苦的付出和期盼，收获的喜悦也没有这样强烈。这也确实说明了一点，自己努力得到的才有真正的成就感。

布兰迪斯，非常好的学校，美国排名三十一，在波士顿，规模不大，号称“犹太哈佛”。一直很喜欢，当时还有点犹豫报不报，觉得希望不是很大，结果还第一个来通知！

孙尚诚老师女朋友也是在这个学校。鲁爸在群里开玩笑说：“祝贺孙老师，你的两个学生终于可以成为你倍加赞颂的女友的校友！”哈哈，的

确是，孙老师以前经常在班上谈起他的女朋友，情不自禁，赞颂有加，说她毕业的布兰迪斯是多么多么好。没想到，他的两个学生都考上了！

也许以后还会有更好的学校来通知，但有了这第一个，其他的什么结果都不怕了！真是太高兴了！

2014年3月14日

之后，美国大学的通知果然姗姗而至，有录取的通知，也有拒绝的通知。令我们始料未及的是，好几所排名靠后的学校，反而把李鲁拒了。这些学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无非就是“竞争大”“不适合”之类吧，放之四海而皆准。

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美国学校的录取是没有绝对规律可循的。庆幸当初没有完全按成绩和排名去选学校，学校的标准你根本没法掌握，说不定排名低的看不上你，高的还抢着要呢。以前听说过有人被哈佛录取了，却被排名二三十的学校拒了，当时不信，现在看来完全可能。

这也是个教训，千万不要给自己设限，要敢于尝试，你梦想的就去追求，追不追是你的事，应不应是别人的事，你把你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了，不要想太多！

自从有了布兰迪斯，我的心已经安了，每天在网上查布兰迪斯的情况，看到很多文字很多图片，越看越喜欢。如果没有更好的大学，这个布兰迪斯就是最理想的结果了。

那么，“更好的”大学是哪所大学呢？我倒不看重芝加哥大学了，虽然这是李鲁申请的大学里排名最高的，而且是最先打算作为EA申请的，现在反而不在意了，说不清为什么。我内心里似乎暗暗有了一个名单——波士顿学院、乔治城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内心真正盼望的就是这几个。

然而，当波士顿学院的 offer 真的到达时，我们却陷入深深的纠结。

波士顿学院是李鲁重点申请的学校，文科很强，还有著名作家驻校，这让喜欢写作的李鲁很动心。自从被纽约大学拒掉后，波士顿学院成了我们最大的

盼望，一直觉得，只要波士顿学院录取了，就可以说申请圆满结束。但自从收到布兰迪斯的 offer，在看了那么多文字和图片之后，我们对布兰迪斯已经满怀感情，甚至有点难以割舍，心里竟暗暗希望，波士顿学院最好别录了，免得两个学校必舍其一，太残忍。

这两个学校，当初申请的时候就折磨人。当时李鲁已经选了好几所排名在三十到四十之间的学校，从申请策略上看，过于集中不利于成功率，最好梯级布局，拉开档次。这就需要把这个排名区间的学校减少一两个，另外增加一两个排名靠后的。波士顿学院和布兰迪斯大学都是好学校，一个排名三十一，一个排名三十三，又都在波士顿地区，要减就最好从它们当中二选一。

衡量来衡量去，我们最终选了波士顿学院，但内心里还是对布兰迪斯割舍不下。当所有计划中的学校都申请完，还富余了一点时间，冲动之下，李鲁临时决定还是把布兰迪斯申请了。结果没想到，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这个残忍的抉择终究是逃不过。

这就是天意。没办法，纠结来纠结去，我们方方面面考虑之后，最终决定还是去波士顿学院。

一旦做出决定，其他消息都显得无足轻重了。接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来了通知，waiting list（待定）。波士顿大学倒是正式录取了，但反正李鲁也不会去。剩下还没发榜的学校已经不多，虽然我们已经心满意足，但又似乎在隐隐地盼望什么。

最后，最重磅的消息从天而降，3月28日，收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通知，李鲁被伯克利无条件录取！

接下来短短三天，谜底逐一揭晓：福特汉姆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待定；乔治城大学拒绝；乔治·华盛顿大学录取，还给了每年5000美元奖学金。4月初，最后一个学校也来了消息：斯沃斯莫尔学院拒绝。

至此，美国大学的申请尘埃落定，全部结果如下：

5个录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波士

顿学院 (Boston College)、布兰迪斯大学 (Brandeis University)、波士顿大学 (Boston University)、乔治·华盛顿大学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3 个等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福特汉姆大学 (Fordham University)。

6 个拒绝：芝加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布朗大学 (Brown University)、乔治城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斯沃斯莫尔学院 (Swarthmore college)。

最有意思的是加州大学的三个分校，排名最高的伯克利分校录取，其次的洛杉矶分校待定，最低的圣塔巴巴拉分校直接拒了。所以我给李鲁说，要相信自己，欣赏你的人都是最优秀的人。

选择伯克利

其实，收到伯克利录取通知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李鲁的申请圆满结束了，没有任何遗憾，也没有任何纠结！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我最早注意到的美国名校之一。有一次，在网上无意中看见一篇到伯克利上夏季学校的中国高中生的文章，谈到在伯克利的感受，说他是多么热爱、多么留恋这一段学习时光。文章不长，但里面的情感让我感触颇深，一个高中生，他并没有赞美伯克利的风光和任何好玩的事，他所深深陶醉的只是伯克利的学术氛围。学术能给人如此美好的体验，那一定是一所品质极高又有人性的学校，虽然它并不在著名的“常春藤”之列。

我心里就隐隐有了一个愿望——如果儿子能上这所学校就好了。

但这个愿望并没有说出来，因为随着对美国大学渐渐熟悉，我知道了伯克

利的江湖地位以及它难以撼动的实力，在很多方面它并不亚于哈佛、耶鲁，它在 US News 榜上的排名是被严重低估了的，如果去除评分标准中对公立大学不利的因素，单论学术能力，伯克利应该稳居美国大学前十之列，理工科更是可以跻身前三甲。伯克利没有弱专业，它的影响力也十分强大，六十年代风靡世界的民权运动就发端于伯克利。可以说，这是一所殿堂级牛校。

正因为它太好了，我反而心有顾虑，不敢设为目标，怕儿子承受幻灭之苦。人们都爱说“平常心”，其实所谓平常心，往往只是一种逃避，正如我向往伯克利，却把它藏起来一样。

直到有一天，儿子自己说出口，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伯克利有多好，恰恰是因为他不知道，才敢有此奢望。那时候他的托福只有 89 分，偶然看到申请伯克利的托福分数只要求 80 分，于是生出了妄想。我知道这很难实现，但也没有打击他，有追求总归是好的，追不追是一回事，追不追得到又是另一回事。

或许天想帮他，到了正式申请加州大学时，形势竟发生逆转，李鲁在半个月里，通过两次托福考试，分数奇迹般地从 89 分涨到了 105 分，当他再次审视伯克利时，竟然就真的有可能了。

然而，他还是太胆大，这个分数其实是不足以傲视海量竞争者的，事实上，伯克利连 SAT1 满分的学霸都拒绝过，托福 110 分以上的申请者是一抓一大把，人家的课外活动也都有声有色，没有弱者，在伯克利面前，谁也不敢说自己有绝对把握。何况李鲁此时的 SAT1 只有 1820 分，距离真正的学霸差得何其远。他寄希望于 12 月的 SAT1 能考出 2100 分，同时，怀着对伯克利的敬意，认真做完了加州大学三个分校的申请。

尽管最终 12 月的 SAT1 分数出来后，李鲁只有 1920 分，但在 11 月，他是用 2100 分的信心和盼望去申请的，已经拼过了，结果就随便吧。

加州大学申请截止日比 CA 系统的常规申请早一个月，但发榜时间却差不多，都是在 3 月的后半个月。

洛杉矶分校的“等待”和圣塔巴巴拉分校的“拒绝”都早早来了，伯克利

还没有动静。我们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反正已经有了波士顿学院和布兰迪斯大学，已经够好，已经无憾。

3月28日，头天很疲倦，睡得早，半夜却醒了两次，很不安稳。早上7点多又醒了。挨到9点，正昏头昏脑间，忽然电话响，我一看显示，是儿子。

抓起电话，我本能地觉得是报告消息的，第一句话就问：“怎么，有消息了？”

儿子嘿嘿地笑着：“有重大好消息！”

“快说！什么好消息？”

“我被伯克利录了！”

“哎呀我的天！我的天哪！是伯克利？加州伯克利？哎哟哎哟！天哪！！”接下来我声音几乎嘶哑，当我把电话放下来的时候，才发觉眼泪已经出来了。

真是太不容易了！儿子的申请终于圆满收场！这是一个我几乎不敢奢望的结果，过了好久都还不敢相信。

我的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快打电话，告诉他外公”，但随即意识到外公已经不在，我已经无处打电话。外公知道自己癌症已经转移后，仍然很乐观：

“我不会死的，拖也能拖两年吧？我还要看着我孙子去美国上大学。”现在他的孙子真的要去美国上大学了，我却无处告诉他。外婆去世早，连鲁鲁都没看上一眼，她要是知道她身后还会有这么一个亲孙子，那该是多大的幸福呀！外婆早逝，鲁鲁小时候就由外公带，外公知道他身上的每一处伤疤，知道他的每一个重要事件，他对孙子有多少的期盼呀，但他终于没能等到今天。念及种种，我泪如雨下。

过了一会儿，他爸来电话，儿子已经告诉了他。他也很兴奋，让我发到群里。这一发，群里也炸了，全是祝贺。正好那天是星期五，儿子要回家，一定要好好庆贺一下。我赶快去早市买菜，虾、鱼、蔬菜、水果。

然后，我又是回复各路的祝贺，看微信、接电话，一整天都在亢奋之中，累到声音嘶哑，眼睛都红了。

到了这一步，儿子的申请可以说已经圆满，没有任何遗憾，更没有任何纠结。这就是天意，这个天意也许早就布局好了，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李鲁最初一直想读美国东部的学校，他最心仪的是纽约大学，作为 ED 申请了。其他学校也都是报的位于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这几个大城市的。如果当初纽约大学录取了他，那就必须去，即使伯克利录取了也不能去了。

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一拒一录间，人生的道路就彻底改变，李鲁在美国的立足点一下从东部跳到了西部，从波士顿跳到了旧金山。这个变化必将深刻影响到他的人生，而这都是计划之外的。

人生之所以是某种面貌，除了自身努力，不得不承认，还有一个叫命运的东西。人生有太多意外，永远不可能完全掌控，也没有必要完全掌控。难道你能说你比上帝更英明，你的规划就比命运更好？随遇而安，随机应变，这才是真谛。

“上帝给你的，都是最好的。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走到最后。”一个朋友如是说。我们看不透上帝的用意，有时候上帝给你挫折，可能正是一种美意，是为了阻止你走上岔路，不让你错过那更好的。何不顺从呢？

珍惜自己

儿子被伯克利录取了，但兴奋只延续了十来天，再说起伯克利这话题，就像说起随便哪个学校一样平静。“结果”带来的兴奋总是很容易消退，结果到手便兴味索然，真正长久的激情只能来自于做事本身，而不是做这件事带来的结果。

鲁鲁一旦被伯克利录取，“录取”这个词就从他的生活中淡出，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去学校上课，这既不是出于对名校的追求，也不是对纪律的服从，只是

因为对学习本身的兴趣。

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申请提交以后，不仅申请季结束了，高中生涯也基本结束，剩下的唯一正事就是等 offer，高四的下学期基本上形同虚设。在美国高中，十二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是有正课的，仍然要算 GPA。但在中国，申请结束就如高考结束一样，很多学生恨不得把书都撕了，谁还有心上课？尽管李鲁的学校要求学生到校，也开设了几门不痛不痒的课程，甚至威胁说美国大学可能来邮件核实，如果没有最后这学期的 GPA，有可能取消入学资格，但还是有很多人不来。

李鲁仍然每周五回家，星期天返校。除了学校规定的课，他还选修了两门 AP 课程：一门美国历史，一门心理学。

其实，这时候学 AP 对于申请大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AP 每年只有一次考试，时间是在 5 月，这时候录取结果已经全部出来，考得再好，成绩也用不上了。至于抵学分，那也是不太靠谱的事，因为你不知道进大学后会不会选修这门课，录取你的学校又认不认这个成绩。

李鲁之所以选这两门 AP，最大的原因只是想再好好学一遍。这两门 AP 都是他高三时学过的，但因为当时要应付的事太多，主要精力放在托福、SAT1 和容易拿分的 AP 数学和物理上，太耗时间的文科 AP 就只能匆匆地过一遍，考试结果也很烂——心理学 3 分，美国历史 2 分。

关于 AP，一直是很多家长纠结的问题，不少人埋怨学校开 AP 太多，影响了孩子精力，应该早抓托福。我倒不这么认为，难道不学 AP，那些省下来的时间就都用来学托福了？精力其实并不一定是被 AP 占据了的，当然也不能盲目听从学校指挥，学多少 AP 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学有余力的可以多选，精力不够的可以少选，问题不在于学校开多少 AP，而在于自己怎么选，选择权最终是在自己手上。

我一直觉得，学 AP 不应太功利，比如 AP 美国历史，难度很大，李鲁第一次也只考了 2 分，但他从这门课上得到的收获实在太大了。所以，像美国历史

这种最基本的人文课程，所有的孩子都该学，哪怕学完只能考一分两分，甚至学了之后根本不参加考试，学过和没学过还是区别很大的。

但我把这个观点讲出来后，李鲁却不同意：“如果学了只考一分两分，对申请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对申请没有用，只是为了学而学，谁又能学得下来？根本问题在于，一般学生根本就学不下来，就是让他每节课去听，一直跟着听下来，也没有几个能够做到！”

当时我对他这番话不以为然，就当是练听力，练口语，去听听外教的课不行吗？仅仅是听听课，这又有什么难的？后来他在高四重学 AP 美国历史后，我才慢慢有了感受。

AP 美国历史是康福最好的课程之一，教师 James 是真正的外教，他本科就毕业于伯克利历史专业，不仅水平很高，教学也非常认真。李鲁从高三就开始选他的课，高四又继续学，但学到最后，每次来上课的人就只剩两三个了，有时甚至只有李鲁一个。可见，能从头到尾一节课不落地上课，仅仅只是坚持去上课，看上去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其实也很难做到。

有时候我是真为家长心疼。如此优质的课程，成了真正的小班教学，甚至成了一对一。学校花多大价钱请来这个老师我不知道，但肯定是不便宜的，在外面上培训班，这种真正美国名校毕业又有教学经验的外教，一节课是多少钱，大家都心里有数。很多家长热衷于校外培训，到处打听信息邀约人攒班，一掷万金毫不手软，而对校内本身的资源却视而不见。

记得有一次在饭桌上聊到当时美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内华达州民兵因征地问题与政府对抗，最终民兵获胜，饭桌上的人都认为这体现了美国的民主。李鲁却有不同看法，认为政府宽容的背后，实际上体现了白人的核心地位。他认为，同样的事情，如果内华达的民兵不是白人，而是印第安人，那结果也许就不同。为了印证这个观点，李鲁讲了美国的一段历史——印第安人失去保留地及自己的传统文化的过程。

这些知识及观点的获得，显然与 James 有关。他讲到 James 在美国历史课

上给他们放过一部关于印第安人历史的录像：“放完录像后，James 说：‘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有 98% 的美国人都不知道这段历史。’” James 本人在伯克利读本科时就是历史专业，博士的研究方向又是印第安人，他还在一个帮助印第安人的组织中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他在这方面的根底是相当深厚的。

且不说这些观点是否正确，李鲁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这本身就是大收获。学美国历史不仅让他学到了知识，更教给他一种批判的态度、多元的视角，让他以更开放的胸怀去建立自己的世界观。

与什么人在一起很重要，花同样的精力和时间，所得是不一样的。而能与什么人在一起，却并不取决于人，主要在于自己。真正的导师绝不是由谁指定给你的，而是自己选择的结果。默契的形成有赖于双方，所有的偶遇都是必然。

看他一路学下来，我也理解了他说的“没有几个人能够学得下来”的原因。看看李鲁周末在家的时间分配，不管再忙，必定得完成美国历史和心理学的预习和作业，必定得把 James 给的补充资料看了，有时还要出去打印；在学校笔记也做了很多，回家要整理；两门课的 paper，得一篇一篇地写。他周末在家总是要花很多时间来做这些，如果完不成，到了学校还得接着做。而这种深度的学习，即使是在有考试压力的情况下，也未必人人能做到。

他的这种学习状态，比考进名校更让我欣慰。考进名校，只是走完人生的一站，后面还有 N 站要走。伯克利只是提供一个机会、一个环境，伯克利的资源就摆在那里，用不用，用多少，用到什么程度，就是自己的事了。说到底，学习是自己的事，成长是自己的事，别人起不了多大作用。

高四的下学期，对李鲁来说，时间并不宽松，只是比较自由。除了学 AP，他还要写作，还要读《飘》，时间显然是不够用的。

说到读《飘》，我又不得不佩服李鲁的踏实。他读的书数量并不多，但是往往能自始至终踏踏实实读完一本。像《飘》，那么厚，1300 多页，我们抱着中文译本都很难从头到尾读完，他却是读的英文原著，得边看边查字典。

还是在高三的时候，他想从根本上提高英语水平，决定从读小说开始。我

在网上给他买了《飘》。我自己没有读过这部小说，并不知道它的厚度。等收到书，看到上下两册，每册都像砖头一样，而且是极小的字体、极密的排版，我才头皮发麻。但买都买了，他还是决定读。

自从决定了要读完这部书，他就给自己规定了，每天必须读，哪怕三页五页，再忙每天也要把书翻开，至少要读。读了一段时间，感觉比较顺了，他又给自己规定，每天读十页，哪怕头天没有完成，第二天也要补上。就这样，书的厚度十页十页地薄下去。

中间隔了一个寒假。寒假里，他也玩游戏，但是阅读仍然是以每天十页的节奏推进。有一天他很高兴地给我说，他看完十页之后不觉得累，正好情节又比较精彩，就接着看下去，看了十五页，感觉很轻松，以后可以调整为每天十五页。其实，每天做的事情不在于多，贵在坚持，坚持就能聚沙成塔。

当他终于把《飘》啃完，掂在手里，如此厚重两大本，也是很有成就感。此时，他再来读《了不起的盖茨比》，薄薄一本，两三天就解决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富兰克林传》也一气呵成。大部头都啃完了，小部头还成问题！

阅读是中国孩子的短板，但恰恰又是美国学校非常注重的。阅读的能力，啃大部头的能力，即使将来去了美国大学，也必不可少。

很多人都爱问学习英语的经验，李鲁英语不算好，以他有限的经验来看，最好的办法就是阅读，而且是读小说。背单词固然重要，但那一个一个单词要真正变成自己的语言经验，还是必须通过读和写。为什么读小说又是最好的读呢？一方面小说有趣，读得下去，容易坚持；另一方面，一本小说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语言风格一致，常用单词会反复出现，读完一本，书中的词汇以及表达方式都会印象深刻。这与读零散的文章不同，读一本书是一个系统的连贯的过程，对语言的学习以及思想上的收获来说，有零散文章不可比拟的厚度和牢固度。所以光是背单词、背句子、读文章，都是不够的，真正有深度的积淀必须要靠阅读有厚度的书来完成。这就需要踏实。

人人都知道踏实好，但怎样才能做到踏实？其实就两个字——耐心！孩子

要有耐心，家长更要有耐心。如果你很着急，看到他一天只读三五页，那么厚一本书何时才能读完？你自己焦虑，不停地过问催促，他就很难定下心来，从容地完成这件事。要想让孩子多阅读，就不能让阅读变成压力，变成一种痛苦的体验，任何能够坚持下去的事，都必须是一件自己想要亲近的事。

只有亲近一件事，才能对它有耐心。人们总是愿意看到孩子努力拼搏的样子，“拼了，哪怕结果不好也想得过”，宁肯要态度而忽略效果，这只是因为家长自己太焦虑，需要孩子做出一个姿态来缓解。殊不知有多少孩子为了满足家长的这个需要，毫无效率地坐在桌前三心二意装模作样，这样的学习，时间再长也与耐心无关，因为它不是出于对学习本身的亲近。

很多家长又要问，怎样才能让孩子亲近学习？怎样才能培养出主动性呢？



李鲁在好莱坞影城



李鲁在健身

其实，这用不着刻意培养，什么时候你把“尊重”二字真正理解了、做到了，孩子自然就有了主动性，他自己的生命力就蓬勃起来了。亲近和爱一样，都是只能自动生成的，任何强迫都毫无用处。

尊重是教育中最基本的原则，也是最有效的原则。不仅是在教育中，可以说是社会生活中所有领域都用得上的原则。一个得到尊重的孩子，能有充足时间把根扎进土里，犹如一棵橡树，初时只有几片嫩叶，在蓬蒿间仰望残余的天空，但它的根还在往下延伸，它的枝还在向上生长，终有一天，那整个的天空都是它的。

现在，儿子已经在伯克利就读，他又选修了美国历史，用他的话来说，分量不一样！他还开始用英文写小说，同时，在学业压力极大的伯克利，每门功课都保持着 A 和 B，包括数学和计算机。

最最让我欢喜的是，他每天去健身，已经瘦了二十多斤，看上去帅得不像话！他发回来的照片，无论是去看 NBA 球赛，去听音乐会，还是去滑雪，去好莱坞玩，都阳光灿烂——这才是生活！

谁也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在等着他，但我相信，有这份从小播撒的爱和尊重，一切都不在话下。

这本书就要结束了，我想对儿子说：一定要珍惜自己，要坚信自己是有天赋的，是上帝派来的，此生独一无二，无比珍贵。只有这样，你才不会因为一些压力，或者一些诱惑，就降低自己，贱卖自己，糟蹋自己。这样，在做出关键性选择的时候，你才不会委屈自己，不会把生命浪费在无聊的人和事上。

祝福你，儿子，愿你一生幸福！